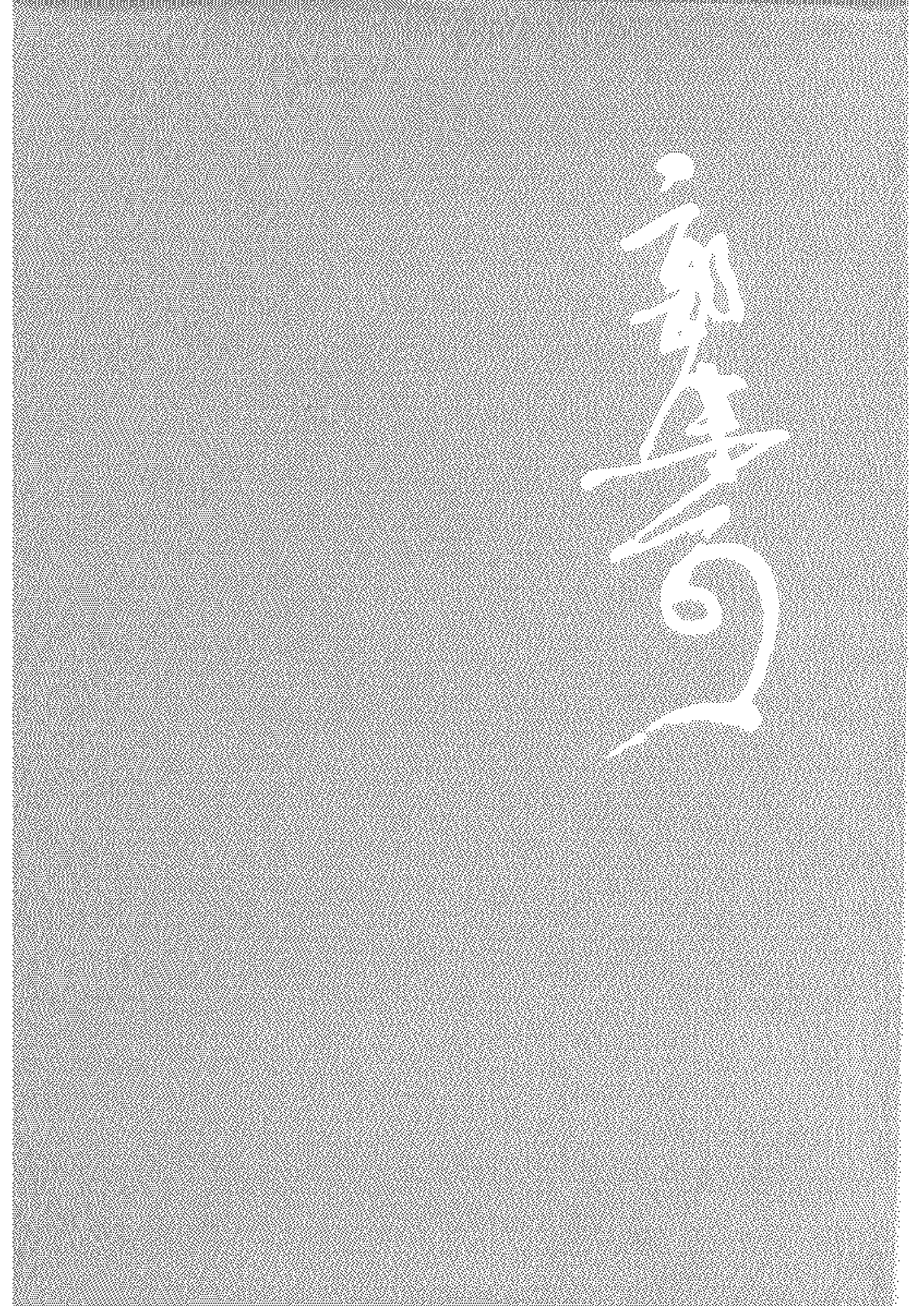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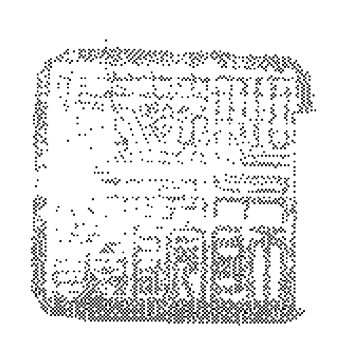
蘇　文　华

武　明　文

郑　成　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illegible]年・北京



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八卷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frac{5}{8}$ 插页 5

字数 322,000 印数 1—1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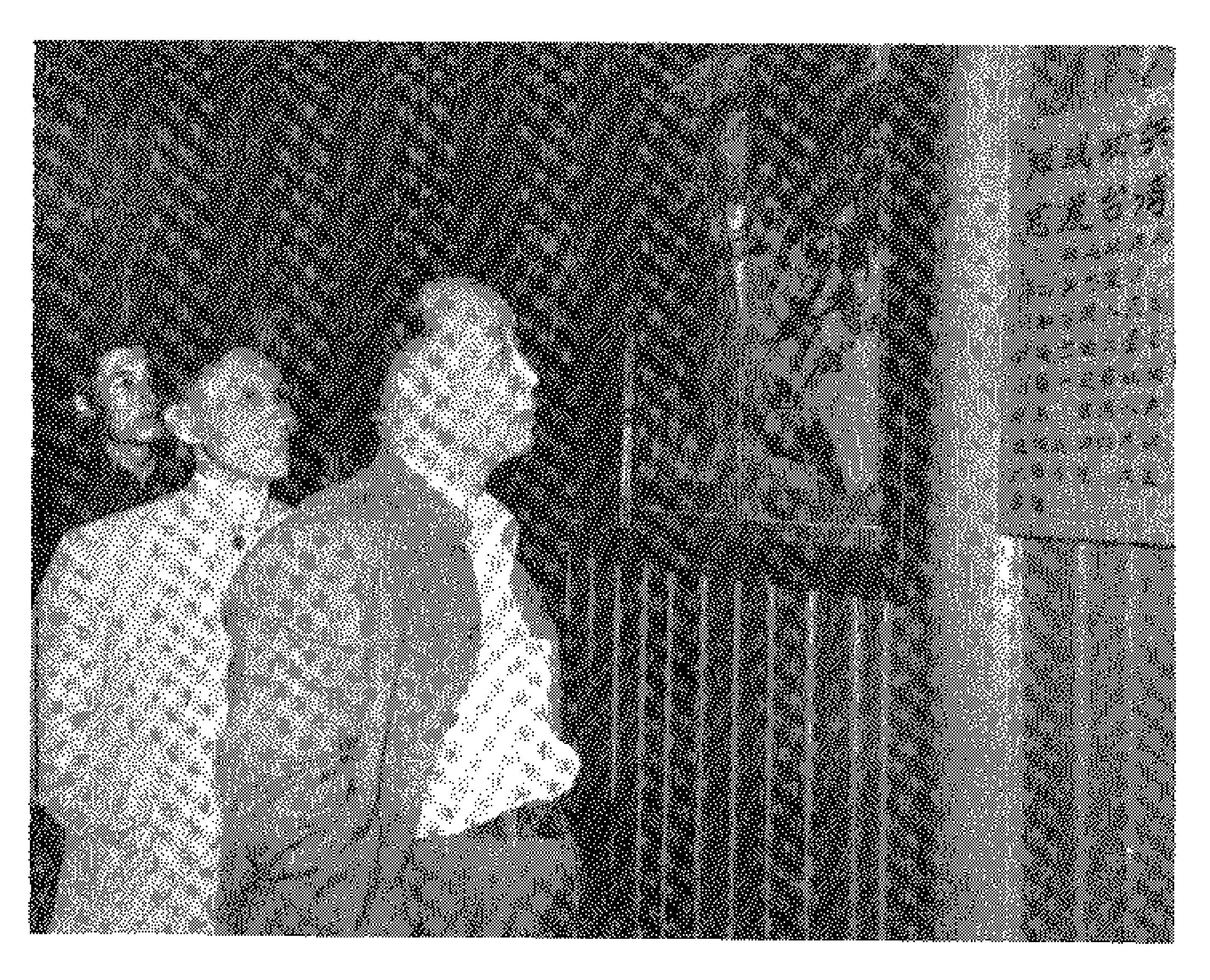
1987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019·4032 定价：4.85 元



一九五九年前后与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夏衍、陈其通合影

就《蔡文姬》的修改，致翰笙、曹禺、
菊隐各位同志并转周扬同志函手迹



一九六二年秋在福建郑成功故里参观

第八卷说明

本卷收《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个剧本及有关附录。

《蔡文姬》于一九五九年五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七八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作者作了订正。现据一九七八年版编入，并增补作者的两封信。

《武则天》由五幕改为四幕后，于一九六二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增加四篇附录。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一九六二年单行本旧型重印。现据此版本编入，并增补作者的三封信。

《郑成功》于一九七九年九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现据此版本编入。

第八卷目录

蔡文姬

武则天

蔡文姬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上海《收获》第三期。

序

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没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了。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① 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但我和福楼拜却又不同。福楼拜说波娃丽夫人就是他，那是说那部小说是照着他的想象写出的。所以他又曾经这样说过：“《波娃丽夫人》没有一点是真的。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中没有一点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没有一点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

《蔡文姬》却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五九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蔡文姬》。

① 福楼拜（G. Flaubert，1821—1880），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所著《波娃丽夫人》，通译《包法利夫人》。

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当然，人体和猿体总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因此在《蔡文姬》剧本与现代之间，读者或观众可能发生某些联想，是在所难免的。我在时代性的区别上是尽可能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我也希望读者或观众也尽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

再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②，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

---

① 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〇八页。

② 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那是已经过时了。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① 的看法问题。关于这一层，明白地说，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应当作如何评价。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也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黄巾农民义军。例如，有人说黄巾义军的政治纲领是"耕者有其田"，俨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还在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就在进行土地革命了。那是把历史课题提早了一千年。那样的说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②、赤眉铜马③、黄巾、李密④、黄巢⑤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

---

① 黄巾，汉末农民起义军，因以黄巾裹头，故称"黄巾军"，首领张角。曹操曾于初平三年（一九二年）冬，进击黄巾军于寿张东。

② 陈涉（？—前208），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吴广（？—前208），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两人均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③ 赤眉，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之一部。公元十八年，樊崇率众起义，所部皆用赤色涂眉，故名。　铜马，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之一部，首领东山荒、秃上等。

④ 李密（582—618），其先世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

⑤ 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

过土地问题。简切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即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顺、王小波①，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②，也只是停止在号召的阶段而已。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明确地掌握，然后才能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给予正确的评价。要这样从全面发展上有分析地来看问题，才能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然是会走到它的反面的。

东汉末年的义军领袖们，很多人一起兵就称帝称王，并没有提出过“均产”、“均田”之类的政治纲领，象北宋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他们的起义目的，看来只是要保证当时可能有的物质生活，要如曹操《对酒》③一诗所歌咏的那样，“对酒

---

① 李顺，青城（今四川灌县西）人。王小波（？—994），青城人。两人均北宋初农民起义军领袖。

②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县）人。“平均地权”是他提出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属“民生主义”纲领之一。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则把“耕者有其田”作为实现“平均地权”的口号。

③ 属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内容是曹操描述理想的太平盛世。

歌，太平时，王者贤且明”，即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正宜作这样解释。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

人是可以转变的。曹操尽管打过了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所喜悦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②中叙述过他的主观愿望，说他曾经想做一个隐居的学者，后来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而结果却为时势所迫，做到锄豪强，抑兼并，身为宰相，贵极人臣，成就了统一中国北部的霸业。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他又曾经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而让他的儿子曹丕③称了帝。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④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

---

① 黄巾起义前夕，张角提出的口号。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② 亦名《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自传性质的令文。

③ 曹丕（187—226），字子桓，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次子。公元二二〇年即帝位，是为魏文帝。

④ 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飏：‘此何祥也？’飏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飏之言，其验兹乎！’”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绩的。他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他虽然打过黄巾，而黄巾农民确是拥护他。由黄巾义军收编成的青州兵，开始时的作战力也并不强，有时纪律性也并不高，然而后来不同了，不能否认是经过了组织化。青州兵在曹操率领下转战了二十七八年，打了不少次的硬战，但等曹操一死（建安二十五年），他们以为天下会大乱，都击鼓整队离去，经过慰抚，大约是回魏归了队。这一史实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曹操生前对青州兵的宽厚和青州兵对曹操个人的悦服吗？总之，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除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不仅有利于当时，而且有利于后代。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会纪念他的。谯县旧有魏武帝庙，就在北宋，也还受着民间和王室的崇敬。这些，在讨论中，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

其实曹操的为人，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特出一头地了。例如，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在当时是被人讥笑过的，① 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无足重轻，据说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一样，是一种形式。我看不能那样看问题。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是为想起兵打

① 事见《曹操集·军策令》。

董卓，他当时还是一个在逃的将校，怎么能够和亲耕籍田相比呢？如果是一种仪式，那别人也就不会讥诮他了。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采的一页，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曹操由于性急，有时误杀过好人，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例如，他的儿子曹植的《七启》，那最后一启就在歌颂他的父亲。我不妨把那节文字摘录一些在下边，以供读者参考：

> 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振乎无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维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

又如《魏德论》中称颂曹操的几句是这样：

> 武皇之兴也，以道陵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

还有《武帝诔》，说曹操“九德光备，万国作师”；“怒过雷霆，喜逾春日”。又说“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

之”；还说他死了都还“下君百灵”。

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简直把曹操说得来天上有、地下无。特别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赏的辞藻，但也似乎特别夸大。但是，我们根据这些，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要歌颂父亲，当然不足为奇。但如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的张鲁，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也竟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1] 这不表明着：曹操在当时的确是颇得人心的吗？

蔡文姬归汉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除掉《后汉书》[2] 的本传中说她凭记忆记录出了她父亲蔡邕[3] 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别无资料可考。四百余篇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在剧本中，我说曹操要她帮助撰修《续汉书》，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

《后汉书》的撰述，除现传范晔的著作外，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书》，二书均已失传。谢和薛都是吴人，与蔡文姬自然无关。晋人司马彪有《续汉书》，虽也同样失传，但据古籍所载，其《礼仪志》、《天文志》都采取了蔡邕的著作。蔡邕

---

① 张鲁，字公祺，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世为天师道教主，东汉末年率领农民起义，自号“师君”，雄据巴汉，后降曹操。其所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② 南朝宋范晔和司马彪撰。凡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列传》八十、《志》三十，记载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之历史。

③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文学家。所著诗文凡一〇四篇，原有《蔡中郎集》，已佚，后人有辑本。

曾续撰《前汉书》十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上汉书十志疏》，可以为证。这些著作，由于流离散失，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录的四百余篇的遗文中的。因此，我在剧本中说蔡文姬"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剧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广州写出的。二月三日动笔，九日写完，费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济南，在北京，都修改过多少次。特别在最近，为了适应演出上的方便，还作了相当大的压缩。我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和广州、上海、济南的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我感谢各地的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感谢王戎笙① 同志，他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对于剧本是比较详细的注释，我征得了他的同意，收入了本书。我相信这对于读者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感谢文物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明人的《胡笳十八拍》画卷② 单独出版，由于知道我写了剧本，中途改变了计划，愿把画卷和剧本一道印出，并还把宋人陈居中③ 的《文姬归汉图》作为封面。这真使我的剧本增光不少了。

有关蔡文姬的史料，为了读者的方便，我尽可能地收集了

---

① 王戎笙，一九二九年生，湖北汉川人。史学研究者。

② 作者不详，据后人考证，系明人临摹宋人画本。卷中诗画并陈，画后附以《胡笳诗》。

③ 陈居中，南宋画家，宁宗嘉泰间（一二〇一——一二〇四年）画院待诏。专工人物和马，也擅画牧放、出猎等景。存世作品有《文姬归汉》、《四羊》等。

起来作为附录。骚体的一首《悲愤诗》，在我看来是假托的，但也假托于魏晋文人，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

同被收录的几篇文章中，如《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如《替曹操翻案》，都和在报刊上发表时略有删改。特别是《替曹操翻案》中有一处我把史事弄混淆了。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庐江一带的农民因怕迁徙而集体渡江东逃一事，和《魏志·袁涣传》“新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一事等同了起来，那确是错误。新开屯田是在建安初年，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几位朋友在讨论中都指责到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个错误，我在文章中已经把它改正了，这是应该声明的。

因此，这部《蔡文姬》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当然，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那当得由我个人负责。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朋友们予以严厉的批评。

郭沫若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

人　物

蔡文姬——名琰，左中郎将蔡邕之女，没入南匈奴十二年，为左贤王妃。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由曹操遣使赎回。初归汉时估计年三十一岁。

胡　儿——蔡文姬之子，初出场时估计年八岁，后归汉时年十六岁。回汉是出于我的安排。史籍中未著其名，剧中以伊屠知牙师名之。伊屠知牙师乃王昭君之子，曾为左贤王。左贤王在匈奴中位置仅次于单于，单于死即由左贤王继承。以伊屠知牙师名胡儿足以显示蔡文姬对王昭君之思慕。

胡　女——年半岁，尚在襁褓中，文姬呼之为昭姬；后亦归汉，时年九岁。

赵四娘——文姬之姨母。此人出于假托。文姬之母相传为赵五娘，此作为赵五娘之姐，与文姬同时没于匈奴，相依为命。文姬归汉，其子女即由她留胡照料。有此足以促成文姬归汉的决心。此人作为死于匈奴中，在胡儿、胡女归汉时已去世。

左贤王——假定年四十岁左右。剧中把他作为匈奴的民族主义者，故以汉初最杰出的匈奴单于冒顿之名名之。冒顿单于曾打败汉高祖刘邦，并侮谩吕后。此左贤王名以冒顿，以表示其强项。

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假定年五十岁左右。此人于建安二十一年朝汉，被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故在曹操

手中，南匈奴等于归化。北匈奴早已西迁，其旧地为鲜卑族所占据。

右贤王去卑——假定年三十岁以往。此人乃亲汉派，为曹操所信任。匈奴统治者地位以单于、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等为次，故右贤王位在第四。

董　祀——曾为屯田都尉，与文姬同为陈留人，文姬归汉后重嫁于他。为处理方便，剧中以此人为曹操派赴匈奴的正使，后升任长安典农中郎将。初使匈奴时假定年三十一岁，与文姬同年，但月份较小，并假定他曾师事蔡邕，是蔡文姬的表弟，其母为赵三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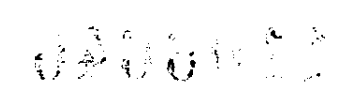
周　近——假定年四十岁左右。史有此人。曹丕《蔡伯喈女赋》已失传，其序的残文云“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嫁屯田都尉董祀”云云。为方便计，以此人作为派遣匈奴的副使，并任屯田司马，为董祀下属；但在意识上颇与董祀对立，几至陷害董祀。

曹　操——赎回蔡文姬时年五十四岁，其年为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当年七月始为丞相，但剧中为方便计已称之为丞相。建安二十一年时六十二岁，晋封魏王。

卞　后——小曹操四岁，为曹丕、曹彰、曹植之生母。本出娼家，史称其节俭勤谨，宽厚待人，菜食粟饭，不用鱼肉。曹操甚爱之，称其“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曹　丕——建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其时官职不明。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剧中为方便起见，初出场即称为五官中郎将。

侍琴、侍书——曹丞相的家婢，被派遣随董祀入南匈奴，以便归途服侍蔡文姬。



胡兵、胡婢、胡乐队、胡舞队等各若干人。

曹丞相府侍者、铜雀台歌伎等各若干人。

年　代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一年(公元二〇八年至二一六年)。

地　点

第一、二幕在南匈奴；
第三幕在长安郊外；
第四、五幕在邺下。

第一幕

左贤王的穹庐，仲春的早晨。

穹庐设在舞台一侧，门外张彩棚，下敷地毯，设各种必要用具。四周有障屏竖立，间隔成一区域。当隅处每有缺口，与外通。背景可适当布置胡中景物。时闻马嘶声。

蔡文姬，胡装，其装束如维吾尔族。独自一人在彩棚下徘徊，形容憔悴。一时又高兴，一时又有愁思不决之状。屡屡叹气，时时又自言自语："怎么办呢？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这样的话，在一定间歇中反复。）

忽然又站立着，凝视着远方，似在酝酿诗意。事实上她已三天三夜不睡觉。在失眠中她的《胡笳十八拍》已经做到第十二拍了。

后台合唱。音乐伴奏。（《胡笳诗》中的"兮"字古本读呵音，故一律改为呵字。）

东风应律呵暖气多，
知是汉家天子呵布阳和。
羌胡蹈舞呵共讴歌，
两国交欢呵罢兵戈。
忽逢汉使呵称近诏，

遣千金呵赎妾身。

喜得生还呵逢圣君，

嗟别二子呵会无因。

十有二拍呵哀乐均，

去住两情呵难具陈。

胡儿伊屠知牙师，佩弓，腰悬箭囊，自穹庐对侧跑出。

胡　儿　妈！（向文姬跑去。）

文　姬　（停步）呵，伊屠知牙师，你一早到什么地方去来？

胡　儿　我去打兔子来，我听见好些人在说，妈，你今天就要回汉朝去了，是真的吗？

文　姬　（迟疑，叹气，掩泪）……

胡　儿　（抱拥其母）妈，你在哭吗？你为什么要哭呢？回汉朝去不是好事吗？你不是经常在说，要带我们回去吗？我是很高兴的啦！

文　姬　（索性哭出声来了）伊屠知牙师！我的儿！（抚抱胡儿，泣不成声。有一会，才哽咽着说）娘这几天一直没有告诉你。汉朝的曹丞相派遣了专使来，要把娘接回去，送来了很多的黄金玉器、锦缎绫罗。单于呼厨泉已经答应了。我已经考虑了三天，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须得作最后的决定。

胡　儿　妈，你还没有决定吗？你决定了吧，带我们一道回去，把爹爹，把四姨婆也一道带回去！

文　姬　娘是很想回去的。我告诉过你“狐死首丘”[1]的故

---

① 语出《楚辞·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事，一个人到死都是怀念自己的乡土的。你外公外婆的坟墓在长安，我只是十二年前，在来匈奴①的途中，去扫过一次。我也很想回去扫墓。特别是你外公有不少的著作，经过战乱，遗失了，回去我想也总可以收集得一些。娘十二年来都在这样想，可是总得不到回去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娘当然是喜出望外的。

胡　儿　那吗，你为什么不赶快作出决定，把我们一道带回去呢？我多么想去看看万里长城，看看黄河，看看长江，看看东岳泰山呵！

文　姬　（悲抑）儿呀，你不知道。娘为这事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胡　儿　哦，难怪你这两天瘦了，我看你饭也不想吃。妈，你是生了病吗？妈？

文　姬　（摇头）我呵，我比生病还要难过。（徐缓地）能够回去，我是很高兴的。十二年来，我认为无望的希望竟公然达到了。但是，儿呵，你不知道为娘的苦痛。娘要回去，……（欲言又止，终于决绝地说出）却又不得不丢掉你们！

胡　儿　（惊愕）怎么？妈，你说什么？

文　姬　（悲痛）娘要回去，就不能不留你们在这儿，留下你和你半岁的妹妹。

胡　儿　那怎么行呢？妈，你不要我们了吗？

---

①　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东汉初，内部分裂，南迁者，汉人称之为南匈奴，留居漠北者，称之为北匈奴。

文　姬　不，不是！是你父亲不放你们走，他甚至于不想让我走。

胡　儿　那怎么行呢？我要和爹爹闹。

文　姬　我已经和你爹爹谈了三天了。我说，儿女让我带回去，没有母亲的儿女很可怜。他说，不行，你是汉人，我可以让步，让你走；儿女是匈奴人，我不能让步，你不能带走。我说，一个人分一个吧，把你或者你的妹子带回去，他也不肯。儿呵，你想，把你们丢下，让娘一个人回去，这不是割下了娘的心头肉吗？

胡　儿　（愤愤然，又含着眼泪地）爹爹这样不讲道理吗？匈奴人和汉人不是一家人？

文　姬　儿呵，你还小。你爹爹是爱你们的。他不放你们走，你也不能怪他。

胡　儿　哼！我是妈妈的儿，那我要跟妈妈一道去！我要跟妈妈一道去！……

赵四娘抱着胡女由穹庐中走出。

胡　儿　（回头向赵四娘纠缠）四姨婆，你知道吗？妈妈要回汉朝去了，爹爹不让我们一道去！

赵四娘　你也知道了吗？你妈和我这几天正为这件事伤心啦。

胡　儿　四姨婆是不是也要回去呢？

赵四娘　我吗，我是想回去的。伊屠知牙师呀，你长大了就会知道。一个人谁也要思念自己的故土。……但是，我已经想了三天，在昨天晚上我同你妈妈讲明白了，我要留下

来。我留下来照顾你们兄妹俩，让你们的妈妈安心地回去。

胡儿放声大哭。文姬、赵四娘也眼泪涔涔。

文　姬　四姨娘，我，我，我不想回去了。我们一同都留在这儿。

赵四娘　（苦笑）哼哼，那你就未免太溺爱了！文姬！你应该安心回去，你的儿女，有我在这儿抚养，我包管把他们抚养成人，并且要教他们学好。我可以代替你。有我在这儿，你安心，就和你自己在这儿是一样。

胡　儿　我要跟着妈回去，四姨婆也回去！（啰唣。）

赵四娘　没办法的，左贤王执意不肯让你们走。他甚至于还这样说，如果要把你们带走，连你妈妈他也要让她活不下去！

胡　儿　什么，他要杀妈妈？

赵四娘　他是那样说的。他说，你妈妈是汉人，一定要走，没有办法；你们是匈奴人，断然不能带走。如果要带走，他就要通同杀掉！

胡　儿　（愤恨）哼！我要去和他闹！（作势欲下。）

文　姬　（一手挽着他）伊屠知牙师，你不能那样。你怎能和你爹爹闹呢？他不肯放你们走，也是由于爱你们。……

胡　儿　我不稀罕他的爱！

文　姬　他虽然那样说，但他对我还是好心好意的。

胡　儿　那吗，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去呢？

文　姬　你爹也上年纪了。他说过，如果让你们也走，他会活

不下去。

胡　儿　我们劝他一道走嘛！

文　姬　(不禁苦笑)不行的，那是办不到的。

赵四娘　(插话)伊屠知牙师，你要知道，就跟你妈妈想回汉朝的一样，你爹爹是不想离开匈奴。这是一样的道理。

胡　儿　那吗，四姨婆，你为什么不回去？

赵四娘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爱你们，也爱你们的妈妈。我要让你们妈妈把我爱故乡的情感承担回去，我要让我自己把你们妈妈爱儿女的情感承担下来。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年纪已经老了，我如果能够把你们抚养成人，由你们的一代来代替你们父亲的一代，使匈奴和汉人真正成为一家，在我就心满意足了。

文　姬　四姨妈，我是不想回去了。我怎么能够丢下你们呢？我怎么能够丢下你呢？二十年来我们形影不相离，你比我亲生的母亲还要疼我，我怎么能够再把母亲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唉！我回去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赵四娘　(含谴责意)你总爱那样说！以你的才华，能做的事情多着呢！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我告诉你，我虽然已经六十岁，但我至少还想再活十五年，我一定要把你的儿女抚养成人，一定要看到匈奴和汉朝真正成为一家。

左贤王带胡兵二人匆匆上。

左贤王　(愤愤然)你们在胡闹些什么？胆大包天！什么叫匈奴和汉朝成为一家？哼！

赵四娘　哎，你们这一家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左贤王　哼，你说得好听！你难道没有看见吗？我这一家人看看就要四分五裂了。（回向文姬）文姬，孩子们的妈！今天是第四天了，呼厨泉单于在为汉朝来的人饯行，要你也过去，今天就动身！

文　姬　什么？今天就走吗？

左贤王　是呵，汉朝来的人说，他们受了曹丞相的命令，要在五月以前赶回。在路上还得走两个月呢。

文　姬　汉朝派来的人到底姓甚名谁，我问了你好几次，你都没有弄明白。

左贤王　他们的姓名谁弄得清呵，简单得太不成话！我只记得一个是什么"东师"都尉（董祀），一个是什么"将军"司马（周近）。这些官名我倒知道，看来他们都是带兵官。那位"东师"都尉倒还和气，那位"将军"司马，却是盛气凌人，全不把人看在眼里。他刚才还私下对我说："你要不把蔡文姬送回汉朝，曹丞相的大兵一到，立地把你匈奴扫荡！"他这气焰我可受不了。我想，他们一定还有大兵在后，先来试探我们。我不是对你说过，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这就叫作"先礼后兵"。如果我不让你回去，那就会大兵压境，使得我们南匈奴，就要弄得来和北匈奴、三郡乌桓① 一样了！孩子们的妈，我是不想让你走的，你叫我怎么办呢？呵，我恨不得把我自己剖成两半！

---

① 乌桓，亦称乌丸，我国古代东北边境民族之一。秦末被匈奴击破后，部分迁乌桓山，因以为名。建安十二年（二〇七年），曹操破乌桓得降众二十余万人，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一万余户入居内地。

文　姬　你不要那样着急吧！我告诉你，我也不想离开你。我把儿女丢下，你叫我怎么能够忍心呢？如果你能让我带走一个，……

左贤王　不行！半个也不行！我这几天都快要发狂了。你要走，我不敢阻拦你。赵四娘你也可以带走。除此之外谁也不准带走！不然，我要杀人！我要把我全家杀尽！

赵四娘　请你息怒吧，左贤王！我已经下了决心：我愿意留下来替文姬抚养儿女，让她一个人回去。

胡儿抱母身，放声痛哭。

胡　儿　我要和妈妈一道走，我要和妈妈一道走……

左贤王　（暴怒）你这个小东西！不准哭！（指挥胡兵）给我把他拉下去！

胡兵二人向前扭取胡儿，胡儿嚎啕痛哭，死死不放。左贤王暴跳如雷，几次手按佩刀，欲有动作，赵四娘从旁挽劝。

文　姬　（毅然地，叱咤胡兵）你们不准乱动！

胡兵迟疑。

文　姬　我还在考虑，我并不一定要走，你们离开得远些！

胡兵回视左贤王，左贤王勉强示意，胡兵离开文姬，远远侍立。

文　姬　四姨婆，请你把昭姬抱下去吧。

赵四娘　好，伊屠知牙师，我引你一道去玩玩。你妈妈不走的。

胡　儿　不，我要跟妈妈在一道！我要跟妈妈在一道！

文　姬　（俯抚胡儿）伊屠知牙师，我的儿，你是听娘的话的。你也跟着四姨婆下去，好好同妹妹一道玩吧。你要听四姨

婆的话。等你们长大了，你同妹妹都回汉朝去。你下去吧。

赵四娘　好，我带你们一道到草原上去看跑马。

胡儿已知世相，默默无言，勉强听从；两眼含泪，怒目视左贤王和胡兵；愤然抛弃弓矢，随赵四娘下。

文　姬　（向左贤王）孩子的爹，你不要生气吧。我也知道你的痛苦。我如果走了，希望你尊重赵姨娘，让她把孩子们抚养成人。说本心话，我很想回去，但又不愿意离开你们。我已经踌躇了三天三夜，就到目前我也依然在踌躇。你知道，我是愿意匈奴和汉朝长远和好的。曹丞相派遣使臣来迎接我，如果还有大兵随后，那就是不义之师。我要向汉朝的使者问个明白；如果真是那样，我要当面告诉他：我决不回去，死，也要死在匈奴！因此，我要向你请求一件事。

左贤王　（转和缓）你总不会要我归顺汉朝吧！

文　姬　不是那样使你为难的事。……

一胡兵上场，向左贤王报告。

胡　兵　启禀左贤王，单于请你和王妃快些驾临王宫。

左贤王　知道了。下去！

胡兵下。

左贤王　你快说，是怎样？

文　姬　我希望你请汉朝的使者——请那位你认为比较和气的“东师”都尉吧，请他到我们这里来。我要当面问他：他们到底有没有大兵在后。你可以掩伏在近旁，听我们说

些什么话，但不许有人露面。如果有人露面，那汉朝的使者就不会说出真话来了。就是这样一件请求，你能同意吗？

左贤王　（略略考虑一会，点头）这倒可以同意。好吧，我过去同他们说清楚，立地把使者引来。

左贤王引胡兵二人下场。

蔡文姬一人在场上盘旋，她这时又在酝酿着《胡笳诗》第十三拍了。

后台合唱，音乐伴奏。——

不谓残生呵却得旋归，
抚抱胡儿呵泣下沾衣。
汉使迎我呵四牡骈骈，
胡儿号呵谁得知？
与我生死呵逢此时！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左贤王偕胡兵二人，引汉使董祀上，汉婢二人，一人捧汉衣冠，一人抱琴，随上。

文姬见董祀，现出惊疑之态。

左贤王　妃子，我把汉朝的使者引来了，这位就是"东师"都尉啦。

董　祀　（向文姬行礼）文姬夫人，你好！我是陈留董祀，我们有十几年不见面了！

文　姬　（还礼）呵，公胤，原来是你呵！（回向左贤王）孩子的

爹，谢谢你。这位汉朝来的使者，他姓董名祀字公胤，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的一位表弟。他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和赵四姨娘的亲姐姐。他从小就失掉母亲，是我母亲把他养大的！

左贤王　哦，那就好了。你们在这里谈谈心，我去陪单于和副使。失陪了！

董　祀　大王请便。

左贤王与胡兵二人由原路下，掩伏在屏围后。

董　祀　（向文姬）文姬夫人，……

文　姬　你怎么这样称呼我？照你幼时的习惯，称我为大姐吧。

董　祀　呵，大姐，我真没有想到能够再和你见面。

文　姬　我也没有想到呵。

董　祀　听说你已经有侄儿侄女了。

文　姬　是呵，四姨娘也在这儿。

董　祀　呵，四姨娘也在这儿吗？

文　姬　我们是兴平二年一同流落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同住了十二年了。

董　祀　唉！真是没有想到，这些年天下的变化是多么大呵！

文　姬　公胤，我倒要问你，你们这一次带来了多少人马？

董　祀　大姐，我们一行就只有三十五个人。我是正使，另一位副使周近，是清河崔琰① 的学生。此外就是侍从和管

---

① 崔琰，字季珪，汉清河东武城（今山东临清县）人。少好武事，后就学郑玄，为时人所重。

车马的人。

文　姬　呵哈，周近？不是说什么“将军”吗？

董　祀　那是把音搞错了。我是陈留的屯田都尉，周近是我下边的一个屯田营的司马。

文　姬　听说你们有大兵随后，你们只是先行呵？

董　祀　（诧异）谁这样说？完全是造谣！

文　姬　哼，你说造谣吗？是你们的副使周近亲自对左贤王说的。他说：如果不让我回去，你们的大兵一到，就要荡平匈奴！

董　祀　（惊诧）呵，他说过这样的话！周近他居然这样口不择言，他怎么能这样说！我们是在正月初旬离开邺[①]下的，曹丞相亲自召见了我们，要我们带来了好些礼品，献给呼厨泉单于和左贤王，专诚来迎接你回去。丞相还派了两位自己府里的侍婢来陪伴你。（指抱琴者）这一位叫侍琴。

侍琴屈半膝敬礼。

董　祀　（指抱衣者）这一位叫侍书。

侍书同样敬礼。

董　祀　还给你送来了几套衣服，一具焦尾琴[②]。（指示二汉婢手中所捧抱者）你是知道的，曹丞相是会弹琴的。这焦尾琴是他亲自监制的，是仿照姨父伯喈先生的焦尾琴制造的。丞相还亲手试过音，他说，你一定会喜欢。

---

① 邺，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

② 东汉蔡邕用一端有焦痕之桐木所制的琴。详见《后汉书·蔡邕传》。

文　姬　（故意文不对题地）可我知道曹丞相很会用兵，“兵不厌诈”。他不是惯会使用诈术吗？我听说，去年打平了三郡乌桓，曹丞相就是全靠诈术。他没有从正面去进攻，是从侧面去偷袭的。可不是吗？

董　祀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他会用兵，但他与士卒同甘苦，他是不轻易用兵的。他在国内虽然年年打仗，但都是迫不得已。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①。三郡乌桓近年来骤然强盛了起来，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它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作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曹丞相才不能坐视，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乌桓荡平了。这不仅救了汉人，也救了匈奴人。十多万户被奴役的汉人被他救回来了，不少的匈奴人也被他解救了。他还使乌桓的侯王大人们受了他的感化，听从指挥，而今三郡乌桓的骑兵在曹丞相的麾下已经成为天下的劲旅。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是怎么也不能办到的。大姐，你离开故乡太久，你怕不明白真相吧？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②。他曾经说过：“圣贤之用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

---

① 语出《孟子·尽心》：“仁人无敌于天下。”

② 语见《曹操集·度关山》。

用之。"①……

文　姬　公胤，我还要问你。曹丞相打发你们来接我，究竟要我回去做些甚么？是不是因为我在匈奴住了十二年，熟悉匈奴的情形，要我回去在军事上有用我之处吗？

董　祀　大姐，你怎么谈到军事上来！我们来的时候，曹丞相告诉了我们：现在汉朝和匈奴已经和好，外患也基本上消除了，朝廷正在广罗人才，力修文治。他说到你的父亲伯喈先生，他是天下名儒，可惜受冤屈而死。他也说到你是伯喈先生的孤女，你是博学多才的人。他说：你的才情不亚于班昭②；班昭能够继承她父亲班彪③的遗业，帮助她的哥哥班固④撰成了《前汉书》，你也尽可以继承伯喈先生的遗业，参预《续汉书》的撰述。这些都是他亲自对我们说的。曹丞相是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他是看中了你的文才，才来接你回去的。

文　姬　多谢你的指点。公胤，十二年来我无日无夜都在思念我的乡土，我也没有忘记要收集我父亲的遗书。但我在这里已经有一儿一女，你是知道的，曹丞相难道不知道吗？

---

①　语见《曹操集·孙子序》。

②　班昭（约49—约120），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曾奉汉和帝命续撰其兄班固未完的《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她以其夫为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著有《东征赋》、《女诫》等。

③　班彪（3—54），字叔皮，东汉史学家。他以《史记》为基础，收集史料，作《史记后传》六十余篇。

④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明帝时任典校秘书，奉诏续成班彪作《汉书》之业。著有《两都赋》等。

董　祀　曹丞相也是知道的。他原想让你的子女也一道回去。我们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左贤王执意不肯。他说，大姐走，他可以同意，要带走儿女就万万不行。这层在大姐是一件憾事，在我们也是一件憾事。但我想左贤王不忍放走他的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假使我处在左贤王的地位，恐怕也是不会放手的。（停一会）但是，如今汉朝和匈奴已如一家。大姐，你的子女留在这里也同带回去的一样。待他们长大成人了，将来是有机会回去的。（再停一会）大姐，请你务必以国家大事为重，把天下人的儿女作为你自己的儿女吧！

文　姬　（深受感动）呵，公胤呵，你说得我无言对答了。左贤王呵，孩子的爹，你叫我怎么办呢？（捶胸而泣。）

此时左贤王和胡兵二人从掩伏处出现。

董祀出乎意外，以手按佩剑。二婢女亦惊惶，奔赴文姬侧。

左贤王　（急忙向董祀行半跪礼，诚恳地）董祀都尉，我感谢你。

董祀亦答礼，两人相扶，起立。

左贤王　你的话把我的疑团消除了。（回向文姬）文姬，你安心回去吧。你回去，遵照曹丞相的意愿，继承岳父伯喈先生的遗业，撰修《续汉书》，比你在匈奴更有意义。你将来还可以回匈奴来，我一有机会也可以到汉朝去。你回去了，我一定照着你的吩咐，让赵四娘抚养你的儿女。（解下所佩轻吕刀①，再行半跪礼捧呈董祀）董祀都尉，请你接受我这把

① 古剑名。《逸周书·克殷解》："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

轻吕刀吧！这把刀我佩带了十年，不知道作了多少次战，也不知道杀过多少次人，我把这把刀献给你！我要对你发誓：从今以后我决心与汉朝和好！

董　祀　（深受感动，同样行半跪礼受其刀）谢谢你，左贤王！（相扶起立，将刀佩上，随手将所佩玉具剑①解下，捧呈左贤王）左贤王，我这把玉具剑是曹丞相赏赐给我的，这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也把来转赠给你。请你收下吧！

左贤王受剑，佩之。两人拱手为礼。胡兵、汉婢均屈半膝，文姬亦合掌垂泪含笑。

——幕徐徐掩闭

① 饰玉之剑，或称璏具剑，玉头剑。《史记·田叔列传》："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

第　二　幕

呼厨泉单于大穹庐(等于王宫)。

布置与第一幕相仿佛，但更华丽。处处有旌旗扎结成架，下悬铜锣数面。适当处悬置弓矢、马鞍、鹿角、虎头等。

在穹庐门外大天幕下，当门处置毡毯，为上位。呼厨泉单于坐在正中，周近坐在他右侧，匈奴人尚左，左侧有席虚设，示为正使董祀之座。两旁亦置毡毯，右贤王去卑座位靠近周近，其对侧有席虚设，备左贤王入座。

席均贴地而设，别有坐褥，如虎豹皮之类。周近为屯田司马。曹魏屯田制度，郡国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依郡国大小而异：大者为中郎将，职较高；小者为校尉；其下置屯田都尉，或称典农都尉。又其下分营屯田，营置司马。故屯田司马在屯田都尉之下，但简称"司马"则俨然大官，周近即隐隐以此自炫。此人颇自尊大，有大国主义的臭味，傲下谄上，在席间时坐时起，不拘礼节。

自穹庐中时有胡婢捧出羊糕、马湩酒或干果之类，置主客席前。酒须时时斟添。

去　卑　呼厨泉单于，左贤王把董都尉引去了这半天，还不转来，准备好了的节目，我看，可以开演了。

单　于　还是再等一会吧。（回顾周近）周近司马，你所说的曹丞相的相貌，和我们这里所传说的大不相同呵。

周　近　你们所传说的是怎样？

单　于　是说曹丞相魁梧奇伟，一表堂堂……

去　卑　须长四尺，声如洪钟。

周　近　（抚掌大笑）呵哈哈哈哈，（向去卑）你们说的完全不对！右贤王！你们是怎么弄错了的？

单　于　（向去卑）去卑，不是我们往年派去的人，亲眼看见的吗？

去　卑　是呵，是他们回来说的。

周　近　（回思，忽有所悟）呵哈，我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回事。（执杯在手起立徘徊）几年前曹丞相把袁绍消灭了，做了冀州牧。在那时候，你们派遣了使臣去向丞相致贺。

去　卑　是的，那是四年前的事。我记得是在秋天。

周　近　对了。那时曹丞相要接见你们的使者，他觉得自己的相貌不扬，便请我的老师清河崔琰来代替他。他自己却拿着刀站在崔老师的旁边，装成一个卫士。（一面陈述，一面作姿态表示。）

单　于　呵，是那样的吗？难怪回来的人说，汉朝连当卫士的人，一眼看去，都象英雄豪杰呀！

周　近　所以你们所传说的曹丞相的相貌，其实是崔老师崔季珪的相貌。

去　卑　曹丞相真是一位会用心思的人呵。

周　近　你说得不错。曹丞相没有一刻不在用他的心思。他

就由于用心过度，听说经常爱发晕病啦。

单　于　很厉害吗？

周　近　不，倒不那么厉害，不过总每每发作。他实在是太多才多艺了。你们知道吗？曹丞相会做诗，会写字，会下棋，会骑马射箭，会用兵，会用人。他的手下真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呵！

去　卑　那，我们是知道的。听说曹丞相的部下有荀彧、荀攸、郭嘉、锺繇①，都是神机妙算的军师；还有张辽、许褚、夏侯渊、夏侯惇②，都是一将当千的勇士！

周　近　一点也不错，他们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对于曹丞相都是心悦诚服的。你们要知道，曹丞相能够用人，这就是他的一项大本领。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大家真是又爱他，又怕他。

去　卑　是怕他太英明了吧？

周　近　是呵，他真是十分英明。他的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你如果立在他的面前，就好象自己的心肝五脏都被他看

---

① 荀彧（163—212），字文若，三国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官拜魏侍中。　荀攸（157—214），字公达，颍阴人。为曹操尚书令。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为曹操司空军师祭酒。　锺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人。为曹操侍中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

② 张辽（171—221），字文远，三国魏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人。先后事董卓、吕布，布败后归曹操，拜中郎将。　许褚，字仲康，沛郡谯（今安徽亳县）人。为曹操武卫将军。　夏侯渊（？—219），字妙才，谯人。为曹操征西将军。　夏侯惇（？—220），字元让，谯人。为曹操前将军。

透了的一样呵。不过，曹丞相的可怕处倒不单在这里。

去　卑　可怕之处还在什么地方呢？你说。

周　近　（得意地）是在他当机立断，执法如山。只要你一有错处，他是丝毫也不容恕的。就是自己的儿女，他也要加以处分。因此，我们大家都感觉着——最好不要伤了他的和气。呼厨泉单于，这一点我要请求你们特别留意。

去　卑　周近司马，关于这一层我们是常常留意的。所以这一次你们奉了曹丞相的命令来到敝邦，要把蔡文姬接回去，单于和我是完全同意的。我要告诉你啦，左贤王是不甘心的，他这人野心勃勃，不知道会要闹出些什么乱子。

周　近　他命名为“冒顿”①，是有用意的吗？

去　卑　可不是！你想，我们的祖先冒顿单于，他是打败过汉高祖，侮谩过吕太后的人。他公然要学他！

周　近　这个可麻烦了。难怪我们来了好几天了，蔡文姬到底回不回去，都还决定不下来。

去　卑　不过，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不管左贤王同不同意，我们都要逼着蔡文姬回去，决不辜负曹丞相的盛意。

周　近　这就很好。我刚才私下警告了他。我说：如果不把蔡文姬送回，曹丞相的大兵一到，你要立地化为齑粉！

去　卑　你这话说得正当时，象左贤王那样的人，正应该使他知道曹丞相的军事力量。

单　于　去卑，你的话说得太多了！你怎么能说到曹丞相的

---

① 冒顿（?—前174），姓挛鞮，匈奴君长。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年）杀父头曼自立。西汉初年常南下侵扰，曾围困刘邦于平城，后又致书侮骂吕后。

军事力量上来？曹丞相这次送来了厚礼要迎接蔡文姬回去，实在也是对于我们南匈奴至诚和好的一种表示。匈奴和汉朝多少年以来屡以兵戎相见，现在已经如象一家，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董都尉传达曹丞相的意旨，是说只因匈奴和汉朝已如一家，所以蔡文姬才能回去。曹丞相还再三嘱咐过，蔡文姬回不回去决不勉强，一切都由我们决定。去卑，你想一想，这怎么能谈得上军事力量上来呢？

去　卑　是，是，我只是附和周近司马的话，有失检点。

单　于　（向周近）周近司马，我们决定让蔡文姬回去，也正是对汉朝和好的诚恳表示。曹丞相既然看重蔡文姬的文采，要她回去参与文治声教的事业，我们理当从命。不过她和左贤王是十二年的夫妻了，又有了儿女，一时难于割舍，也是人情之常呵！

周　近　是，是，左贤王的心境我也能领会。

去　卑　不过左贤王也实在是太执扭了。他虽然在说蔡文姬舍不得自己的儿女，我看，其实分明是左贤王自己在刁难。他刚才把董都尉请去了，我倒耽心，该不是对董都尉心怀不善吧？

单　于　左贤王会那样不顾大局吗？

去　卑　那也很难说。他总是说蔡文姬舍不得自己的儿女，让董都尉去了又能怎样呢？其实如果是我，我倒索性让蔡文姬把儿女一同带回汉朝去了。

周　近　右贤王，是你，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单　于　好吧，周近司马，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在今天一定让你们动身。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派遣右贤王去卑率领胡兵二百名护送你们，一直把你们护送到曹丞相住的地方。

周　近　哦，那是太周到了。

单　于　我还要去卑同时带去黄羊二百五十头，胡马百匹，骆驼二十头。这些牲畜，一来供你们在路上的运输，二来供你们的食粮。特别是骆驼二十头我们是专诚奉献给曹丞相的。周近司马，请你代达我们的微意，问候丞相的起居。

周　近　单于的盛意我一定要禀报丞相。我想曹丞相一定会很高兴的，他一定会大大的欢迎右贤王。

去　卑　（向单于）我看时间不待了，左贤王还不转来，准备好了的节目，可以开演了！

单　于　好吧，那就不必等吧。

去　卑　（向上场斟酒的胡婢指使）你们下去传达单于的命令：准备好了的节目，现在可以开演了。

胡婢敬礼后向屏壁后下。此时周近就座，放下手里的酒杯。俄顷乐队、舞队登场，一一向单于等敬礼后，各按班就位。

表演节目可以适当安排。如胡舞可用维吾尔舞、角触戏（男子角力）、提簧舞、女子柔软体操（北京、广州均有艺人能此，如无适当艺人可以省略）及其它魔术、杂耍之类（但须考虑为一千多年前所能有者）。

在表演中左贤王偕胡兵二人由右侧入场，在左侧席位上就座。

态度雍容，与第一幕判若二人。

单于与右贤王、周近见左贤王一人独返，而且态度改变，都有些诧异。

左贤王　请停一停。

表演节目中止。

单　于　（向左贤王）怎么样？董都尉呢？

左贤王　（稳重地）一切都顺利解决了。

单　于　（吃惊）什么？顺利解决了？你是说……

左贤王　文姬下了决心，我也下了决心。

单　于　我在问你董都尉啦！

左贤王　我正要说到他。他已经和我成为了生死之交，你们看，（把腰上的玉具剑横陈膝上）他的玉具剑都已经在我手里了。

单于、右贤王和周近均大惊失色，不安于座。

单　于　（含怒意）你当真做出来了吗？

左贤王　（开始诧异，继而大笑）哈，哈哈哈，你们到底在惊惶些什么？董都尉很快就收拾好了。

单　于　（大怒）来人哪！

左右屏壁后及大穹庐中有胡兵，手执刀、斧、盾牌等涌出。

单　于　给我把左贤王拿下！

右贤王和周近均起立，手按腰间所佩刀剑。乐队、舞队均惊惶失措。但因左贤王颇得人心，胡兵们都面面相觑，不肯动作。

左贤王　（徐徐起立，愈益大笑）哈哈哈哈哈！你们发了狂吗？你们以为我把董都尉杀害了？哈哈哈哈哈！这不比演戏要

有趣吗？你们看吧！

此时董祀身着胡装，佩轻吕刀，与蔡文姬由右侧入场。左贤王起立相迎。汉婢二人相随，一人抱琴，一人扶文姬。文姬已改着汉装，但仍愁眉不展，强为镇静。二婢在终场时一直服侍着文姬，诸人见场中情形均不免意外而略踌躇。

董　祀　（向左贤王）这是怎么回事？

左贤王　董都尉，有趣得很，有趣得很！他们发生了误会，以为我把你杀害了。

董　祀　你不但没有杀害我，反使我活得更有意义了。（向单于）来迟了一步，请原谅。

单　于　不，你来得正是时候。请坐。（让董祀坐于左侧。）

文　姬　（至单于前敬礼）呼厨泉单于，劳你久候了。

单　于　不，我们大家正在专诚等你，你已经下了决心，回汉朝了吗？

文　姬　是的，我已经下了决心，左贤王也下了决心，他刚才对我说，要我回去依照曹丞相的意愿，继承我父亲的遗业，撰修《续汉书》。他说，这比我留在匈奴更有意义。我就听从了大家的意思，决心回去了。

单　于　好的，这对于匈奴和汉朝的和好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匈奴和汉朝本来是一家人，不分什么彼此。我听说，你是舍不得你的一双儿女。做母亲的人，要和儿女分离，的确是件苦事。

文　姬　谢谢单于的关切，现在我最大的苦楚就是和我的儿女分离。认真说，这好象割掉了我的心肝。

单　于　文姬夫人，你安心回去吧。左贤王会好好照顾他们，我们也要特别照顾他们。匈奴和汉朝已经是一家，你的儿女留在这里也是一样。将来长大了，让他们回到你那里去好了。

文　姬　谢谢单于。

左贤王　好吧！让我来介绍一下。

左贤王把文姬引到周近前，二婢相随。

左贤王　这位就是汉朝的副使周近司马。

周　近　（毕恭毕敬地拱手鞠躬）我是屯田司马周近，恭候文姬夫人起居。

文　姬　（答礼）长途跋涉，辛苦了。

左贤王、文姬回身，立场中，面向众人。

单　于　现在我想请大家就座，重整酒宴，继续开演。

左贤王　（抢着说）我看酒宴可以停止了。不是说期限很紧迫吗？是不是可以准备动身了？

单　于　那也好。（向董祀）你，你完全变了样啦，董都尉！

董　祀　是的，这是左贤王赠送给我的匈奴服装，我把我的汉装也留赠给他了。

单　于　你们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啦。

董　祀　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还是亲戚呢。蔡文姬是我的表姐，我们是姨表姐弟，这是左贤王所没有料到的。

左贤王　真的呀！亲戚再加上好朋友，是最难得的。我们大家应该推心置腹，开诚布公。我今天这一半天，真是添了不少的智慧！

单　于　是的，一有了偏见，就容易发生误会。左贤王，你刚才说蔡文姬已经下了决心，你也下了决心，你叫大家准备动身，没有问题吗？

左贤王　当然没有问题，文姬来就是向你们辞行的。但我还有一点请求。

单　于　你还有什么请求？

左贤王　董都尉他们远道回去，为安全起见，我请求你派兵护送。

单　于　你请放心，我已经决定派遣右贤王去卑率领骑兵二百名护送，一直送到曹丞相住的地方去。

左贤王　哦，那就很周到了。

单　于　（向董祀）董都尉，曹丞相送来的礼品实在太隆重了，黄金千两，白璧十双，锦绢百匹，我们实在是受之有愧。我们匈奴无物可报，谨备黄羊二百五十头，胡马百匹，骆驼二十匹，以供路上的食粮和运输。特别是骆驼二十匹，是专诚奉献给曹丞相的，请代达我们的微意，问候曹丞相的起居。

董　祀　谢谢你，呼厨泉单于，汉朝和匈奴永归于好，这正是曹丞相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单　于　我听说，我们匈奴人是夏禹王的苗裔①，匈奴人和汉人本来就是兄弟嘛。

董　祀　唉，正是那样。

---

① 《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左贤王　(接过去)好吧，我希望所有的兄弟，以后都不要再吵架！

全场的人　好呵！左贤王，你说得好！

左贤王　(回向右贤王)行李的准备是不是已经停当了？

去　卑　早已准备好，等了你三天了。

左贤王　(回向董祀)董都尉，现在就立地动身吧，你看怎样？

董　祀　请你问问文姬大姐，看她还有什么话吩咐？

左贤王　(回向文姬)文姬，你安心回去吧。你还有什么话吩咐？

文　姬　(沉抑但又沉着地)我的心都碎了，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就让我向你告别吧。(向左贤王敛衽为礼)我，祝你永远健康。

左贤王　(回礼，感慨地)我祝你一路平安！

文　姬　(向单于敛衽为礼)祝单于永远健康。

单　于　(答礼)祝王妃一路平安！

文　姬　(向全场的人敛衽为礼)祝大家都永远健康！

全场的人　(同声喊出)祝文姬夫人一路平安！

全体肃然，或行半跪礼，或行敛衽礼，或鞠躬拱手；有人感动垂泪者。

文姬被二婢搀扶着，徐徐向左手走去。

后台合唱，有音乐伴奏。——

愁为子呵日无光辉，

焉得羽翼呵将汝归？

一步一远呵足难移，

魂消影绝呵恩爱遗。
肝肠搅刺呵人莫我知。

——幕徐徐掩闭

第 三 幕

在长安郊外，蔡邕之墓畔。

墓碑题"左中郎将蔡邕之墓"八字，墓前有石人、石马各一对。墓畔有亭，亭中有石桌、石凳之类。背景是一片森林，远远可见汉代陵墓，如茂陵①，卫青②、霍去病之墓等。天上有新月，群星闪烁。舞台一侧有天幕二三，表示文姬等来此谒墓，留墓畔露宿。

时已夜半，万籁俱寂。

文姬着披风，独自一人由天幕之一走出，因经长途跋涉，兼复思念子女，愈形憔悴。在墓台前往来屏营，时时仰天叹息或掩袖而泣。此时在她的情绪中回旋着《胡笳诗》第十七拍中的辞句。

后台合唱，有音乐伴奏。——

去时怀土呵心无绪，
来时别儿呵思漫漫。
塞上黄蒿呵枝枯叶干，
沙场白骨呵刀痕箭瘢。
风霜凛凛呵春夏寒，

---

① 汉武帝刘彻的陵墓。

② 卫青（？—前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人。汉武帝时官至大将军。

人马饥尪呵骨肉单，
岂知重得呵入长安？
叹息欲绝呵泪阑干。

文　姬　（行至墓前跪祷，向墓独白）父亲，大家都睡定了，我现在又来看你来了。你怕会责备我吧？曹丞相苦心孤诣地赎取我回来，应该是天大的喜事。但我真不应该呵，我总是一心想念着我留在南匈奴的儿女。虽然有四姨娘在那里替我照拂他们，但他们总是一时一刻都离不开我的心。（起立屏营）我离开他们已经一个月了，差不多每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总想在梦里看见他们一眼，但奇怪的是他们总不来入梦。爹爹，你说，我离开了他们，他们是怎样地伤心呵。特别是我那才满半岁的女儿。我都在这样思念她，她怕天天都在哭吧？唉，我一听见小孩儿的声音，就好象他们的声音。我一看见别人的小孩儿，就好象他们来到了我的眼前。但是，一个月了，我总不能梦见他们一次呵！（抚墓碑发问）呵，爹爹，该不是孩子们生了病吧？该不是碰到什么灾害吧？该不是……唉，我真不敢想象呵，但我的心却一刻也不让我停止想象。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呵，饭也不想吃，觉也不能睡。象这样，我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呵，我辜负了曹丞相，我辜负了你啦，爹爹！（跪下）曹丞相要我学那班昭，让我回来继承父亲的遗业，帮助撰述《续汉书》。但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我有什么本领能够做到班昭？我有什么力量能够撰述《续汉书》

呢？呵，父亲，请你谴责我吧！谴责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呵？……

倦极，倒在墓前，昏厥。

舞台转暗，渐渐转明，在纱幕后显出各种各样的情境。

首先现出山川萧条，道路有白骨，有褴褛人群在道途中流离，有胡兵追逐。尘烟蒙蒙。蔡文姬时年十八岁，素服（因其前夫卫仲道身死未久，尚在孝中），负琴一具，与赵四娘同在逃难中，为胡兵所获，受鞭策。旋遇左贤王，时尚无髯。胡兵们均惊呼"左贤王来了！左贤王来了！"作鸟兽散。文姬与赵四娘得到礼遇。

左贤王　（问赵四娘和蔡文姬）你们是什么人？

赵四娘　我姓赵，叫赵四娘。（指文姬）这位是我的姨侄女，蔡文姬。我们都是这陈留郡的人。

左贤王　看来你们都象是大户人家的女子？

赵四娘　（指文姬）我这姨侄女是有名的蔡邕蔡伯喈先生的小姐，……

左贤王　哦，难怪得！我说这位小姐怎么长得这样清秀！蔡伯喈先生，我们匈奴人也是知道的，他是汉朝的一位大学者，不幸他在长安被司徒王允①杀死了。你就是他的小姐吗？难怪得！你们怎么这样零落呢？

赵四娘　我们的一家都被杀光、抢光了。我已经是一个孤人，我的姨侄女也成为一个孤人了。

---

① 王允（137—192），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汉献帝即位，为司徒。与吕布等谋杀董卓，又杀蔡邕。后为卓部将李傕、郭汜所杀。

左贤王　你们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文　姬　（向赵四娘）你告诉他，我们打算到江南去。

赵四娘　是呵，我姨侄女说：我们打算到长江以南。

左贤王　到长江以南？很远吧？

赵四娘　是很远啦。

左贤王　我听说长江以南有的地方冬天不见雪，夏天象火炉，那怎么过日子哟？

赵四娘　也有不太热的地方呵。

左贤王　总是很远呀，你们怎么能去呢？

赵四娘　我们娘儿两人，打算沿途乞讨，沿途卖唱，总可以过活下去。我这位姨侄女，她是会弹琴，会唱歌的。

左贤王　想是想得好，但你们还没有逃出陈留，今天如果不遇着我，不是已经完了！

赵四娘　谢谢你，大王！

左贤王　没有什么，我也只是偶然碰着你们。目前汉朝的局面，实在闹得也太不象样了！什么外戚，什么宦官，还有既非外戚又非宦官的豪强大户，他们就只晓得争权夺利，草菅人命。以前是抢田地，抢财产，抢官职，抢百姓的子女，现在是抢起皇帝来了。四处都在杀人放火，一杀就杀得一个精光，一烧也烧得一个精光，不要说你们就有翅膀也飞不到长江以南；即使飞到了，长江以南的情形又怎样呢？恐怕也差不离吧？还不是一样的在争权夺利、杀人放火？你们往那里逃呢？

文　姬　四姨娘，你告诉他：实在没有路走，我们就跳进黄河！

赵四娘　是呵，我们走到绝路，就跳进黄河呵！

左贤王　那倒干脆。但我想，也可以不必那么轻生吧！生命不是宝贵的东西吗？

文　姬　四姨娘，你告诉他：人生还有比生命更可宝贵的东西！

赵四娘　对啦，人生还有比生命更可宝贵的东西！

左贤王　我懂得你们的意思。我们匈奴人里面也有好人，他们是轻生死、重义气的。（踌躇了一会）我想，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辰，你们倒不如跟我一道到匈奴去。

赵四娘　（吃惊）到匈奴去？

左贤王　是呵，我不久要回匈奴去了。我想，到匈奴去我就能够保护你们。我们匈奴也是好地方，牛羊遍野，骆驼成群，夏天的草原是一片碧琉璃，冬天的草原是一片银世界。你们到了那边，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我在这里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在匈奴是人人知道的。我们匈奴人的皇帝就叫单于，单于之下就是左贤王。因此，我在匈奴的地位，也正合乎你们所说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匈奴，我就完全能够保护你们了。（又踌躇了一会）我要老老实实地说一句话：我很喜欢这位小姐。（指着蔡文姬）我们匈奴也有不少的女子，我也看过不少的女子，但不知道怎的，我今天一看见了这位小姐，就好象遇到了一位仙女啦。我们匈奴人是直爽的，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只要这位小姐也喜欢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前朝不是有过一个王昭君吗？

赵四娘　(感到突然，回看文姬)……

文　姬　(沉着)四姨娘，请你问他，他回匈奴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长安？

左贤王　(不等赵四娘转达)是要经过的。经过长安以后再往西北走啦。

文　姬　(向赵四娘)我倒有意思到长安去替父亲扫墓。

赵四娘　那吗，我们就仰仗他把我们保护到长安去吧。

文姬点头。

赵四娘　(向左贤王)我想请你把我们送到长安去，你同意吗？

左贤王　那不成问题。我绝对保护你们，使你们两位长远住在一道。你们能骑马吗？

赵四娘　驯善些的马是能够骑的。

左贤王　那吗，好！(回顾胡兵)你们下去甞两匹好马来！

胡兵下，闻马嘶声。

暗场一会，复转明。远远现出万里长城，一片荒凉的草原；文姬与赵四娘在草原中艰苦赶路，赵四娘背着胡女，文姬手提包裹，正向长城的一座关门走去。有马蹄得得声，文姬与赵四娘惊惧。赵四娘因年老负重，失足倒地，脚受伤。文姬先为解下胡女，置之地上。想挽起赵四娘，不能起立。胡女号哭。俄而马蹄声止，有连呼“妈妈”之声，胡儿伊屠知牙师奔驰入场。

胡　儿　妈妈，妈妈，妈妈，你们回去，怎么不带我去？(拥抱其母。)

文　姬　(抚摩胡儿)呵，伊屠知牙师，你赶来了？你爹爹呢？

胡　儿　我不知道他往那儿去了。我打了兔子回家，看见你

和四姨婆不在，昭姬小妹也不在。我处处找你们，我想你们一定是回汉朝去了。我骑着马赶来，幸好把你们赶上了。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就走呢？

文　姬　怕你爹爹知道啦，你爹爹是不肯放你走的。你现在来了就好了。四姨婆把脚跌坏了，赶快把你的马牵来，让她骑吧。

忽然雷电震闪，大雨滂沱。文姬从地上将胡女抱起，以头掩护之。胡儿以身庇护赵四娘。四人艰难万状。

文姬忽然昂头，怒目四向盘旋，放声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吗？上帝呵，你是存在的吗？你为什么这样折磨我们?!"此语反复大呼数遍。

胡儿一面要照拂赵四娘，一面耽心他的母亲，处于两难之中。赵四娘毅然向胡儿："伊屠知牙师，快去扶着你母亲！"胡儿奔赴文姬身旁，加以扶持。胡女号哭。

舞台渐渐转暗，有人连呼"文姬夫人"之声。

转明，文姬仍倒在墓前。侍琴正搀扶着她，使她坐起身来。

侍书自天幕中捧出姜汤一杯，走向文姬。

侍　书　文姬夫人，请你喝杯姜汤啦，提提神。

文　姬　（就侍书手中呷之）谢谢你们。（作回思状）呵，我在这儿倒睡了一觉，做了好些怪梦。

侍　琴　你梦见什么？

文　姬　我梦见赵四娘，也梦见我的儿女。我们娘儿四人在逃回来的途中，在草原上遇着滂沱大雨，雷电交加。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醒转来了。呵，尽管怎样艰难，就留在

梦里不醒，不是更好吗？

侍　书　文姬夫人，你太悲伤了。这样是有伤你的身体的。我们还是回天幕里去吧。

文　姬　谢谢你们。天幕里气闷得很，让我就留在这儿吧。这儿要更开朗一些，请你们把我扶到那亭子上去。

二婢扶文姬起立，徐徐向墓亭走去。

此时在文姬情绪中又在回旋着《胡笳诗》第十四拍了。

后台合唱，有音乐伴奏。——

身归国呵儿莫之随，
心悬悬呵长如饥。
四时万物呵有盛衰，
惟我愁苦呵不暂移。

山高地阔呵见汝无期，
更深夜阑呵梦汝来斯。
梦中执手呵一喜一悲，
觉后痛吾心呵无休歇时。

文　姬　（被扶上亭，择一石凳，对月而坐，向侍琴和侍书）你们都去睡觉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儿休息一会。

侍　书　我是睡了一大觉的，侍琴姐你去睡吧，我留在这儿陪伴夫人。

侍　琴　我也不知不觉地睡了一大觉，睡得很甜。我现在也不想睡了。

文　姬　你们都去睡，还只是半夜呢，明天一早不是要赶到华

阴去吗？

侍　琴　夫人要去睡，我们就扶你去；你不去睡，我们都在这儿陪你。

文　姬　你们都不想去吗？

侍　书　不想去。

文　姬　（向侍琴）那吗，请你去把那焦尾琴抱来。

侍　书　侍琴姐，请你把这杯子顺便带回去。（将手中姜汤杯交给侍琴。）

侍琴持杯下亭，入天幕中，抱琴而出。上亭，将琴放在蔡文姬面前的石桌上。

文　姬　（调好琴弦，自行弹唱）

我与儿呵各一方，
日东月西呵徒相望，
不得相随呵空断肠。
对萱草呵忧不忘，
弹鸣琴呵情何伤？

今别子呵归故乡，
旧怨平呵新怨长。
泣血仰头呵诉苍苍，
胡为生我呵独罹此殃？
胡与汉呵异域殊风！
天与地隔呵子西母东。
苦我怨气呵浩于长空，

六合虽广呵受之应不容！

在弹唱中董祀由另一天幕中走出，在月下徘徊静听。俟文姬弹唱毕，向幕亭走近。

董　祀　文姬大姐，你在这样的深更半夜还在这儿弹琴？

文　姬　我睡不着觉，把你闹醒了吗？

董　祀　是别人把我叫醒的，大家都在替你耽心，怕你把身体弄坏了。

侍书扶文姬步下墓亭，侍琴抱琴相随。

文　姬　谢谢你们。我自己也知道，我这样实在不好，但我总是管辖不住自己。

董　祀　大姐，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辞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儿弹奏，在那儿歌咏。

文　姬　公胤，你那样欣赏吗？

董　祀　是呵，大姐，从我们欣赏者来说，你这样的调子，这样的歌辞，是愈多愈好的；但从你创作者来说，你这样全心全意沉没在你的悲哀里，恐怕不能够经久吧？

文　姬　公胤呀，我自己也知道，但我总是管辖不住啦。

侍　琴　董都尉，刚才文姬夫人在那幕台上晕倒了一会呢！

董　祀　是那样吗？大姐，你假使病倒了，我们是对不起曹丞相，对不起伯喈先生的！

文　姬　是我对不起你们。

董　祀　不要那样说。我们总希望你把心胸放得更开阔一些。

文　姬　我也想做到那样，但我丢下了的两个儿女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忘怀。

董　祀　侄儿侄女有四姨娘照管，是平安无事的，你请放心吧。你请多想些更快乐的事。譬如，大姐，你留在南匈奴十二年，现在能够平安地回来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文姬点头。

董　祀　你十二年前离开故乡时是怎样，十二年后的今天又是怎样？在曹丞相的治理之下，“千里无鸡鸣”的荒凉世界，又逐渐熙熙攘攘起来了，百姓逐渐地在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又一件天大的喜事？

文　姬　是的，我们感谢曹丞相。

董　祀　大姐，你还请想想，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的侵扰，而今天呢是鸡犬相闻、锋镝不惊。我们从南匈奴回来，沿途都受到迎送，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难道这是一件小事吗？

文　姬　不，不是小事。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董　祀　那吗，你为什么不从这些大处着想，只是沉浸在个人的儿女私情里面呢？大姐，请你把天下的悲哀作为你的悲哀，把天下的快乐作为你的快乐，那不是就可以把你个人的感情冲淡一些吗？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①的时代，已经变成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②的时代。大

① 语见蔡琰《悲愤诗》。

② 语见《孟子·梁惠王》。

姐，你是敏感的人，你这一路上，难道都还没有感受到吗？

文　姬　我感受到了，只是我自己的悲哀太深，总是扭不转来呀。

董　祀　大姐，我是同情你的。我要向你说句实话，我从小时就敬重着你，你博学多才，觉得就是班昭也不能和你相比。

文　姬　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

董　祀　（迟疑一会）但我现在更要向你说句老实话，我对你是感觉着有点失望了。到底个人事大，还是天下事大？天下的人，几年前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你不曾替他们悲哀，而你现在却只怀念着你一对平安无事的子女。你的心胸为什么那样狭窄呢？

文　姬　（憬悟）呵，公胤，我感谢你。

董　祀　因为你是我的姐姐，我才毫不掩饰地这样说。但我也是鼓起了勇气的，在路上我早就想说，又怕伤了你的心，但在今天我却不能不说了。不说，就好象看着一个人沉溺在水里，袖手旁观地不肯打救他的一样。你老是沉溺在悲哀里，这样下去，是要毁灭你自己的。我们看着你自己毁灭，那是对不住你，对不住伯喈先生，也对不住曹丞相。请你把我的话来回味一下吧，可能是逆耳之言，不大好听的。

文　姬　（在倾听中逐渐使愁眉解锁，面带笑容，精神振作了起来）公胤，你的话说得真好，这对于我要算是起死回生的良药。我感谢你，是你两次把我打救了。公胤，我要向你发誓：

我从今以后要听你的话，尽量减少个人的悲哀。

董　祀　好吧，大姐，只要你不生气，不再那么悲哀，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我们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还是请你去休息一会，明天我们还要赶路。

文　姬　好，我听你的话。你也去休息一会吧。（矫健地向天幕走去。）

侍书、侍琴随后。

董祀伫立目送之。

文　姬　（走至天幕前，止步，回顾董祀）公胤，你也去休息吧，明天见！

董　祀　（拱手）明天见！

文姬进入天幕中，侍书、侍琴随入。

——幕徐徐下

第四幕

第一场

邺下，曹丞相之书斋。夜。

琴棋弓矢，图书文物均可适当布置，但须朴质而庄重。曹操尚俭约，不喜奢华，具有平民风度。多才多艺，喜谐谑，潇洒，不拘形迹。但亦有威可畏，令人不敢侵犯。当时的习惯还是席地而坐，地上全面敷毡毯，座有坐垫或蒲团之类。书案须矮，但曹操所用之书案要大些，案上陈列文书笔砚之类。砚乃瓦砚，形如长箕而有四足。曹操善书，在案旁不妨设一有釉陶筒（不能用瓷，当时尚无瓷），插入纸卷画轴之类。

曹操在灯下看书，不断击节称赏，连赞"好诗！好诗！"其夫人卞氏坐在一旁缝补被面。曹操所用被面已历十年，每岁解浣缝补。

卞　氏　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钉。

曹　操　补钉愈多愈好。冬天厚实，暖和些。夏天去了绵絮，当单被盖，刚合式。

卞　氏　（笑出）你真会打算。

曹　操　天下人好多都还没有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拍案叫绝）呵，好诗！好诗！（继之以朗吟，一面以手击拍）

谓天有眼呵何不见我独漂流？
谓神有灵呵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呵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呵神何殛我越荒州？

好大的气魄！有胆力，说得出！

卞　氏　你在读谁的诗呵？

曹　操　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董祀前几天由长安派人送回来的。

卞　氏　哦？蔡文姬已经到了长安吗？

曹　操　早就到了，恐怕在这一两天就要回到我们这儿了。

卞　氏　我们要好好地欢迎她呀。怪可怜的，陷没在南匈奴，足足十二年！你说，她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曹　操　算来怕已有三十一二吧。我记得她是在她父亲充军的时候生在朔方①的，那是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蔡邕在朔方九个月，朝廷赦免了他们。但蔡邕在回来的路上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他们又要杀他，弄得来在江海亡命十二年。直到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才回到洛

① 朔方，汉武帝元朔二年（前一二七年）置，治所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西北。

阳，他立即就被董卓① 强迫利用了，实在可惜。

卞　氏　他为什么不逃走，就象你一样呢？

曹　操　文人的短处就在这些地方了，听说他也想逃走，但没有下定决心。

卞　氏　亡命十二年中，蔡文姬是跟着他父亲的吧？

曹　操　那当然了，不过回到洛阳以后不久就分开了。她父亲就在初平元年三月跟随朝廷迁都到长安，文姬是留下来了。她在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嫁给河东卫仲道。不久她父亲在长安遇害，她母亲赵五娘也跟着死了。蔡伯喈的死实在是一项大损失。他的文章学问，今天还没有人能赶得上他。

卞　氏　蔡文姬听说也很有才学的啦？

曹　操　她小时候很聪明，记性很好，过目成诵。现在看她这首《胡笳十八拍》，使我感觉着蔡中郎是有一个好女儿啦。这也是艰难玉成了她。她在父母死后的第二年又把丈夫死掉了。

卞　氏　哎呀，真可怜啦！

曹　操　丈夫死后回到陈留，不两年，就在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又流落到匈奴去了。

卞　氏　哎呀，这孩子真是灾难重重啦！

曹　操　我也可怜她！所以这一次才派人去南匈奴把她接回

---

① 董卓(？—192)，字仲颖，东汉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灵帝时任并州牧。灵帝死，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曹操等起兵讨伐时，拥帝入长安，后为王允、吕布所杀。

来。我看她回来是可以承继她父亲的遗志，做出一番事业的。她父亲想纂修《续汉书》，这对她不就是最适宜的事吗？

卞　氏　她在南匈奴十二年，听说已经有了一子一女，能够一道回来吗？

曹　操　不能，那边的左贤王不肯。

卞　氏　那不又是伤心的事？

曹　操　是呵，她的《胡笳十八拍》就是写出她这天大的伤心。

曹操一面谈话，一面在翻阅诗稿。他似乎能够五官并用。

卞　氏　算来她要小我十六七岁。你看，我是把她当成妹子呢，还是当成侄女儿？

曹　操　当然当成侄女儿了。蔡伯喈和我是忘年之交，我是把蔡文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的。（又拍案叫绝，使卞氏吃一惊）哦，好诗，好诗！（击拍吟哦）

怨呵欲问天，

天苍苍呵上无缘，

举头仰望呵空云烟。（重重地击拍。）

卞　氏　值得你那样欣赏的诗，那一定是很好的了。

曹　操　实在好得很，实在好得很！（继续击拍吟哦）

今别子呵归故乡，

旧怨平呵新怨长。

泣血仰头呵诉苍苍，

胡为生我呵独罹此殃？

简直是血写成的！（停一会，继续吟哦）

天与地隔呵子西母东。

苦我怨气呵浩于长空，

六合虽广呵受之应不容！（又重重击拍。）

卞　氏　（流泪，频频以手巾拭之）多么悲哀呵，你读得我都流出眼泪来了。

此时曹丕入场。曹丕时年二十二岁。手执简牍一通，走向曹操侧近跪地呈献。

曹　丕　爹爹，遣胡副使屯田司马周近迎接蔡文姬回来了。

曹　操　蔡文姬已经到了吗？我同你母亲才在这儿提到她。

曹　丕　周近到府报到，他呈缴了董祀的这通表文。南匈奴右贤王去卑也到了。

曹　操　董祀没有回来吗？

曹　丕　表文里说他在华阴落马，把左脚摔断了，要在当地治疗。

曹　操　你把它念一遍给我听。（把简牍推给曹丕。）

曹　丕　（展开简牍念出）"待罪臣董祀，诚惶诚恐，死罪死罪，顿首禀白丞相曹公麾下。臣从长安赶赴华阴道中，不幸失足落马，致左胫骨折断，不能行旅。遵医嘱，当留华阴疗治，恐需一月方能治愈。程期已迫，不敢羁延，谨遣副使屯田司马周近护送蔡琰回邺，先行报命。南匈奴呼厨泉单于所遣报聘使者右贤王去卑，亦由周近导引晋谒。所贡方物，由周近面陈。臣一旦痊愈，即回邺听受处分。臣董祀诚惶诚恐，死罪死罪，顿首顿首。建安十三年四月十日。"

曹　操　好，那位周近我现在就接见他，你去叫人把他引到这

儿来。

卞　氏　（收拾针凿，离座）我去替你吩咐吧，（向曹丕）子桓，你留在这儿。

曹　操　那也好。

卞氏下场。

曹　操　（把《胡笳十八拍》的抄本递给曹丕）这诗你看过吗？

曹　丕　呵，《胡笳十八拍》。董祀送回来的时候，我早就看到了，我还抄了副本呢。

曹　操　你也欣赏吗？

曹　丕　哈，我觉得是《离骚》以来的一首最好的诗。

曹　操　你的眼力不差。我看你们的那一批文友，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畅）①，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作得出来。

曹　丕　不行，我们没有那样的经历，没有那样磅礴的感情。不仅我们这一批，据我看来，自秦汉以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人。司马迁的文章是好的，但他的不是诗。屈原、司马迁、蔡文姬，他们的文字是用生命在写，而我们的文字只是用笔墨在写。

曹　操　你这见解好。蔡文姬有了这一篇《胡笳十八拍》，我看她这一次回来也就大有收获了。我很高兴，我做了一件好事。她如果不回来，是做不出这首好诗的。

---

①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东）人。阮瑀（约165—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应玚（？—217），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四人皆汉末文学家，属建安七子之列。

曹　丕　实在是首好诗。我很欣赏她这第十拍，（据稿指点朗诵）

城头烽火不曾灭，

疆场征战何时歇？

杀气朝朝冲塞门，

胡风夜夜吹边月。

这些诗句多么精巧，多么和谐啊！

曹　操　我看，她的长处就在善于用民间歌谣体。象这七言一句的诗，在西汉末年以来的歌谣和铜镜铭文里面早就有了，但一般的文人学士却不敢采用。你的那两首《燕歌行》是七言诗，倒还写得不错，但也只有那么两首啊。

曹　丕　文人学士总是偏于保守的，四言诗固定了一千多年，近年才逐渐着重五言诗。七言诗要被人看重，恐怕还不知道要隔多少年代呢。

曹　操　这些都还是技法上的事情，可以概括成为有独创的风格。但这《胡笳十八拍》，我看，最要紧的还在有感情，有思想。这诗里面包含有灭神论的见解啦。

曹　丕　是的，她的胆子真够大，把天地鬼神都咒骂了。

曹　操　我欣赏她的正在这些地方，但她会受人排斥的恐怕也就在这些地方吧。

一侍者入场报导："屯田司马周近到了。"

曹　操　请他进来。

侍者应声下。不一会，周近入场，远远跪地向曹操敬礼，更向曹丕敬礼。曹氏父子分别答礼。

周　近　小官周近敬候曹丞相万福，敬候五官中郎将起居。

曹　操　（指近旁座席，刚才卞氏所坐者）辛苦了，请到这儿坐下，仔细地谈谈。

周　近　（惶恐）小官不敢领座。

曹　操　（豁达地）不必那么拘形迹吧，“恭敬不如从命”。

周　近　好，那就遵命了。（起立，上前就座。）

曹丕亦选一稍远座席坐下。

曹　操　你们是今天到达的吗？

周　近　是，是今天下午申时初刻到达的。离开龙城，一共走了四十五天。南匈奴单于呼厨泉，要我代达他的敬意，敬候丞相万福。

曹　操　多谢他啦。

周　近　来时他贡献了黄羊二百五十头，胡马百匹，骆驼二十头，并由右贤王去卑率领胡骑二百人护送。贡品已妥贴点交。

曹　操　那边的情形怎样？

周　近　据小官的管测，呼厨泉单于和右贤王去卑是心向本朝的。由于三郡乌桓平定了，丞相这次又特别以隆重的玉帛赎回蔡文姬，他们对于丞相特别是畏威怀德。呼厨泉单于特遣右贤王去卑领兵护送，也就足以表见他们的诚意。

曹　操　那么，那位左贤王的态度是怎样？

周　近　（略作思虑）此人的态度——我觉得不大佳妙。

曹　操　呵？

周　近　赎回蔡文姬，他是不同意的，作了种种的刁难，拖延时日，最后小官只好向他说：你如果不把蔡文姬送回，后果是严重的，曹丞相的大兵到境，那就玉石俱焚了！

曹　操　（目光更加炯然）你向他说过那样的话？

周　近　是，小官是在最后一天才说出的。我看到左贤王实在桀骜不驯，只好警告他一下。不过他听到我那样说，倒似乎反而妥贴了。此人我感觉实在傲慢，他自名为"冒顿"，也可以想见他的野心勃勃了。

曹　操　他是在追慕他们的祖先啦。

周　近　正是那样的，不过我向呼厨泉单于说过，他不会成为"冒顿"，而是会成为"蹋顿"①的。

曹　操　（笑出）哈哈，你有风趣。不过"冒顿"在匈奴本音是读为"墨毒"的。

周　近　（惶恐）那我有失检点了。但我看到呼厨泉单于和右贤王去卑也喊他是"矛盾"啦。

曹　操　那怕是在和左贤王开玩笑。好吧，请你谈谈蔡文姬的情况。

周　近　看来还好，长途跋涉，倒还没有生病，这是托丞相的宏福。

曹　操　董都尉把她的《胡笳十八拍》从长安送回来了，我刚才看到。她这诗你看过吗？

---

① 蹋顿（？—207），辽西乌桓首领。汉献帝初平（一九〇——一九三年）中，曾合并上谷、右北平、辽东三郡乌桓，势力强大。于建安二年（一九七年）曹操破柳城（今辽宁锦西西北）时被杀。

周　近　我看过，她沿途都在弹唱。

曹　操　你觉得怎样？

周　近　（揣摩不透曹操的问意，迟疑了一会）我不通音律，也不大懂诗。不过，我觉得好象很悲哀，很放肆，似乎有失"温柔敦厚"的诗教。

曹　操　唔，你这倒是一种看法。

周　近　（自以为揣摩得手）我觉得蔡文姬夫人似乎有些不愿意回来，在她的诗里充满着怨恨，甚至于说到她的怨气之大连宇宙都不能容下。

曹　操　但她不是也很怀念乡土吗？她这诗里不是在说："无日无夜呵不思我乡土？"你看，她不是又在说："雁南征呵欲寄边心，雁北归呵为得汉音。雁高飞呵邈难寻，空断肠呵思愔愔？"你怎么能说她不愿意回来？我看，她是舍不得和她的儿女生离，所以才那样悲哀。

周　近　是，是，丞相所见极是。蔡文姬的心境是杂乱的。她既怀念乡土，又舍不得儿女。她既过不惯匈奴的生活，又舍不得左贤王。据小官看来，蔡文姬和左贤王的感情很深，诗里面虽然着重说到自己的儿女，但也说到左贤王宠爱她。象左贤王那样的野心家，以冒顿（先说为"矛盾"，后改口为"墨毒"）自居的人，我就不大理会，为什么蔡文姬夫人对他会有好感？

曹　操　（觉得他的话牵涉太远，有意转换话题）董都尉的伤势怎么样？

周　近　相当严重，把左脚的胫骨折断了，将来说不定会成为

残废。

曹 操 他是怎样落马的？

周 近 他骑在马上睡觉，马失前蹄，他就跌下马来。

曹 操 你们在路上赶得很紧吗？

周 近 其实也并不那么紧，只是董都尉的生活——似乎可以说，是有些——失检点的地方。

曹 操 唔？是怎样的？

周 近 他和蔡文姬是竹马之交，他们是太亲密了。我听说他们有时深夜相会，整晚都不睡觉。

曹 操 （有些声色）有那样的事吗？

周 近 丞相可以调询同路的任何人，我看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特别是同来的匈奴人，啧有烦言。

曹 操 哼，我倒没有想到董祀这后生才是这样！

周 近 （看到话已投机）董都尉的态度，我实在也不能理会。他和蔡文姬特别亲密，其实都还是情理中事，最难令人理会的是他同左贤王的来往啦。

曹 操 他和左贤王怎样？

周 近 左贤王对于本朝是有敌意的，我们在南匈奴的期间，他事事刁难，对于我们的行动也常常监伺。他想扣留着蔡文姬不让她回来，总是借口：蔡文姬舍不得她的儿女。呼厨泉单于后来给了他们三天考虑，可是左贤王总是拖延，推诿。到了第四天了，左贤王突然把董都尉请到他那里去了，据他说，蔡文姬夫人要亲自和董都尉见面，以作最后的决定。我们还耽心有什么阴谋，不让董都尉去，但

他毕竟去了。然而，奇怪得很！

曹　操　（有些颜色）怎么样？

周　近　真是想不到的事呵。董都尉去了之后，却和那位桀骜不驯的怀抱敌意的左贤王立地成为了好朋友。他们相互以刀剑相赠，据说是成为了“生死之交”。左贤王把他的轻吕刀给了董都尉，董都尉也把丞相赐给他的玉具剑和朝廷的命服都给了左贤王。

曹　操　（含怒意）是真的？

周　近　没有半点虚构，同行的人，人人都可以对证。

曹　操　人人都可以对证吗？

周　近　是，人人都可以对证！

曹　操　哼，这岂不是暗通关节吗？

周　近　那进一步的情形小官就无从知道了。

曹　操　（眼神闪烁，决绝地向着曹丕）好，子桓！你给我记下一道饬令！

曹　丕　（应命，从腰带上的小佩囊中取出铅条和木片一枚，这在古人称为“铅椠”，以备记录）请父亲念。

曹　操　“十万火急，饬华阴县令：屯田都尉董祀暗通关节，行为不端。令到之日，着即令其自裁！建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曹　丕　（记录好，送呈曹操）请父亲署名。

曹　操　（把简牍接到手里，念了一遍，签好字，交还曹丕）你立即派人兼程送往华阴！

曹　丕　是！（起身将下。）

曹　操　你把周司马也领下去。明天上午辰时正刻（今之九时），在后花园松涛馆中接见右贤王去卑，周司马陪见。你们好生部署。

曹氏父子在交谈中，周近已跪起半身，颇呈得意之态。向曹操拱手敬礼。

周　近　丞相，我还要请示一下。

曹　操　什么事？

周　近　蔡文姬夫人如何交代？

曹　操　容我再作考虑。（向曹丕）子桓，关于她的情况你可以好好查询一下。

曹　丕　（起身）是，我要留意。（向周近）周司马，请你同我一道下去。

周近再向曹操敬礼一次，起身。

——幕　下

第　二　场

驿馆之一室。前场之次日，清晨，有鸡啼声。

馆中设书案、镜台诸事。古人席地而坐，台案不能过高（情景可参照顾恺之《女史箴图》①）。

蔡文姬正伏案假寐，案上有纸笔墨砚等，表示她在写作。

侍书入场，略吃一惊，忙轻轻由衣架上取下外衣，给文姬披在

① 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东晋画家。其《女史箴图》系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规诫嫔妃的《女史箴》一文所作。

肩上。

文　姬　（从微睡中惊醒）啊，侍书，多谢你啦！天已经大亮了吗？

侍　书　是的，文姬夫人，快到辰刻了。刚才我进来，看见你还在写，我没有惊动你。可是，一转眼你就睡着了。昨天才赶到这里，长途的疲劳还没有恢复，你就写了一夜。夫人，还希望你多多保重，才不辜负曹丞相的一番心意啊。

文　姬　侍书，你和侍琴对我太好了，我感谢你们。可是，你知道，我自从回到汉朝，经过长安来到邺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董都尉说，曹丞相有意叫我帮助撰修《续汉书》，这是我父亲的遗业啊，我是应该继承的。我父亲的著作很多，可惜都丢散了，算来我还能记得四百多篇，我正在清写目录。我想，如果我把这四百多篇尽快抄录出来，对于《续汉书》的撰述，是会有所帮助的。侍书，你说对吗？

侍　书　夫人，你想得真好。如果你肯让我们抄写，我们是很乐意的哪。

文　姬　谢谢你们。侍琴呢？

侍　书　侍琴姐一早到丞相府里去了。

文　姬　我倒应该早一些去见曹丞相，向他表示我的感谢。周司马有没有什么通知来？

侍　书　没有，听说他昨天晚上受到丞相的召见，但他一直没有什么通知来。我们揣想，丞相是会单独接见你的，不会同周近司马和右贤王一道。侍琴姐刚才去是五官中郎将派人来叫她去的。我们揣想，可能就是商量你和丞相见面的事吧。

文　姬　我多么想早一刻见到他呀！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但我只在十六岁时在洛阳见过他一次。我觉得他很洒脱。

侍　书　是的，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宽大的。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文　姬　我听说丞相和丞相夫人非常朴素，他们平常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是真的吗？

侍　书　真的，丞相的衣裳和被条都是布制的，总要用上十年，每每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文　姬　我又听说有一位公子的夫人穿了丝织的衣裳，被丞相发觉了，说她违背家规，遣回家去叫她自杀了，是真的吗？

侍　书　那是言过其实。事实是四公子（曹植）的夫人受了申斥，想不开，自己跑回家去自杀了的。

文　姬　啊，那我怎么办呢？丞相送给我的衣服都是新的，而且是丝织的。

侍　书　你才回来，情形不同。丞相在正式场合，他也还是很

讲究礼貌的啦。夫人，请你梳妆吧！

文　姬　（起身就镜台而坐）是的，我是要好好地梳妆打扮一下。

侍书为文姬梳头。

侍琴仓皇奔入。

侍　琴　（喘息）文姬夫人！出了意外的事啦！

文　姬　（回顾）侍琴，甚么事？

侍书亦诧异，伫立回顾，执梳在手。

侍　琴　（喘息稍定）天刚亮的时候，五官中郎将打发人来找我去，我去了。他告诉我，丞相昨天晚上已经下了一道饬令，专人兼程送往华阴，着董都尉服罪自裁！

文　姬　（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侍书也非常惊讶。文姬步下亭来，侍书随后。

侍　琴　着屯田都尉董祀，在华阴服罪自裁！

文　姬　他犯了什么罪？

侍　琴　五官中郎将说，饬令上写的罪名是"暗通关节，行为不端"。

文　姬　哎呀呀，董都尉会是这样的人吗？这是从何说起呢？

侍　书　我不能相信。

侍　琴　五官中郎将没有和我多说什么。他只是说，事情和文姬夫人有关。

文　姬　（诧异）和我有关？

侍　琴　是呵，五官中郎将是那么说。他还说，他昨天夜里想了一下，有些怀疑。但他不好亲自来查问。他说，今天清

早辰时正刻，丞相要接见右贤王去卑，他希望文姬夫人最好趁这个时候去求见丞相，当面把情形说清楚，他要从旁帮助。如果罪状有不确实的地方，据五官中郎将说，事情或许还来得及挽回。

文　姬　好，那就让我去吧。我不相信董都尉是那样的人，我应该去打救他。

侍　琴　我也不能相信。

侍　书　让我赶快替你把头挽好，穿好衣裳去吧。

文　姬　不，我就这样去。这是比救火还要急的事。事情既和我有关，那我也要算是有罪的人，我理应到丞相面前请求处分。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侍　书　愿意的。

侍　琴　如果有需要作证的地方，我们正好是有力的证人。

文　姬　谢谢你们，我们就立刻动身！

文姬挽着侍琴急忙动身，竟无暇着履，跣足而驰。侍书亦扶持之，同下。

——幕　下

第　三　场

丞相府后园中的松涛馆，有苍松古柏甚为畅茂，花坛中芍药盛开。同日辰时。

曹操在馆中席地坐在正面，右贤王去卑与周近并坐在右翼，在曹操的左侧。曹丕坐在左翼，与周近相对。

曹　操　（对右贤王）谢谢你和呼厨泉单于，你们送了那么多礼物来。

去　卑　对中原来说，我们匈奴的骆驼恐怕比较稀奇得一点，所以呼厨泉单于特别贡献二十头，以表示诚意。

曹　操　真真多谢你们。右贤王，我想请问你，左贤王和你是不是亲弟兄？

去　卑　不，他是我伯父的儿子。呼厨泉单于和我是亲弟兄。

曹　操　你们还和睦吗？

去　卑　（迟疑了一会）不那么太好。

曹　操　为什么呢？

去　卑　左贤王豪强得很，他一心想学我们的祖先冒顿（墨毒）单于，他自己也就取名为冒顿。我们照着汉字的音，背地里喊他是“矛盾”。

曹　操　唔，我也听人这样说过。

去　卑　他对于汉朝是不心服的！这一次送回蔡文姬夫人在他实在是万分勉强，他认为是把他的家庭破坏了。我们真怕他会闹出什么乱子呢！

曹　操　可他和董都尉很要好，不是吗？

去　卑　是的，那倒是件稀奇的事。起初倒也并不那么好，在我们临走的那一天，他请董都尉去和蔡文姬见面，不到几刻工夫，不知道怎的，他们竟成为“生死之交”，相互以刀剑相赠了。

曹　操　唔，董都尉在途中对于你们的态度还好吗？

去　卑　人倒是满和气的，就只是文姬夫人沿途总是在夜里弹琴唱歌，董都尉有时在深更半夜里陪着她，弄得我们好些人都睡不好觉。

此时侍者由左翼隅上场，向曹操跪禀。

侍　者　禀报丞相，蔡文姬夫人来了，恳求拜见丞相。

曹　操　（迟疑）她来了？请夫人接见她吧。

曹　丕　（插话）父亲，好不就请文姬夫人到这儿来，当着周司马的面，把她和董祀的情形再弄清楚一下？

曹　操　（略加思索后）也好。（向侍者）你去请她进来。

侍者下。

去　卑　（向曹操行礼）耽误丞相的时间太久，我告辞了。

曹　操　好，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希望你多住几天。（向曹丕）子桓，你陪送右贤王出园。你关照他们，要以藩王礼接待右贤王，不得怠慢。

曹　丕　是。（领右贤王下场。不一会，复入场，归还原位。）

曹　操　（向周近）周司马，你可以多留一会。把这闷葫芦打开，也可以使文姬心服，使董祀死而无憾。

周　近　（鞠躬）这是小官的万幸。

侍琴和侍书扶文姬入场，立在阶下。文姬披发跣足，憔悴不堪；曹操见之，不胜诧异。

文姬立阶下向曹操敬礼。

文　姬　蔡文姬拜见丞相，我感谢丞相把我赎回来了。可我今天来，是来向丞相请罪的。我是有罪之人，不敢整饰仪容，特来请求处分。

曹　操　我不曾说你有罪呵，文姬？

文　姬　丞相，我听说你已经饬令屯田都尉董祀在华阴服罪自裁，罪名是"暗通关节，行为不端"，而且和我有关。既是董祀之罪当死，那吗文姬之罪也就不容宽恕。因此，我不召而来，请求处分。但请丞相把罪情明白宣布，文姬不辞一死，死了也会感恩怀德的。

曹　操　（考虑了一下）好，把事情说清楚也有好处的。我先说明董祀的"行为不端"。我听说董祀在归途中，对于夫人缺乏尊重，不能以礼自守。他同夫人每每深夜相会，弹琴唱歌，致使同行的人不能安眠。这是真的吗？

文　姬　丞相，在这之外，还有什么其它不端的行为？

曹　操　这已经足以构成死罪了，你请先说，这总不是冤枉他吧？

文　姬　丞相，如果没有其它的罪行，那"行为不端"的罪名实在是冤枉呵！

曹　操　怎么？你如果能够解释，就请你解释吧。

文　姬　（一面陈述，一面作适当的行动）沿途我在夜里爱弹琴唱歌，这是我的不是。我这次回来留下了我的一双幼儿幼女，这悲哀总使我不能忘怀。我在到长安以前，日日夜夜都是沉沦在悲哀里面。我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夜里就只好弹琴唱歌，以排解自己的悲哀。我弹的不是靡靡之音，我唱的也不是桑间濮上之辞，我所弹的唱的就是我自己做的《胡笳十八拍》，是诉述自己的悲哀。这歌辞，我听说董都尉已经抄呈丞相，丞相可以复按。

曹　操　是的，你的《胡笳十八拍》，我已经拜读了。

文　姬　就因为我沉沦于自己的悲哀，董都尉倒经常对我劝告。我不否认，他对我有深切的关怀；丞相知道，我们是亲戚，从幼小时就是一道长大。我们是同学同乡，如姐如弟。但我们是相互尊重的，并不曾“不能以礼自守”。我们在深夜相会就只有过一次。

曹　操　是那样的吗？

文　姬　那是到了长安，在我父亲的墓上。我夜不能寐，趁着深更夜静，大家都已经睡熟，我独自一人到父亲墓上哭诉。一时晕绝，被侍书、侍琴救醒过来。我因为在天幕里感觉气闷，便留在墓亭上弹琴，也唱出了一两拍《胡笳诗》。现在想起来，我实在太不应该。我以为夜静更深，别人都熟睡了，不会惊醒。这都是由于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然而在深夜里弹唱毕竟扰了别人的安眠。董都尉那时也被我扰醒，他走到墓亭下徘徊，最后给予我以深切的劝告。他的话太感动人了，使我深铭五内。他责备我太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他教我，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象我这样的沉溺在儿女私情里面，毁灭自己，实在辜负了曹丞相对我的期待。他的话太感动人了，可惜我不能够照样说出。董都尉说的那番话，侍书、侍琴都是在场倾听的，我可以质诸天地鬼神，我没有丝毫的粉饰。

曹　操　（有些憬悟）原来是那样的！侍书，侍琴，你们是在

场吗？

侍　书　是的。

侍　琴　自从文姬夫人离开匈奴龙城，我们是朝夕共处的。

曹　操　那你们就是很好的证人了。董都尉的话，你们都记得？

侍　琴　和文姬夫人所说的差不离。

侍　书　只有遗漏，没有增添。我记得，董都尉说过，如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已和十二年前完全改变面貌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他怪文姬夫人为什么不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

曹　操　唔，董祀的话是有道理的。文姬夫人，你还有什么话说？

文　姬　自从董都尉劝告了我，我的心胸开朗了。我曾经向他发誓：我要控制我自已，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自从离开长安以来，我就不曾在夜里弹琴唱歌了。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但是，我万没有想到，毕竟由于我而致董都尉陷于死罪！这是使我万分不安的。

曹　操　（受感动，感到自己有些轻率，误信了片面之辞，意态转和缓）文姬夫人，这一层，看来是把董祀冤枉了。但我听说左贤王是有野心的人，他想恢复冒顿（墨毒）单于的雄图，自名"冒顿"，他也轻视本朝。这些可是事实吗？

文　姬　（点头）是事实，全是事实。

曹　操　他不肯放你回来，更不肯放你的儿女回来，作了种种

的刁难，对于我派遣去的使臣也加以监伺，这些可也是事实吗？

文　姬　（点头）是事实，全是事实。

曹　操　那就好了。人各爱其妻子、儿女，这在左贤王，我倒认为是不足奇怪的。但奇怪的是屯田都尉董祀啦。听说在你临走的一天，他被左贤王引去和你见面。他们两人便立地成为了“生死之交”。左贤王赠刀于董祀，董祀把我给他的玉具剑和朝廷的命服也都赠给了左贤王。这样的奇迹又该怎样解释呢？

文　姬　这些是不就是构成“暗通关节”的罪状的原因？

曹　操　是呵，恐怕只好作这样解释吧？

文　姬　丞相，如果只是这样，那又是冤枉了好人了！

曹　操　怎么说？文姬！你不好一味袒护。

文　姬　我决不袒护谁，丞相，请允许我慢慢地说吧。（停一会）左贤王是一位倔强的人，我和他做夫妻十二年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的性格，我很惭愧。但他是一位直心直肠的人，我也能够体谅他。他是不肯放我回来的，但他终于让我回来了。他要我回来遵照丞相的意愿，帮助撰修《续汉书》。他说这比我留在匈奴更有意义。左贤王的改变，这倒要感谢董都尉的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啦。（略停，调整思索。）

曹　操　文姬夫人，我们迎接你回家的用意，正是你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回来，帮助撰修《续汉书》。你知道，这是你父亲伯喈先生的遗业呵。就和前朝的班昭继

承了他父亲班彪的遗业，帮助了她的哥哥班固撰修了《前汉书》一样，你也应该继承你父亲的遗业，帮助撰修《续汉书》。这件事，我们改天再从长商议。现在我看你是太疲劳了，你请休息一下吧。（向侍书与侍琴）你们把文姬夫人引下去替她穿戴好了，再服侍上来。

文　姬　感谢丞相的关切。

侍书与侍琴扶文姬下。

曹操离座步下馆阶，曹丕与周近随下。

曹操在园中徘徊，有所思索。

曹　操　（止步，向周近）周司马，看来事情是有些错综啦。

周　近　（惶恐地）我可终不能了解，董都尉和左贤王何以会立地成为了“生死之交”。要说是奇迹，实在也是一个奇迹。

曹　操　（向曹丕）我现在感觉着我们有点轻率了。昨天晚上我们如果把侍琴和侍书调来查问一下，不是也可以弄清些眉目吗？

曹　丕　是呵，我在今天清早才想到。我曾经调侍琴来询问过一下，但因时间仓卒，我没有问个仔细。我也认为，她们或许不知道。

曹　操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看来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们这回可算得到了一次教训了！

侍琴与侍书扶文姬登场，衣履整饬。发已成髻着冠。文姬向曹操、曹丕、周近等分别敬礼。

曹　操　文姬，请你坐下讲吧。（指示一株大树下的天然石）你已经站了好半天啦。

侍琴与侍书扶文姬坐于石上。

文　姬　谢谢丞相的关切。请让我继续讲下去吧。我得承认，在我临走的一天，到底是走还是不走，我都还没有决定的。让左贤王引董都尉来和我见面，的确是出于我的请求。我最初也不知道他就是陈留董祀，我只听说是“东师都尉”啦，见了面，我才知道是他。（向周近）周司马，你是不是向左贤王说过：如果不让我回来，曹丞相的大兵一到就要把匈奴荡平？

周　近　（有些不安，勉强地）是，我是曾经说过。

文　姬　你这话，很刺伤了左贤王，也几乎使我改变了回来的念头。左贤王误认为你们都是带兵的人，你们一位是都尉，一位是司马啦。他认为你们一定有大兵随后。在我也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师出无名，我也宁肯死在匈奴。因此，我让左贤王把董都尉请来，由我当面问他。我是叫左贤王潜伏着偷听，让我单独和董都尉见面，诱导他说出实话。董都尉是带着侍书和侍琴一同来的。我要感谢丞相，给了我一具焦尾琴和几套衣冠，还派遣贴亲的人侍书和侍琴来陪伴。那时董都尉对我所说的一番话，侍书和侍琴也是在场的。

曹　操　（向侍琴和侍书）你们都听到吗？那好，文姬夫人，请你休息一下，你让侍琴讲吧！侍琴，你讲！董都尉到底说了些什么？

侍　琴　董都尉人很诚恳，他首先交了丞相带去的礼品，接着他便宣扬了丞相的功德，宣扬了丞相的文治武功。他说，

他自己只是屯田都尉，周司马也只是屯田司马，并没有大兵随后。他说，丞相是爱兵如子，视民如伤的。丞相用兵作战是为了平定中原，消弭外患。他说，丞相善用兵，但决不轻易用兵。正因为这样，才成为“王者之师，天下无敌”。他也体谅了左贤王，说他不肯放走儿女是人情之常。他要文姬夫人体贴丞相的大德，丞相所期待的是四海一家。他劝文姬夫人以国事为重，把天下人的儿女作为自己的儿女。他所说的还多，可惜我记不全了。

曹　操　（向文姬）文姬夫人，侍琴说的没有错吗？

文　姬　她说得很扼要。我要坦白地承认呵，董都尉的话感动了我，但更有力的是感动了在旁偷听着的左贤王。左贤王突然露面，向董都尉行了大礼。十分感动地把自己的佩刀献给董都尉，还对董都尉发誓：“从今以后决心与汉朝和好！”

曹　操　（深受感动）看来左贤王倒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啦。侍琴，侍书，这话你们也确是听到的？

侍　书
侍　琴　（同时）他确是那样发誓的。

文　姬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董都尉也感激地把自己所佩的玉具剑解赠给左贤王，他也声明这是曹丞相赏赐给他的，在他是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物品。

曹　操　（已恍然大悟）呵，是那样的！

文　姬　再说到赠送衣服的事吧。那是匈奴人的习惯，对于心爱的朋友，要赠送本民族的服装。左贤王照着这种民

族习惯又赠送了董都尉一套匈奴服装，而且让他穿戴上了。董都尉也是出于一时的感激，他就把他身上脱下的衣服冠带也留给左贤王，但却没有想到这是以朝廷的命服轻易赠予外人。实在也要怪我，当时我也没有注意到，没有从旁劝止他。……

在文姬陈述中，在场者表情上须有不同的反应。曹操须表示感动而憬悟，时作考虑之状。周近渐由疑虑而惶恐，以至失望。曹丕则处之以镇静，不动声色。侍书、侍琴应时时相视，表示对文姬的关心、对周近的怀疑，她们已觉悟到事情是出于周近的中伤离间。

曹　操　（不等文姬再说下去，便插断她的话头）文姬夫人，这一切我都明白了，谢谢你。你今天来得真好，我是轻信了片面之辞，几乎错杀无辜。（向曹丕）子桓，你取出铅椠来，为我记下一道饬令。

曹　丕　（取出铅椠）请父亲口授吧。

曹　操　“华阴令即转屯田都尉董祀：汝出使南匈奴，宣扬朝廷德惠，迎回蔡琰，招徕远人，克奏肤功，着晋职为长安典农中郎将。伤愈，即行前往视事。毋怠！建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曹丕书毕，晋呈曹操签署。

曹　操　（向曹丕）你赶快派人选乘骏马，星夜兼程前往华阴投递，务将前令追回缴消。不得有误。（向周近）周近！你知罪吗？

周　近　（叩头）小官万分惶恐，死罪死罪。

曹　操　本朝和南匈奴和好，得来不易，险些被葬送在你的

手里。

文　姬　丞相，周近司马看来也未必出于有心，他是错在片面推测。好在真相已经大白，请丞相从宽发落吧。

曹　操　好，我也太不周到。既然文姬讲情，子桓，你把周近带下去，从宽议处。

周　近　(再叩头谢恩)感谢丞相的大恩大德！(回头又向文姬敬礼)感谢文姬夫人。

文姬答礼无言，周近随曹丕下。

曹　操　(十分和蔼地向文姬)文姬，真是辛苦了。让我亲自引你去见见我的夫人，她是很惦念你的。

文　姬　谢谢丞相。还有一件事要禀白丞相。

曹　操　什么事？

文　姬　侍琴和侍书服侍我将近两个月，我感谢她们，我也感谢丞相。现在我的生活自己可以照管了，请丞相允许她们立即回丞相府服务。

曹　操　啊，这是小事情。你也不能没有人照拂啦，我看就把侍琴留在你身边，让侍书回来好了。我们进后堂去吧，慢慢商量，慢慢商量。

曹操先行，二婢扶蔡文姬随下。

——幕徐闭

第五幕

魏王府中的松涛馆(同第四幕第三场)。八年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二一六年)的秋天，近午时分。桂花、菊花等正开，晴光满园。是年曹操封为魏王，呼厨泉单于来朝贺，曹操留置于邺，遣右贤王去卑回匈奴，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松涛馆此时已成为蔡文姬的住处。馆中布置有所改变，图书甚多，牙签满架。壁间适当处悬有蔡邕画像及焦尾琴等，有各项盆栽古玩。

侍琴在室中拂拭，摘来菊桂插换馆中瓶花。蔡文姬席地而坐，就案写作。俄而吟哦出声。

文　姬　(吟哦)

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
十有二载呵毡幕风砂。
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
金璧赎我呵重睹芳华。
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
所幸今日呵遐迩一家。

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

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

卞后步入园中，侍书随后。

先为侍琴所发现，即呼唤文姬留意。

侍　琴　文姬夫人，王后看你来了。

文　姬　（离席，下阶相迎）恭候婶母午安！

卞　后　（答礼）呵，文姬夫人，你又在做诗了？

侍书向文姬敬礼后，步上馆阶，帮侍琴收拾。

文　姬　我很想重新写一首《胡笳十八拍》来歌颂丞相的丰功伟绩，但是做不好啦。

卞　后　你刚才念的一首不就很好吗？（向侍琴）侍琴！你把文姬夫人那首诗，给我拿来看看。

侍　琴　（应声）我就拿来了。（从书案上将诗稿连谱取来，下阶，递与卞后。）

卞　后　（接看）哦，你连谱都制好了！

侍　琴　文姬夫人她做诗，总是连谱一道制的。

卞　后　多才多艺的人就有这些好处。（读诗）这就好了。侍琴，你赶快叫人拿到铜雀台①去，叫歌伎们赶快练习，说不定魏王回头就要用它啦。

侍琴接稿将下。

文　姬　那才只有一首呢。

卞　后　一首也好，何必要做十八首呢？侍琴，你赶快拿去！

---

① 建安十五年（二一〇年）冬，曹操所造，因楼顶铸有大铜雀而得名。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

侍琴下。

文　姬　请到馆里去坐吧？婶母娘。

卞　后　不必了，我们就在这园子里，一面走一面谈，不多好？这样秋高气爽的天气呀！

文　姬　真的，到了秋天，一切的东西都象含在水晶和玉石里一样，但在清凉之中又有一片温暖的感觉。

卞　后　我很喜欢秋天，看来你也喜欢啦。

文　姬　秋天是收获的节季，我看老百姓们都是喜欢的。

卞　后　年成不好的时候，那就不同了。

文　姬　好在这些年，年年都有好收成。真真是人寿年丰，喜事重重。

卞　后　是的，你也有很大的收成，我祝贺你。我听说，你把你父亲的遗著四百多篇，全靠记忆，已经纪录出来了。你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你真是了不起呵！

文　姬　那全要感谢丞相的鼓励。

卞　后　我正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呢。南匈奴呼厨泉单于亲自来朝贺魏王，昨天已经到了。

文　姬　已经到了吗？真是一件大喜事呵！

卞　后　今天上午魏王接见他们，我还听说董祀也一同来了呢。

文　姬　（更有喜色）董祀也来了吗？

卞　后　他是从长安回来述职，陪伴着呼厨泉单于一道来的。你们怕已经七八年不见面了吧？

文　姬　是啦，我从南匈奴回来已经整整八年了。

侍琴入场，走向卞后和文姬。

侍　琴　事情真凑巧，我出去就碰着铜雀台的乐师。把歌辞和谱交给她，她说好得很，她们立地就练习。据说，歌辞不长，有了谱很快就可以演奏的。

卞　后　那就好了。你去做你的事吧，不要管我们。

侍琴应命走上松涛馆，见侍书已代为打抹停当，二人携手走入内室。

卞　后　昨晚丞相告诉我，董祀的脚已经完全好了，并没有成为残废啦。丞相还告诉我，今天接见了呼厨泉单于之后，他还要亲自给你带很好的礼品来。我问他是什么礼品，他说"到明天就知道了"，他不肯告诉我呵。

文　姬　多谢丞相那样关心。不知道有没有关于我的儿女们的消息啦？

卞　后　你又在思念你的儿女啦？

文　姬　是的，我离开他们八年了。三年前，左贤王打退了鲜卑人的侵犯，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医治无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难过了好一阵，现在总算平静下来了。以后又传来一些消息，有时说女儿死了，有时又说儿子死了，都不知道可靠不可靠。我不愿意去想啦。

卞　后　这一次我看就可以问清楚了，你不必耽心吧。

文　姬　这一次董祀和他们一道来，我看他一定会替我打听清楚的。不过，我实在也有点耽心，万一他们都死了，我这已经平定了八年的心境，恐怕又要卷起波澜来了。

卞　后　你想开些吧。这些年辰倒好了，前十几二十年，你想，不是整村整落的人都死净灭绝了吗？有的几万户的郡县，剩下来只有几百户。丞相的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你是熟悉的了。

文　姬　（点头）我很挂念着赵四娘。关于她的消息，却什么也没有。

卞　后　“吉人天佑”，象赵四娘那样的好人总会有好处的。好在这一次就可以问明白了。我昨晚还同丞相说，要他让董祀和你见见面，他说那是当然的。你们大概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文　姬　谢谢你！婶母娘！

此时侍琴和侍书自内室中捧围棋棋具出，安置在馆的回廊上的一隅。

侍　琴　文姬夫人！你好不好同王后一道来下下围棋？

文　姬　婶母娘，你怎么样？

卞　后　好吧，我陪你下。我是下不赢你的，你要让我七个子才行。

文姬与卞后步上馆阶，坐在回廊上对坐下棋。

侍书与侍琴二人跪坐在旁边观局。

有顷，曹操服王服，携胡儿、胡女入场。其次为五官中郎将曹丕与长安典农中郎将董祀。胡儿此时年十六岁，胡女九岁。可适当配备一些侍从。

曹　操　（在馆上诸人不注意中，远远呼出）文姬夫人，你意想不到的礼品我给你带来了！

馆上人闻呼，仰视。文姬与卞后即离局下阶迎接。侍琴与侍书收拾棋具及书案等入内室，抱出坐垫，在馆中敷陈席位。正中四席，左右各二席。

曹　操　（向伊屠知牙师兄妹）快去见你们母亲！

伊屠知牙师兄妹越次向文姬跑去，在文姬前行屈膝半跪礼，昂首仰望其母。

胡　儿　母亲，儿伊屠知牙师回来了！

胡　女　妈，女儿昭姬小妹回来了！

文　姬　（开始有些诧异，继而眼泪涌出）呵，伊屠知牙师呀！昭姬小妹！（前进抚抱儿女。）

母子均喜极而流泪。余人见此情景，深受感动。

文　姬　（渐就平定，挽起其子女，引向卞后）这是王后，你们应该喊婆婆。

胡　女
胡　儿　（向卞后行屈膝半跪礼）婆婆万福。

卞　后　（答礼扶起）哦，这真是再宝贵也没有的礼品了！伊屠知牙师，你长的这样魁梧！多大年纪了？

胡　儿　十六岁。

卞　后　（向胡女）昭姬小妹，你呢？

胡　女　婆婆，我九岁。

卞　后　真是一对珊瑚树啦。（回向文姬）文姬，你可高兴了！

文　姬　感谢魏王和王后。（此时始向曹操及余人分别敬礼。）

曹　操　我们都到松林里去走走吧。

文　姬　待我来引路。

曹　操　（制止之）不，你们母子留在这儿，可以多谈一会儿。（向董祀）董中郎，你也陪着谈谈。（忽有所悟）好，你来见见我的夫人。（向卞后介绍）这就是长安典农中郎将董祀。

董　祀　（向卞后敬礼）董祀恭候王后万福！

卞　后　（答礼）辛苦了。你就请留下吧，改天我们再请你谈谈长安的风土民情。

董　祀　是，遵命。

文姬、胡儿、胡女、董祀在园中留下，余人徐步转入馆后松林中。

文　姬　（向董祀）公胤，你的脚完全好了吗？

董　祀　完全好了。大姐，我感谢你，是你救了我的性命。我这一次回到邺下来才知道。

文　姬　呵，那你应该感谢曹丞相。

董　祀　当然应该感谢。大姐，你知道吗？伊屠知牙师和昭姬小妹，他们兄妹俩，以后要留在邺下了。

文　姬　哦！不再回匈奴去了吗？

胡　儿　是的，刚才魏王和呼厨泉单于商量好了，单于和我们都留下来，让右贤王去卑回去。从今以后，匈奴和汉朝真正成为一家了。

文　姬　哦，那可高兴了。你们四姨婆呢？

胡　女　她在前年的夏天，得了伤寒症，死了。

文　姬　（惊愕）她死了？

胡　女　是的，她死了。前年夏天是我先得了伤寒症，四姨婆衣不解带地照拂我。我好了，四姨婆就病倒了。大家都

说，是我的病传给了四姨婆，四姨婆是为我而死的。

胡　儿　四姨婆临死时对我说："妹妹还小，要好好照拂妹妹。要好好做人就象你爹爹左贤王那样。"她还说，她对不起妈妈，没有尽到责任。

文　姬　（淌下眼泪）四姨婆为你们真是献出了自己的性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

胡　儿　（从怀中取出一面小圆铜镜）妈，这面铜镜是你留下的，我给你带回来了。

文　姬　哦，这是我留给你爹做纪念的。

胡　儿　爹爹在临危的时候告诉我们："长大了，一定到汉朝去，看妈妈。"他从怀中取出这面镜子，叫我们见了妈妈时，请你允许他转赠给董大叔。

文　姬　爹爹是那样吩咐的吗？你们就执行爹爹的遗嘱吧。

胡儿、胡女把铜镜献给董祀，董祀虔诚地接受。

胡　儿　妈妈，还有这把宝剑呢！（指示腰上所佩玉具剑）这是董大叔送给爹的，爹临危时给了我。

文　姬　你懂得你爹的意思吗？

胡　儿　我想来是：要我主持正义，诛除外寇，替爹爹报仇。

文　姬　你爹爹可以瞑目了。

此时曹操偕其余诸人自馆后绕出，文姬拭去眼泪，偕儿女与董祀迎接上去。

曹　操　（见文姬泪痕）文姬，你已经知道那些消息了吧？你又在哭啦。你不是说，你向董祀发过誓，你不再悲哀了，你要以天下人的快乐为快乐吗？

文　姬　丞相，我感谢你的教训。但我现在的哭也不纯全为的悲哀。赵四娘死了，她成为了圣母。左贤王死了，他成为了英雄。他们是永垂不朽的。

曹　操　好，好，你说得很好，很好！我们还活着的人总要做些无愧于圣母、无愧于英雄的事！好，我听说，你做了一首好诗啦。我已经打发人去叫铜雀台的歌伎队出场演唱，让我们欣赏欣赏。

文　姬　（向卞后）大姉，你把我那首诗告诉了丞相吗？

卞　后　我告诉了他。

文　姬　那还很粗糙的啦。

卞　后　不，我觉得很好。你看歌伎队都出场了，试唱一回，让大家斟酌斟酌也是好的。

歌伎队由回廊入场，转入松涛馆中，此时松涛馆成了临时舞台。侍琴与侍书将馆中坐垫收入，扛出一架悬鼓置于台前一隅，下阶，分侍卞后与文姬后。

歌伎队　（均由女子组成，各抱一大筝，如今朝鲜的伽牙琴①。弹者座位与弹法可采用弹伽牙琴的方式；指挥者亦一女子，立悬鼓后，击鼓成拍，以代指挥；击鼓者、弹琴者均边奏边唱）

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
十有二载呵毡幕风砂。
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
金璧赎我呵重睹芳华。

---

① 朝鲜新罗伽牙国嘉宾王仿中国筝而制的乐器。

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
所幸今日呵遐迩一家。
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
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

曹操及众人可分成三组：曹操、胡儿为一组；曹丕、董祀为一组；卞后、文姬、胡女、侍琴与侍书为一组。各组中每人姿态，或坐或立，可适当布置。

歌唱一遍之后，各人鼓掌，继复弹唱一遍。

曹　操　歌辞是很好的，谱也很好；弹唱得也都很好。今晚在欢迎呼厨泉单于的宴会上可以作为一个节目演出。题目好不好定名为《重睹芳华》呢？文姬，你觉得怎样？

文　姬　题名很适当，请丞相决定好了。

曹　操　好，就那样定下来。不过，我还要出一个题目，叫作《生死鸳鸯》，文姬，要请你们表演呢！

文　姬　是怎样的内容？

曹　操　就是你们自己的本事。文姬，你陷没在匈奴，沉溺在悲哀里，是董祀把你救了。董祀受了误会，几乎冤枉被杀，是你把他救了。左贤王临死的时候，把董祀赠给他的玉具剑留给你的儿子；把你留给他的铜镜转送给董祀，这不是他有意撮合吗？（回向众人）啊，今天真是四喜临门呵。呼厨泉单于来朝，遐迩一体；《胡笳十八拍》之后《重睹芳华》；生死鸳鸯，镜剑配合；乾坤扭转，母子团圆。（向卞后）夫人呵，董公胤未有室家，蔡文姬已无悲愤，这是天作之合啦！让我们俩老夫老妻来替天行道吧！

曹操前往牵引董祀，卞后牵引文姬，引至舞台正中让他们相向握手。

胡儿、胡女上前，面对观众，作屈膝半跪礼。

胡　儿　（扬举右掌，亢声高呼）

祝天下父母永远康乐！

祝四海苍生永远安宁！

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

全场同声呼和。唯最后一声，曹操与卞后均未作声；曹操则高拱两手，回向全场敬礼；卞后则俯首敛衽，表示十分谦和。

——幕闭·全剧终

1959年2月9日脱稿于广州

1959年5月1日定稿于北京

附　录

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件令人不平的事，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遭遇。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杜甫的《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和它的体裁相近，但比较起来，无论在量上或质上都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唐代的刘商也拟作了《胡笳十八拍》①（见郭茂倩《乐府诗集》②卷五十九），呆板得更不能相比。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请大家把两种《胡笳十八拍》，连同杜甫的《同谷七歌》，读它们一两遍，便立见分晓。

但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遭遇，比蔡文姬本人的遭遇似乎还要惨。《后汉书》的《董祀妻传》里面没有提到它，《晋书》、《宋书》的《乐志》③也没有提到。南宋的朱熹根据北宋晁补之的《续楚辞》和《变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① 刘商，字子夏，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唐代诗人，以乐府见长。所作《胡笳十八拍》与相传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并传于世。

② 郭茂倩，宋代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所编《乐府诗集》一百卷，辑录汉魏至唐、五代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包括民间歌谣与文人作品，以及乐府原辞与后人之仿作。

③ 《晋书》，唐房玄龄、褚遂良等撰，凡一百三十卷，记载自司马懿至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四二〇年）西晋与东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宋书》，南朝沈约撰，凡一百卷，记载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四二〇年）至宋顺帝准昇明三年（四七九年）六十年间之历史。以上二书均有《乐志》篇。

骚》二书①(均已失传)而成《楚辞后语》②，对所选录有所增删，其所增的即有《胡笳十八拍》。朱熹系辞云：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东汉文士有意于骚者多矣，不录而独取此者，以为虽不规规于楚语，而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已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弃不录，而独载其《悲愤》二诗。二诗词意浅促，非此词比。眉山苏公已辩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归来子祖屈而宗苏，亦未闻此，何邪？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耳。

据此可见，朱熹虽不免有些迂腐的见解，而他对《胡笳十八拍》是欣赏的；眉山苏公是指苏轼③，也同样欣赏；归来子是晁补之的别号，他的《续楚辞》里面是选了楚歌体的《悲愤诗》而把《胡笳》遗漏了。

近代搞文学史的人大抵都认它为伪作。我看了好几部文学史，象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说它不得早于唐以前；象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都认为伪作。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根本没有提到它。最新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也没有提到《胡笳十八拍》。据此可见，大家都是不重视《胡笳十八拍》的。

我倒要替《胡笳十八拍》呼吁一下。务必请大家读它一两遍，那是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呵！那象滚滚不尽的海涛，那象喷发着融岩的活

---

①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文学家。曾辑历代受屈原影响的诗人作品为《续楚辞》(二十卷，收二十六人，六十篇)、《变离骚》(二十卷，收三十八人，九十六篇)。

② 朱熹辑，凡六卷，收录荀卿至吕大临等人辞赋十二篇。

③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著有《东坡七集》等。

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我是坚决相信那一定是蔡文姬作的，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如果在蔡文姬之后和唐刘商之前，有过那么一位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但我觉得就是李太白①也拟不出，他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我这不是夸夸其谈，总之请大家认真读一读就可以体会得到。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在唐以前就有了是不成问题的。唐开元年间的李颀②有《听董大弹胡笳声》一首诗，开头几句是：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沾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沉沉飞雪白。

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戚戚。

这里虽只说到声没有说到辞，但弹和唱往往是分不开的，有了琴谱尽可以证明也有了唱辞。这里所说的声，是已经由胡笳谱为琴调了，故说弹而不说吹，并有商弦角羽之类。这里分明说谱为琴调的人是蔡女自己，和《胡笳十八拍》的辞是合拍的。第一拍里说“笳一会兮琴一拍”，第二拍里说“两拍张弦兮弦欲绝”，第六拍里说“六拍悲来兮欲罢弹”，第十三拍里说“十有三拍兮弦急调悲”，第十八拍里说得更明白：“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都说明蔡文姬归汉以后，或在归汉的途中，把胡笳的音律用琴弹出了。

但有趣的是后人却连胡笳声的创作权都从蔡文姬手里剥夺掉了。

---

① 即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楚河流域)，后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唐代诗人。著有《李太白集》。

② 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唐代诗人。著有《李颀诗集》。

宋人朱长文①的《琴史》里有下面的一段记载：

《汉书》载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也。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其父邕弹琴弦绝，琰闻之曰第一弦也。复断，闻之曰第四弦也。父甚异之。（沫若案：这里已小有错误，据《后汉书》传注所引刘昭《幼童传》云："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

后适河东卫仲道，夫亡归宁。汉末大乱，琰为胡骑所掠，入番为王后十二年，生二子，王甚重之。（沫若案：这基本上是根据《后汉书》，但有所省略，《后汉书·董祀妻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

春月登胡车（应为"殿"字之误），琰感胡笳之音作诗言志曰：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沫若案：这是抄袭《蔡琰别传》而有错字。）

后武帝与蔡邕有旧，遣大将军赎文姬归汉，二子留胡中。后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案《后汉书》云：曹操痛邕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陈留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云云。）

后唐董庭兰善为沈家声、祝家声，以琴写胡笳声，为大小胡笳是也。

这里把胡笳声认为唐人董庭兰②所作，董庭兰就是李颀诗中的董大，他是开元间弹琴的名手。这简直是大错而特错。错误的由来是有

① 朱长文（1041—1100），字伯原，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音乐家。著有《琴史》六卷。

② 董庭兰，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东北）人。唐代琴师。开元间以善弹胡笳而名噪一时。

趣的，是由于所根据的古书在抄录上夺掉了一个字，因而发生了误会而把它扩大了。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在所选录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前附有小序，征引了《后汉书》、《蔡琰别传》、唐刘商《胡笳曲序》及其它。刘商的序文是这样的：

> 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遣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

这序文里的“后董生”应该是“后嫁董生”，董生即陈留董祀。“写胡笳声为十八拍”的并不是董生而是蔡文姬自己，更不是唐开元年间的董庭兰。朱长文的《琴史》谈到《胡笳十八拍》的一些文字是杂抄《后汉书》、《蔡琰别传》、刘商《胡笳曲序》而成的，不幸刘商的序文抄本有夺误，脱了一个“嫁”字，便由朱长文妄作聪明而把董生解为董庭兰，把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剥夺了。

这虽然是无关紧要的事，但不能不辩。因为如果胡笳声都不是蔡文姬谱出的，那么《胡笳十八拍》的辞更不是蔡文姬作的了。错误之妙就妙在这里，由于一字之差便可以把历史推翻好儿百年。

至于《胡笳十八拍》的歌辞，我坚决相信是蔡文姬自己做的。在这里我不能不把郑振铎和刘大杰两位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一下。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说：

> 《悲愤诗》（相传为蔡琰作）共有两篇，一篇是五言体，一篇是楚歌体。更有一篇《胡笳十八拍》，其体裁乃是这时所绝无仅有的类似以音乐为主的弹词体。这三篇的内容，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叙的都是蔡文姬的经历。由黄巾起义，她被虏北去起，而说到受诏归来，不忍与她的子女相别，却终于不得不回的苦楚为止。

这三篇的结构也完全是一个样子的，全都是用蔡琰自述的口气写的；叙述的层次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三篇全都是蔡琰写作的吗？如此情调相同的东西，她为什么要同时写作了三篇呢？……

《胡笳十八拍》一篇乃是沿街卖唱的人的叙述，有如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的样子，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庆)故事为生的情形(应事见《续金瓶梅》)。难道这样的一种叙事诗竟会出于蔡琰她自己的笔下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三篇之中《胡笳十八拍》不成问题的是后人的著作；且也显然可见其为《悲愤诗》的放大。(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的论点大抵相同。)

郑先生的议论是很成问题的。别人的是抒情诗，而他把它说成"叙事诗"。三篇诗(至少其中两篇)都是抒述自己的悲愤，并不是同时作的，而他偏说是"同时"。形式和情调都大有不同，而他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完全一个样子"。他在问"为什么要写作三篇"?这也问得很奇怪，我们也可以反问"为什么不能写作三篇"？要写多少篇，这是作者的自由。屈原除《离骚》之外，不是还写了情调相同的《九章》中的好几章吗?司马迁把自己的悲愤写在了《史记自序》里，不是又写了《报任少卿书》吗?

郑先生认为在三篇中楚歌体的一首是比较可靠的。他说"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练句造语，……没有一句空言废语，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一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我要说一句不客气的话，郑先生的鉴别力实在有问题。楚歌体的一首可以说是最呆笨，最僵硬，最不切实际的。蔡文姬是被南匈奴所掠获的，而诗中说是"历险阻兮之羌蛮"。在南匈奴中也竟有"乐人兴兮弹琴筝"。特别是"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状绘得不近人情。这首诗倒很有可能是别人假造的。请想想看：蔡文姬所经历的境遇是多么惨切，尽管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而是丢掉自己的子女(是否一子一女，史无明文，姑照郑说)独自回来，这是比死别还要痛苦的生离。

何况蔡文姬还是女性，有强烈的母性爱！楚歌体的这一首不仅没有丝毫的“悲愤”，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的真实情感。郑先生独独欣赏它，是不可理解的。

五言体的一首也是好诗，在我看来，毫无问题也是蔡文姬所作。它比起《胡笳十八拍》来，情绪已经稳定得多了。一起便说“汉季失权柄”，可见汉朝已亡，是在曹魏时代做的。事出追叙，虽然犹有余哀，但她那时已经“托命于新人”，重嫁于陈留董祀了。郑对于这首诗也是否认的，诗一开首骂了董卓，他认为“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末痛斥”。董卓在死时已经遭了众怒，为什么蔡文姬在几十年之后还不能痛斥？又说“‘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大似韦庄①的《秦妇吟》。象这样的诗，实难信其为作者自身的经历”。这简直不合逻辑。韦庄的《秦妇吟》是唐末的诗，而蔡文姬的《悲愤诗》已见《后汉书》，到底是《秦妇吟》象《悲愤诗》，还是《悲愤诗》象《秦妇吟》呢？郑先生的论调不是有点滑稽吗？关于这一首，谭丕模是肯定的，我觉得比郑的见解高明得多。

刘大杰的见解和郑振铎的见解差不离。他也在问“同一的题材她为什么要写三篇呢”？他也在说“三篇中最为真实的是那篇楚辞体的悲愤诗”，所说的理由和郑相同。刘书迟郑书九年出版②，我看大概是刘受了郑的影响吧。刘在否定《胡笳十八拍》为蔡作上还加了一番“简略的推论”，不妨征引如下：

> 《胡笳十八拍》中虽多通俗的句子，然大部分的技巧与格调却不象汉代的诗。如八拍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如九拍中的“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这些风格的诗句是要在鲍照时代的

---

① 韦庄（约836—910），字端己，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五代前蜀诗人。著有《浣花集》。

② 作者原注：刘书出版于一九四一年，郑书序作于一九三二年。

作品里才有的，汉诗中却不易见。再如十拍中“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十七拍中的“去时怀土兮心无绪，来时别儿兮思漫漫。……岂知重得兮入长安，叹息欲绝兮泪阑干”，这种琢练的技巧与格调，最早也在六朝，迟恐怕是到了隋唐了。

这逻辑性也是非常薄弱的。才在说“这些风格的诗句是要在鲍照时代的作品里才有的”，接着便是“汉诗中却不易见”。“不易见”并不是没有而是少而已，为什么能说要到鲍照时代才有呢？这岂不是不通？我在这里不想多举例证，只想举出一首《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羞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知不知？

这和《胡笳十八拍》的格调不是很相近似的吗？这是见于刘向《说苑》①的一首古歌，据说是鄂君子皙②所听得的越人歌辞的翻译。即使认为也是假托，但在西汉末年已经有这样的格调了。且如所引“为天有眼”、“为神有灵”的两个“为”字都是作为“谓”字用的，这样的字法在汉以后的人是没有的，这也可以作为歌辞古远的证明。

说到“琢练的技巧与格调”，太抽象了，很难把握。是说七言格调而且讲对仗吗？七言诗在汉代民歌民谣里很多，在新莽以来的铜镜的铭文中也不少。在这里我只想举出同时代曹丕的《燕歌行》第一首的头两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这不是七言格调，也在讲技巧

---

① 刘向（前77—前6），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所著《说苑》二十卷，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之史事，杂以议论。

② 子皙，春秋时楚王之弟，封于鄂，故称鄂君子皙。

吗？更远一点的，我还可以举屈原《招魂》①的末尾几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那琢练还不够技巧吗？

任何歌辞在民间流传中，有些辞句会受到后人的琢磨和润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应该从整个的内容和气韵上来看问题。象《胡笳十八拍》，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决不是六朝人乃至隋唐人所能企及的。现在单举它的第八拍为例吧：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制兹八拍兮拟排忧，

何知曲成兮心转愁？

这把天地神祇都诅咒了。感情的沸腾、着想的大胆、措辞的强烈、形式的越轨，都是古代人所不能接受的。思想大有无神论的倾向，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既有伤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史籍里不载它，古代选集里不选它，是有由来的。在这里倒可以令人想到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里面因为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有所批判，特别是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那样的话伤了公卿们的尊严，因而这诗遭了忌避，连韦庄自己也把它禁锢起来了。这诗一直埋没了一千多年，在近年来才从敦煌石窟中被发现。假使没有敦煌石窟的储存，它是会永远失传了。《胡笳十八拍》在宋以前未见著录和这有相类似的地方，但《胡笳十八拍》的被保存下来却不是埋没在何处的石窟里，而是传播在民间。那是民间的艺人们把它传唱着，弹奏着，一直保存了下来的。在这一点上郑振铎的"有如

① 作者原注：王逸谓为宋玉所作，我是根据司马迁，认为屈原所作。

白发宫人弹说天宝遗事"，"有如应伯爵盲了双目以弹说西门故事为生"的说法，倒得到了一些近似。人民是最公正而卓越的鉴赏家，好的作品人民总会把它保留下来的。

关于蔡文姬的生平，我略略考查了一下。根据《后汉书》知道她是汉献帝兴平中没于南匈奴，兴平只有两年。据史书所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立，遣右贤王去卑率数千骑侍卫汉献帝由长安回洛阳拒击李傕、郭汜①，可知蔡文姬被匈奴人虏获，必当在这一年。又右贤王去卑是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回匈奴的，建安元年即兴平三年，蔡文姬去匈奴可知也就在这一年。在匈奴凡十二年，那她的归汉是在建安十二年或十三年（公元207—208年）了。她回来之后又重嫁陈留董祀，可见她的年龄还不太老。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她父亲蔡邕被诬陷获罪，"与家属髡钳，徙朔方"。在这时，她如果已经诞生，当然也受了髡钳，成为罪隶，充军。充军凡九月，第二年遇赦。但蔡邕在归途又得罪了五原太守王智，弄得来又不得不"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蔡文姬也必然是跟着父亲亡命的。十二年后回到洛阳，蔡邕为董卓所强迫，被拜为左中郎将，是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当年二月邕从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初平三年董卓在长安被杀，蔡邕为司徒王允所囚，并处死于狱中。（以上根据《后汉书·蔡邕传》）在这三年期间，估计蔡文姬是嫁给了河东卫仲道，她没有跟随她父亲同去长安。嫁后可能不两年卫仲道就死了，她才回到了陈留，在陈留被胡人虏获。由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仅仅六年。

---

① 李傕，字稚然，汉末北地（今甘肃东南部与宁夏南部一带）人。官至车骑将军。董卓死，与郭汜等攻陷长安，后为曹操所诛。 郭汜，一名多，汉末张掖（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人。为董卓校尉，后为其部将伍习所袭，死于郿（今陕西眉县）。

由上的推考，可以看出蔡文姬的一生是很悲惨的。年幼时即忧患重重，被没于南匈奴又十二年之久，虽然得归故土，而是抛别了亲生的二子，这应该是有难言之痛的。

蔡文姬重嫁董祀后，还有一段插曲，便是救了董祀的命。据《后汉书》本传："祀为屯田都尉①，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曹操终于怜悯她把董祀赦了，还让她抄呈蔡邕遗著。文姬活到多大年纪，那就无从知道了。

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由黄巾农民组成的青州军，是他的武力基础。他的屯田政策也是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树立的。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整个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使北部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调剂。自殷代以来即为中国北边大患的匈奴，到他手里，几乎化为了郡县。他还远远到辽东去把新起的乌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他之所以赎回蔡文姬，就是从文化观点出发，并不是纯粹地出于私人感情；而他之所以能够赎回蔡文姬，也并不单纯靠着金璧的收买，而是有他的文治武功作为后盾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1959年1月7日

---

① 作者原注：曹操军事胜利的基础之一即在屯田。屯田都尉亦称典农都尉，当于县令。其上有典农中郎将与典农校尉，当于郡守。

再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魏文帝曹丕有《蔡伯喈女赋》已经失传了，但有序文的残文还保留了下来，见《太平御览》①卷八百零六。其文云：

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令使者周近持玄玉璧于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

“郡”字当是衍文，因与“都”字相近而衍。都尉属于县一级，郡国则为典农校尉，郡国之大者为典农中郎将。“郡”字误衍无疑。

为方便起见，我在《蔡文姬》剧本中，把周近作为了副使，把董祀作为了正使。

很可惜的是曹丕的赋文失传了，序文也不全。但从序的残文可以知道，赋是文姬归汉并已重嫁董祀后做的。这是一项重要的线索。

建安时代有一种风气，文人学士经常集会，拟出共同题目来分别做诗撰文。故在建安文人的著作中，同题目的诗赋是不少的。《蔡伯喈女赋》无疑也就是共同题目之一，现存有丁廙②的一篇，收录在《艺文类聚》③卷三十里面（亦见孙星衍辑《续古文苑》④卷二）。可惜余人的赋，和曹丕赋一样，都失传了。我现在把丁廙的赋文抄录在下边：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① 宋李昉等十四人据北齐人所辑《修文殿御览》、唐人所辑《文思博要》及其它类书编撰。凡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多存古籍佚文。

② 丁廙（？—约220），字敬礼，三国时魏沛（今江苏沛县东）人，文学家。建安时为黄门侍郎。

③ 初唐时欧阳询等人奉敕编著，凡一百卷，分岁时、治政、产业等四十六部，子目七百二十七条。系一部类书，多存古籍佚文。

伊大宗之令女，禀神惠之自然。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箴言。参过庭之明训，才朗悟而通玄。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曳丹罗之轻裘，戴金翠之华钿。羡荣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岂偕老之可期，庶尽欢于余年。何大愿之不遂，飘微躯于朔边。行悠悠以日远，入穷谷之寒山。惭柏舟于千祀，负冤魂于黄泉。我羁虏其如昨，经春秋之十二。忍胡颜之重耻，恐终风之我萃。咏芳草于万里，想音尘之仿佛。祈精爽于交梦，终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为神灵之所弃。仰蕣华其已落，临桑榆之歔欷。入穹庐之秘馆，亟逾时而经节。叹殊类之非匹，伤我躬之无悦。循肤体以深念，叹兰泽之空设。伫美目于胡望，向凯风而泣血。

根据曹丕残序，已可知曹丕的赋是文姬归汉后做的，丁廙的赋里面也说到"经春秋之十二"，即没入南匈奴十二年，两者正相合。但赋文只叙述文姬在匈奴时情况的一些仿佛而止，没有叙述到她归汉途中或归汉后的经历。因此丁廙的赋也可能是残文。但在这赋里面保留了好些宝贵的材料，可以判定蔡文姬的年龄和《胡笳诗》的真伪。

赋里说"在华年之二八，……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这是说明文姬嫁河东卫仲道时，年十六岁，是在春天。这和我在《蔡文姬》剧本中所推想的年龄颇相接近。我推想她是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春天嫁给卫仲道的。因为那年的夏天，她的父亲蔡邕为司徒王允所杀，赋中"羡荣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所咏的应该就是她父亲的死亡。在那以后的三年间，须服父丧，她不好嫁人。如果早于初平三年，那她归汉后的年龄又相当大了，也不好再嫁董祀。因此，我推

---

④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一字渊如，清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初以文学著称，后又治经史、文字、音韵、训诂，兼及诸子百家。所辑《续古文苑》，二十卷，收汉魏六朝至明代钟鼎文、诗、赋等三十五类。

定她的初嫁是在初平三年，倒推十六年上去，当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她归汉于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时年三十一岁。有丁廙赋为证，我的推算是相差不远的。

又赋文中有“哀我生之何辜，为神灵之所弃”的话，又说到“叹殊类之非匹，伤我躬之无悦”，很自然地令人联想到《胡笳十八拍》中的这些辞句：

（1）“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2）“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3）“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

这儿有三种可能性：（1）偶合；（2）丁廙见过《胡笳十八拍》；（3）伪托《胡笳十八拍》的人见过丁廙的赋。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使蔡文姬、曹丕、丁廙等再活转来作最后的证明，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象《胡笳十八拍》那样悲愤冲天的诗，是假造不出来的。如果出于假造，那一定是一位大手笔，我看就连杜甫和李白都没有这样的本领，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生活经验。就拿丁廙的赋来说吧，尽管他是用了心做的，但就有好些辞句是隔靴搔痒。例如“负冤魂于黄泉”、“咏芳草于万里”等句就很成问题。卫仲道并非冤死的，何以称为“冤魂”？当时的南匈奴已经内附，居住在河西河东，离中原中心地带并无“万里”之遥。据此可见，拟作是不容易的事，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往往会出现不少的漏洞。

我是相信，《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自己做的，丁廙当然会看到它，所以摄取了诗中的语意和辞汇。曹丕和其他等人的赋可惜都失传了，而丁廙的也可能只是残文，这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1959年3月16日

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

戎笙

郭沫若同志在今年春节期间，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喜剧——《蔡文姬》，将发表在《收获》第三期上。我读完这部剧作的清样本之后，涌入脑海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郭沫若同志所塑造的曹操的形象，与过去在舞台上或在《三国演义》中所看到的曹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乱世之奸雄”变成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奸贼，变成了“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贤明丞相。这自然容易引起人们的疑问，曹操的这个形象是真实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得看看历史上真正的曹操。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英雄人物。在宋以前骂他的人还不算多，自宋以后，他就成了封建统治者口诛笔伐的对象了。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便大力宣扬正统观念。曹操在政治设施和文学倾向上都违背了两汉的正统，在这种情况之下，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便被歪曲成为弑后盗国的乱臣贼子了。统治阶级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把曹操丑化成为一个多疑嗜杀、残忍成性、诡谲狡诈的大坏蛋。特别是《三国演义》流传之后，这种看法就更为普遍了，这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大歪曲。

郭沫若同志大胆地推翻了这个公案，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塑造了曹操的艺术形象。郭老笔下的曹操，虽然与人们印象中的粉脸截然不同，但这却是历史上真正的曹操。郭老在这个剧本里，恢复了曹操的名

誉，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一项大胆的艺术创造，也是公正的历史评价。

《蔡文姬》中的曹操，首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的形象。在第一幕中，通过董祀的口，作了这样的描述："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从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我们再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曹操。当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的时候，造五色棒十余枚，悬"尉廨"大门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以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在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颁发了抑制豪强兼并的命令，令中谴责袁绍"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于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曹操破邺时，把这个审配的家财物货全部没收了。对待兼并之徒如此，可是对待抑强扶弱的王脩，却是另一种态度。"及破南皮，阅脩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曹操并在上述抑兼并令中，改革了租赋制度。即按田产每亩收租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除此之外，不得另有征收。并令"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之下，魏国各地也出现了一批勇于打击豪强的正直官吏，如司马芝、仓慈、公孙度等人就是。

此外，曹操还采纳枣祗的建议，广兴屯田。这一方面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有田可耕了。由于曹操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因此许多地方官吏，如郑浑、卫觊、颜斐等人，也积极督课农桑，兴修水利，设法解决耕牛农具等问题。史称郑浑励民"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总之，在曹操实行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的政策之后，流离失所的农民又从新安定下来，荒芜的土地又逐渐得到开垦，残破的农村日益兴盛起来，凋敝的

手工业和商业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正如剧中董祀对蔡文姬所说的："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在曹丞相的治理之下，'千里无鸡鸣'的荒凉世界，又逐渐熙熙攘攘起来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曹操，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在《对酒》篇中，曾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当然，这种太平盛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但从此也可以看出曹操的政治理想，他的志向和抱负。他以满腔热情讴歌这个世界，向往于这个世界。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曹操决不是一个以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屠夫，决不是一个以残破天下为乐事的混世魔王。郭沫若同志把曹操描写成为一个"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的卓越的政治家，虽然是一种艺术上的夸张，但仍不失为真实的形象。

在《蔡文姬》中，曹操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曹操的军事天才，确实是很了不起的。"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他每战必克，用兵如神，未免有些夸张；但曹操善于用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是不能否认的。孙权就说过："曹操御将，自古少有。"杨阜说曹操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郭嘉称赞他"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荀彧说他"法令既明，赏罚必行，

士卒虽寡，皆争致死”。在官渡之战前，田丰警告袁绍道：“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果然，官渡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我们从曹操组织军队，筹集粮秣，指挥战争，招抚降敌等各方面看来，他确实象《蔡文姬》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曹操虽然在军事上有很深的造诣，但他并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在《蔡文姬》中，董祀对蔡文姬说道：“他会用兵，但他与士卒同甘苦，他是不轻易用兵的。他在国内虽然年年打仗，但都是迫不得已。”曹操确实在年年打仗，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群雄逐鹿中原。这是为完成统一事业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当时的中国，果真在他的手里统一了，就能结束那种四分五裂、纷纷扰攘的局面，使人民的生活安定下来，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如远征三郡乌桓和进击代郡上谷乌桓与鲜卑的联军，都是反侵略性质的战争。乌桓和鲜卑是当时的侵略者，如史称：“三郡乌桓，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数入塞为害。”曹操所进行的这些战争是正义的，是符合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因为这些战争的结果，使边地人民免除了乌桓、鲜卑的骚扰，使生产劳动的进行有了保障，这应该算是曹操的一项大功绩。曹操在柳城之战结束以后，并把被乌桓掳去的汉族人民十余万户带回中国，又收编三郡乌桓的降骑，参加国内战争。《三国志·魏志·乌桓传》上说：“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这就如《蔡文姬》中所写的：“他还使乌桓的侯王大人们受了他的感化，听从指挥，而今三郡乌桓的骑兵在曹丞相的麾下已经成为天下的劲旅。这假使不是仁义之师，是怎么也不能办到的。”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曹操，对于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的。他在《蒿里行》一诗中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苦寒

行》里深切地描写了行军征戍的艰苦，在《却东西门行》里描写了转战南北的战士的一种怀念故乡的感情："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这些都说明了他虽然年年南征北战，但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正如《蔡文姬》中所说的一样，是"圣贤之用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这句话本是曹操在《孙子兵法》序中说的一句话，不过在《蔡文姬》中是借董祀之口而说出罢了。

在《蔡文姬》第四幕中，有曹操与曹丕谈诗的一个场面。曹操读《胡笳十八拍》，这事出于假托，但曹操爱诗却是事实。《文心雕龙》卷九："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诗人，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发生过强烈的影响。建安文学开一代诗风，是有曹操的一份贡献的。他摆脱了两汉辞赋的束缚，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他的诗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都是质朴豪迈、慷慨悲凉的声音。他的诗用乐府旧题写新的内容，所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描写了人民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痛苦，并表述了他对太平盛世的想望。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人。

在《蔡文姬》中，郭沫若同志把曹操描写成为一个具有平民风度的政治家。生活俭约，不喜奢华，一床被子要用十年。这种描写，乍看起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不过我们翻阅一下史籍，就可知道这并非出自虚构。曹操在一道军策令中写道："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害？'"他的生活确实是很俭约的，史称："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在江陵获得杂彩丝履一批，下令穿完为止，

不准仿制。又"吾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他以这种俭约生活终其一生，临死时并立遗嘱说："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他在《度关山》一诗里还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在他这种俭约生活的感召之下，一时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这与东汉末年达官显贵的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恰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曹操的平民风度还在于他能广开言路，听取下属官吏的意见。在《蔡文姬》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曹操误听周近一面之辞，错判董祀死罪，后来听了曹丕、蔡文姬及侍婢等人的意见之后，不但火急收回成命，并晋升董祀为典农中郎将。这个故事部分出自虚构，但曹操能广开言路，倾听下属意见，并勇于改正错误，却是事实。史籍有许多这类的记载。他在求言令中写道："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焉。"又说："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曹操的许多政策措施和军事部署，很多是出自谋臣猛将的建议。如采用的枣祇的建议，实行屯田；采纳卫觊的建议，以监卖食盐的收入，购买犁牛，招诱流民回乡生产。再如远征三郡乌桓时的军事部署，就是采纳田畴的建议。这类例子是很多的。曹操能够倾听下属的意见，这也是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在《蔡文姬》中，曹操不仅有威名赫赫的武功，而且还想"广罗人才，力修文治"，"要在文治上做一番大事业"。真正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引《魏氏春秋》)。曹操在建安文学上作了杰出的贡献，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曹氏父子实际上成为当时文学上的领袖人物。五言诗的兴起，以乐府旧题歌咏时事，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这是与他们

父子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当时的作家之盛，就是由于曹操尽力罗致的关系。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因此，建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曹操对于音乐方面的人才，也很注意收罗："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尝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即使在那种连年征战的情况之下，他也还注意到文教方面的问题。如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原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一带，为着纪念介子推，有所谓寒食节。曹操下令禁止这种有害健康的风俗。命令说道："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推独为寒食，岂不悖乎？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使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可见曹操确有雄心想在文教上做番事业的。

由于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加之求贤心切，举贤不拘品行，唯才是举；即使是不仁不孝之辈，只要有治国强兵之术，都加以量才录用。所以曹氏门下，真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谋臣有荀彧、荀攸、郭嘉、钟繇等人，猛将有张辽、许褚、夏侯渊、夏侯惇等。正如《蔡文姬》中周近所说的："一点也不错，他们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对于曹丞相都是心悦诚服的。你们要知道，曹丞相能够用人，这就是他的一项大本领。什么人在他的手下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智。"当时的人对这一点是看得清楚的。如杨阜就说："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荀彧说："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

真是“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

在《蔡文姬》中，曹操是一个谈笑风生、很诙谐、很潇洒、不拘形迹的人物。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魁梧奇伟，一表堂堂。史书上说曹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这些话里，不免带有点轻蔑的味道，但我们却可以透过这个描写，看出曹操的平易近人的风度。虽然如此，他并不是一个毫无威仪的人；他是有威可畏的。郭老在剧中通过周近的口，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那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你如果立在他的面前，就好象自己的心肝五脏都被他看透了的一样呵。”这就如《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所说的：“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如《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所说的：“外易简而内机明”。

曹操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有很好的音乐修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的草书可与当时的草圣相比，围棋可与当时的名流埒等。史书还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常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难怪五百多年后的杜甫还说“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了。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对我们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过杰出的贡献。郭沫若同志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这是很公正的评价。

当我们在给曹操以很高的评价的时候，并不是把他说成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古今完人。谁都知道，这样的人，历史上是没有的。曹操是一位光明伟大的英雄人物，但是也有他的不光明的一面。比如他攻打黄

巾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如果我们从他的主要方面着眼，而又不苛求于一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还是应该肯定，曹操是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

原载1959年3月6日《光明日报》

致周扬　阳翰笙等

翰笙、寿昌、曹禺、菊隐①、各位同志并转周扬②同志：

您们改的剧本，我仔细斟酌了几遍，认为改得很好。我很感谢您们。

特别是以下几点，我觉得改得特别好。

①把呼厨泉单于的性格改来和右贤王去卑有别，很好。

②对周近的处理，让蔡文姬来讲情，加以宽宥，使得面面圆到。

③第五幕让蔡文姬说出在三年前早已知道左贤王的壮烈之死，而感到哀痛，三年后心境平复了，改得很好。

④《贺圣朝》一诗改为《重睹芳华》（这是我改定的名称），不仅更富有诗意，而且和全剧情调更合拍。

这些都改得很好。当然其它的删改都好或都有必要，您们是费了苦心的。凡所删改，除极少处无关宏旨的地方，我都尽量采纳了，只是在笔调上略略修改了一些，以求全剧笔调和风格的统一。

有几处我觉得可以商量，维持了原状。

①曹操对周近提到亲自南下、征讨孙刘那一节，我觉得以不加为佳。因赤壁之战，曹操南下是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比剧中情事早八个

此信写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未曾发表。标题系编者所加。

①　翰笙，即阳翰笙。　寿昌，即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剧作家。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一九一〇年生，原籍湖北潜江县，出生于天津市。剧作家。　菊隐，即焦菊隐（1905—1975），原名承志，曾用名菊影，天津市人。戏剧导演。

②　周扬，曾用名起应，一九〇八年生，湖南益阳人。文学评论家。

月，那样的军事行动，曹操是深谋远虑的人，不会对一位屯田司马（县令下的小官）先行透露。

②关于赵四娘之死的那一节，我觉得不好让赵四娘自己说“已经把你们抚养大了，……我死也瞑目了”，事实上胡儿还是童子，胡女还只十来岁。让赵四娘自夸自赞，也觉得有损这个性格。所以未采纳。

《重睹芳华》一诗，寿昌改得好，但我把字句又调整了一番。原辞中的“周公”可能又使人发生某些联想，所以我改成了“宰辅”。

其它我就不必一一叙述了。请您们再斟酌一下吧。

我已把改本分交收获社和文物出版社。因为我不日出国，如您们还有大的改动就请直接通知二社。如果改动不大，我看出版本和舞台本是可以有些不同的，似乎可以让它们出版了。

敬礼！

郭沫若

五月二日

致曹禺　焦菊隐

曹禺同志并转焦菊隐同志：

刚才谈到的剧本45页蔡文姬的台辞中所增加的几句（左贤王赞成她回来撰修《续汉书》云云），仍请保留。但在第三行曹操的台辞中“蔡文姬夫人”下请加下面几句话，这样就把文姬归汉的任务更突出了。

> “我们迎接你回来的用意，正是你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回来，帮助撰修《续汉书》。你知道，这是你父亲伯喈先生的遗业呵。就给前朝的曹大家班昭继承了她父亲班彪的遗业，帮助她哥哥班固撰修《前汉书》一样，你也应该继承你父亲的遗业，帮助撰修《续汉书》。这件事，我们改天再从长商议。现在，我看你是太疲劳了。”

敬礼！

郭沫若　五、二、

〔**本剧注释者**：朱家驰〕

此信写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未曾发表。标题系编者所加。

《蔡文姬》于同年五月一日定稿后，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由焦菊隐导演。

武　则　天

本剧最初为五幕，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五月号。

序

这个剧本的初稿是一九六〇年一月十日写成的，曾经在同年五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

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目前的这个本子，基本上可以作为定稿了。

戏剧本来是形象化的综合艺术。剧本的产生，往往要经过演出，才能定型。舞台的限制是应该尽可能严格遵守的。

这个剧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帮助很大，特别是导演焦菊隐同志费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们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历史学和历史剧的关系，至今还有争论。大家在努力实践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很好的风气。我在这里想说一点我自己的希望。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光明日报》。后收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作多方面的努力。据我自己的经验，文章的多改、多琢磨，恐怕还是最好的办法。

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

郭 沫 若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人　物

武则天——年五十六——六十一岁。

唐高宗——年五十三岁。(比武后小四岁，死时年五十六岁。)

太子贤——年二十七——二十八岁，即章怀太子，武后第二子。

上官婉儿——年十四——十九岁，中宗时封为昭容。(此人对唐代文化颇有贡献，四十四岁时为李隆基〔唐玄宗〕所杀。)

郑十三娘——年三十九——四十四岁，上官婉儿之母。为方便起见称为“十三娘”。中宗时封为沛国夫人。

赵道生——年十六——二十一岁，初为东宫小黄门，后为奉先寺和尚。

明崇俨——年六十岁左右，是一江湖魔术师，兼通医相之术。

骆宾王——年七十岁前后，诗人，初唐四杰之一。

裴　炎——年五十岁以往，初为黄门侍郎，后任中书令(内史)，等于丞相，便宜上定为行九，被称为“九郎”、“九叔”等。为中书令后又被称为“令公”。

骞味道——年五十岁左右，左御史大夫，后继裴炎为中书令。

江　七——年与太子贤相近，本扬州裁缝，因貌类太子贤，为徐敬业所拥戴，伪充太子。(表演时即由演太子贤者兼演。)

牢子一人，宫娥、黄门、侍卫等各若干人。

地　　点①

第一幕　洛阳宫城之东宫。

第二幕　第一场　洛阳禁苑凝碧池附近一小院落。

　　　　第二场　洛阳禁苑凌波宫之便殿。

第三幕　第一场　同第二幕第一场。

　　　　第二场　同上。

第四幕　第一场　洛阳禁苑之西天牢中的一室。

　　　　第二场　同第一幕。

时　　间

第一幕　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初春之夜。

第二幕　第一场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前幕的第二年，农历秋八月。

　　　　第二场　同上。

第三幕　第一场　前幕的四年以后(公元684年)，八月初旬某日午后。

　　　　第二场　前场后一月有余，九月下旬之夜。

第四幕　第一场　前场三个月后，腊月中旬一日之清晨。

　　　　第二场　前场次日清晨。

---

① 作者原注：剧中地望宫殿等名，系参照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关于东京部分。

第一幕

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初春之夜,其时唐高宗、武则天皇后与太子贤等均在洛阳。

洛阳宫城之东宫,太子贤的书斋。舞台一侧斜置凹字形的炕床,前有茶儿坐椅等事(可参考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①)。另一侧置书案,案上须有《老子》、《论语》、《孝经》、《孝子传》、《少阳正范》等书籍及文房用具。当时的书还是写本,或卷成卷轴,或如画册一样,裱折成册。案不宜太高。案后坐椅较大。案前有坐椅二,相向置。案上及室内须备剪綵花,或插入花瓶,或用盆栽形式。瓶盆之类不要用白色瓷器,宜用唐三彩或者黄绿釉的陶器。其他布置可适当安排。

幕启时上官婉儿之母郑十三娘正在室中整理椅案之类,时时撣扫灰尘。

太子贤手捧着一张桃红色的诗笺,由内室中徐徐走出。因眼近视,俯就诗笺朗诵: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

① 顾宏中,即顾闳中,五代南唐画家,元宗、后主时任待诏。其《韩熙载夜宴图卷》绘写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夜宴宾客作乐的情状。

太子贤　（感觉到有人在室内）是谁在这里？

郑十三娘　是我，太子殿下，我在收拾您的书房。

太子贤　哦，你，郑十三娘，好的。（又接着把诗念下去）

欲奏江南调，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

郑十三娘　殿下，这样晚还在看东西，您不怕把眼睛搞得更坏吗？

太子贤　我在看你女儿上官婉儿的诗。

郑十三娘　我知道，那是她上半天做的《彩书怨》。她送到殿下这里来了吗？

太子贤　她要我给她改。我不仅一个字也不能改，连一个字也做不出。

郑十三娘　殿下，您太夸奖了。

太子贤　郑十三娘，我倒要问你：听说上官婉儿刚生下地，她就同你一道发配到宫里来了。她才满十四岁，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的诗？是你教她的？

郑十三娘　小时候我教过她，到她长大了一些，宫里好多人都喜欢她，教她。黄门侍郎裴炎是她祖父上官仪① 的门生，特别费了心栽培她呢。

太子贤　唔，上官仪的孙女，我看是有来由的。总要是牡丹花

① 上官仪（约 616—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陕县）人。高宗时为西台侍郎，兼弘文馆学士。麟德元年（六六四年），因被告以与梁王李忠谋反罪，下狱死。

的种子，栽培起来才能开出牡丹花。

郑十三娘　殿下，您太夸奖了。让我去收拾您的寝宫吧。

太子贤　好的。

郑氏走入内室。

太子贤在室中盘旋，对诗吟味。

上官婉儿入场，处女打扮，头上在正中处梳两个卷鬟，两鬓也梳成两个卷鬟下垂。

太子贤　（向上官婉儿脚步声处回顾）谁呀？

上官婉儿　我哇，殿下！

太子贤　哦，你，上官婉儿！我正在读你的诗。

上官婉儿　我听见您在朗诵。

太子贤　（走向婉儿）你是不是要把这诗拿回去？

上官婉儿　不，我是来通禀的。那位算学博士又来了。

太子贤　算学博士？你说的是谁？

上官婉儿　就是那位老头子诗人骆宾王呵。

太子贤　（笑出）哦，你真调皮！你已经给他取下诨名了。你为什么叫他做算学博士？

上官婉儿　您没有看到，在他的诗里面，总有好些数字，在加减乘除吗？

太子贤　对，我看到他的《帝京篇》。那倒是费了工夫做的。什么“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上官婉儿　还有呢！“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小堂绮帐三千万，大道青楼十二重”。……

太子贤　哈哈，你的记性真好！

上官婉儿　“且论二八千金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太子贤　好了，好了，不要再举了。再举，你也成为算学博士了！他是裴炎领来的？

上官婉儿　是，还是黄门侍郎裴炎裴九叔。他们在飞香殿里等候召见。

太子贤　好吧，那就让他们再等一会吧。婉儿，我要问你。

（愈向婉儿走近，要问又略示踌躇。）

上官婉儿　您要问我什么？怎么又不问呢？

太子贤　我问你，你这《彩书怨》是写给谁的？

上官婉儿　唔，我写给我自己的。

太子贤　你的心有了寄托吗？

上官婉儿　（发出天真的笑）哈哈哈哈，您看诗怎那么认真？我是假托着湘君、湘夫人，在思念大舜皇帝呀。

太子贤　哦吓，有道理，有道理。“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是切着大舜皇帝的。大舜皇帝南巡，他到了那苍梧之野，就在那里死了。不过，你这诗用字太尖新了，不是湘君、湘夫人的口气，而是你自己的口气。（踌躇了一忽）婉儿，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舜皇帝吧！（张手想拥抱婉儿，婉儿闪开。）

上官婉儿　殿下，您庄重些。天后知道了，您不得了！

太子贤　哼，你以为我怕她吗？我知道她是你的仇人，杀掉了你的祖父和父亲。但你可不知道她也是我的仇人，杀掉了我的母亲！

上官婉儿　我不知道？宫里面的人谁个不知道呢？他们都在

说：太子殿下是天后的姐姐韩国夫人[1]生的，韩国夫人死得不明不白。

太子贤　是呵，她是我们共同的仇人。我们应该同仇敌忾！

上官婉儿　殿下，您可要当心呢！您哥哥太子弘，不是同韩国夫人一样，也死得不明不白的吗？

太子贤　呵，婉儿，多谢你的关心。你是不是也想报仇？

上官婉儿　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2]！

此时郑氏由内室急忙走出。

郑十三娘　婉儿，你好大的胆子！

太子贤　哦，郑十三娘，你骇了我一跳。

郑氏以目示警，又以左手食指竖封着嘴唇，表示缄默。

太子贤　那就好，上官婉儿，你去把裴炎和骆宾王传进来！

郑氏与上官婉儿同下。太子贤仍在室中徘徊。

小黄门赵道生上场。

太子贤　（闻有脚步声）你，上官婉儿吗？

赵道生　我不是上官婉儿，我是赵道生。

太子贤　你来有什么事？

赵道生　启禀殿下：左庶子张大安[3]、洗马刘纳言[4]求见，他们在重光门等候。

---

① 即武伯，武士彟长女。嫁贺兰越石，早寡。后受唐高宗宠幸。

② 语出《礼记·曲礼》：“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③ 张大安，上元年间为太子庶子，永隆年间任中书门下三品，与刘纳言等注范晔《后汉书》。后贬普州刺史，再贬横州司马。

④ 刘纳言，唐高宗时任太子洗马，后为章怀太子撰《俳谐集》，被高宗流放振州（今广东崖县）。

太子贤　你去告诉他们，说我今晚没有空，改天再接见。

赵道生　是。（下场。）

上官婉儿引裴炎与骆宾王登场。裴炎年五十余，看来不显老相；面貌端重，胸有城府，是一个大野心家。骆宾王，年在七旬左右，无须，发已全白，人颇自负，不拘形迹，是一味名士派头。

裴　炎　（对太子贤深深鞠躬）裴炎进见殿下，骆主簿来向您辞行。

骆宾王只屹立拱手而无言。

太子贤向裴炎拱手，回头也向骆宾王打拱。

太子贤　你们来的真好。哦，骆主簿，我来替你介绍一下。（手指上官婉儿向骆介绍）这位是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

二人敬礼。

骆宾王　哦，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是那位要执掌大秤、衡量天下的姑娘吗？

裴　炎　是呵，正是她。上官仪和上官庭芝① 被天后处死时，她刚刚生下地来。她在去年十二月才满十四岁。

太子贤　"执掌大秤、衡量天下"？是怎么回事？

骆宾王　前两天郑十三娘告诉我：她怀孕这位姑娘的时候，梦见一位巨人给她一架大天秤，说她将生下一个人来，执掌大秤、衡量天下。

太子贤　哦，难怪她是不同凡响。

---

① 上官庭芝，上官仪之子。因仪案株连，被武后所杀。上官婉儿为中宗昭容后，被追封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

裴　炎　不过，她一生下地来，她的祖父和父亲被处死刑，她和母亲郑十三娘一道被发配在宫城里来了。

骆宾王　这恐怕就是天意的安排。

太子贤　上官婉儿也是一位诗人呢。你请看她这首诗。（把手中《彩书怨》一诗授予骆。）

骆宾王　（接诗念出）“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书中无别意，但怅久离居。”好诗！好诗！十四岁就能够做出这样的诗！（把诗稿交还太子贤。）

上官婉儿　骆主簿，你七岁的时候不是就做出了《咏鹅》的诗吗？

骆宾王　我那算是小孩儿的胡诌罢了！

上官婉儿　不，那是一片天籁，我很喜欢它。你听，“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① 多么天真可爱呵！

骆宾王　呵呀，小姑娘，承蒙你褒奖，我这个老头子好象突然年轻了五六十岁。

裴　炎　好吧，我们还是来谈谈正经事。

太子贤　（将诗稿给与婉儿）上官婉儿，你把这放到书案上去。你到外边去看守着，别让人进来。（携裴、骆二人手向四字形炕床走去）我们到这边坐。

上官婉儿照所吩咐，走近书案，把诗稿夹在一册《少阳正范》里面，露出纸头来。向大家敬礼了一下，下场。

---

① 作者原注：此诗见《骆宾王文集》，亦见《唐诗纪事》。

骆宾王　殿下，我今晚想单刀直入地同您谈一谈。您应该知道，情况是很严重的。皇帝陛下的病一天重似一天，经常在闹头晕，近来听说眼睛快要全瞎了。二十年来，天后一人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你看她杀了多少高祖太宗①的子孙呵。太子弘是怎样死的，一直是个疑问。……

太子贤　那还有什么疑问！

骆宾王　（叹息）哎，西汉初年吕后临朝的局面又出现在今天了。

裴　炎　据我看来，武后和吕后的情况不同。吕后同汉高祖一样，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她只是有权有势而已。

骆宾王　对，武后是精通文史的人，大有太宗皇帝之风。

裴　炎　可是，武后为了笼络人心，扶植党羽，却又任意破坏太宗皇帝的遗规。

骆宾王　是呵！五六年前她上的建言十二事②是天下有名的。其中就有什么父在母死，做儿女的也得为母亲服丧三年；什么有才能而在低位者得超级升迁。她为了讨好天下的农夫工匠、妇人女子、寒微出身的官吏，就不惜颠倒尊卑、淆乱贵贱。

裴　炎　最令人难堪的是滥用人员。太宗皇帝设官六百四十

---

① 高祖，即唐高祖李渊（566—635），祖籍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东北）。袭封唐国公。大业十二年（六一六年）任太原留守，起兵反隋，得次子李世民之力，夺取关中，立炀帝孙侑为帝。次年逼侑让位，建立唐朝，在位九年，传位世民，自称太上皇。　　太宗，即李世民（599—649），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六二六年），杀太子建成及弟元吉，即位。

② 作者原注：见《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后传》。

三员，不许“工商杂色之流，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①。武后为了扶植党羽，她就违背了太宗皇帝的遗训，借口“用人唯才”，任何人都可以推荐，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门望资历，一概不问。二十年来，朝野上下，差不多都是武后的人。这是和吕后临朝的局面断然不同的。

太子贤　你们说要单刀直入，怎么老是在绕圈子？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们有什么办法来应付？

裴　炎　骆主簿，你把办法说出来吧。

骆宾王　办法要走两步：第一步在宫廷内搞；第二步在宫廷外搞。

太子贤　在宫廷内怎么搞？

骆宾王　好不好就在这东宫里面暗藏兵器，等有机会时举动？

太子贤　那容易办。

骆宾王　在京内至少还要找到一位执掌兵权的人。

太子贤　（向裴炎）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②，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裴　炎　没有问题。

骆宾王　还要在地方上有人响应。

太子贤　地方上是不是有可以信赖的人？

---

① 作者原注：见《旧唐书·曹确传》。

② 程务挺，洺州平恩（今河北曲周县东南）人。唐旧臣。因征突厥、平白铁余有功，迁至左武卫大将军、单于道安抚大使。后被武后指以与裴炎、徐敬业勾结谋反罪诛杀。

骆宾王　有的是呵。开国元勋徐勣的孙子英国公徐敬业①，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个。

太子贤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裴　炎　在眉州做刺史。

骆宾王　三年前我从军到姚州道②，路过眉州，我访问过徐敬业。去年回长安，我又访问过他。他两次都向我说，他有肃清君侧的意思。我看徐敬业这人是大大可用的。他自己能用兵，又有他祖父的威望，只要太子有敕令给他，他一定会首先发难。响应他的人一定很多。

太子贤　（向裴炎）骆主簿的这些意见，你们是商量过的吗？

裴　炎　我同程务挺都商量过。骆主簿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

太子贤　那么，骆主簿尽可以不必到临海去了。他不是由长安主簿被谪贬为临海县丞了吗？

裴　炎　正是那样。我们打算让他往眉州去。他就是来向殿下辞行的。

太子贤　那么，你回头给骆主簿一些有我印信的东宫用笺，可以让他便宜行事。

裴　炎　（点头）我也正是这样打算。

---

① 徐勣（594—669），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因归唐，赐姓李，亦名李勣。曾任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谥贞武。　徐敬业（？—684），徐勣之孙。勣死，承袭英国公，后被贬为柳州司马。因反对武后临朝，被其部下所杀。

② 作者原注：今云南昆明。

此时上官婉儿仓皇跑步入场，喘息不定。

上官婉儿　快些，快些，天后带着明崇俨大夫亲自到这里来了！已经进了鹿苑了！

太子贤与骆宾王表示惊惶，裴炎处以镇静。

裴　炎　上官婉儿，你快把骆主簿引进复壁里去躲藏。殿下，请您坐到书案那边，把《孝经》的《谏诤章》摊开来。还请您把"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的那句话提出来问我。我呢，就坐在这把椅子上。（指书案对侧上首的一席。）

余人匆忙照着裴炎指示行事。上官婉儿引骆宾王入复壁躲藏之后，下场。复壁可设在靠近书案的一边。

太子贤坐就书案，摊出《孝经》。裴炎坐在对侧上首的坐椅上。

太子贤　（高声念出）"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请问，古来是有过这样的事吗？无道的天子，因为有了七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便没有失掉天下。无道的诸侯，因为有了五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便没有失掉他的国家。无道的大夫，因为有了三个敢于进谏的臣子，便没有失掉他的爵位。古来是有过这样的事吗？为什么定出七人、五人、三人这样的比例来？多了一个人想来没有什么，那可以说是"多多益善"。但是少了怎么样？……

小黄门赵道生入场。

赵道生　（向太子贤敬礼）启禀殿下：天后陛下驾到。

太子贤与裴炎离座，准备迎驾。

若干宫娥掌灯前行，武后著便装入场，明崇俨跟在后边。

太子贤　母后陛下晚安。

裴　炎　恭候天后陛下晚安！

武则天　哦，黄门侍郎，你在这里？

裴　炎　是，太子殿下召臣下来讲《孝经》。

武后坐就书案太子贤所坐处，宫娥们在适当处侍立。

小黄门赵道生鞠躬后下场。

武则天　你们在讲《孝经》，那很好。讲的是哪一章？

裴　炎　是《谏诤章》。

武则天　（翻看案上摊陈着的《孝经》）唔，这章书很重要。

裴　炎　刚才太子殿下向臣下提出了一个问题，提得倒很有趣。

武则天　怎样的问题？

裴　炎　请殿下您自己重提一遍。

太子贤　我是问古来是不是有过那样的事？无道的天子，只要有敢说话的臣下七个人，便不会丢掉天下。无道的诸侯，只要有敢说话的臣下五个人，便不会丢掉国家。无道的大夫，只要有敢说话的臣下三个人，便不会丢掉爵位。为什么定出了七个人、五个人、三个人？少了是不是就不行？

武则天　（笑出）哈哈，你这问的真是有点发呆。你真是个书呆子啊！我告诉你：那只是说，无论是天子也好，诸侯也好，大夫也好，任何人也好，有了过错，总要听别人的话。父母要听儿女的话，帝王要听臣下的话。人数的多少只是表

示责任的轻重。责任重的人就要多听别人的话。但听了就要改。如果那样，就只有一个人也是好的，倒不必限于七个人、五个人、三个人。当然，人数越多越好。如果使普天之下的人都能够说话，那么做皇帝的和做官的人就可以少犯过错了。我看，你真真要成个书呆子呀！

太子贤　（被申斥，有点不安于座，站起来拱手）多谢母后的指点。

（复就座。）

武则天　（回问裴炎）黄门侍郎，我这样讲，你看是不是行？

裴　炎　天后陛下是聪明天纵，经陛下这一讲，便把书都讲活了。

明崇俨　（插进话头）陛下讲书，就跟我们变戏法一样，真是灵活得很。

武则天　你们变戏法是在弄假，我讲的却是真话。

明崇俨　陛下，但我们在看相的时候，便一点也不敢说假话了。

武则天　好，我本是带你来给太子看相的。请你过来给阿贤看看。

明崇俨走至太子前。

明崇俨　（向太子贤端详了好一会）太子殿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太子贤　二十七岁。

明崇俨　那还是壮年啦。（迟滞不言。）

武则天　怎么样，你看他的相？

明崇俨　天后陛下，微臣有直愎的话想说，但不敢冒昧。

武则天　你照实说来！

明崇俨　那么臣下便斗胆了。太子殿下，您两目无神，明堂太不清明；壮年而无壮年的神采，未老先衰。据臣下大胆的揣测，殿下，您是不是声色之好太多？

说得太子贤有点惶恐。

武则天　（向太子贤）唔，我是听说你的行为是不大检点的。

明崇俨　希望太子殿下您要特别保重。最好请殿下学些武艺，舒畅血脉，啬精凝神。殿下，您假如持之有恒，包管您身强力壮。不然的话（迟疑了一会），我看，您恐怕不能长寿。照殿下现在的神采看来，原谅我直言不讳，恐怕活不上——三十岁！

太子贤　（愕然）你在说什么？

明崇俨　我说您要短命。望殿下好好保重，好好保重呵！

裴　炎　太子殿下费了多年工夫来注释《后汉书》，是耗费了不少精力的。

武则天　《后汉书》的注哪是他一个人做的呵！谁不知道，那是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纳言那一批人帮助纂集的？（向太子贤）阿贤，你该警惕呵！我看明崇俨的话倒是一针见血之谈。你和你哥哥一样，声色之好太多，这使你的身子遭到戕贼。你们生长在宫廷里面，不知稼穑之艰难。你这样下去，怎么能够处理天下大事呢？我叫北门学士替你编纂的《少阳正范》，你是不是在经常阅读？

太子贤　（起立，惶恐地指出案头的《少阳正范》一书）母后，这不是？我经常在阅读。

武则天　（取《少阳正范》翻阅，翻出上官婉儿的《彩书怨》，取出阅览，

大怒）你经常在阅读？你阅读的就是这些情诗！这是谁的诗？

太子贤　（非常惶恐）那那那是上上上官婉儿的。

武则天　（愈严厉）上官婉儿？是谁？

裴　炎　（为太子解围）启禀天后陛下：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

武则天　（诧异）上官仪？那个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的人？

裴　炎　是呵，正是他。自从上官仪和他的儿子上官庭芝在十四年前明正典刑之后，上官婉儿和她母亲郑十三娘，被发配在这洛阳的宫廷中奴役。这次太子殿下来洛阳，是臣下派她来服侍殿下的。

武则天　哦，是你派她来的。她多大年纪了？

裴　炎　刚满十四岁。

武则天　（诧异）什么？刚满十四岁？

裴　炎　是的。她祖父和父亲正法的时候，她刚刚生下地来，那是麟德元年① 十二月里的事。

武则天　（缓和下来）唔，刚满十四岁！十四岁的女孩子就能做出这样的诗？我倒要看看这女孩子是个什么样子。（吩咐宫娥）你们去把上官婉儿给我传来。

宫娥中一人应声下。

武则天　（把诗笺仔细阅读）“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她已经嫁了人吗？

---

① 作者原注：公元664年。

太子贤　不，她还没有。她说，她是假托湘君、湘夫人在思念大舜皇帝。

武则天　唔，写得太尖新了。

裴　炎　年轻的小女孩子，没有经历，没有好好的体会。

武则天　诗倒写得满不错。十四岁的女孩子就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是有点出人意外的。

裴　炎　这孩子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大有她祖父的遗风。

一宫娥引上官婉儿上。

上官婉儿　（向武后叩头）奴婢上官婉儿叩见天后陛下。

武后离开座位，走到上官婉儿身旁。余人均起立。

武则天　你起来，把头抬起。

上官婉儿　谢陛下的天恩。（起立，拜谢，稍退几步，抬起头来。）

武则天　（示以诗笺）这首《彩书怨》是你做的？

上官婉儿　是，是奴婢做的。

武则天　你今年多大年纪？

上官婉儿　刚满十四岁。

武则天　十四岁就能做这样的诗？

上官婉儿　陛下，项橐八岁教孔子，甘罗[1]十二岁为丞相，奴婢比他们还要大几岁呢。

武则天　好，你回答的好。但我要考考你。我听说你出口成章。你能够当我的面另外做出一首吗？

---

[1] 甘罗，战国时秦国下蔡人。相传他十二岁为秦国出使赵国，使赵王割五城与秦，被秦封为上卿。

上官婉儿　请天后陛下出题。

武则天　好。（指案后的坐椅）你坐到那里去。铺好纸，研好墨，蘸好笔，作好一切的准备。

婉儿照着吩咐做了。

武后在室中回顾了一番，看到剪綵花，便决定以此为题。

武则天　你就以《剪綵花》为题，做出一首五律来，要用和《彩书怨》同样的韵。

上官婉儿执笔凝思，不一会便在纸上开始写出。略加修改后，走向武后，把诗笺捧呈。

武则天　写好了吗？

上官婉儿　写好了。

武则天　（接诗笺在手）你真是快。（念诗稿）“密叶因裁吐，新花逐剪舒。攀条虽不谬，摘蕊讵知虚。”（点头）不错，对的巧。（又继续念下去）“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疏。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惊叹）呵，是好诗！你做得这么快，又这么切题！你只有十四岁！（把诗笺两张授予裴炎）黄门侍郎，她的字也写得很秀丽。我看她是一位有才的女子！

裴　炎　蒙天后陛下这样赏识，那她真不枉活在世上了。

武则天　（忽有所悟，向裴炎）把那《剪綵花》的一首给我。（接诗，把最后两句念了两遍）“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向婉儿）上官婉儿，你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上官婉儿　是说假的花，要以假乱真。

武则天　你是不是有意在含沙射影？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我听说诗是没有一定的解释的，要看解释的人的心境如何。陛下如果说我是在含沙射影，奴婢也不敢狡辩。

武则天　（一手拉拢婉儿，俯亲其颊）好，你回答的好！我喜欢你这个倔强的性格。（兴致勃勃地一面徘徊，一面自言自语）我想起了我十四岁时的一段故事。我十四岁时，太宗皇帝召我进宫。那时候太宗皇帝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那是名实相符的，真和狮子一样猛恶，谁也不能骑它。我就说我能骑它，但是要有三件东西。太宗皇帝问我："要哪三件东西？"我说："要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支匕首。马不听话，我就用铁鞭鞭它；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锤它；再不听话，我就用匕首刺杀它。"先帝陛下说："好，你真倔强。但你为什么要那样？"我就说："马是应该为人效劳的。马不肯为人效劳，那就不成其为马，就该鞭打它，锤痛它，杀掉它。人也是一样。人不好好地为人效劳，活着有什么用？"太宗皇帝说："好，我喜欢你。"（回向婉儿）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

武则天　我知道你对于我是有仇恨的，是吧？（息了一忽）我杀了你的祖父，也杀了你的父亲。我在你应该是不共戴天之仇，是吧？

上官婉儿　如果陛下以为是，奴婢也不敢说不是。

武则天　好，你回答的好。我正期待着你这样回答。

上官婉儿　陛下，如果您允许奴婢放肆的话，奴婢要问陛下一

句话。

武则天　你尽可以问。我是要让任何人都能够在我面前说话的。愈敢说话的人，我愈喜欢他。

上官婉儿　我听说，我的祖父上官仪是一位好人。他做到丞相，诗也做得满好。您为什么一定要杀他？

武则天　你问清楚也好。你祖父的诗是做得满当行的，但是人却不是个好人。他离间宫廷，要挟着皇帝陛下，想把大权操在他们几家豪门望族手里。我反对他们这样做，他们便要把我废掉，连诏书都由你祖父草拟好了。那诏书的底稿还在我手里，将来我可以给你看。后来他们父子更图谋不轨，拥戴废太子李忠①，竟连皇帝陛下也都想废掉了。他们的野心太大，因此我不能不杀他们。你懂得吗？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单听陛下的话，我是懂得的。不过……

武则天　不过什么？

上官婉儿　不过，我听不到我祖父和父亲的话了。

武则天　好，上官婉儿，你这话说的好。但你会听到他们的话，他们还活着。这样的人有的是！他们的野心很大，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也不管百姓的死活，就只是图自己的利益。我阻碍了他们，因此，我就成为了他们的对头。他们反对我，说我"牝鸡司晨"，说我不应该管理朝政。但我不管，谁管？皇帝陛下是有病在身的人，我不帮助他，谁来

① 李忠，唐高宗之长子。永徽三年（六五二年）封为皇太子，四年后贬为梁王。显庆五年（六六〇年）废为庶人。麟德元年（六六四年）被诬与上官仪谋反，流放致死。

帮助他？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皇帝要我管，我只好管。只要我管得好，天下人不反对我，我就得管下去。你们说吧，我管理天下二十多年，天下的人在反对我吗？

裴　炎　天下的人都在歌颂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恩德。

武则天　我也知道天下的人并没有反对我。你们想，太宗皇帝宾天的时候，天下只有三百多万户人家，我辅助当今皇帝陛下二十多年，已经达到六百万户了，差不多增加了一倍。① 你们能说我是把天下管坏了吗？

裴　炎　不，不能那样说，谁也不能那样说！天下的人都在歌颂"二圣临朝，皇恩浩荡"。

武则天　（稍息一忽）总之，我随时都在鞭策着自己。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我不能有一刻的偷闲。我要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要使有才能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我不能让国内发生叛乱，我也不能让国外的强邻来侵凌我们。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的日子，这是我日日夜夜想办到的事。我自己虽然缺少才干，但天下是有不少有才干的人。（息了一忽）好吧，我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回向上官婉儿）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

武则天　我喜欢你！我想把你放在我的身边，你愿意吗？

上官婉儿　（踌躇了一忽）天后陛下，奴婢是有罪的人。

---

① 作者原注：《资治通鉴》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高履行奏"隋开皇中天下户八百七十万，即今户三百八十万"。又天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武则天　不，你并没有罪，是你父亲和祖父有罪。但正因为这样，我想把你放在我的身边。古人说过“外举不避怨”①，你知道吗？

上官婉儿　（点头）奴婢知道。

武则天　那么，我就明白地告诉你：我就存心要把一个对我有仇恨而又聪明的孩子放在我的身边，作为我自己的铁鞭、铁锤、匕首。你可以监视着我。我知道，孩子的心是正直的。你如果看到我有一天在苟且偷安，你就把我当作狮子骢，用匕首把我刺死吧！

上官婉儿　（受感动）天后陛下，我愿意服侍您。但我还有一位母亲，我们是形影不离的。

武则天　那么，就让你母亲也一道到我那边去。（向裴炎）黄门侍郎，这事就交你处理了。

裴　炎　遵从天后陛下的意旨。陛下，您对上官婉儿这样天高地厚的恩遇，如果死而有知，上官仪一定在地下感激而悔恨的。

武则天　我可不要谁的感激。黄门侍郎，你可以留下，再同阿贤讲些《少阳正范》；还要教他好好练习武艺。

裴　炎　是，遵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好，回宫去了。上官婉儿，你同我一道去。（以手挽着婉儿。）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让我来搀扶您。

---

①　语见《礼记·儒行》。

武则天　不，我要挽着你走。好，我们回上清观去！

宫娥掌灯带路，武后挽着上官婉儿，率领明崇俨下场。太子贤、裴炎鞠躬奉送。

骆宾王偷偷地自复壁中走出，余人未觉。

骆宾王　（自语）唉，好大的气焰！

太子贤与裴炎出乎意外，吃了一惊。

裴　炎　天后讲的话，你都听到了吗？

骆宾王　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只是我在憋着气，憋得很难受。

太子贤　哼！我恨死那个玩戏法的鬼家伙！

裴　炎　不过，他倒开了一个很好的条陈。

骆宾王　他劝太子殿下运动筋骨。

裴　炎　天后也要殿下练习武艺。

骆宾王　我看今晚上的事对太子殿下是大有帮助的，就借学习武艺为名，不正好招兵买马吗？

裴　炎　骆主簿，你的见解和我不谋而合。

骆宾王　还有一件大好事呢！

裴　炎　你是说上官婉儿爬到了天后身边？

骆宾王　（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哈！看来在宫廷内的办法也有两个步骤了。

裴　炎　不错，上官婉儿是一支匕首！就可惜她还太年轻了，我们的事是不好轻易和她谈的。

太子贤　还是你考虑得周到。

裴　炎　（庄重地）好吧，殿下，今晚谈得太久了，是您应该休息

的时候了。一切的事情，我们改天再布置。

骆宾王　我就向殿下告辞了。我决心到眉州去。祝殿下保重！

太子贤　后会有期。祝你一帆风顺。

裴炎与骆宾王拜辞下场。

太子贤　哼！那鬼家伙，我一定要杀他！

赵道生上。

赵道生　殿下，您在说谁呵？

太子贤　明崇俨那个坏蛋！他说我活不上三十岁。我看他是要谋害我的。

赵道生　那种跑江湖的人，我很清楚，的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太子贤　看来，我很快就要同我的哥哥太子弘在地下见面了。

赵道生　您不能够先下手吗？

太子贤　是呵！我一定要杀他！道生，你能不能够帮助我？

赵道生　我是敌不过他的。不是我杀他的事，是他把我杀掉罢了。

太子贤　（踌躇了一忽）有办法，你用毒箭射死他呵！

赵道生　毒箭从哪里来？

太子贤　你不要愁，我有办法。

赵道生　只要是坏蛋，我一定照您的意思办！

太子贤　道生呵，你如果办到，我一定报答你。

道生搀着太子贤，徐步向内室走去。

——幕落

第二幕

第一场

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前幕的第二年,农历秋八月。时高宗与武后仍在洛阳,居住于禁苑。苑在宫城之西,与宫城紧接。洛水流贯苑内,在西南部汇为凝碧池(隋代称为"积翠池")。池之北隅,有龙鳞宫,为高宗所新建,颇擅风景之美。

上官婉儿于时已代天后司笔札,有文牍禀报之类,亦每授予批阅。现与其母郑氏同居于宫中之一小院落。

舞台左侧约四分之一处有墙,将台面隔为两部分。墙上有圆门,门外有花坛盆栽之类。门内为上官婉儿的办公室。室中有应有的设备,但不宜过分华丽。室后为一带推窗,窗上有纱。窗下有一带炕床,上有书案等事。因天尚炎热,窗户均洞开。隔着窗纱可望见凝碧池,池中有荷花。楼台宫观,环列池畔。室右侧有门,垂帘,可通内室。

幕启时婉儿正坐在炕上伏案披阅文牍。其母郑氏在一旁做针黹。母女身旁均有团扇,可时而取用。

郑十三娘　婉儿,你休息一会儿吧。

上官婉儿　不,妈,天后交下来的东西,一时还处理不完呢。

郑十三娘　你昨晚睡得很迟，今早又起得很早，你会把身子搞坏的。

上官婉儿　你没有看见天后吗？她才真够忙！

郑十三娘　我看，天后陛下怕是黎山老母①下凡，她是不晓得疲倦的人。

上官婉儿　（把笔放下）你说天后不晓得疲倦吗？那才不对呢。她今年五十七岁了，比妈的年纪还要大十七岁。她还不是经常头痛腰酸。昨天下午，她还让我替她捶过腰呢。

郑十三娘　哦？我还以为她是花岗岩雕成的。她怎么也不好好休息一下呢？

上官婉儿　何尝不想休息呵？天下的事情这么多，国家大事全要靠天后陛下处理，她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是节省着的。

郑十三娘　我看很多人都害怕她。

上官婉儿　我服侍了天后整整一年半了，我倒感觉着天后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她非常朴素，她一心一意在管理朝政，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全不顾恤的。

郑十三娘　她是太好强了。年纪已经老了，太子也快满三十岁了，她为什么不让太子管管事，而要自讨麻烦呢？

上官婉儿　妈，您说得真轻便。天后经常在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付托无人。看来，太子殿下和英王殿下、相王殿下②，天后都是不大满意的。太子殿下身体太虚弱，眼睛

---

① 即骊山老姆。据《集仙传》记载，殷周之际，有骊山女为王，才艺出众，为时人所推服。迨唐宋后，遂以为仙女，尊曰老姆。

也不好。天后对他很关心，而他对天后却是另外一副心肠。妈，这层，您是知道的喽。

郑十三娘　太子殿下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对你有很大的期待，你大概是忘记了吧？

上官婉儿　（停了一会）我倒有另外一种打算。

郑十三娘　（有些诧异）你有什么打算？

上官婉儿走下炕来，有所考虑地走来走去。

郑氏一直注目着她。

上官婉儿　我早就在这样想，（又迟疑了一会，最后决绝地但把声音放低）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禀报天后。

郑十三娘　（惊愕，亦下炕，向四围探看了一下，低声地）你是想——告密？

上官婉儿　天后是一位好人，当今天下离不了她。

郑十三娘　你说她怎么好？

上官婉儿　天下的老百姓都在过着太平的日子，大家丰衣足食，人兴财旺。大家都在说，这比太宗皇帝在位时的贞观年间要富庶得多了！她破格录用人才，就是耕田的人、砍柴的人，有话都可以到京城里来向她说。

郑十三娘　可她杀了多少好人呵！一代的开国元勋、本朝的王子王孙，有不少的人被她杀掉了。

上官婉儿　但是，天后所杀的都是些世家贵族、豪强兼并之徒。

---

② 太子，即章怀太子李贤。　英王，即中宗李显（曾更名哲）。　相王，即睿宗李旦，六八四年即帝位，六九八年被取消皇嗣名号，封为相王；七一〇年恢复帝位。

郑十三娘　你难道也忘记了你父亲和你祖父了？

上官婉儿　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他们。

郑十三娘　（谴责地）你，你，你简直变了！

上官婉儿　照我现在看来，我父亲和祖父应该是罪有应得。要谋害好人的人，总不会是好人！

郑十三娘　（严厉地）你！你，你简直造反了！你这不孝的丫头！你任意诬蔑大唐的忠臣！（息了一忽）如果照着你那样做，你把我陷害了倒不要紧，你还会陷害太子殿下，陷害裴九叔和一大批忠心耿耿的人呵！

婉儿无言，仍在室中盘旋。

郑十三娘　（放温和些）婉儿，你还年轻，你要好生想想。尤其是黄门侍郎裴炎裴九叔，他是你的恩人。你之有今天，是全靠他的栽培的。你千千万万不要陷害了忠良呵。

婉儿仍无言，在室中盘旋。

郑十三娘　你要好好地想。古人说，"三思而后行"，我看你至少得再想三十遍！（息了一会儿，知道婉儿性格，有意刺激她）我劝你不要为了你自己想往上爬，而把忠心耿耿的人当成垫脚石！

上官婉儿　（愤愤地）妈，你在说什么？

郑十三娘　我是说，你不要把好人当成垫脚石！

上官婉儿　我不是那样卑鄙的人！（愤愤地扇着团扇走向内室。）

郑十三娘　你要到哪里去？

上官婉儿　（自语）气闷得很，我要到花园里去。（下场。）

裴炎手执团扇，从左手出场，神色颇为张皇。

裴　炎　（在圆门上叩问）上官婉儿在吗？

郑十三娘　裴九叔来了。（开门）婉儿到花园里去了。快请进来坐。

裴　炎　郑十三娘，她受人牵连了。

郑十三娘　出了什么事吗？

裴　炎　明崇俨大夫在承福门外被人用毒箭射死了，凶手赵道生，供出是太子指使的，牵连到婉儿。

郑十三娘　（惊慌地）什么？

裴　炎　你别慌，传婉儿不过是要她去对质。但是，有关我和程务挺联络徐敬业起兵的事，你没有告诉过婉儿吧？

郑十三娘　裴九叔，这样的事，我怎么会告诉她？婉儿到底还是个孩子！

裴　炎　她确实不知道？

郑十三娘　当然不知道。

裴　炎　不过，我担心太子殿下会不会把我们的策划也告诉了她。

郑十三娘　这倒是很值得担忧的。（紧张起来）怎么办呢？

裴　炎　先别着急，把她叫来，我问问她。

郑十三娘　好吧。我去把她叫来。（下场。）

上官婉儿一人上场。

上官婉儿　裴九叔，您来了。

裴　炎　来了。你可知道吗？今天清早，在东城承福门外，正谏大夫明崇俨被人暗杀了。

上官婉儿　（略示惊异）呵，真是把他杀了吗？

裴　炎　暗杀的人用的是毒箭，当场被人捉着了。

上官婉儿　是那赵道生干的吗？

裴　炎　那还用说！

上官婉儿　真是糟呵！我劝过太子殿下，劝他不要和那样的人计较，他终于做出来了！

裴　炎　是呵。事情已经禀报上去了。刚才在东宫搜查出很多兵器，骞味道大夫疑心这暗藏兵器的事，你也知道。

上官婉儿　暗藏兵器？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裴　炎　你没有听到太子殿下说过？

上官婉儿　我没有。

裴　炎　真的没有吗？

上官婉儿　裴九叔，您要我发誓吗？

裴　炎　（放了心）没有就好了。等一会天后会派人找你去对质的。你赶你知道的说，不知道的不能随便乱说。万一惹出枝节，会牵累好人。审讯的时候是有我在场的，你不用害怕。你要好好地记住我的话。

上官婉儿　裴九叔，您放心，我知道的事就照直说，决不连累别人。

郑十三娘匆匆跑上。

郑十三娘　裴九叔，来提婉儿的黄门快到门口了，您是爱护婉儿的呀！

裴　炎　十三娘，你别慌，单只杀了明崇俨还算不了什么大事。（双关地）唔，事情还大有可为。我先走一步。你们都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从后门下。）

上官婉儿　那是什么意思？什么事还大有可为？

郑十三娘　就是指你的事吧。

上官婉儿　不，天后陛下是知道的。我的事没有什么大了不起。我看，裴九叔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

郑十三娘　婉儿，你不好随意在背后指责人！

二黄门手执锁链上场。

郑十三娘　你们有什么事？

黄门甲　我们是来传上官婉儿的。明崇俨大夫被人暗杀了，天后陛下要在凌波宫亲自审问，传上官婉儿去对质。

郑十三娘　哦，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要用锁链？

黄门甲　这是朝廷的王法。天后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上官婉儿延颈受链，伸手受锁。

郑十三娘　（向婉儿）婉儿呵！

上官婉儿　妈！（下。）

余人出圆门同下。郑氏一人在圆门外，怅然伫立了一会，觉得放心不下，又追赶下去。

——幕落

第　二　场

前场之同日。洛阳禁苑凌波宫之便殿。正中有平台，不甚高，周围有回栏。平台上偏左置御座，其右空出，以备置放高宗所乘卧辇。

先有黄门数人在场上检点。

裴炎与左御史大夫骞味道正服登场，执笏，侍立于平台前面两

侧。在高宗与武后登场时，鞠躬迎接，仍退回原位侍立。

有侍卫若干人，执各色仪仗，侍立平台左右。

高宗著便装，睡在卧辇上，被宫娥八人扛扶着出场。（可参考唐人所画《步辇图》①，但宜更平如睡椅；扛者二人肩荷扛绳，并以两手提辇柄；其余六人分列左右，手附辇柄扶提。）卧辇扛扶至平台上，置于右侧。宫娥分列于后。高宗甚虚弱，两眼十分近视。手捧《肇论》②一册在阅读，离眼甚近。（当时尚无眼镜，故无法补济。）

武后亦著便装，随卧辇后徒步出场。宫娥八人各执羽扇相随，一同步上平台。武后坐左侧御座上。羽扇宫娥分为两组，各向高宗与武后不断打扇。

武则天　（向裴炎）裴炎，暗杀明崇俨一案，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裴　炎　都调查清楚了。

武则天　东宫是不是已经搜查过？

骞味道　已经搜查过。我们从东宫的马房中搜出了不少的兵器，铠甲弓矢、刀枪剑戟，样样俱全。东宫已由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帅领御林军包围，不许任何人出入。太子殿下已遵照御旨，在殿外朝房等候传讯。上官婉儿和赵道生都已经押解到案，听候处分。

武则天　好，那你们传令下去，先带赵道生。

二侍卫应命下，随即押赵道生入场，跪于平台下。

---

① 唐阎立本画，描绘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迎文成公主入藏时的情景。

② 佛教书名，后秦僧肇著。

赵道生身被锁链，散发，脸上有伤。

武则天　你是东宫小黄门赵道生吗？

赵道生　是。

武则天　你多大年纪？

赵道生　今年刚满十七岁。

武则天　你是哪里的人？

赵道生　我不知道我是哪里的人。我是个孤儿，是在这洛阳城里当乞丐长大的。

武则天　你几岁进宫里来的？

赵道生　十二岁。

武则天　你为什么要暗杀明崇俨？

赵道生　是太子殿下要我杀的。

武则天　他为什么要杀他？

赵道生　太子殿下说，明崇俨是个坏蛋。他说过太子殿下活不上三十岁，那是有意要暗害太子殿下，来显示他自己能断定人的生死，神通广大。因此太子殿下非杀他不可。

武则天　你用的毒箭是从哪里来的？

赵道生　在东宫里有的是。太子殿下这一年多来，在东宫里面，储备了不少的兵器。

武则天　他储备那些兵器想作什么用？

赵道生　奴才不知道。

武则天　除你而外，还有什么人和太子伙在一道？

赵道生　奴才只知道有上官婉儿，她是知道太子要杀明崇俨的。她前几天还告诫过我，要我不要听太子的话。如果

杀了明崇俨，反而把太子害了。

武则天 她告诫过你？

赵道生 是的，还不止一次呢。

武则天 你为什么不听她的话？

赵道生 我以为她在嫉妒我。

武则天 嫉妒你？

赵道生 以前太子是喜欢她的，现在是更加喜欢我了。

武则天 你脸上受了伤，是不是在受审的时候打了你？

赵道生 不，是御林军逮捕我的时候，我反抗了一下，因此受了伤。

武则天 （向侍卫们）你们把他带下去，听候发落。把上官婉儿带上来！

二侍卫应声押赵道生下，不一会又押婉儿登场。

婉儿跪伏在平台前面。

武则天 （严厉地）上官婉儿，你知罪吗？

上官婉儿 陛下，奴婢本来是有罪的人。

武则天 我不是说你过去，我是说你现在。

上官婉儿 过去的罪因就种下现在的罪果。

武则天 （愈严厉地）上官婉儿，今天不许你花言巧语！你的罪行十分严重！

上官婉儿 是，陛下，奴婢罪该万死。

武则天 我问你，太子贤要暗害明崇俨，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上官婉儿 很早了，在一年多以前。

武则天　在一年多以前？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您还记得吗？去年正月的一个晚上，您亲自去东宫，明崇俨大夫是跟随着您的。那天晚上黄门侍郎裴炎也正在东宫。陛下叫明崇俨给太子看相，明崇俨说太子活不上三十岁，这话很触怒了太子。他认为明崇俨对他有阴谋，所以他经常在说非除掉明崇俨不可。

武则天　你早就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上官婉儿　奴婢死罪，奴婢是别有苦心的。

武则天　你别有苦心？你有什么苦心？

上官婉儿　奴婢劝太子殿下不要跟明崇俨计较，明崇俨的话也许出于好心，只要太子殿下讲求养生之道，锻炼筋骨，却病延年，留心政要，不只明崇俨无话可说，也报答了天后陛下一片爱子之心。怎奈太子殿下不肯听奴婢的话。

武则天　东宫藏了很多兵器，你知道吗？

上官婉儿　奴婢不知道。

武则天　（含怒）哼，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你还没有死心，你还想替你父亲和祖父报仇。我说透了你的心机吧？

上官婉儿　（泰然地）天后陛下要那样判断，奴婢不敢强辩。

武则天　好吧，你要替你的父亲和祖父报仇，而我自己亲生的儿子却想谋杀他亲生的母亲呢！你们把她带下去，听候处分。

二侍卫应声押上官婉儿下。

武则天　（向裴炎与骞味道）这上官婉儿和赵道生，你们认为，该受怎样的处分？

裴　炎　我们拟议过。杀人者抵罪。赵道生身为凶犯，杀害朝廷命官，拟处以大辟之刑，斩首示众。

武则天　上官婉儿呢？

骞味道　上官婉儿，知恶不举，与恶同罪，应该处以绞刑。但念她是年幼的女子，拟处以流刑，发配岭南充军。

武则天　（向高宗）皇帝陛下，您听到他们所讲的话吗？

唐高宗　（在卧辇上抬起半身来）大家所讲的我都听到了。

武则天　您看怎样处分的好？

唐高宗　就请你决定好了，我不能多动心思。（说罢又躺下看书。）

武则天　好吧，让我来判断吧。黄门侍郎和左御史大夫，你们所拟的处分都不大妥当。

裴　炎　（鞠躬）请天后陛下裁夺。

骞味道　（鞠躬）天后陛下，臣以为对赵道生的处分宜宽，对上官婉儿的处分宜严。请陛下卓裁。

武则天　你们的量刑自然也有见地，不过照我看来，赵道生是一个可怜无告的孤儿，他的犯罪是受人指使的，更何况他还没有成年，只有十七岁，因此，不能处以死刑。认真说，明崇俨并不是一个好人，只因他还会按摩，皇帝陛下需要他，所以经常让他在宫廷中行走。可是他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我听说他经常在外面狐假虎威，横行霸道。他是死有余辜的。因此，我认为赵道生的罪行不重，但应该把他逐出宫廷。为了使他有条生路，可以把他的头发剃掉，放他在奉先寺里去做和尚。（回顾高宗）陛下，您以为

怎样？

唐高宗　（又抬起半身来）你断得很好，恰合我的心意。

武则天　裴炎，你以为怎样？

裴　炎　（鞠躬）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真真是恩同天地，光比日月。

武则天　骞味道，你呢？

骞味道　（鞠躬）臣下体会到，感恩怀德的会不止赵道生一个人。

武则天　好吧，赵道生就照着这样处分了。（向裴）黄门侍郎，请你下去吩咐他们对赵道生加以处分，处分好了，等候发落。你去办你的事吧。

裴　炎　是。（鞠躬下。）

武则天　（向高宗）陛下，您看上官婉儿应该怎样处理？

唐高宗　她的情形，你知道得更清楚。（说罢又躺下看书。）

武则天　我看她罪行严重，知恶不举，应该处以绞刑。（息了一忽）不过，她才十五六岁，再受些教养，是可以改变的。流刑也太重了，改处以黥刑，在她的额上刺上一朵梅花，把朱砂涂进去！（向骞）左御史大夫，你以为怎样？

骞味道　陛下，请恕臣的直愎，臣以为对上官婉儿的处分是太宽大了。

武则天　你不同意吗？

骞味道　臣下认为上官婉儿这样的人，安置在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左右是很危险的。刚才天后陛下说得很透彻，在东宫中暗藏大量兵器，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里一定

还有更大的阴谋。而上官婉儿是不会不知道这阴谋的。这样，她的罪行就十分严重，她不仅知恶不举，而且还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武则天　有人图谋不轨，那可毫无疑问。但这罪状应该加在太子贤和他左右那一批人身上。那一批人，你们可以毫不容情，一律加以贬斥。

骞味道　据臣下看来，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郑十三娘，也是不能容情的。她们经常在天后的身边，有了这样大的阴谋，而她们也不举发，这罪恶是断断不能容恕的。刚才我们在下边拟刑的时候，我和黄门侍郎裴炎就已经争论过。

武则天　你们是怎样争论的？

骞味道　臣下认为，对上官婉儿无论怎样也应该处以绞刑。而且上官婉儿的母亲郑十三娘也一定知情，应该把她传来加以严刑拷问。

武则天　是裴炎不同意你这样办吗？

骞味道　正是。他说上官婉儿和郑十三娘是天后陛下身边的人，不能这样操切。如果她们的行迹可疑，难道天后陛下还不会觉察到吗？尤其是上官婉儿，她只有十五六岁。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处以极刑，对于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意旨会有所抵触。因此，我们才拟以流刑，发配岭南充军。

武则天　左御史大夫，你的见解照道理上说来是很公正的。不过裴炎的话也合乎情理。的确，上官婉儿只有十五六岁。她生下地来就在宫廷里当奴婢，而有那样高的才华，

我的确是爱她。我是在为本朝爱惜人才。何况她在我身边已经一年多了，也没有丝毫过错。郑十三娘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行迹可疑的地方。太子贤和他左右那一批人在东宫暗藏兵器，图谋不轨，你们做御史大夫的人没有预先觉察，我做母亲的人也没有预先觉察，认真说，我们倒是要引咎自责的。

骞味道　（惶恐地）臣下万分惶恐。

武则天　我倒不是要责备你，而是认为上官婉儿可以宽恕。上官婉儿已经承认她是知情的，但她之所以没有事前揭发，我看她一来是想顾全我们母子的恩谊，二来是“投鼠忌器”。你们做御史大夫的人，一年多来也没有事先防范，恐怕也是有所顾忌的吧？

骞味道　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天鉴明察，的确是照透了臣下的隐衷。

武则天　所以，我们对于上官婉儿也就不好不格外原情了。

骞味道　是，遵从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好吧，那就处以黥刑。我要再说一遍：在她的额上刺上一朵梅花，把朱砂涂进去！我要依然把她放在我的身边，用我的力量来感化她。如果我连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都不能够感化，我怎么能够“以道德化天下”呢？

骞味道　是，遵从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向高宗）陛下，您觉得怎么样？

唐高宗　你所拟的处分，入情入理。

武则天　（向骞味道）那么，左御史大夫，就请你下去吩咐他们，

对上官婉儿执行处分。处分好了，等候发落。把太子贤带上来审问。

骞味道应声鞠躬下。

武则天　（离座，步下平台，宫娥们欲随下，被制止）我要舒畅一下，你们不必理会。（在台前走动，不时运舒两臂。）

唐高宗　（捧着《肇论》，象哼诵佛经一样，念出声来）"……大象隐于无形，故不见以见之。大音匿于希声，故不闻以闻之。故能囊括终古，导达群方，亭毒苍生，疏而不漏。汪哉洋哉，何莫由之哉！……"

武则天　陛下，您总是爱看那种空空洞洞的书。

唐高宗　这就是受了你的影响嘛。你不是鼓励过大家读老子的《道德经》吗？

武则天　我以前有过一个时期是喜欢《道德经》的，曾经陶醉在那种恬淡无为的乐趣里。后来我领会到人生的意义不是在恬淡无为，而是在生动有为，所以我的想法也就改变了。但您却走着相反的道路。您不怕把您的眼睛完全搞瞎吗？

唐高宗　我的眼睛如果完全瞎掉，那我就能够以没有眼睛的眼睛来看，没有耳朵的耳朵来听，我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武则天　您别太激动了，陛下。

唐高宗　我活的还有什么意思？我的几个儿子都不成材。阿贤从小读书，过目不忘，明敏出于天性，让他监国的时候也还不错，可没有想到他竟会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他竟跟自己的生身父母作对。唉，这都怪我教子不严呵。

武则天　这么说，我做母亲的也就不能不向陛下请罪了。

唐高宗　这怪不得你。我们不止一次拿先帝陛下的遗训告诫他，他就是不听。

武则天　岂止不听，他还说我们违背了先帝的遗训哩。陛下，您看阿贤该怎样处理呢？

唐高宗　你是他生身的母亲，你斟酌着办吧。

武则天　我记得陛下处死太祖的曾孙魏州刺史李孝协①的时候，有人替他说情，请求免死，当时陛下严厉地说过："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②

唐高宗　是的，在国法之前是应该大义灭亲。

武则天　不过，我一定要尽力开导他，让他能悔悟过来。

　　骞味道引太子贤入场，太子贤未被锁链，但神色沮丧。

骞味道　启禀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我把太子殿下请来了。

武则天　好。骞味道，你可以下去办你的事，我们要谈谈家务事了。把侍卫都撤下去！

骞味道　（鞠躬）遵照皇帝陛下和天后陛下的意旨。（下场。）

　　侍卫同时下场。

武则天　（向太子贤）你做的好事，你现在有什么话好说？

太子贤　（忽然振作起来，有意反抗地）我想说的话很多！

武则天　那你就说吧！把你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

① 李孝协，初封范阳王，后降为郇国公、魏州刺史。因贪赃罪，被高宗赐死。

② 语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

太子贤　我首先要说，你并不是我亲生的母亲！

武则天　那么，你亲生的母亲是谁呢？

太子贤　是你的姐姐韩国夫人，而且是你把她杀掉的。

武则天　吭？你知道得那样清楚？

太子贤　因此，我要尽我的孝道，我要报仇！

武则天　所以你潜藏兵器，图谋害我？

太子贤　正是那样，因为你要暗害我。我的亲哥哥太子弘就是你在合璧宫把他毒死了的，他也不是你的儿子。

唐高宗　这蠢才是发疯了吗？

武则天　（劝止高宗）您让他尽量地说吧。（向太子贤）是我把你哥哥毒死了的？你听谁说来？

太子贤　宫里人谁不知道？你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母夜叉！

武则天　（苦笑）唔？你骂得很痛快！

唐高宗　（愈益不能忍耐）疯狂得太不成话！

太子贤　（大声叫出）开国元勋长孙无忌①、西台侍郎上官仪被你杀了！自己的亲姐姐被你杀了！你已经杀了我的哥哥，早迟你是要杀掉我的。明崇俨就是你准备好来杀我的凶手。……

高宗不能忍耐，离开卧辇，踉跄步下平台。众宫娥搀扶着。他闯至太子面前，看准了他的颜面，给了他几下耳光。

唐高宗　（愤怒）你这糊涂的蠢才！完全是一嘴胡言乱语！

---

① 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长孙皇后之兄，唐高宗之舅。曾任司空等职，封赵国公。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年）受命辅立高宗。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放逐黔州，自缢。

武则天　（劝慰着）您要当心您的身子，陛下，不要和他计较。

唐高宗　不，我就在断这一口气之前，也要向他把话说清楚！

武则天　（指挥宫娥们）你们把卧辇抬下来，让陛下躺着！

唐高宗　我先告诉你，你哥哥是怎样死的。那是十二三年前，一位乌茶国的婆罗门① 名叫卢迦逸多，他给我配了什么不死药，是天后阻挡着我，没有让我吃。她说，先帝陛下太宗皇帝是误服了婆罗门·那罗迩娑寐的所谓不死药，中毒死了的。② 她叫我千万不要乱吃药。不料却被你哥哥把它偷去了。你哥哥太子弘，就跟你一样，搞得一个身子非常虚弱，他在合璧宫里把不死药吃了，弄得七窍流血，一个晚上就死掉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你怎么说天后毒死了他？（又给太子贤两下耳光。）

武则天　（再从旁劝慰）不要那么激动。请您躺下吧，陛下。

高宗半被强迫地躺上卧辇，宫娥们把卧辇扛扶了起来。

唐高宗　我再告诉你，你的母亲不是别人，就是天后。你哥哥太子弘是永徽三年正月生的，你是十二月生的，你们两个同年。那几年你母亲还在感业寺，临盆的时候是在韩国夫人家里生下你们，因此托她抚养。到了永徽五年三月，我把你母亲封为昭仪，接进宫来。我也曾经想把你的生日给掩饰一下，说你是永徽五年十二月，天后往谒昭陵的

---

① 乌荼国，在印度境内。婆罗门，梵语，印度四姓之一（另三姓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② 作者原注：见《资治通鉴》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

途中生的，① 结果反而生出谣言来了。你这蠢才！（又激愤起来，想起身去打太子贤，但太子贤此时已在卧辇前跪下，扑了一个空）你要谋害你亲生的母亲，还大言不惭地讲什么孝道！你在替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的长孙无忌和上官仪呼冤。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你母亲，老早就没有我，还有你做太子的份？（此时已气喘连天。）

武则天　（又劝慰着）陛下，您不必再讲了，让我对他讲吧。

唐高宗　不，关于韩国夫人的死，非我对他讲出不行。你母亲替我管理国家大事，一天忙到晚。因为我有病，是韩国夫人在我身边服侍，但我们却发生了不正当的行为。后来事情被发觉了，韩国夫人服毒自尽了。（息了一忽）是我做父亲的不好，生下来的儿子一个二个都不成材。我死之后，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呵！

武则天　（命令宫娥们）陛下太激动了，你们把陛下抬回龙鳞宫去！

唐高宗　不，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交代清楚。（指着太子贤）你是不能再做太子了，让你去做一品大百姓！要杀你，还是充军，全由天后作主。好，抬我回龙鳞宫！

宫娥八人扛高宗下场，太子贤仍然跪着。

武则天　（至太子贤前）阿贤，你可知道你错了吧？

太子贤　（突然起立，貌至凶猛）不，我没有错！

武则天　（为之愕然）那么，你父亲讲的话，你也不信了？

---

① 作者原注：见《旧唐书·高宗纪》。

太子贤　那不是他的真心话，他不那样讲，连他的性命也不能保！

武则天　唬，你真执迷不悟！你是受了谁的指使呵？

太子贤　我受了天地神明的指使！我受了高祖太宗的指使！我受了良心的指使！我求你把我杀了吧，但不要株连别人，更不要谋害我的父亲！

武则天　哼，我如果是那样十恶不赦，为什么二十多年来我没有下手，而要等到你今天来关心？

太子贤一时被问穷了，说不出话来。

武则天　我知道，指使你的不是天地神明，不是高祖太宗，也不是你的良心，就是那些豪门贵族。他们一直在指使着你，跟我作对。记得仪凤元年让你监国的时候，娘还降敕褒奖过你。娘说你"留心政要，处事明审，国家之寄，深副所怀"。谁想到你竟被贵族豪门熏染成了这个样子？听信他们的谣言，连自己生身的母亲都不认了。难怪使你生病的父皇气得那个样子。……（忍不住激动起来，擦了下眼角，严肃地）好吧，你既是死了心，我也只好照着你父亲的吩咐办事了。（回向宫娥）你们下去把黄门侍郎裴炎和左御史大夫骞味道请来。上官婉儿和赵道生叫他们一道带来。

宫娥下。

太子贤　我也下去了。（愤然下场。）

武后无言地俯首徘徊，有所思索。裴炎、骞味道登场。上官婉儿、赵道生及侍卫二人随后。上官婉儿额上近眉间处已受黥刑，呈

出一朵红梅。赵道生已成光头。二人均向武后下跪。

裴　炎　启禀天后陛下：上官婉儿和赵道生已经处分停当，听候发落。

武则天　（向赵道生）赵道生，我要送你到龙门西山奉先寺里去，你愿意吗？

赵道生　（叩头）天后陛下，我祝您万岁万万岁！

武则天　好吧，你们把他带下去，送交给奉先寺的住持善道禅师，就说是我交给他的人，请他收为弟子。

赵道生　（再叩头）祝天后陛下万岁万万岁！

赵道生起立，二侍卫带之下场。

裴　炎
骞味道　天后陛下还有什么指示？

武则天　奉皇帝陛下口谕：废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为太子，你们可以晓谕天下。从东宫中搜查出的武器，可以聚集在天津桥① 南全部烧毁。敕令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把废太子李贤护送到长安，回头再把他送到巴州去。

裴　炎
骞味道　是，遵照天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好吧，你们可以下去办事了。

裴、骞二人鞠躬同下。

武则天　（向上官婉儿）上官婉儿，你现在心服吗？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奴婢是心悦诚服的。

---

① 古浮桥名，故址在今洛阳市。隋炀帝大业元年（六〇五年）建，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年）重修。

武则天　一年多来，我几次要到东宫去，都被你托故阻挡了。我看，你是有意回护我的。我要依然把你留在身边。你可以起来。

上官婉儿　（叩头）陛下，婉儿死心塌地地服从您。（起立，感激得流下眼泪。）

武则天　好，我们回龙鳞宫去，去看皇帝陛下。

武后挽着婉儿的手，被宫娥们簇拥着下场。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前幕的四年以后（公元684年），八月初旬某日午后。景同第二幕第一场。

这一年在历史上有三个年号。前一年十二月高宗去世，英王哲即位，是为中宗，在正月改元为嗣圣。不久被废为庐陵王，其弟豫王旦（即相王轮）即位，是为睿宗，改元为文明。政事决于武后，睿宗仅拥虚位。到了九月，武后复改元为光宅。

幕后有小儿合唱，歌辞为：

一片火，两片火，
绯衣小儿殿上坐。
乌鸦飞过河，
兔子滚下坡，
万事一场空哟，
不用动干戈。①

幕启时郑十三娘一人在炕上缝纫。

赵道生出场，此时已为一地道僧人，气度端重，身着缁衣，手挂

① 前二句见唐张文成《朝野佥载》卷五；后四句系作者虚拟。

串珠，步至圆门外扣门。

郑十三娘　谁呵？

赵道生　我，道生和尚呀，郑十三娘！

郑十三娘　（下炕开门）呵，你道生，多年不见了！

赵道生　（合掌）阿弥陀佛！郑十三娘，您好？

郑十三娘　好，很好，请里面坐！

道生步入圆门，郑氏将门掩上并闩好，回头让道生坐在炕缘，自己也坐在炕缘。

郑十三娘　你在大奉先寺，日子过得好吗？

赵道生　太好了，我一辈子没有过过那样好的日子。善道大禅师待我很好，我不知道父亲爱儿子是怎样，但我觉得善道大禅师就象我的父亲。

郑十三娘　那你享福了。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到这里来？

赵道生　我跟善道大禅师在乾元殿，替高宗皇帝做修荐大道场，今天我抽出了身子来看您老人家。

郑十三娘　谢谢你的好心。为了安葬高宗皇帝，天后陛下带着上官婉儿到奉天县① 去了，你知道吗？

赵道生　我早听到人说，天后陛下是很喜欢她的。

郑十三娘　是呵。她犯了死罪，天后陛下没有杀她，还把她照旧留在自己的身边。

赵道生　天后陛下就是这样宽大的人呵。我杀死了明崇俨大

---

① 作者原注：今陕西乾县。

夫，她都饶恕了我，使我回到了正路上来。

郑十三娘 不过，好些人都在说天后陛下残忍。

赵道生 那是不能相信的。天后陛下对于迷了路的羔羊是慈悲的，对于吃人的猛兽，她就不能慈悲了。

郑十三娘 （有所憬悟）对，你说得很对。对于猛兽是不能慈悲的。

赵道生 所以那些猛兽们就说天后陛下残忍了。

郑十三娘 对！（道生的话打中了自己的心，说不下去了）你请喝点茶吧。

赵道生 谢谢您，郑十三娘。（喝茶）天后陛下要几时才回洛阳呵？

郑十三娘 怕要到九月下旬才能回来呢。听说天后陛下要在长安住一会，还准备到华清池去休息休息。

赵道生 那可好呵，天后陛下实在太忙了。她这几年到洛阳来，连龙门都没有去过。

郑十三娘 我听说大奉先寺是天后捐脂粉钱修建的，可是真的吗？

赵道生 怎么不真？天后陛下捐出了脂粉钱二万贯呢！那是咸亨三年① 开始修建的，修了三年半才完工。龙门西山有二十来往个石窟，奉先寺石窟是最大的一个。本尊佛很高大，可不用说；单说那里的四大天王，有一尊我们就用两只手也还抱不了它的脚胫子。都是在岩石上雕成的！

---

① 作者原注：公元672年。

郑十三娘　呒？那样大吗？

赵道生　是呵。郑十三娘，您怎么不去看一下呢？

郑十三娘　自从生了婉儿，十几年来，没有出过门了。

赵道生　十三娘，您如今可以走动走动一下了。龙门的风光实在太好，又有山，又有水。伊水从龙门流出，真象一条龙。两岸的山真象一道门。最好是西山了。那些石窟里的佛像才够您看呢！怕有十来万尊，一尊二尊都活灵活现的。我还喜欢那座潜溪寺，有一股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流进伊水，就在那山路的旁边。那泉水是多么清洁，声音是多么清脆呵！

郑十三娘　呒？你说得真好！我有机会很想带着婉儿去看看。

此时裴炎引骆宾王由左手上场，走至圆门前扣门。

裴　炎　郑十三娘，你在吗？有稀客来了。

郑十三娘　（高声）哦，你是中书令裴炎裴九叔！请你等一下，我回头就来开门！（低声向道生）你从这边后门出去吧。（等道生入内室，然后再回到圆门处开门。）

裴炎与骆宾王步入室内。

郑十三娘　（一面走，一面和骆宾王寒暄，显示着不可遏制的高兴）哎呀，好些年辰不见了。你真是稀客呀，骆主簿！

骆宾王　整整五年了，光阴过得真快！

郑十三娘　你老人家和五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骆宾王　大家都没有变呵。上官夫人，你也还是同从前一样，但显得更开朗了。

郑十三娘　是那样吗？请上炕坐。裴九叔，请你照拂着骆主簿，我去调点冰粉来。

裴　炎　十三娘，不要准备什么了。骆主簿在我那里已经喝过些了。因为在我那里不好讲话，所以我把他引到了你这儿来。

郑十三娘　是那样吗？那就简慢了。（取出团扇，每人授予一柄。）

裴炎、骆宾王、郑氏一同上炕就座。

骆宾王　（欣赏窗外的风光）吭，这个地方真美！让上官婉儿住在这里，真是再好也没有。她近来怕做了不少的诗吧？

郑十三娘　她很忙啦，没有工夫做诗了。天后有很多文件要交给她办。天后差不多离不开她。这一次到奉天县去安葬高宗皇帝，也把她一道带去了。

骆宾王　刚才裴令公已经告诉了我，听说要到九月底才能回来，是吗？

郑十三娘　是的，天后陛下原说要赶回来过中秋，到我们这儿来赏月，后来又说要在长安呆一会。

骆宾王　天后经常到这里来吗？

郑十三娘　经常来呢，天后很喜欢婉儿。晚上一有空便肯到这里来。她有时候还让婉儿给她捶腰、捶背呢。

骆宾王　（回顾裴炎）这真是铁鞭、铁锤了。

裴　炎　（笑应）唔，还会是匕首呢！

郑十三娘　裴令公，你刚才不是说要讲什么话吗？我在这儿

是不是方便？

裴　炎　呵，方便之至！正要同你一道商量。门外我已经安置了人，不用担心。

郑十三娘　那么我就陪着你们。

裴　炎　骆主簿，你这一次来得真好。天后到奉天县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时机。

郑十三娘　的确是时机了。骆主簿，你想，高宗皇帝去年十二月去世，英王殿下即位，不到一个月便被废为庐陵王。现在相王殿下虽然在做着皇帝，实际上管不了事。英国公徐敬业，他近来在什么地方啊？

骆宾王　我在眉州同他住了几年，那个地方太偏僻了。最近他又由眉州刺史被谪贬为柳州刺史，地方更加偏僻。他现在还没有到柳州去，暂时住在扬州。

郑十三娘　扬州，好地方啦！"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①。

骆宾王　所以我们想在那儿起兵。我这一次来就是英国公派我来的。他要京里面派些得力的人去帮忙，还想知道京里的情形怎么样。

裴　炎　前些日子他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派去帮忙的人我老早就准备好了。

骆宾王　人都准备好了吗？那太好了！

裴　炎　我要派我的外侄监察御史薛仲璋去帮助你们。程务挺将军他也同意派遣他的两位好朋友一道去，一位是詹

① 语见《说浮（宛香山堂本）弓四十六·商芸小说》。

事司直杜求仁①，另一位是给事中唐之奇。但我想把杜求仁留一会，先让唐之奇作为薛仲璋的随员，一同出京。

骆宾王　我都不认识呵。

郑十三娘　都是自己人，一见面就会感觉亲热的。

骆宾王　好吧。我告诉你们，我们在扬州找到一位裁缝，名叫江七，他和太子贤的面貌很相象。我们准备就把他假充太子贤。起兵的时候，拥戴着他，就说太子贤还没有死。这样来号召天下，你们看，行吗？

裴　炎　行！

郑十三娘　那再好也没有。大家都知道章怀太子是有学问的人。不幸今年三月，天后派人到巴州去把他杀了。大家都在思念他。

裴　炎　是呵，是那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干的坏事。明明是天后的授意，天后却假意谪贬了丘神勣，以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但不久，丘神勣的左金吾将军又官还原职了。真是掩耳盗铃呵。

骆宾王　章怀太子李贤，他比庐陵王的号召力大。庐陵王在今年正月虽然做过一个月的皇帝，但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庸人。而且徇私误国的罪状，在天下人的耳目中也还是很新的。所以我们不想抬出庐陵王来做号召，而要使用假太子贤。

裴　炎　这些地方显示了英国公徐敬业的深谋远虑。

---

① 杜求仁，洹水县（今河南安阳）人。中书令杜正伦之从子。永淳中为监察御史，光宅年间为詹事司直，与徐敬业举兵讨武后，死于难。

郑十三娘　骆主簿，这恐怕是你的献策吧？

骆宾王　不敢，不敢，是大家想出来的办法。不过我偶尔碰上了江七这个人，倒是事实。他是一位裁缝师傅，一副苍白色的脸，看起来倒很文雅。只是口吃得很厉害，眼睛很明朗，这一点却和章怀太子不同。

裴　炎　那容易掩饰。叫他把眼睛眯着，不准讲话就行了。

骆宾王　我们也正是那样打算。但是关于起兵的地点，决定在扬州，你可同意吗？

裴　炎　我完全同意！朝廷的重兵布置在西北，而不在东南，你们正好乘虚而起。何况扬州是很富庶的地方，不愁没有军饷。还有，东南的世家大族习惯了南北朝时代两百多年的分治局面，他们对本朝的一统是不那么心服的。西北和东南究竟是有隔阂。如果在扬州起兵，将来就弄到偏安江左，也是一个大局面呵。

骆宾王　不，我们可不能以偏安为满足。

裴　炎　当然，我说的只是退后一步的话。我们在京内还有兵权在手。只要京外一举动，我准备派遣程务挺将军在名义上去讨伐你们，而在实际上是抽空京师，内外合流。

骆宾王　呵，好计划，好计划！裴令公，你看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举动？

裴　炎　要看你们的准备怎样。

骆宾王　告诉你吧，我连讨武后的檄文都准备好了。

郑十三娘　吼？你带来了吗？骆主簿，好不好给我们拜读？

骆宾王　来的时候，我要他们抄了几份。（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荷

包，从中再取出用小字写的檄文两张，分予二人。）

郑氏接受檄文，即展开阅读。裴炎则顺手揣入怀中。

裴　炎　是你做的那一定是好文章，我回头再仔细看。

骆宾王　你什么时候看都好，但请你直说，我们什么时候举动？

裴　炎　骆主簿，时机不可失。这一次要偏劳你多吃点苦头。

骆宾王　我是连生死都置诸度外的！

裴　炎　举大事就要有这种精神。因此，我觉得你最好在明天清早就和薛仲璋他们一道赶回扬州。明天清早寅时，在天津桥取齐，行吗？

骆宾王　寅时？（不断点头）行，我是一个人，什么时分都行。

裴　炎　那么，你的行李，我回头叫人去先带走。你明早寅时一个人到天津桥取齐。

骆宾王　好，一切照办。但是，你有点画龙不点睛。我们到底该在什么时候起事呵？

裴　炎　你这位老诗人，怎这么着急！你听我慢慢地说吧。我估计你们在路上骑马要费十来天工夫，再拿半个月的光阴来作准备，那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如果预定在九月十五日举动，你看怎样？

骆宾王　九月十五？（考虑了一下）好吧，还有三十多天，看来是来得及的。

裴　炎　是呵，时机不可失。（回向十三娘）你怕又要向我要砒霜了吧？

郑十三娘　我以前向你要过几次，你都没有把砒霜给我。

裴　炎　我现在还是不想给你。你要知道，还早，还早。要下那一手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到来了，我自会给你。这不是除掉一个人的事。

此时"一片火，两片火"的歌声又从幕后唱出。

骆宾王　（仔细倾听着）是呵，的确不是除掉一个人的事。你们听，这歌辞不是满有意思吗？

裴　炎　这几天洛阳城里好些街坊的小孩儿都在这样唱。

郑十三娘　禁苑里面是昨天才唱起来的。

骆宾王　这歌辞满有意思，满有意思。

裴　炎　小孩儿唱的东西，信口胡诌罢了。

骆宾王　（摇头）哼，哼，不然，不然。裴令公，这恐怕是天意所在吧。

裴　炎　怎么说？

骆宾王　我看是到了快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天意是应在你身上了。

裴　炎　（笑出）骆主簿，你不能这样信口开河！

骆宾王　（一本正经地）这里是有天意，是有天意。

裴　炎　你真有点神乎其神了。

骆宾王　让我解释吧，裴令公！那"一片火，两片火"，岂不就是你的大名火上加火的"炎"字？"绯衣小儿殿上坐"，绯衣，把一丝的挂虑去掉，不就是"裴"字？你的尊号叫"子隆"，儿子的子不就是"小儿"？兴隆的隆有人君的意思，好象是荀子吧，他不是说过"君者国之隆也"① ？所以你要在

① 作者原注：见荀子《致仕篇》。

殿上坐朝问道，奉天承运了！

裴　炎　（颇中下怀，但矫情地笑着）哼，算学博士，你却变成拆字先生了。

骆宾王　还有呢，后边四句更加有意思。“乌鸦飞过河，兔子滚下坡。万事一场空，不用动干戈。”乌鸦是指太阳，兔子是指月亮。日和月加上“万事一场空”的空字，岂不就是那个日月临空的怪字——曌（照）字吗？再说止戈为武，“不用动干戈”，不就是武字吗？

裴　炎　（感到满意）唔，你讲得满有意思。

骆宾王　所以这分明是说，武照的天下要成为裴炎的天下。（突然向裴炎叩拜）未来的皇帝陛下，我祝贺你万岁万万岁！

裴　炎　（搀扶起骆宾王）骆主簿，这样微妙的事，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回顾郑氏）十三娘，你也不要泄露。（相当得意而沉着地）如果我裴炎真是天与人归，我倒不敢违背天命。认真说，是应该有真命天子出现的时候。太子弘、太子贤，都已经死了，用不着说；活着的庐陵王和在位的相王轮，都不是可以做皇帝的材料。武后之所以能够独揽朝纲，一多半也由于李家的子孙太不成材。天命属我裴炎，那我就要以火德来统治天下，我要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大统了。火，火，一片火，两片火！哦，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骆主簿，未来的中书令，你万万不要泄露。

骆宾王　但是程务挺将军和英国公徐敬业，总应该向他们讲

清楚吧？

裴　炎　我要告诉你，程务挺是我的死党，他早就有意拥戴我了。

骆宾王　呵，那你真正是天与人归！

裴　炎　但对于徐敬业，骆主簿，你可要相机行事。你要知道，徐敬业他自己是有野心的人。

骆宾王　（再向裴炎叩拜）未来的皇帝陛下，我完全遵照你的意旨。

裴　炎　（向郑氏）十三娘，我看你倒可以告诉上官婉儿，我们本来决定拥戴上官仪的，由他来替天行道，不料他失败了。看来是该我来继承他的大志了。

郑氏呆得出神，只是沉默着，点头。

裴　炎　好吧，我们谈得太久了，应该去进行一切准备。

骆宾王　是，我们明天寅时在天津桥取齐。我就唱那"一片火，两片火"的歌作为暗号。上官夫人，我向你告辞了。

二人起身告辞，郑氏沉默着应付。

郑十三娘　（有决心地自语）哼！原来是上官仪也想做皇帝呵！他们都是一群奸党，我真是糊涂了一辈子。这不是件小事，我不能够作壁上观。……

赵道生由内室走出。

赵道生　（愤怒地）十三娘！

郑十三娘　（大吃一惊）你没有从后门走掉吗？

赵道生　对不住，我偷听了你们讲的话。你们有天大的胆子呵！

郑十三娘　他们讲的话你都听到了？

赵道生　对不住，都听到了，一个字也没有遗漏！

郑十三娘　你打算怎么样？

赵道生　这样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郑十三娘　你有胆量去告密？

赵道生　对不住，这点胆量我是有的。我要去告你们！

郑十三娘　（突然握着道生的两手）啊，我的好孩子！

赵道生　谁是你的好孩子！你这大逆不道的妇人，你比砒霜还要毒！你的丈夫大逆不道，你的公公大逆不道，你自己和你的女儿又大逆不道。你们一家子人真配齐全了！

郑十三娘　好！道生！好孩子！你真是好孩子！（仍然扭着道生。）

赵道生　（愈见愤怒，用力把手撇开，走向圆门去开门）你这有毒的两只手，不准拉着我！

郑十三娘　道生，你等着！我也同你一道去告密！

赵道生　（停步回首）你去告谁？

郑十三娘　告那两个坏蛋，特别是裴炎！

赵道生　哼，你们不是一伙吗？

郑十三娘　我今天才恍然大悟了。我一直认为上官仪、裴炎都是大唐的忠臣，他们不满意天后是为了忠于大唐。我今天才知道，他们完全是一群大奸贼。他们是王莽①，司马

---

①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东平陵（今山东济南市东）人。汉元帝皇后侄。公元五年毒死汉平帝，其后三年称帝，改国号新，执政十五年。

昭①，宇文化及②！他们是自己想坐江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糊涂了一辈子，今天才看穿了。还有，骆宾王那个小人，是多么卑鄙呵！哎，还是婉儿比我有见识。她早就说过：凡是要谋害好人的，都不是好人。

赵道生　（有些缓和）十三娘！你还在想骗人吗？

郑十三娘　道生，好孩子，你不肯相信我，是应该的，我和他们混得太久，陷得太深了。但我要亡羊补牢，悔过自新。你不去告密，我也要去告密。

赵道生　（坚决地）那吗，你把骆宾王的那篇檄文给我！

郑十三娘　好，我给你。（取出骆宾王《讨武后檄文》，交道生）这篇檄文你可以随身带到长安去。告密的人，沿途要受五品官的招待，但你最好不要受这招待，怕人家会暗算你。裴炎那个魔鬼，是诡计多端的。你去的路费我给你，你等我一会。（折入内室。）

赵道生独自徘徊了一会，表示自己有了很大的决心。

郑十三娘　（自内室走出，手中拿着两锭元宝，进前授予道生）把这作为你的路费，你沿途买马骑吧。你赶到长安就没有危险了。西京留守左仆射刘仁轨③是天后信赖的人，是朝廷的

① 司马昭（211—265），字子上，三国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之子。曾任魏大将军。二六三年发兵灭蜀汉，自称晋公。死后，其子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

② 宇文化及（？—619），隋代郡武川（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炀帝时任右屯卫将军。六一八年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自为大丞相。后又毒杀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六一九年被窦建德擒杀。

③ 西京，即长安。留守，皇帝出巡或亲征时留守京城之官。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今属河南尉氏）人。因战功累迁，直至拜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柱石，他会保护你。你如果先见到婉儿，那就更容易见到天后陛下了。你尽快地赶路吧，但也不要连夜连晚地一点也不休息。你不要把身子搞坏了。在路上吃食要当心，千万不要乱吃生冷的东西，千万不要在路上生了病。如果生了病，那就会误了大事呵。

赵道生　（接受元宝，揣入怀内）十三娘，你真是我的亲娘呵！（把檄文还郑）这檄文我交还你。我随身带着不妥当，万一遗失了，很不好。

郑十三娘　（接受檄文盛入匣内）好，你想得很周到。好孩子，你把精神提起来，鼓足你的勇气！你现在干的是一件大事呀！

赵道生　（合掌）十三娘，我谢谢你。为了天下的安宁，为了天后陛下的长命百岁，我甘愿粉身碎骨！

郑十三娘　好，你打从后门去！

赵道生向后门急急下场。

郑氏正在室中收拾，裴炎匆匆地出场，闯入圆门。

裴　炎　（匆遽地）十三娘！刚才我在这里讲的话，你万万不能对谁讲！你的婉儿，你也不能告诉她！

郑十三娘　好，我决不告诉谁。

裴　炎　我真是太大意了，我一辈子没有做过这样大意的事！

郑十三娘　是呵，我都吃了一大惊。

裴　炎　十三娘，你看骆宾王怎样？

郑十三娘　（迟疑一忽）他对你那样心悦诚服，卑躬屈节，大概可靠吧。

裴　炎　（摇头）唔唔？我看这个人大不可靠。他是一位南方的贫苦人出身，是没有品行的文人，又是徐敬业的死党。我的秘密落在了他的手里，万一的时候……，唔唔！（开始徘徊。）

郑十三娘　怎么样？你打算对他怎么样？

裴　炎　唔，是应该想个妥善的办法！（徘徊了一忽）好，我不能再逗留了。十三娘，我再叮嘱你一次：我讲的话，你万万不能对谁讲！

郑十三娘　是。连婉儿都不能告诉她。

——幕　落

第　二　场

前场后一月有余，九月下旬之夜。空中有下弦月如钩。景同前场。圆门掩闭着。室中仅点着一盏孤灯。

启幕时郑十三娘一人在炕上缝纫。

有宫娥四人掌灯前导，步至圆门前侍立。

武后，上官婉儿登场。

郑氏表示惊讶，下炕，步至圆门前。

上官婉儿　（上前叩门）妈，天后陛下回来了！

郑十三娘　（急急开门）哦，陛下回来了。

武则天　（指挥宫娥们）你们到外边门房里去等候着。

宫娥四人下场。

武后、婉儿步入室内。婉儿立即点燃了不少的灯烛。

郑氏奉匜请武后浣洗，婉儿奉铜镜。郑氏回头走向武后面前跪下。

郑十三娘　天后陛下，罪妇万分该死。

武则天　（挽着她）不，你立了大功！十三娘，你快起来。

郑十三娘　（突然哭了起来）罪妇活了四十四岁，真是糊涂了一辈子。原来上官仪父子、裴炎都是大逆不道，我一直都和毒蛇伙在一起！

武则天　（向婉儿）婉儿，你把你妈扶起来。

上官婉儿　妈，听陛下的话，您起来吧！

武则天　你起来，十三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你忘了给我。

郑十三娘　哦，是那骆宾王的檄文。（被婉儿扶起。）

武则天　我来，就是为了看那篇文章的。

郑十三娘　好。（起身，将檄文取出，捧呈）天后陛下，这就是那篇文章。

武则天　（接受，略略展视）唔！（回头把檄文递给婉儿）婉儿，你念给我听。我近来眼睛花了，在灯下看小字可吃力了。

上官婉儿　（接文在手，开始踌躇了一会，然后就灯下高声念出）"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武则天　（赞赏）好，文章争一起。这一起，起得好。话也说得对，我的性情就是不那么和顺，我的门第也的确是寒微。我父亲是卖木材的商人，我的伯父是种过地的①。再念吧。

---

① 作者原注：武后伯父为武士棱，史称其"性恭顺，勤于稼穑"，可见是一个自耕农。从起义后，高祖"委以农圃之事"（见《旧唐书》卷五十八）。

上官婉儿　（继续念）"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武则天　这两句对得巧。（一面点头）是会做文章。

上官婉儿　"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武则天　（一直在微笑，到此笑出了声来）哈哈哈哈，简直是无中生有。

上官婉儿　"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

武则天　这两句话好送给裴炎了。

上官婉儿　"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王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武则天　（仍然在笑）一时比我为吕雉，一时比我为赵飞燕①，一时又比我为褒姒，总是说女人不好，女人是"祸水"，这是不公正的。

上官婉儿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归心。……"

武则天　哼，谁在失望呢？谁归顺了他们？再念下去吧。

上官婉儿　"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

---

① 赵飞燕（？—前1），汉宣帝后。平帝即位，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

武则天　哼哼，“匡复”？匡复南北朝的局面吗？不仅远得很，永远也办不到！

上官婉儿　（继续念）“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

武则天　这在向裴炎呼吁了。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①。

上官婉儿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②

武则天　唔，这两句好。“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听起来是动人感情的。

上官婉儿　可惜没有让骆宾王到乾陵去看看。那样雄壮的皇陵，岂能说是“一抔之土”？

武则天　“六尺之孤”也说不上。我还有好几个儿女，我做母亲的还没有死，怎么能说是孤儿？

上官婉儿　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没有母亲存在的。

武则天　不过，有的时候也有：小时要吃奶的时候；大来遇着紧急关头要苟全性命的时候。（大家笑了）你念下去吧。

上官婉儿　“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

---

① 语见《周易·乾·文言》。

② 作者原注：《骆宾王文集》及《唐诗纪事》等均作“六尺之孤安在”。其他字句亦微有不同，今据一般传诵本。

武则天　哎呀，哎呀，兵都还没起来，已经在讲高官厚禄了！

上官婉儿　"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武则天　完了吗？

上官婉儿　完了。（把文稿递呈。）

武则天　最后两句也结得满好。（接文稿在手，仍然满面笑容）文章是做得不错，调子满铿锵。不过，丝毫力量也没有。通篇有四百多字吧，没有一个字打中了他所要打击的人。你们看，他这文章里面，可有一句话说到老百姓上来的吗？古人说"吊民伐罪"①。他们在讨伐我，却不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再说，这样的文章，老百姓能听得懂，看得懂吗？"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请问，是谁家之天下呢？唐虞夏商周秦汉以来，换了多少朝代啊？但是天下的根本毕竟没有变。古人说得好："民为邦本"。太宗皇帝也说过，老百姓是水，做帝王的是船，水可以载船，也可以把船打翻。当今的好些文人学士们，就是没有这样的见识。（息了一忽，又继续着说）裴行俭品评过他们，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②我看，是恰当的。（又息了一忽）骆宾王的年龄

---

① 作者原注：太宗名世民，唐人本讳用民字，但有时也用。例如《资治通鉴》高宗显庆二年，高宗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盖援"二名不偏讳"之例。

② 裴行俭(619—682)，字守约，唐闻喜（今属山西）人。官至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因平吐番、突厥有功，被封为闻喜县公。"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语出《新唐书·裴行俭列传》："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怕已经不小了吧？

上官婉儿　怕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都白完了。

武则天　那样老吗？

郑十三娘　的确很老。

武则天　你们都看见过他？

上官婉儿　都看见过。六年前了，天后到东宫去，就是明崇俨陪着天后去的那个晚上啦，骆宾王就正在东宫，他是躲藏在复壁里的。

武则天　吭？你们一直都没有告诉我。

郑十三娘　婉儿早就想告诉天后，是我阻挡了她。（息了一忽）婉儿是有良心的孩子呵，陛下，她在陛下的感化之下，成为了一个正直的人。陛下，您怕还不知道吧？……

武则天　什么事？

郑十三娘　章怀太子在世的时候，陛下，您有好几次想到东宫去，是婉儿阻止了您的。……

上官婉儿　妈，您怎么讲这些话？我们蒙蔽了天后陛下多少年，倒是罪该万死的！

武则天　关于这层，后来我也知道了。婉儿曾经说过她别有苦心，我看出她的苦心不仅在回护我，也在回护你呀，十三娘。（回向婉儿）婉儿，你的苦心我说对了吧？

上官婉儿　真的，我在天后面前隐瞒着这件事，心里一直难过。我有时候想索性把我妈妈刺死，我自己也自尽呢。

郑十三娘　我是罪该万死的！陛下！我想把我的坏心肠都说

出来，您允许我吗？

武则天　好吧，你把你想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郑十三娘　我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我一直想替上官仪和上官庭芝报仇。陛下，您近年常到我们这里来，我就有好几次向人要过砒霜……

武则天　吭？是婉儿阻止了你吗？

郑十三娘　不，她根本不知道。

武则天　那么，是你的胆子不够大了？

郑十三娘　不是，是裴炎阻止了我。

武则天　裴炎？

郑十三娘　是的，他告诉过我，他有砒霜，用得着的时候他会给我。但我几次向他要，他都不肯给我。他说，还早，还早，不是毒死一个人的事。

武则天　吭？那样说来，倒是裴炎救了我。

郑十三娘　不过，我也有我的顾虑。

武则天　你顾虑什么？

郑十三娘　我怕连累我的婉儿。

武则天　好吧，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该舒畅得多了吧？

郑十三娘　是的。请天后处罚我。天后要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

武则天　不，既往不究，何况你还立了功劳。我如今愈加信赖你们了。

郑十三娘
上官婉儿　（同谢恩）感谢天后陛下的恩德。

武则天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关于裴炎和徐敬业的事，你们丝毫也不能声张。我已经告诉了道生和尚，也不许他声张。特别是裴炎，大家都以为他是好人。在他的罪恶还没有暴露之前，你们揭发他，别人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你们在诬枉好人。所以我现在要把他保留下来，让他自己或者他的部下来暴露。我是有了准备的。婉儿，你知道，我在长安已经下了命令：调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这是剥夺他的兵权，调虎离山。我已经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①为扬州道大总管，领兵三十万兼程南下，给徐敬业一个措手不及，先发制人。我相信到时候裴炎是会来找你们的，特别是你啦，婉儿，他还会利用你的。

上官婉儿　唔，让他再做一会儿梦吧！

武则天　正要那样。你要使得裴炎对你深信不疑，充分暴露他自己。

上官婉儿　我完全体会到天后陛下的指示。

武则天　我还要告诉你们：我已经关照了李孝逸将军，对于扬州裁缝江七，千万不能杀害。

郑十三娘　对了，骆宾王说过，那位扬州裁缝江七很象章怀太子，他们就准备让他假充章怀太子呢。

武则天　三月，我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去看太子贤，没想到太子贤却被人暗杀了。我起初疑是丘神勣干的，谪

---

① 李孝逸，武后时拜左玉钤卫大将军，因讨徐敬业有功，复迁镇郡大将军，封吴国公。后被武后指罪流放，死于儋州（今广东海南岛西北部）。

贬了他。后来知道与他无关，又使他官还原职。但太子贤究竟是谁暗害的，一直是一场无头公案。我现在怀疑是裴炎捣的鬼。如果江七真象太子贤，我倒还想用他一下呢。

上官婉儿　是不是要用他来装一次鬼？

武则天　（笑了一下）婉儿，你这孩子太聪明，现在还不忙说穿吧。

此时宫娥一人入场。

宫　娥　启禀天后陛下：中书令裴炎、左御史大夫骞味道有紧急要事禀报。

武则天　请他们进来。

宫娥应声下。

武则天　十三娘，天还没有亮，你去睡觉去。我在这里还要同婉儿办点公事。

郑十三娘　是，遵命。（进入内室。）

武则天　婉儿，你把卫士撤到东宫去。

婉儿应命下场之后，不一会又上场，向武后以目示意。

裴炎与骞味道入室，向武后敬礼。

武则天　有什么要事？

裴　炎　刚才有飞马快报，本月十五日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叛变，传檄天下，声讨天后陛下。

武则天　有檄文传到神都来吗？

骞味道　有，据说是骆宾王做的檄文。（呈献檄文一张。）

武则天　（接受檄文展视，时而读出声来，表示欣赏之意）“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

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息了一忽）文章是做得满好的。这样能做文章的人，朝廷没有使用，实在是宰相的过错。

裴　炎
骞味道　（同时）臣等万分惶恐！

武则天　你们要火速向前方发下命令，对于骆宾王，要加意保护，不准杀害。

裴　炎
骞味道　是。

武则天　徐敬业，我早就料到他会叛变的，现在他终于叛变了。你们看，应该怎样应付？

裴　炎　据臣等看来，徐敬业倒成不了大事，因为他手中无兵。但有一件事情值得忧虑。

武则天　什么事情可虑？

裴　炎　陛下在长安时派遣了李孝逸将军为扬州道大总管，领兵三十万南下。李孝逸是太祖的曾孙①，又有大兵在手，万一他和徐敬业合流，那就天下大乱了。

武则天　哦，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骞味道　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最好是把李孝逸调回洛阳，南下的部队暂时按兵不动，同时把程务挺大将军由单于道调回，代替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火速兼程南下。这样

① 作者原注：李孝逸之父淮安王李神通乃唐高祖李渊从父弟。神通之父郑王李亮与李渊之父世祖李昞为兄弟。亮与昞为太祖李虎之子，故李孝逸为太祖之曾孙。

可保万无一失。

武则天　(向骞味道)左御史大夫,这是你的见解?

骞味道　本来是中书令裴炎的看法,我觉得颇近情理。但请天后陛下卓裁。

武则天　好吧,我也认为徐敬业成不了大事。但是,李孝逸是不是不可靠,我还要看一看情况。单于道太远,程务挺不能调回。我要另行派遣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① 为江南道大总管。如果李孝逸不可靠,那就一并加以讨伐。好,裴炎,你今晚上就住在东宫里面,不必回家,我好随时同你商量军机事宜。你请先下去。

裴　炎　是,遵从陛下的意旨。(下。)

武则天　骞味道,裴炎的行动,你是清楚的吗?

骞味道　是,微臣和他朝夕共处。

武则天　然而裴炎在造反,你就不曾知道。

骞味道　(意外)裴炎在造反?

武则天　是呵。

骞味道　(怀疑)如果裴炎在造反,那么微臣也在造反了。

武则天　我且问你,八月初裴炎曾经派遣薛仲璋和唐之奇南下,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吗?

骞味道　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到扬州去督促江南的盐米运京。

武则天　婉儿,你拿那篇文章给他看。

① 黑齿常之(? —689),百济(朝鲜古国)人。高宗时归唐。曾任燕然道大总管、左鹰扬大将军。后因被诬与右鹰扬将军赵怀节等谋反,下狱,自缢。

婉儿从箧中取来骆宾王《讨武后檄文》的原抄件，授骞。

骞味道　（接视，大为诧异）天后陛下，您已经早看到这篇檄文了。

武则天　这是八月初骆宾王就在这里亲手交给郑十三娘的，他同时也给了裴炎一份。

骞味道　（愈益诧异）也给了裴炎一份！

武则天　是啊。扬州叛变是裴炎、程务挺、徐敬业等串通起来搞的，还有一位已经被人害死了的章怀太子。裴炎大逆不道，企图篡夺天位。我现在暂时把他囚禁在东宫，他的中书令的职务由你掌管。

骞味道　（略示紧张）是，微臣要尽心尽力地做去。

武则天　我现在要下三通敕令，要你连夜赶办！

骞味道　是，请陛下指示。（将檄文交还婉儿。）

武则天　（回顾婉儿）婉儿，你准备好，写下我的敕令！

上官婉儿　是。（上炕就案，准备书写。）

武则天　第一道敕令，给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口授敕文）“敕令狐智通：扬州叛乱，裴炎与徐敬业通谋。现将裴炎囚禁东宫，严加管束，但不得向外声张。一切听候左御史大夫骞味道调度。”

上官婉儿　写好了。

武则天　第二道敕令。“敕西京留守刘仁轨：扬州叛乱，新任单于道安抚使程务挺与徐敬业通谋，路过西京时着即将程务挺在军中斩首。急切回报！”

上官婉儿　写好了。

武则天　第三道，给扬州道大总管李孝逸。“敕李孝逸：扬州叛变，务即指日剿灭。骆宾王、薛仲璋、唐之奇、伪太子贤江七等如被生擒，须严加护惜，不得杀害，克日押解来京。”

上官婉儿　（写好后，将三通敕文送到武后面前）天后陛下，敕文都写好了，请您签字。

武则天　（接受敕文，签字毕，交与骞）好，你拿去星夜赶办！

骞味道　是，遵从陛下的意旨。（急下。）

一阵秋风。

武则天　婉儿，你把灯吹熄几盏吧。（起身徘徊，显示有些腰酸。）

上官婉儿　不会太暗吗？

武则天　不，我是想看看那窗外的月光。

上官婉儿　是。（熄灯，只余一小盏）九月的下弦月还很明朗啦。

武则天　婉儿，从乾陵回来，一路上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上官婉儿　陛下，如果您不太劳累，就请对我说吧。

武则天　六年前，你问过我：为什么杀了你的祖父上官仪？

上官婉儿　您说过我的祖父和长孙无忌，都是宇文化及的化身。我已经懂得了。

武则天　不，你还没有完全懂。这里有一个历史根源。

上官婉儿　陛下，请您告诉我吧。

武则天　自从汉朝灭亡以来，天下就没有长治久安过。曹氏父子夺了刘家的天下，司马氏父子不久又夺了曹家的天下。司马氏得到了天下之后不两代便兄弟阋墙，大家抢做皇帝，因而有了八王之乱①，相互斫杀，更因而引起了

五胡乱华②，天下分崩。你看南朝的宋、齐、梁、陈吧。那总共只有一百七十年，换了四个朝代。而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大臣篡位，袭取了曹氏、司马氏的故智。这种风气也传到隋朝。隋朝二十八年的江山是被大丞相宇文化及在一天晚上搞掉的。（息了一忽）宇文化及虽然死了，但他的阴魂并没有死。

上官婉儿　呵，我完全明白了。我的祖父就是宇文化及的借尸还魂。

武则天　所以他们和我是势不两立的。可是正好，有了他们便正好鞭策我自己。为了天下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不敢有一日的偷闲。不然，我一辈子在感业寺做尼姑不更好？在宫廷里养尊处优，不管事，不更好？但我办不到。我不能不替老百姓做点事。（息了一忽）婉儿，你是知道的，我是生在剑阁③附近的人。

上官婉儿　是呵，我知道。听说那儿的山水很雄壮！

武则天　是的，真是雄壮，真是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我小时候经常看到那儿嘉陵江上拉上水船的縴夫。我就想到：人生也正是这样，放松一步，倒退千里！（又息了一忽）婉儿，你知道我把太子贤谪贬到巴州的用意吗？

---

① 指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晋初封同姓子弟为王，晋武帝死后，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城都王颖、东海王越、河间王颙、长沙王乂等互相残杀，以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另立怀帝而告终，前后十六年。

② 指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反晋的战争，并先后建立十六国政权，时自公元三〇四年至四三九年，历一百三十五年。

③ 古栈道名。在今四川省剑阁县北，大小剑山之间。

上官婉儿　是不是有意让他去欣赏巴蜀的奇山异水？

武则天　是呵，正是那样的用意。但我也想让他去看看巴蜀的人情风俗，知道一些民间疾苦，让他经过一番磨炼，以便日后继承大业。谁知道他却被人暗害了！我怀疑这一定是裴炎干的坏事。

上官婉儿　对了，一定是他！陛下，您刚才说要利用江七一次，是不是要让他装鬼去探试裴炎？

武则天　（笑了）正是那样打算。如果江七被活捉着，递解来京，到时候我就把办法告诉你。

上官婉儿　好，一定要把这个魔鬼戳穿！

武则天　（叹息）婉儿，你知道，我的心是很寂寞的。我已经是过了六十岁的人了。高宗皇帝信赖我，这给予我很大的力量。如今皇上宾天，而我又付托无人，两个肩头的担子是更加沉重呵！

窗外有乌鸦叫声。

上官婉儿　（涔出眼泪）陛下，您要万分保重呵！天下人都在仰望着您，九州万国都在仰望着您！

武则天　是呵，正因为这样，我更加不能偷闲。

有钟鼓声。黄门和宫娥等上场。

黄　门　启禀天后陛下：是准备上早朝的时候了，请陛下回龙鳞宫！

武则天　好，婉儿，你同我一道去。

众人下场。

——幕徐落

第四幕

第一场

前场三个月后，腊月中旬一日之清晨。

洛阳禁苑之西天牢中的一室。室中有木板稻草之类铺在一隅，作为囚人睡卧处。

幕启时骆宾王蓬头垢面，仍穿着三幕一场时的秋衣，披了一件破旧的短褂。他身上带着刑具，坐在睡卧处，象猴子一样，以两手紧紧抱着头，钩着脚，缩成一团，不断发抖。

此时他已经冻得在发生幻视、幻听的现象。他仿佛听到知了的声音，敞开两手，茫然地张望了一回。自言自语地用发抖的声音说：吼？在这冬天有蝉子在叫！"依然把头埋下去，用手紧紧抱着。

静了一会，他又用发抖的声音念出《在狱咏蝉》一诗。这是他八月初被下狱时做的了。声音清澈，因在发抖，更增加了它的凄切。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　（自言自语）八月初在天津桥头被人逮捕了，整整四个

月了。我现在才知道，天寒地冻的时节真可以冻死人呵！(又仿佛听到了知了的声音，把手敞开，仰望了一会。然后又蒙着头，继续自言自语)哎，知了！人是不如你呵！你洁白，你没有野心。你把旧衣蜕了，飞到高高的树上，自由自在地歌唱。你知道时机，该出世的时候你出世，不该出世的时候你就隐藏了。你不晓得有冬天，你是多么值得羡慕呵！……

在骆宾王独白中，牢子一人，弓腰驼背，须发皆白，领着上官婉儿与道生和尚登场。此时道生和尚已被敕封为定慧禅师，穿着金线绣领的红色袈裟。

另有侍卫四人捧着衣帽鞋袜随后。

牢子到牢房前开锁，把牢门推开了。

骆宾王仍蒙着头，冻得发抖。

牢　子　(在房外)骆宾王，有人来了。

骆宾王　(忽然提起精神，站立起来，这是死的预感发动了他的潜力，声音也不发抖了)吼？是要抓我出去斫头吗？好！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节，斫了头，可会温暖些了。好！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节，我的脑袋子滚下地来，血喷上天去，在皑皑的雪地上洒满红花。那是多么美的一幅画呵！(忽然诗兴来了，吟诗一首，有意无意地是作为自己的谢世辞)

冰雪遍天涯，红梅雪上花。

乘风归去也，天外醉流霞。

上官婉儿　(走进牢房)骆主簿，你的诗做得满好呵！

骆宾王　(开始注意，有些诧异，声音又有点发抖)你，你，你，你

是谁？

上官婉儿　我是上官婉儿。

骆宾王　（仍然不大相信）唔？唔？你，你，你是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　是呵，我是上官婉儿，我来看你来了。

骆宾王　你的额上怎么有朵梅花？

上官婉儿　我这也正是“红梅雪上花”呢。我犯过罪，受了黥刑。

骆宾王　（有点疑惑）哦，我，我是在做梦吗？

上官婉儿　（指挥侍卫）你们去把衣帽鞋袜替他穿戴上。

侍卫照着指示，为宾王穿戴，由牢子解除其刑具，穿上冬衣，戴上毡帽，换了鞋袜。

骆宾王　（自语地，声音又在发抖）我该不是在做梦吧？我是升了天？（向婉儿）你是天上的仙女？

上官婉儿　（笑出）我是呵，铁鞭，铁锤，匕首；我是在东宫中把你引去躲藏着的那个黄毛丫头。

骆宾王　（欢喜得流泪）吭，你当真是上官婉儿！我感激你呵，我感激你！

上官婉儿　你应该感激天后陛下！

骆宾王　（身上温暖了，精神逐渐恢复，声音逐渐不发抖了）天后陛下知道我在这里吗？

上官婉儿　是她叫我们给你送衣帽来，要把你带出去。

骆宾王　带出去？斫我的脑袋子吧？好，我大逆不道，我是应该斫头的人。

上官婉儿　我要告诉你：你们的计划完全失败了。徐敬业在

扬州起事，不到五十天，全军覆没。现在他和其他几个人的脑袋子都已经传送到洛阳。

骆宾王　吼？徐敬业已经斫了头？

上官婉儿　薛仲璋和唐之奇被活捉住，你们那位假太子贤扬州裁缝江七，也被活捉着，都已经递解到洛阳。我看，那位江七倒果真象章怀太子。

骆宾王　薛仲璋和唐之奇都被活捉住了，那么裴炎怎样了呢？

上官婉儿　他把你关了起来，如今也被关起来了。

骆宾王　是他把我关起来的？

上官婉儿　是啊，你没有想到吧？是薛仲璋和唐之奇把这事透露了。他们说：裴炎说你是无行的文人，是南方的贫苦人出身，是徐敬业的死党，他想篡位的阴谋向你透露了，认为很危险，所以他把你关了起来。

骆宾王　呵，裴炎！

上官婉儿　我还要告诉你：他的死党程务挺，八月尾上被任命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刚过西京就在军中斩首。你们的计划，真真是"万事一场空"了！

骆宾王　（既惊且惧，似怒似悔，很复杂的心情）上官婉儿，是你告的密？

上官婉儿　（指示赵道生）你认识这位定慧禅师吗？

赵道生　（合掌）骆主簿，阿弥陀佛！

骆宾王　（诧异）我不认识你呵，你定慧禅师？

赵道生　骆主簿，你真健忘。从前我是小黄门赵道生，现在我的法名是道生和尚。

骆宾王　你就是东宫的那位小黄门？

赵道生　然也，我正是那个小黄门赵道生。我暗杀了明崇俨，天后没有杀我，把我剃度了，送我在大奉先寺出家，算来已经快五年了。骆主簿，我告诉你，你们的事情是我告的密。

骆宾王　你告的密？

赵道生　你同裴炎，去访问沛国夫人的时候，我正在那里。

骆宾王　沛国夫人？

赵道生　哦，就是郑十三娘啦。她已经册封为沛国夫人了。那时候我在她那里。

骆宾王　你在她那里？

赵道生　我躲在内室里偷听了你们的话。在你们走了之后，十三娘便教我到长安去告密。……

骆宾王　是十三娘要你去的？

赵道生　是呵。十三娘一向以为裴炎是一个忠臣，她听了你们那天讲的话，才知道裴炎是一个大奸贼。而你呢，骆主簿，请不要见怪，她说你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呵！

骆宾王　（明了了一切情况，感到悔恨，又感到不安）是的，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坏蛋。但我可没有想到裴炎比我还要坏。

赵道生　骆主簿，那首“一片火，两片火”的歌，是你做的吧？

骆宾王　我现在也用不着隐瞒了，那首歌是我做的。（自语地）徐敬业派我来和裴炎联络，我们还怕他不肯死心塌地地一道搞，我便编了那首歌来想打动他。我在和裴炎见面

之前，躲在洛阳城里教孩子们唱。我可没有想到裴炎早就有那样大的野心。

上官婉儿　天后陛下很欣赏你的诗和文章。你的那篇讨伐天后的大作，她也看到了。

骆宾王　哎呀，罪该万死！

上官婉儿　她说，你那篇文章调子很铿锵，但就是没有力量。你的文章不是作来给老百姓看的。你们不是在“吊民伐罪”，而是在要高官厚禄。兵还没有起，就在喊着“凡诸爵赏，同指山河”了。

骆宾王　我万分惶恐。天后陛下真把我卑鄙的心事，完全戳穿了。

上官婉儿　我们把你的诗文差不多都搜集了来，认真地看了。你的整个调子就是一个叹老嗟卑，怀才不遇。你给一些有地位的人写信，总是希望人家提拔你，使你禄位高升。

骆宾王　是的，我真是万分惭愧！

上官婉儿　可是，你给吏部侍郎裴行俭的一封信却是例外。

骆宾王　是仪凤二年① 四月一日的那一封信吧？

上官婉儿　是呵，那时高宗皇帝和天后陛下命裴行俭出使波斯，送回波斯王泥涅师师②，裴行俭调你做行军主簿，而你却借故推辞了。

---

① 作者原注：公元677年。

② 泥涅师师，波斯王卑路斯之子。一说曾在长安作人质，调露元年唐廷使送回，不得入国，又来长安；一说高宗制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卑路斯死，调露元年唐遣裴行俭送泥涅师师回国，不得入，客死于吐火罗（西汉时大夏国）。

骆宾王　是的，我很后悔。

上官婉儿　你那信里面有这么几句："流沙一去，绝塞千里，子怆入塞之魂，母切倚闾之望。"① 你说你有老母在堂，你要做当今的孝子。谁没有父母呢？为国效劳、出生入死的人，难道都是不孝？

骆宾王　上官婉儿，你不要再说了，我万分后悔，我惭愧得要死了。

上官婉儿　裴行俭那一次去立了大功，不仅册立了波斯王，不辱君命，而且还平定了十姓突厥② 的叛乱，使吐蕃也收敛了一些锋芒。

骆宾王　这功劳是永垂不朽的！

上官婉儿　是呵。如果你是跟着他去了，你不也是永垂不朽了？

骆宾王　呵，以往的事不用再提吧，我真是万分后悔。

上官婉儿　但如果那一次裴行俭是失败了，他死在突厥或者流沙，恐怕你就不会后悔了？

骆宾王　上官婉儿，我今天已经知道了，就是死在沙漠里，为国捐躯，也是名垂不朽的！

上官婉儿　你所想的就是一个"名"；你就没有想到一个人所应该做的事。所以天后陛下很欣赏裴行俭的品评，他说你文艺好，而见识不高。

---

① 语见《骆文忠全集·上吏部裴侍郎书》。

② 突厥，指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朝时兴起，隋时分东西二部；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又分为十个部族，谓之十姓突厥。

骆宾王　（不断点头）是呵，我是一个斗筲之器，鼠目寸光！

上官婉儿　你也不必那么鄙视你自己吧。人还活着，总还是有希望的。

骆宾王　上官婉儿，我现在一点也不怕死了。天后陛下赏赐我的这些衣服，还是让我脱下来吧。我应该死在这里，冻死在这里。（开始解脱衣服。）

上官婉儿　不，我们就要带你出去了。

骆宾王　那更好，带我出去斫头示众！

上官婉儿　一切凭天后陛下作主。明天上午天后陛下大审裴炎，要你出去对质。

骆宾王　好，我见到裴炎，我要和他同归于尽！

赵道生　（插话）骆主簿，你们是尽不了，尽不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孽，除非是在他存命的期间，能够痛下决心，把它洗涤干净呵！

骆宾王　（深受打动，沉潜了下来，好一会没有说话）定慧禅师，你的话深深启发了我。我要忏悔我过去的一切。即使我只再活一天，从现在起，我就改邪归正，更始一新！

赵道生　（合掌）阿弥陀佛！

上官婉儿　好吧，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我们要带你出去。

骆宾王　（忽然回头，把刚才脱下的一件破旧短褂捧向牢子，深深鞠躬下拜）张大伯，多谢你借给我的这件衣裳，我多谢你给我的温暖。

牢　子　（回礼）骆主簿，请原谅。我祝贺你更始一新。

赵道生　（不知不觉地合掌）阿弥陀佛！

侍卫把刑具再加在骆宾王身上，率领着下场。上官婉儿与道生等随后。

——幕徐落

第二场

前场次日清晨，天尚未明。

景同第一幕，即东宫中章怀太子的书斋。一切布置依旧。

幕启时裴炎一人在室内盘旋，形虽憔悴，意尚倔强。他被监禁在这里已经是几十天了。身上虽无刑具，但已失去自由。

静场了一会，一武装卫士引上官婉儿母女入场。卫士随即退下。

裴　炎　(面有喜色)呵，你们终于来了！我相信你们是会来的。

郑十三娘　早就想来看你，不敢轻易走动。今天是天后陛下要我们来看你。我先去看看里面的房间，看有没有人在里面。

裴　炎　不，用不着去看，所有的房间都上了锁。

郑十三娘　那你们就放心地谈吧。我们是天后派来的人，谁也不敢来罗唣。(说罢走出。)

裴　炎　真是天后派你们来的？

上官婉儿　是呵。你派杜求仁给徐敬业带去的密信也被搜查出了。

裴　炎　杜求仁也被捉着了吗？

上官婉儿　他在前方被李孝逸的部下截住，因为他抗拒，便遭

了杀害。但从他身上搜出了你的密信。

裴　炎　密信送到洛阳来了吗？

上官婉儿　前天送到。薛仲璋、唐之奇都递解到了。

裴　炎　程务挺有动静吗？

上官婉儿　程务挺在路过西京时已经在军中斩首，三天前有飞马快报传来消息。

裴　炎　（惊）程务挺也被杀掉了！

上官婉儿　南方送到了好些人的脑袋子，其中有徐敬业、骆宾王。

裴　炎　骆宾王的脑袋子？

上官婉儿　是呵，二十几个重要人物的脑袋子，其中有骆宾王的一个。不过那个骆宾王可就是假的。

裴　炎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上官婉儿　薛仲璋和唐之奇已经供认了，说骆宾王还关在这儿的天牢里。

裴　炎　他们说了什么？

上官婉儿　他们说他们是忠于天后陛下的。证据就是在他们去扬州的一天，就把骆宾王抓来关起了，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了讨伐天后的檄文。他们还以为他是狂人，没有觉察到真是徐敬业的阴谋。到了扬州，被徐敬业威胁，成了他的俘虏。

裴　炎　哦，是那样的？骆宾王怎样了？

上官婉儿　已经杀了头。他的那篇檄文是天后所不能容忍的。

裴　炎　他透露了什么吗？

上官婉儿　什么也没有透露。在临刑时他倒做了一首绝命辞。

裴　炎　一首绝命辞？

上官婉儿　在临刑的时候，他雍容不迫地说着：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节，我的脑袋子滚下地来，血喷上天去，在皑皑的雪地上洒满着红花。于是就吟诗一首：

"冰雪遍天涯，红梅雪上花。

乘风归去也，天外醉流霞。"

裴　炎　"天外醉流霞"？好，这样说来，我还大有希望。（从怀中取出一个黄色小瓶）婉儿，你还记得你的杀父之仇吗？

上官婉儿　唔，九世之仇必报！

裴　炎　好，我把这瓶砒霜给你。你母亲向我要过几次，我都没有给她。现在是非用它不可了。放在莲子羹里面，你知道的，愈快愈好！

上官婉儿　（接受砒霜瓶，故示坚决地）对，天后喜欢吃莲子羹。我一定要办到！我一定要报仇！万一我失败了，我也要用这灵妙的东西来把我自己超度。裴九叔，你请放心。

此时江七扮成太子贤鬼魂，披头散发，轻悄悄地由复壁出场，眼睛眯着，直视着前方。后面有二鬼卒头戴面具，手执狼牙棒，轻脚细爪地跟着。

裴炎一见，打了几个寒噤，发起抖来，倒退几步。婉儿上前挽着他。

裴　炎　（指着鬼魂）那，那，那是鬼！（一手抓着婉儿）婉儿，你，

你，你看见了吗？

上官婉儿　（故意装作不曾看见）看见什么？

裴　炎　那，那，那不是章怀太子吗？

上官婉儿　（如前）什么也没有呵，你在疑神疑鬼。

鬼魂坐就凹字形炕椅，一声不响。二鬼卒站在他旁边。鬼魂徐徐向周围回顾，忽然伸出右手，指着裴炎。二鬼卒也同样动作。裴炎愈加发抖。

上官婉儿　（故意把裴拉向鬼魂坐处）你到那边去坐坐，养养神。

裴　炎　（拒绝，用力推脱了婉儿的手）不！不！

鬼魂徐徐站立起来，指着裴炎，眼睛忽然大大睁开。

裴　炎　（又后退两步，不由自主地向鬼魂跪下）太子殿下，你饶恕我吧。是我买贿了丘神勣将军的部下把你杀害了。但是我已经把那个凶手杀掉了。我要替你做超荐道场，七七四十九天！太子殿下，请你饶恕我吧！（叩头。）

鬼魂仍一声不响地指着。裴炎骇得魂不附体，只是叩头，发抖。

上官婉儿　裴九叔，你怎么的啦？

裴　炎　（不理婉儿的劝说）太子殿下，是我害了你。我把你害死在巴州，你的英灵不昧，你来找我来了。呵，我忏悔了，我忏悔了。（不断地叩头）我要超荐你，做七七四十九天的大道场，唪诵五百部《法华经》。杀死你的凶手，我已经早把他杀掉了。你饶恕我吧，你饶恕我吧！（语无伦次，只顾发抖，只顾叩头。）

婉儿用头微微示意，要鬼魂退去。鬼魂仍轻悄悄地退入复壁。

二鬼卒都轻脚细爪地跟下。

裴　炎　（仍在叩头）我要超荐你，做七七四十九天大道场，（接连说三四遍）唪诵五百部《法华经》。（同样反复数遍）饶恕我吧！饶恕我吧！……

上官婉儿　裴九叔，（用力摇动他）你镇定些吧！什么也没有啊！你抬起头来看看！

裴炎稍微镇定了些，举起头来，看到鬼魂果然不见了。倒坐在地上，喘气。

上官婉儿　（搀扶着他）起来，坐在炕椅上吧。（指着鬼魂坐处。）

裴　炎　不，不，我不坐，我不坐。就让我这样休息一会。

上官婉儿　（故意表示同情，委婉地）裴九叔，我看你的精神是不如往常了。一个人精神一不振作，是会无中生有地看出一些幻影的。章怀太子，是左金吾将军丘神勣把他逼死了的，你怎么说是你呢？

裴　炎　（叹息）唉，这事情瞒得了人，瞒不了鬼。

上官婉儿　你说，是你买贿了丘神勣将军的部下搞的吗？

裴　炎　是啊，是我做了亏心事。我使章怀太子图谋暗杀天后，终于被废掉了。一年前高宗皇帝升天，英王哲即位，我又进行离间，不到两个月，英王哲又被废掉了。今年三月天后派遣丘神勣将军，到巴州去看章怀太子。我想到章怀太子有被天后召回的可能，我便买贿了丘神勣的部下，把章怀太子杀死在巴州。我把责任推在了丘神勣身上，我以为神不知，鬼不晓。哪晓得太子的英灵不昧，他来找我来了。（犹有余怖）哦，那个样子多么可怕啊！

上官婉儿　裴九叔，你镇定些。我看，都是你心虚，所以生出一些幻影。我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你不是天命所归的人吗？天命所归的人，神鬼都要听他的命令。

裴　炎　（逐渐镇定）对，婉儿，你说得对。我裴炎是天命所归的人，我是还有希望的。

上官婉儿　是呵，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事情还大有可为。

裴　炎　对，还大有可为。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婉儿，你扶我起来。

上官婉儿　（扶起裴）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我看，你明天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裴　炎　对，婉儿，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观音大士、救命菩萨！我现在唯一的依靠就是你了。

上官婉儿　请你放心吧，裴九叔。天后派我来问你的事，我倒还没有提到呢。

裴　炎　天后派你来问我什么？

上官婉儿　就是你写给徐敬业的那通密信。信的内容很短，有一句话却谁也不懂。

裴　炎　你把信带来了吗？

上官婉儿　我已经暗记住了。你的信上说："英国公麾下：孝逸南下，务挺西迁。缓刑白马，静待青鹅。详由求仁面达，不宣。裴炎顿首。九月四日。"是这样吧？

裴　炎　对，是那样。杜求仁带去的信是那样。

上官婉儿　那"青鹅"两个字，谁也不懂。天后要我来问你，到底用的是什么典故？

一

裴　炎　（踌躇了一会）真的意思你可不要告诉谁，连你母亲都不要告诉她。

上官婉儿　好嘛，我绝对不告诉谁！

裴　炎　青字是“十二月”，鹅字的行书是“我自与”。就是说，等到十二月我自己动手。

上官婉儿　哦，是那样的。真是一个新的典故。为什么要到十二月才动手？

裴　炎　我那时以为程务挺在十二月内准定可以从单于道回到洛阳，所以作了那样的打算。不过事情倒有先机之兆。眼前不是十二月吗？你不是就和我自己一样吗？

上官婉儿　这样我可懂得了。我还以为“青鹅”就是青鸟呢。

裴　炎　你就那样对天后讲好了。你说，我说的：“青鹅”就是青鸟，“静待青鹅”就是等候来信。

上官婉儿　裴九叔，你提起精神吧。“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殿上坐。”天快亮了。天一亮就会坐朝问道了。

裴　炎　好，天快亮了。我的青鹅要把我带上天去，天一亮，我就要坐朝问道了。

上官婉儿　裴九叔，你提起你的精神吧。我要告辞了！

裴　炎　你就要走了吗？

上官婉儿　天后在等着我呢。

裴　炎　你多呆一会儿呵，婉儿，你多呆一会儿。我在这里不仅度日如年，简直是一刻比一年还要长呵！

上官婉儿　裴九叔，你把精神提起来，包管你明天就会好了。

裴　炎　好吧，明天！

上官婉儿　是呵，明天！

婉儿矫健地下场，裴炎伸长着颈子望着她。回顾刚才鬼魂所坐处，仿佛复有所见，倒退几步。忽然把左脚的鞋子脱下，执在右手，口中大呼："魑魅魍魉，我比你强，你们灭亡！急急如律令！"用力将鞋子投去。但因用力过猛，失掉平衡，倒在台上。

二卫士由复壁出场，将裴炎捆绑。

裴　炎　（惊问）你们干什么？

卫　士　天后陛下要审问你！

裴　炎　要审问我？……

武后率领骞味道、郑十三娘、上官婉儿、赵道生等上。黄门、宫女等随后。

武则天　（坐在凹形炕上）裴炎，你知罪吗？

裴　炎　我不知身犯何罪？

武则天　你身为宰相，图谋篡夺天位，与徐敬业、程务挺等狼狈为奸，兴兵作乱，荼毒生灵，你自问：当处何罪？

裴　炎　这不能牵涉到我！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我事前并不知道。

武则天　你真的不知道吗？

裴　炎　我如果早知道，我会呈请天后下令讨伐了。

武则天　那你倒真是大唐的忠臣了！

裴　炎　不敢说，我自己是兢兢业业的。

武则天　好吧。现在传骆宾王。

骞味道　将犯官骆宾王带上。

骆宾王入场，向武后跪下。

武则天　你起来。

骆宾王起立。

武则天　骆宾王，你讲，你是什么时候被人逮捕了的？

骆宾王　八月初八的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武则天　你被逮捕时的情形是怎样？

骆宾王　中书令裴炎要派遣他的外侄监察御史薛仲璋奉使江都，并派遣程务挺将军的亲信给事中唐之奇作为随员。他叫我在八月初八的清早寅时，到天津桥取齐，一道赶赴扬州，帮同徐敬业起兵。待我照着约会的时间，走到天津桥时，却被一群卫士蒙头盖脑地把我逮捕了。

武则天　骆宾王，你去见过裴炎！

裴　炎　怎么？你还没有死？

骆宾王　我感谢你啦。你和徐敬业、程务挺图谋不轨，里应外合，是你自己想做皇帝。你还封了我为中书令。有郑十三娘在场，可以作证。

武则天　这些我都知道了。裴炎，你还有什么话说？

裴　炎　（转变态度）高宗皇帝晏驾，太子贤被你杀害，是你自己想夺取大唐的天下。谁能诬枉我想做皇帝？骆宾王是一个无行的文人，他在胡言乱语！

武则天　你说太子贤是我杀害的？

裴　炎　太子贤被谁杀害，天下早有定论，你自己比我清楚。

武则天　好，现在把江七带上来。

江七由复壁中出场，裴炎见江七出场，有些愕然，忽一转念，悟到被人愚弄，暴露了自己的旧恶，不安了一忽，却又加强了必死的

决心。

江七至武后前叩头；骇得不断发抖。

武则天　江七，你是扬州的裁缝？

江　七　（口吃，又加害怕，口吃得更厉害）我我我我是江江江江七，扬扬扬扬州的裁缝，江江江江七。（以下仿此。）

武则天　骆宾王说你象章怀太子，我看你倒的确是很象。只是你的眼睛是开朗的，口却吃的很厉害。徐敬业把你假充章怀太子，他们待你还好吗？

江　七　（如前）他们不准我讲话，要我把眼睛眯着。我一睁开眼睛，一讲话，就要挨打。

武则天　（指示骆宾王）你认识那位老人吗？

江　七　（如前）哦，他！他是骆主簿！就是他找我去的。

武则天　还有他呢，你见过吗？（向裴指示。）

江　七　（如前）我刚才见过。他一见到我，便骇得魂不附体，跪倒在地，只是发抖，只是叩头。口里不断地说，太子殿下，我暗害了你，你英灵不昧，来找我来了。我要替你做七七四十九天大道场，念五百部《法华经》。（息了一忽）他还说，他是买贿了丘神勣将军的部下把太子暗害了的，暗害太子的人他已经把他杀了。

武则天　江七，你替太子伸了冤，你立下了功劳。我要把你送回扬州去，让你好好地做裁缝。你一辈子和你一家人都要免除租税和徭役，并受到官家的补贴。你可以暂时留在洛阳，我要让你领略一下神都的风光。好吧，你们把他带下去。

江七叩头，起立，被二卫士带下。

武则天　（向裴炎）裴炎，你谋害了章怀太子，江七没有冤枉你吧？（裴炎无言）你陷害了我的儿子，你还嫁祸于人，——嫁祸于丘神勣，嫁祸于我。裴炎，你诡计多端。你一心想篡夺大唐的江山社稷，陷害王子王孙，荼毒天下生灵，你可知道，你是作恶自毙，自己葬送了你自己。好，中书令骞味道，你可把裴炎给徐敬业的一封密信念出。

骞味道　（出位，手捧密信宣读）“英国公麾下：孝逸南下，务挺西迁。缓刑白马，静待青鹅。详由求仁面达，不宣。裴炎顿首。九月四日。”（念毕，将信呈上天后，归还原位。）

武则天　这信的意思大体上是明白的，是裴炎要徐敬业慢些起兵。由于程务挺已经调走，李孝逸已经率兵南下，情势变了，所以不得不“缓刑白马”。这是用的汉高祖的故事，“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①但这“静待青鹅”一句却谁也不懂。青是青天白日的青，鹅是雁鹅的鹅。你们有人懂得吗？（无人应声）可惜杜求仁已经死了，解铃还是系铃人。裴炎，就请你自己解释一下吧。

裴　炎　（傲然地）这有什么难解？青鹅就是青鸟。“静待青鹅”就是说静待来信。

武则天　（微微笑出）是那样的吗？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应声走出。

---

① 语出《汉书·王陵传》：“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裴炎又惊疑了一忽，愈加绝望，但也愈加傲然。

武则天　婉儿，我派你到这儿来，要裴炎解释“青鹅”两个字，裴炎把真正的意思告诉了你，你可以当众说出。

上官婉儿　是，遵照陛下的意旨。裴炎他亲自告诉我：青字是“十二月”，鹅字的行书是“我自与”。“青鹅”的意义就是说，等到十二月，我自己动手。我问他为什么要等到十二月，他说，到那时候估计程务挺可以从单于道调回洛阳了。这就是“青鹅”的真正的意思。（息了一忽）裴炎他还给了我这么一瓶砒霜！（从怀中取出黄色小瓶）裴炎说，天后是喜欢吃莲子羹的，他要我把这砒霜放进莲子羹里面，毒死天后陛下，愈快愈好。（群臣惊愕，有人竟发出声来）裴炎还说，事有先机之兆，眼前已是十二月，我就如同他自己；因此，我也就是他的“青鹅”。他说，他要依靠他的青鹅飞上天去了。

裴　炎　（突然向婉儿闯去，想夺取砒霜瓶，但立即被控制着）你这背信弃义的丫头！把那砒霜给我！

上官婉儿　对不住，裴九叔。（将砒霜瓶呈于武后，退下侍立。）

武则天　（起立）裴炎，你并不是大唐的忠臣，而是宇文化及的化身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裴　炎　（仍傲然不屈地自言自语）“成则为王，败者为寇”，千古如是！

武则天　裴炎，这是你自取灭亡。（提起精神来）大家好生记着！今天的事情正是我们大家的殷鉴。我辅佐先帝二十多年，我夙兴夜寐，不敢顾恤自己的身子，我但愿天下的百

姓能安居乐业。我不愿天下分崩，自相残杀；也不愿边疆多事，烽火连天。二十多年来我励精图治，劝课农桑，选拔贤良，和协万邦，丝毫也不敢苟且偷安。但是大臣将相们却每每人怀异心，甚至妄干天位，不知体恤百姓，唯恐天下不乱。裴炎、徐敬业、程务挺就是这种狂妄的人。尽管他们的地位多么高、门第多么豪、本领多么强、智谋多么巧，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①，这是有史以来的天经地义！你们今后要好好辅佐着我，和我一道，为天下做些好事。谁如敢图谋不轨，擅动干戈，扰乱四海，荼毒生灵，裴炎就是榜样！推他出去，和薛仲璋、唐之奇一道在都亭斩首！首级悬挂在端门外，示众一个月！

裴炎被卫士控制着下场。

武则天 （指向骆宾王）骆宾王，你是徐敬业的台柱，又是徐敬业和裴炎之间的桥梁，你的罪行十分严重！你自已说，你该受什么处分？

骆宾王 （鞠躬）请天后陛下处我以死罪！

武则天 但你应该感谢裴炎，他关了你四个月，使你免掉了参加扬州的叛乱。你的“一片火，两片火”那首歌辞，虽然大逆不道，但在无意之中揭露了裴炎和程务挺的阴谋。你发现了江七，利用了江七，而却使他建立了功劳。你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再息了一忽）我看你已经老了。你是当代有数的诗人，我要为天下爱惜人才。我不杀你，我要发配你到

① 语见《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

杭州去，在灵隐寺剃度为僧。你就同江七做个好朋友吧。当你们回到南方去的时候，就一道回去。

骆宾王　（再次鞠躬）感谢天后陛下。

武则天　我听说杭州是风光明媚的地方，那儿有西子湖，有飞来峰，有南北二高峰，有九溪十八涧，有美丽如画的钱塘江，到了八月还可以看到万马奔腾的海涛。你到那儿去要好好忏悔你的罪过，多多做些有益于人的诗文！

骆宾王　（三次鞠躬）感谢天后陛下，我骆宾王从此悔过自新。

武则天　古人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①。朝廷今后要加倍地尊重农时，务尽地力，奖励耕读，通商惠工，广开言路，重用人才，要使四海如同一家，万邦如同一族。要使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安居乐业，长享太平，文治光华，昭被九域。你们会做诗文的人，应该好好体贴这些意思！

骆宾王　（受到鼓舞，表示出轩昂的气概）我骆宾王决不辜负天后陛下的期待！

武则天　（向赵道生）定慧禅师，你回头领骆宾王和江七到大奉先寺去，让他们欣赏一下龙门一带的风光。

赵道生　（合掌）阿弥陀佛！天后陛下，沛国夫人郑十三娘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出过门户，是不是也可以允许她一道去游龙门？

武则天　好，你这个建言很好。明天，我也去游龙门。文武百官和外邦使节都可以去。请中书令派人主持这件事。

---

① 作者原注：见《吕氏春秋·贵公篇》：“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骞味道　（出位答命）遵照天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你再传令下去：普天下大酺三日，各地令到之日着即施行，神都洛阳即从明天开始。我们要庆贺升平，把眼前的冬天化为春天！

骞味道　是，遵从天后陛下的意旨。

武则天　人是有本领的，人定可以胜天！只要我们上下同心，遐迩一体，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就可以使普天之下永远都是春天！你们都下去吧，只让婉儿一人留下。

除婉儿外，余人均下场。

上官婉儿　陛下，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武则天　婉儿，六年前，我在这东宫第一次见到你，我叫你做过一首诗，你还记得吗？

上官婉儿　我记得是以《剪綵花》为题。我那时对天后陛下是有恶意的。

武则天　是呵，你那首诗的最后两句是："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

上官婉儿　对，对，对，陛下还质问过我。

武则天　我早就想借剪綵花来回答你那个问题，但我现在把主意改变了。你想，剪綵花固然是人造的，一切人间的文物，哪一样不是和剪綵花一样，都是人造的？即使不是人造的东西，凡是有益于人的，我们能够利用它、培植它、发扬它；反过来，凡是有害于人的，我们能够控制它、改变它、消灭它。这就是人定胜天呵！我今天一直在酝酿着一首诗。我念给你听。（武后念一句，婉儿跟着念一句。两人

携着手在舞台上盘旋)

蜜桃人所种，人定胜天工。

月照九霄碧，风移四海红。

春华明旦旦，秋实乐融融。

万古生机在，金轮运不穷。

音乐钟鼓之声齐奏。

——幕徐落·剧终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日初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附录一

我怎样写《武则天》？

一

为了写《武则天》，我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诗》、《唐文粹》、《唐诗纪事》①等书中，凡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过了。

近人的研究和剧作，我也尽可能找来看过。拿剧本来说，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②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光明日报》。后收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①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分本纪、志、列传，凡二百卷。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曾公亮等删定。分本纪、志、表、列传，凡二百二十五卷。《资治通鉴》，宋司马光撰。系上起战国，下迄五代之编年史，凡二百九十四卷。　《全唐诗》，清康熙时彭定求等编定。收唐、五代二千二百余人的诗歌，凡九百卷。　《唐文粹》，北宋姚铉删掇《文苑英华》成编。凡一百卷。清郭麐作补遗二十六卷。　《唐诗纪事》，南宋计有功撰。载录一千一百五十位唐代诗人及其作品，并辑集有关的本事和品评。凡八十一卷。

② 宋之的（1914—1956），原名汝昭，河北丰润县人。戏剧家。所著五幕历史剧《武则天》写于一九三七年。

③ 吴琛执笔创作，发表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上海戏剧》杂志，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宋之的的剧本，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初期，我在上海看过演出，但印象很模糊了。最近我在开始写作时，特别把宋剧找出来读了一遍。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①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

以前的人爱说武后淫荡，其实是不可尽信的。薛怀义被委任为白马寺主，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于时武后已六十二岁。张昌宗、张易之②被优遇，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时武后已七十六岁。武后管教子女相当严，她的外侄贺兰敏之，韩国夫人的儿子，在男女关系上胡作非为，她索性把他杀了。如果到了六七十岁她自己还在逾闲荡检，她怎么来管教她的子侄，怎么来驾驭她的臣下呢？

越剧剧本避开了这一方面是正当的。越剧我不曾看过演出，我只看过剧本。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越剧仍多少受了些宋剧的影响。两种剧本都从武后在感业寺为尼时写起，一直写到晚年。这种传记式的写法是难于写好的。两种剧本的剧情和人物多出虚构，并都把武后写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关于违背历史事实这一点，宋之的在他的剧本序文中早就承认了。他说："因为所依据的史料有限，也仅仅凭着自己的见解，给那中外倾注的怪杰，做了一个不尽忠实的描绘。"

越剧在描绘上虽然避开了男女关系，但同样没有根据更多的史料

---

① 奥斯卡·王尔德（O. Wilde，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其所著《沙乐美》，通译《莎乐美》，独幕话剧。系用法文撰写，于一八九四年出版英译本。

② 张昌宗、张易之，唐定州义丰（今河北安国县）人。均为则天所宠。昌宗，官至春官侍郎，封燕国公。其兄易之，历任控鹤监、奉宸令、麟台监等职，封恒国公。二人均于七〇五年中宗复位时，被宰相张柬之所杀。

而仅凭主观的见解。如写上官婉儿行刺，写武后亲征徐敬业，在途中亲自审案，替农妇伸冤，写武后想传位给狄仁杰①而遭到拒绝，自认为失败者。这些都是缺乏真实性的。

二

我的写法有所不同。我是把徐敬业的叛变作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事件来组织了我所选择的事件和人物。我把地点局限在洛阳，把期间局限在由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至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六年间。我尽可能追求着人、地、时的三统一。

我虽然以徐敬业叛变作为剧情的中心，但徐敬业本人没有出场。我没有把舞台移到扬州去。根据唐代张文成的《朝野佥载》②中所载的一段故事，徐敬业通过骆宾王去串通裴炎共同谋反（见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十二则），因而我把裴炎和骆宾王作为了主要的反面人物。

这一段故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是加以否认的。他认为是构陷者的捏造。我的看法却相反。裴炎为人实际上并不光明磊落。他嫉妒裴行俭的功劳、偏袒程务挺等、背信杀降一事，便是明证。

裴行俭以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为定襄道大总管，将兵讨伐突厥可汗阿史那·伏念。伏念屡败，后为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所追蹑，遂从间道向裴行俭请降。裴行俭已经许可了伏念，不加杀害。裴炎想归功于程务挺等，便说伏念是"穷窘而降"，把他杀掉了。裴行俭因此

①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太原（今属山西）人。唐大臣。高宗时，任侍御史等职。武则天即位后，官至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和河北道安抚大使等。征讨突厥有功，授内史。卒赠文昌右相，谥文惠。

② 张文成（约660—740），名鷟，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官至司门员外郎。其所撰《朝野佥载》，凡六卷，记隋唐两代朝野轶事。后人曾作增补。

称疾不出。第二年，十姓突厥反，裴行俭再奉命为金牙道大总管，帅兵往讨，但在未出师之前便病死了。十姓突厥的叛变和裴行俭的生病而至于死，看来都和裴炎背信杀降有关。故《旧唐书·裴炎传》斥裴炎"妒功害能"，《新唐书·裴炎传》也称"议者恨其媢克"。

但裴炎并不是没有本领的。他是高宗逝世时的顾命大臣，在武后辅政期间由黄门侍郎做到中书令，足见他是把武后也蒙蔽着了。武后曾说他"倔强难制"，可见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有历史性的。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斗争，乃至长孙无忌和上官仪等同武后之间的斗争，不单纯是政权的争夺，而是在思想上有它的根源。

三

武后有好些特出的政治措施，我在剧本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为方便起见，有的我把年代提前了一些。例如，她大开告密之门，让农民和樵夫都能够到京师面见皇帝控诉，沿途受到五品官待遇，不受阻挠。又例如，她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锐意选拔人才；任何人都可以推荐人，自己也可以推荐自己；经过考试，有才者超级录用，不合格者立即罢免。这些措施成为制度虽然比较晚些，但武后早就在这样施行是可以理解的。

武后在生产上重视农桑，在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间，她使天下富庶了。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是唐太宗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只有三百八十万户，而到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已经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可以看出武后末年的中国户口比起唐太宗末年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事实上武后执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不仅海内富庶，治绩和文化也都达到相当的高度。她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发展了，并为唐玄宗的所谓"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元时代的一些大臣宰相、

文士学士大抵是武后时代所培养出来的人物。

在武后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不曾有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值得注意的。徐敬业在扬州叛乱，其性质在夺取政权。它反对武后比较开明的政治措施，因而是反动的，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诗人陈子昂曾经说过："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见《资治通鉴》垂拱二年）这可证明，武后的政权确实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她以一个女性的统治者，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如果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她便不能取得胜利，她的政权是不能巩固的。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后建言的十二事，见《新唐书·后妃列传》。这是武后初年的重要的政治主张，我在这里不妨把原文照录在下面。

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使京畿地区免除徭赋。）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浮巧。（"尚"殆指御用，如尚方、尚书、尚衣、尚食之尚。）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因李唐崇尚道教。）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告身"犹今委任状。）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增加薪水。）

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这十二建言是相当开明，而且大都已见诸施行。看来武后政权之所以得到下层拥护，不是偶然的。

但在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便是武后对于均田制的态度是怎样？唐初是实行着均田制的，丁男年满十八岁，国家授田一百亩，十分之二为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老病残废者授田四十亩，寡妻寡妾授田三十亩，老病残废和寡妻寡妾而当家作主者增田二十亩，五分之二为永业田，五分之三为口分田。永业田可以传之子孙，并可以买卖。口分田受田者身死后由国家收回，再授予别人；口分田得到一定的许可也可以买卖。

这种制度，在地广人稀的时候，并得到国家保护，是可以行得通的。但人口一增加了，而且有可以买卖的一个缺口，其结果是必然遭到破坏的。唐代在武则天以后已经有兼并的迹象出现，在开元天宝以后均田制便完全废除了。

武后的政权既是获得人心的，她自己也说过她"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由她的用人行政上看来，可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她是维护均田制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她的政权的巩固性和她在一生中所进行的对于上层权势集团的打击意义。她的政权，看来是倾向于抑制兼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禁止田地的买卖。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可能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后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灭了。最可惜的是武后《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都已经失传；拥护她的上官婉儿的文集二十卷也失传了。武后诗在《全唐诗》中还存在着四十六首，有《石淙》一首，中有句云"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或许可以作为她的对于均田制的歌颂吧。

四

武后是封建王朝的皇后，而且还做过皇帝，要说她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她是出身寒微的一位女性，这就足以使她能

够比较体念民间的疾苦，同情人民。她同情人民，故人民也同情她。有唐一代对于她的评价尽管有人也有些微辞，但基本上是肯定她的业绩的。

武后生于四川广元县，唐代初年的利州。五年前（1955年）在广元县出土了一通碑，碑面刻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六则），是五代末年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公元959年）刻石的。记文说武后死而为神，非常灵验。碑阴还有大量文字，是地方当事人刻的账目，称武后为"则天圣后"均抬头顶格，可见广元人民对武后的爱戴。武后死去虽已二百五十九年，而在广元人民心目中，犹然神圣视之，"管境所依，祷祈必验"。这和后世史家们的评价是大有距离的。

武后是受过唐太宗熏陶的人，她在唐朝的治绩，事实上可以和"贞观之治"比美，甚至有所发展。她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故她的政治措施有所依据。她明敏果断，发挥了不少独创的作风。她早年比较朴素，不爱奢侈（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三则）。中年捐助脂粉钱二万贯，在洛阳龙门，修造大奉先寺石窟，唐代的一部分伟大艺术作品因她而留存至今（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二则）。去年（1959年）我曾经到龙门去游览，我之想写这个剧本，实际上是受胎于此。

武后爱好文艺，具有比较优异的情操。例如，她读到骆宾王讨伐她的檄文时只是"嘻笑"，并且还说有这样的人才不用是宰相之过（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四则）。这是难能可贵的。

武后颇具有不自私的精神。她曾经征求王方庆家所藏的王羲之以来的真迹，王方庆献纳了，而她令人摹勒后，却把原物重新装饰，归还主人（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二则按语）。这比起唐太宗来便迥然不同了。唐太宗也曾经向王方庆家征求过墨宝，而全部干没

了。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法书，还作过广泛的搜罗，而在他死后都一同带进了坟墓。

我根据尽可能占有的史料和心理分析，塑造了武则天的形象。我在剧本中使她同情一些弱小人物，如象上官婉儿、赵道生和伪太子贤江七。骆宾王出身寒微，虽然犯了罪，她也宽恕了他。而对于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则恰恰相反。如裴炎、程务挺（未出场）等，她是毫不假借的。甚至对于亲生的儿子太子贤，她也不为感情所左右。当然，有许多情节是出于我的想象。我所写的武则天只写了她六十岁前后的六年，可以说是她最成熟的时代。但她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人，特别在她晚年，她的缺点很难掩盖。她利用佛教，干了好些过分奢侈浮夸的事。如象"命僧怀义①作夹纻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资治通鉴》天册万岁元年），后来被火烧掉了。又如"天枢"、"通天宫"、"九鼎"之类的铸造，实在是劳民伤财。拿"九鼎"来说，"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资治通鉴》神功元年）。要说这是封建文化的豪华版也未尝不可以。但这和她辅佐高宗时代"常著七破间裙"而建言"禁止浮华淫巧"，是大有径庭的。

五

考虑到在舞台上表演武后时应该是怎样一种面型，也考虑到历史博物馆如何画出武后的像来陈列，武后的相貌如何也值得作一些探索的。

武后的相貌端丽是不成问题的。不然，唐太宗不会喜欢她，唐高宗

---

① 即薛怀义，本姓冯，名小宝，京兆鄠县（今陕西鄠县北）人。为武后所重，改名，并剃度为僧，作白马寺主。官至辅国大将军，后被武后处死。

也不会喜欢她。唐人所喜欢的女性比较丰满，这从唐代的壁画、雕塑中都可以看出。因此，武后的相貌也应该是丰满的。史称武后之女"太平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资治通鉴》天授元年)。"多权略"是在精神上的相类，"方额广颐"是在面貌上的相类。"方额广颐"正是唐人所好尚的美人型。

新旧《唐书·袁天纲传》言：武后在幼小时，天纲曾为之相面，称其相为"龙睛凤颈"。这可能是相士间的一种术语。"龙睛"或许是目大而有神，"凤颈"或许是颈柔而丰满。

又《资治通鉴》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言"太后生重眉，成八字"。当时武后已经七十六岁了。一个人不可能生出两重眉毛，所谓"重眉"大概是所谓寿眉。看样子，武后的眉型是八字眉，她的眉梢是向下而不是向上。

在这里有一幅古画值得注意。那便是宋《宣和画谱》①所著录的张萱《唐后行从图五》②。估计是五曲屏风，仅存一曲或一曲半，但图中主要人是保留着的。

所谓《唐后行从图》这名称是宋人命名的，张萱是唐开元年间的人，他不会使用"唐后"这样的称谓。

原图着色，据曾目击者云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览"的印鉴。可见金人破汴京后，这画也在被虏获中。清人安岐《墨缘汇观》有著录，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出版的《中国历代名画大观》(1944年)和郑振铎编《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中有珂罗版影印，可惜比例太缩小，模糊而无色。

原画已流出海外，但故宫博物院藏有近人俞明的摹本，署"己未长

---

① 中国画著录书。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等十门。每门均有绪论、画家评传和作品。凡二十卷。

② 张萱，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画家。开元间(七一三——七四一年)任史馆画直。作品除《唐后行从图》外，还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

夏”，是一九一九年摹的。所谓“唐后”被二十八人簇拥着，其中有少数人是宦官，多数是宫娥。宫娥均著男装而有耳环。有一站岗的卫士不属于“行从”中，手执长殳。长一身有半，殳头恰如高尔夫球棒的棒头。

所谓“唐后”是中年以上的人，不可能是杨贵妃，也不可能是韦庶人。韦后谋杀了唐中宗，唐玄宗起兵把她杀了，废为庶人，张萱在开元年间不会再画她。从画中的气派上看来，无疑是已经做了皇帝的武后。

相貌的确是“方额广颐”，颈长而丰满，或许就是所谓“凤颈”，但眉不呈八字，而是竖立的，相当浓，看来是原眉剃了，画上去的。这是唐人的习惯。

所谓“唐后”既和史籍上所载武后面貌可相印证，而更可互证的是明刻本所绘的武则天像。我所见到的有《历代古人像赞》（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君臣图鉴》和《三才图绘》等书。前一种是侧面，后二种是正面，基本上是以张萱的“唐后”为蓝本而有所增损。

有正书局影印的《历代帝后像》中有武则天像，据云系根据绢画复制。面貌瘦削而窈窕，著冕旒，是毫无根据的臆画。

张萱所画的“唐后”，可以推定就是武后。张萱既是开元年间的人，他可能亲眼看见过武后，至少武后的画像是看见过的，因此他所画的像有充分的根据。我建议在历史博物馆中或者历史著述中要用武后像时，就用张萱所画或者以它为蓝本而重画。舞台上要表演武后时当然也有所根据了。

六

上官婉儿这个历史人物我在剧本中所处理的只是她十四岁到十九岁的六年间，但她在唐代的宫廷里面活动得相当久，她是武后在文笔上的助手，后来被唐中宗封为昭容（是第六位的妃嫔），又成为唐中宗和韦后的助手，但她并不是党同韦后的。唐中宗为韦后所毒死，李隆基（后

为唐玄宗）起兵诛除韦后及其党羽，拥立了自己的父亲相王轮（是为睿宗）。李隆基拥兵入宫时，上官婉儿自以为无罪，还亲自掌灯下阶迎接，然为李隆基拔剑斩杀于阶下。上官婉儿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上官婉儿之死是很可惜而且冤枉的（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八、九两则）。后来唐玄宗即位，大概也感觉到自己错杀了好人，命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编为文集二十卷，并命中书令燕国公张说（悦）①作序。文集可惜失传了，张说序却被保留在《唐文粹》第九十一卷里，对上官婉儿是称颂备至的。说她“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说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说她“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张说是和上官婉儿同时的人，而且上官婉儿是被唐玄宗亲手杀掉的，这些称颂应该不是过誉。

上官婉儿受了武后的熏陶，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这是盛唐时代人一般的公认。武后在她十四岁时发现了她，并不顾私仇而重用了她，正足见武后确实是用人唯才。上官婉儿由仇视武后转而为拥护武后，剧中所述虽然是出于我的想象，但无疑她是有过这样的心理转换过程的。

七

骆宾王，作为反面人物来处理，我并没有冤枉他。他的确是文人无行。《旧唐书》本传说他“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他做长安主簿时，又因为受贿而遭到谪贬，并且还坐过牢。他终生沦落在下僚，因而有怀才不遇之感，而总想飞黄腾达。但他也并不是没有机会，例如我在剧本中

---

① 张说（667—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河南洛阳人。武则天时授太子校书。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擅文辞，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著有《张燕公集》。

提到的，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裴行俭奉命出使波斯，送回波斯王泥涅师师时，便曾经调用他为行军主簿，而他却以母老为辞，谢绝了。事实是他畏难苟安，没有胆量去。裴行俭那一次去是立了大功的，可惜没有骆宾王的份。裴行俭曾经批评过骆宾王和当时的一些有名文人，说“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文艺”。那批评是有根据的。

骆宾王是唐初四杰之一。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云：“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看来四杰的次第似有三种：（一）骆卢杨王，（二）卢骆杨王，（三）王杨卢骆。第三种似较普遍，杜甫诗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对于这样的次第，杨炯是不心服的，他曾经说过：“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骆在四人之中，年事最长，诗文也最出色，我觉得称为“骆卢杨王”恐怕是比较公允的。

《骆宾王文集》凡十卷，是郗云卿奉唐中宗之命搜集的，我想这一定是上官婉儿的主张。因为中宗时代的措施，大抵出于上官昭容的发纵指使。骆的五言诗做得很好。讨武后的檄文更是脍炙人口。檄文的笔调很铿锵，但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而是赤裸裸的争夺政权，对于武后的责骂多无根据，实在没有思想内容。这也就是徒有才艺而无器识的一个物证了。

骆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他和徐敬业发生联系，可能是由于徐敬业的兄弟徐敬猷做中介。徐敬猷是有名的“博徒”，他们是赌博朋友。但他们的赌博后来搞大了，搞到以天下为赌注，想推翻武后的统治。不能认识武后的杰出处，在这些地方正表明骆宾王真正缺乏“器识”。他们是赌输了，弄得身首异地。

但骆宾王是得到后人的同情的。关于他的下落，有的说是跳长江而死（得了一个全尸），有的说是不知所终，有的说是在杭州灵隐寺做了和尚（参看本书附录二：《重要资料十四则》，第十三则）。我虽然把他写成了反派，但对他依然抱有尊敬和同情。我采用了做和尚的一说，而使

他悔过自新。

骆宾王的为人，和裴炎、徐敬业、徐敬猷等毕竟有所不同。他虽然也有野心，但也有他的诗人气质。从好处说，他在封建时代是多少有点反封建味道的。他是一位浪漫诗人，只是思想糊涂，把路子走错了。唐初四杰都有这同样的毛病，不能专怪骆宾王。不过，如果拿骆宾王和上官婉儿比较起来，那在器识上就有上下床之别了。

八

唐高宗李治，在史籍上，是博得了同情的一位帝王。由于不少史家憎恨武后，因而便把同情集中在他的身上。史家们觉得他是被武后控制着，甚至时常有生命的危险。在我的看法却是两样。从封建道德的观点来说，唐高宗实在是大可非议的一个人。首先是他同武后的关系。武后是唐太宗的才人，却在太宗死后不满三年，他便让武后替他生了儿子。武后有四子，即李弘、李贤、李哲、李轮。长子和次子据史料推算起来，应该同生于永徽三年，是武后还在感业寺做比丘尼的时候。武后是永徽五年封为昭仪，次年立为皇后的。在这之后，高宗却又和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都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封建帝王的淫乱实在是有点惊人的。他早就有“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毛病。“目不能视”，我解释为高度的近视眼，“风眩头重”，应该是极度的精神衰弱，这和他的生活不检点应该有关联。但唐高宗的病也有人说是高血压，究竟是不是，无法用血压器来测定了。就因为他有病，所以武后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起便替他管理朝政，一直管到他死，管理了二十四年，把唐代的统治巩固下来了。

但是，唐高宗的功绩，也是应该肯定的。是他发现了武后而使她发挥了她的才能。如果没有高宗，便没有武后。武后的成绩可以说也就是高宗的成绩。高宗信任武后是比较专一的，虽然有时也听信过谗言，

想废掉她，但终于让她辅政二十多年。在高宗末年，还曾有意让武后摄政，有些禅位的意思，但被朝臣反对，没有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高宗是有他的过人之处的。我在剧本里面让他采取了自我批判的形式来批判自己，并批判太子贤，而赞美了武后，有的朋友或许会以为我把高宗贬低了，其实我是有意把他抬高的。

从武后方面来看，她对于高宗的淫乱不会满意。但她把自己的精神全部寄托在政治方面去了，高宗的行为在她似乎是满不在乎。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她尽可以让这位比自己年轻四岁的多病的风流天子去养尊处优，而把自己的才能尽情地在政治上发展。然而有成见的史家们却每每说武后有暗害高宗的意思，我在下面可以随便举出一个例子。

《资治通鉴》在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一月记载高宗“苦头重不能视”，侍医秦鸣鹤主张在头上扎针，扎出血来，可以望好。武后严厉反对。司马光便下出推断，说武后“不欲上疾愈”。一个人心里的想法，几百年后的史家怎么会知道？象这样对于武后的所谓“诛心之论”，是举不胜举的。结果由于高宗自己愿意，针是扎了，也有了一时性的效果。然而针扎后仅仅三十天，高宗却是死了。这是不是由于针没有消毒，在头上扎出了血，有破伤风之类的病菌钻进了血道的原故呢？当然，在今天是无法肯定的，但也无法否定。其实武后如果不希望高宗病好，象韦后毒死了唐中宗的那样，在她辅政的二十多年间，她尽可以设法把高宗暗害，然而她却没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关于太子贤之死，史家也断定为武后下的毒手。《资治通鉴》于高宗死后的翌年二月，载“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风使杀之”四字，两《唐书·章怀太子传》里面都没有。又云“三月，丘神勣至巴州，幽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贬神勣为叠州刺史。……神勣寻复入为左

金吾将军”。这样寥寥几笔，便把武后描绘成为枭獍。试问：“风使杀之”，除当事人之外，司马光或其他的人何从得而知之？写出丘神勣初被贬谪，寻复原职，在司马光是有意显示武后的奸诈，想掩饰人的耳目。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初加贬谪者是怀疑丘神勣逼死了太子贤，寻复原职者是发觉了丘神勣的冤屈。太子贤之死，看来别有原因，是史书上的一笔悬案。我在剧本中，是把这笔账算到裴炎项上去了。是不是有可能呢？有。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不到一个月便被废为卢陵王。中宗被废，裴炎是发挥了促成作用的。武后在废掉中宗之后立即派遣丘神勣去看太子贤，我揣想她是有意起用太子贤，如果太子贤在巴州已经悔过自新，她是想把他召回京师的。裴炎既蓄谋篡取天位，他不能不预防这一着。万一太子贤被召回，那他自己的私愿又会增加一层障碍，难以实现了。因此，太子贤之死，使我自然地联想到是出于裴炎的阴谋。

九

剧本初步完稿后，为了更多地接触武后的业绩，我曾经到陕西乾县去游览过高宗与武后合葬墓的乾陵。陵园距西安市西北八十公里，因梁山而为陵，气势雄伟。整个陵园的面积，约有一百顷。经历了一千二百多年，地上建筑多被毁坏，所残存的石刻、土阙之类，解放以来业经加意保护，保存尚属良好。梁山是石灰岩，石颇坚硬，据最近地面探查的结果，发现墓道在山南，由南而北凿成隧道，通进山腹。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向，全长约六十五米，宽约四米，深约三米，封闭甚严。估计山腹内当有地下宫殿，未被盗掘。详细情况，请参看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最值得注意的是陵前有一人多高的石人群像整齐地站在左右，西边三十一尊，东边二十九尊。每排四人，各八排，最后一排不足四人。是

否原来就是这样地不均衡，或者有所残缺或移动，不能断定。这些石人的背部，有的刻有国别、职别和名姓，可明白看出的有“木俱罕国王斯陀勒”、“于阗〔国王〕尉迟璥”和“吐火罗王子持羯达健”等五六尊，文字久经风化，不易辨认。遗憾的是，石像均被摧残，没有头部。折下的头部也散失了，不知去向，一个也没有被保存下来，是十分可惜的。

石人群像之南为土阙，左右对峙。土阙之南有二碑，南向，西为述德碑，东为没字碑。述德碑刻有纪念高宗的文字，即《述德纪》，为武后所撰。相传为中宗所书。没字碑，是纪念武后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唯碑上已为宋、金以来的题识所刻满。

碑之南，又有石人侍卫十对、石马五对、玄鸟一对，夹御道而立。再南有飞马、华表各一对。华表附近有二丘耸立，形成天然门阙。丘上又各有土阙残存，远望恰如两个奶头，民间因呼之为“奶头山”。西侧“奶头山”上，据《长安图志》，原有画像祠堂，画有狄仁杰以下六十名臣画像，现在只留下一些残砖碎瓦。

很明显，六十藩王像是高宗死后所刻的，包括狄仁杰在内的六十名臣画像则是武后死后所画的。高宗之葬，在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武后之葬，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十二月。乾陵的整个规模，主要是在武后手里所部署的，可见武后对于高宗的饰终典礼甚为重视。

我要再说一遍：武后是生于四川广元县的人，广元县在唐初为利州。武后的父亲曾经两次做利州都督。武后既生在利州，又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段幼年时代，广元附近的奇山异水对于武后性格的形成上，可能有些影响。当然，我并不相信什么“钟灵毓秀”之说，但山川风物等客观世界的优美，对于少年儿童的精神不能说是没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的。我在剧本里面还作了更进一步的大胆的设想。我想，武后流放太子贤到巴州去，也可能有她的用意。她是想借巴蜀的山川风物来陶冶

太子贤的性灵。我依然相信两千多年前的亚理士多德①在他的《诗学》中所说过的话：

“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史家和诗家毕竟不同。”

当然，要“依据真实性、必然性”，总得有充分的史料和仔细的分析才行。仔细的分析不仅单指史料的分析，还要包含心理的分析。入情入理地去体会人物的心理和时代的心理，便能够接近或者得到真实性和必然性而有所依据。

有关史料的搜集，我是尽了我的可能的。但有一大批真实史料，我相信还藏在乾陵里面，目前还无法接近。在《述德纪》的残文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自古圣皇，咸遵菲葬。……德弥厚者藏弥薄，圣逾重者瘗逾轻。……明器唯施凡木，灵物止于××。……微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这是合乎高宗和武后早年崇尚俭约的精神的。武后死时的陪葬品是怎样，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会有不少的书籍保存在墓里。说不定武后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还可以重见天日。说不定武后的画像、武后和上官婉儿等所手书的真迹也会呈现到我们的眼前。

关于乾陵的地面勘查已经初步进行了，我很希望在必要条件具备后，这座地下宫殿能够象明代的定陵一样，成为公开的地下博物馆。那时，我们对于武后的业绩和唐代的文化可能得到更确切的了解。

本剧所根据的资料相当多，我辑录了《重要资料十四则》，一一加以按语，作为附录二，以供读者参考。其中有一二种资料是初次见诸著录的。我曾作过《游乾陵》七律三首，《弔章怀太子墓》一首，《游顺陵》一首，都和本剧有关。顺陵是武后母亲的墓，保存不很良好，剩下的石人

---

①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诗学》等。

石兽却颇雄伟。这些诗，我辑录为附录三，以便相互印证。

唐张萱的《唐后行从图》摹本，我把它作为了卷首插图。傅抱石同志特为本剧画了插画二幅，我感谢他的帮助。①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

① 张萱《唐后行从图》摹本及傅抱石插画二幅，见一九六二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四幕史剧《武则天》单行本，本书未收。

附录二

重要资料十四则

关于武后七则

（一）“太后震怒，召群臣谓曰：‘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天下至矣。公卿富贵皆朕与之。天下安乐，朕长养之。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今为戎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深也！且卿辈，有受遗老臣、倔强难制，过裴炎者乎？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过徐敬业者乎？有握兵宿将、攻战必胜，过程务挺者乎？此三人者，人望也。不利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过此三人者，当即为之。不然，须革心事朕，无为天下笑。’群臣顿首，不能仰视，曰：‘唯太后所使。’”（《唐统纪》，见《资治通鉴》天后光宅元年注所引。《新唐书·武后传》据此，略有增饰。）

沫若案：“不爱身而爱百姓”这句话，是武后的自白，但也不尽是自夸。她执掌政权的五十多年中，基本上是站在“爱百姓”的立场而进行措施的。她的政权之获得巩固，即基于此。她的儿子唐中宗李哲在一次诏书中称武后“忘己济物，……万姓所以咸宁”（《唐大诏令集》一一四）。又崔融《则天皇后哀册文》中也言：“仗义当责，忘躯济厄”（《唐文粹》三十

本篇最初收入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二)。唐初实行均田制，在武则天以后逐渐破坏，可能武后的政治措施是在保护均田。要这样她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可惜对于她的措施缺乏叙述，而她的《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足证宋时犹存）又失传了，因而如何保护均田制的实况，史无可考。她有《石淙》一诗，中有句云："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或许可以作为她的歌颂均田的一种流露吧。在她五十多年的统治期间，尽管她有一段时期严刑峻罚，毫不假借，杀了不少的上层分子，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不曾有。"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陈子昂语），也说明着她是得到人民拥护的。

（二）"河洛上都龙门大卢舍那像，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粤以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奉敕检校僧西京实际寺善道禅师……等，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毕功。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简召高僧行解兼备者二七人，缺即续填。创基住持，范法英律而为上首。……"（《大卢舍那像龛记》）

沫若案：武后是比较崇信佛教的。她曾敕译《法华经》而自为之序，其刻石今存太原晋祠。如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她是有所贡献的。这篇《大卢舍那像龛记》，以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刻于洛阳龙门西山大奉先寺石窟之壁，今尚存。奉先寺石窟，在西山二十余石窟中为最大，刻像保存尚属良好。咸亨三年时武后年四十九岁，"助脂粉钱二万贯"修石窟，留下唐代艺术的雄伟作品，是值得赞赏的。记中善道禅师一名，为剧中所利用。

武后好艺术，善书法。《旧唐书·王綝（方庆）传》云："后尝就求羲

之书。方庆奏：'十世从祖羲之书四十余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唯一轴。并上……从祖献之等凡二十八人，书共十篇。'后御武成殿，遍示群臣，诏中书舍人崔融序其代阀，号《宝章集》，复以赐方庆，士人歆其宠。"《新唐书》传所述大抵相同。近年文物出版社新印《唐摹王右军家书集》（旧称《万岁通天帖》）即武后敕摹本之残存者。宋人岳珂跋云："窦泉《述书赋》乃谓'当复赐时，后命尽榻本留内，更加珍饰背锦，归还王氏，人到于今称之。'故泉有'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之句。"此事与捐费修窟可以比美。做皇帝的人尽可予取予求，被取者还会受宠若惊的。然而武后却不仅不夺人之所好，原璧归还，且不顾兼金，更加珍饰背锦。于此可以看出武后的品质。

（三）"上（高宗）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比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美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见《旧唐书·高宗纪》永隆二年即开耀元年〔公元681年〕）

沫若案："七破间裙"其制不详。或谓间殆绸或裥省，锦文也。破殆谓襞，七破间裙殆即七襞罗裙。隋炀帝①曾制仙裙十二破（见小说《珍珠船》），七破视之当更俭朴。《唐书·肃宗纪》又有"禁大绸竭凿六破锦"语，亦不甚了了。唯有一事可知，则武后重节俭是也。但武后虽重节俭，而却好整洁。史称"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见《新唐书·武后传》及《资治通鉴》武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时年已六十九岁）。

---

① 即杨广（569—618），隋文帝杨坚之次子。六〇四年即帝位。六一八年率众南巡至江都，被其宰相宇文化及所缢杀。谥炀。

（四）“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安在”与文集同，但一般作“何托”）矍然曰：‘谁为之？’或以宾王对。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摘录《新唐书·骆宾王传》）

沫若案：此故事，《旧唐书》传不载，然经《唐诗纪事》所转录。《资治通鉴》亦有所叙述，征引檄中辞句较多，却无“嘻笑”句，转觉取其糟粕，而遗其精华。武后受人斥骂，而却以“嘻笑”对之，正表示其有优异的情操。于此，不仅可以考见武后的性格，亦可以考见武后的思想。武后能诗能文，《全唐诗》中存诗四十六篇。其《如意娘》一首云：“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情致缠绵，殆其年轻时所作。剧中《人定胜天》一诗，乃我所拟制。

（五）《李义山诗集》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其诗云：“神剑飞来不是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他年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雕。”

沫若案：诗题及题下自注大有史料价值，足证唐人认定武后确生于广元。“感孕”，语含敬意，谓武后之生，如上古帝王感天而孕。唯诗意甚晦涩，前人每以为与武后有涉。如王士祯①有《利州皇泽寺则天后像》二首，像是一比丘尼，其二云：“瓦官寺里定香熏，词客曾劳记锦裙。今日兰桡碧潭上，玉溪空自怨行云。”（见《渔洋山人精华录》卷十）臆解义山②诗，而对武后加以亵渎。余意义山诗与武后无涉，乃自述其一段暧

---

①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别号渔洋山人，清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

② 即李义山（约813—858），名商隐，号玉豁生，怀州河南（今河南沁阳）人。唐代诗人。官至东川节度使判官。现存《李义山诗集》，后人集其文，成《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昧情事而已。查《旧唐书·李商隐传》:"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商隐〕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宣宗〕大中末(公元859年)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未几病卒。"据此可知,李义山在大中年间确曾入蜀,去时由长安南下,归时由蜀道北上。此《利州江潭作》一诗必其"废罢"后归途中重过利州时所作。所谓"神剑飞来不是销",即指柳仲郢因专杀而被朝廷贬谪,自已也被罢免事。停舟江潭,是在秋天的晚上,天在下雨。提灯上岸,想去追寻前次经过时的旧欢,而其人已远去。因此遥对故居,空劳想望。"河伯"是自喻,"贝阙"、"水宫"是指岸上旧欢所居。"他年"同往年,"燕脯"犹言酒食,往年相别时曾受祖饯。根据这样的线索去探求,诗意可以豁然。

又《李义山文集》中有《宜都内人》一文,对武后颇有微词。谓"武后篡既久,颇放纵,耽内习,不敬宗庙,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云云,而于文末仍称许武后"即日下令,诛作明堂者(案指薛怀义)"。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录之(见天册万岁元年),斥为"文人寓言"。

唐人对于武后是表示崇敬的,大中末年上距武后之死仅一百五十余年,义山虽"恃才诡激",对武后不满,断不至拟武后为巫山神女,而期与之幽会。故《利州江潭作》一诗与武后完全无涉,王渔洋亦自强作解人。

(六)《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若夫维睿作圣,乘时奄有于帝图;不测谓神,终古是存于庙食。敬(缺),能终复子于明辟,即唐天后武氏其人也。事具实录,此不备书。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寺内之庙,不知所创之因。古老莫传,图经罕记。若乃地分绵谷(缺)象之灵宫,管境所依,祷祈必验。(中略)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未酬玄贶,何安素心?且旧庙、地势攲斜,(缺)才兴,栋宇俄

就。创造殿四间，对廊四间，并两廊及别塑神像，图（缺）荐，箫鼓毕陈，以为遗民，永祈景福。（下略）广政二十二年岁在己未九月六日记。"

沫若案：此碑以一九五五年出土于四川广元县，即唐利州都督府所在地。皇泽寺虽屡经改建，其迹尚存。广政乃后蜀孟昶年号，其二十二年（公元 959 年）上距武后之死（公元 705 年）凡二五四年。然已不知创庙之因，可见寺庙创立甚古，至迟必远在唐之中叶。碑文凡二十九行，行存二十六至二十七字，其下截残缺，约缺十字左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顶格，有关敬语如"玄觋"、"神像"等则空三格，对武后备致尊崇。"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后"字提头顶格，故所缺字必甚少，估计当是"为都督于是州，始生后焉"，所缺仅三字。此可作为武后生于四川广元县之又一证据。武后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是年利州始置都督府，至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复罢置。武后父当是首任利州都督。唯查《资治通鉴》贞观元年正月有利州都督李寿被诛，其年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常谋反，又被诛，而在贞观五年十二月复载"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云云，是则武士彟①盖曾两任利州都督。其首任在武德七年， 而第二任则在贞观初年。碑中仅言"贞观时"，若非作文者未深考，则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即不是生于武德七年，而是贞观初年。要之，据李义山诗注，可知武后实生于广元。广元县旧有则天坝（今名下西坝），当即武后所生地。

又碑阴尚有大量文字，记重建武后庙所置田亩用具及其费用，乃地方当事人所书，与正文字迹有雅俗之别，可借以考见五代后蜀之习俗及地价。碑阴文称武后为"则天圣后"，均提行顶格。可见直到五代之末，

---

① 武士彟（577—635），字信，唐初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则天父。高祖时，为行军司铠参军，累迁工部尚书，封应国公。贞观元年（六二七年）任利州都督，后死于荆州都督任上。

武后在人民心目中，仍不仅生而为圣，而且死而为神。“管境所依，祷祈必验”，这固然属于迷信，然同后代史家和道学家的心理，毕竟完全两样。新庙既“别塑神像”，则旧庙当早有神像。现皇泽寺内犹存一石像头部，是否为旧庙故物，不得而知。

（七）《皇泽寺书事碑记》明广元县令陈鸿谟作（胡广黄冈人）：“皇泽寺相传为武后创，其偏祀其像云。按唐书武氏年十四召入宫，在贞观十一年，乃寺前石一区，中空为洞，颜写《心经》一卷，题‘贞观五年’。盖此寺前已有矣。考志武士彟尝为利州都督，或者后生其时、后修其报耶？今县有则天乡是已。寺在治河之西，上负悬崖，下瞰洪流，城郭千家，桑麻四野，颇堪极目。簿书之暇，间从眺游焉。而荒芜圮废，唐人石刻漫灭不可寻。成都菊水朱公避兵来此，一览得之，盖信山川文墨之胜，非饶有奇才异性者，未易遇也。石原不佳，最易脱，又无人呵护之者，而历唐至今近千年，尚留一线以待名人之赏识，不可谓非山神之有灵。用是缮成刻石，树栏以存遗迹（下略）天启三年二月吉日记。”（录自《广元县志》）

沫若案：最近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派张明善同志前往四川广元县皇泽寺查访，拓得各种拓片回京，但无此碑记。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曾修公路通往飞机场，已将该寺毁坏，碑记或即毁于其时。据此碑记可知皇泽寺武后像原本碑上所刻线画，故云“历唐至今近千年，尚留一线”。然此刻画，殆即《武氏新庙记》中所谓“图”，乃五代孟蜀末年所刻，并非唐刻。碑记云“缮成刻石”，则是摹写重刻。据《广元县志》，得知明清时人对武后像颇有述作。有明邑令刘崇文《皇泽寺漫赋》七言一首，题下注云“寺有武后像”。清人，除王渔洋有诗二首（见上）外，有翰林学士黄辉（四川南充人）《戏题武后石像》七绝三首，题下注云“碑在寺内”。又举人鲁观（邑人）《和黄太史辉戏题武后石像三之一》一首。尚

有邑令张赓谟《不扑武曌石像说》，言石像“为某公扑之庑下草中”。张认为不应扑倒，谓“寺有曌之像，……山若增其辉，川若增其媚，草木若增其菁英，而寺以名胜”，因复树立之。王渔洋诗题云“像一比丘尼”，黄辉诗第三首首句云“瞑目跏趺净氎垂”，可知武后原像本著尼装，结跏趺坐。然王、黄等所见者当即陈鸿谟所复制。此像不知毁于何时。近人刘成厚据《双无谱》所补刻武则天像，刻于一九二六年，则原像之毁尚在修筑公路毁庙以前。解放以来，庙宇已新建，古代刻石如《武氏新庙记》为前人所未见者亦已出土而被加意保护。此外有窦塄《咸丰己未仲冬游皇泽寺题壁》古风二首，为县志所不载，而刻石尚相当完好。其诗第一首以窦后（唐高祖李渊配）与武后相提并论，疑武后乃窦后转世，有“此尼宜是刘静所进之宫人”句，可知窦塄亦曾见武后比丘尼像。此像之遭遇与武后同其命运，唐五代人虽敬之如神明，而自宋以后则或扑之，或唾之，而终至于毁灭，殊觉可惜。

关于上官昭容三则

（八）“上官昭容者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庭芝与仪死武后时。母，郑，大常少卿休远之姊。婉儿始生，与母配掖庭。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掞丽可观。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也。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帝（中宗）即位，大被信任，进拜昭容。封郑沛国夫人。……婉儿劝帝（中宗）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韦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韦后之败，斩阙下（死时年四十四岁）。……开元初裒次其文章，诏张说题篇。”（节录《新唐书》传）

沫若案：此与《旧唐书》传大同小异，旧传云“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

文集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已失传。《全唐诗》中存诗三十二篇。剧中所引《剪綵花》及《彩书怨》二首,或系壮年之作,为方便起见,作为十四岁时所作。然此亦非完全悖理,明末爱国诗人夏完淳,十三四岁时已有诗集问世。上官昭容之死是很冤枉的。中宗,在景龙四年五月(公元710年),为韦后与安乐公主所毒害。上官昭容与太平公主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韦后知政事,相王轮参谋政事,但为宗楚客与韦温所阻。及相王子李隆基(后为玄宗)与太平公主合谋,起兵诛韦后及其党羽,获得成功。李隆基入宫,上官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即与太平公主谋草遗制之底稿)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实在是杀得冤枉。上官昭容,和武后一样,对于唐代文化的高涨是有贡献的。

又案:梁陈旧制,宫内皇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嫔。九嫔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见《隋书·礼仪志六》)。隋制准此,但九嫔之名为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见《隋书·礼仪志七》)。唐因隋制,三夫人有时是四夫人,而九嫔之名则为昭仪、昭容、昭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见《新唐书·百官志》)。唐之九嫔为正二品,其位颇高。(《新唐书·后妃列传上》昭华、修华、充华等“华”字均作“媛”。)

(九)“上官昭容者,故中书侍郎仪之孙也。明淑挺生,才华绝代。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咸同宿构。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称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越在襁褓,入于掖庭。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运将兴也,故成德而受任。……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窈窕柔曼,诱掖善心。忘味

九德之衢，倾情六艺之圃。……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摘录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见《唐文粹》卷九十一）

沫若案：唐玄宗既手斩上官昭容，后又编次其文集，并命张说作序，足证他自己也很后悔。今文集已失传，而仅存此序，是一件可惜的事。序文对上官昭容赞扬备至，既系应诏之作，谅非溢美之辞。这可见对上官昭容的倾佩和惋惜，是当代的公论。所谓"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是承认上官婉儿曾开一代诗风。所谓"温柔之教"是指诗教而言（毛诗序"温柔敦厚诗教也"）。盛唐诗人大抵生于上官昭容之后，是在她的流风遗韵中长大的。例如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时上官昭容三十五岁。杜甫①生于唐玄宗初即位之年（公元712年），是在上官昭容死后三年。

（十）"贞元十四年，崔仁亮于东都买得《研神记》一卷，有昭容列名书缝处。吕温感叹，因赋《上官昭容书楼歌》，云：'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异万卷余。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风飘花露清旭时，绮窗高挂红绡帷。香囊盛烟绣结络，翠羽拂案青琉璃。吟披啸卷纷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碧云起，心悠哉，境深转苦坐自摧。金梯珠履声一断，瑶阶日夜生青苔。青苔秘仙关，曾比群玉山。神仙杳何许？遗逸满人间。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研神记》，纸上香多蠹不成，昭容题处犹分明，

①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后迁居河南巩县。唐代诗人。著有《杜工部集》。

令人惆怅难为情。'"(《唐诗纪事》卷三)

沫若案：贞元乃唐德宗年号，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上距上官昭容之死已八十八年，而昭容犹深为后人所思慕，足证"风雅之声流于来叶"为不诬。诗中云"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当系上官昭容之语。上官昭容文集为吕温所曾阅读，固无疑问。吕温，新旧《唐书》均有传，与柳宗元、刘禹锡①等为友，为王叔文②所赏识。叔文用事时，吕温出使吐蕃，被扣留几一年，及叔文事败始归，故得免波及。《旧唐书》称"温天才俊拔，文采赡逸，……有丘明、班固之风"。《新唐书》亦称"温藻翰精富，一时流辈推尚"。后因事谪贬为道州刺史，再徙衡州，《新唐书》称其"治有善状"。卒时年仅四十。然而两《唐书》均斥吕温性险诈，恐系怨家诬毁之词。历来史评，多不足信。即以王叔文而言，叔文重视钱粮盐铁，并有意驱除宦官，其所结交者亦多有为之士。其事虽败，其识见固有足多者。

关于太子贤一则

(十一)"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

---

①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唐代文学家。曾任礼部员外郎，后贬永州司马，又迁柳州刺史。著有《河东先生集》。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代诗人。官至监察御史。著有《刘梦得文集》。

② 王叔文(753—806)，唐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翰林学士。曾联合王伾、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进行改革，筹划夺取宦官兵权，失败后被杀

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及御史大夫高智周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八月〕甲子，废太子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乃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八月)

沫若案：此与新旧《唐书·章怀太子传》所述大同小异。其后太子贤以开耀元年(公元681年)十二月徙于巴州，又其后三年(高宗去世之次年)三月被逼死于巴州。《旧唐书》传以为死时年三十四岁，《新唐书》传以为三十三岁，盖一为虚岁，一为实岁。逆推，太子贤当生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然《旧唐书·高宗纪》言"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戊午谒昭陵(唐太宗墓)，在路生皇子贤"(《新唐书》不载)。案此殆非事实，盖武后有孕在身，已接近分娩，犹复长途旅行，不近情理。如果属实，则太子贤死时只有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但《旧唐书·章怀太子传》称其"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始出閤，已读得《尚书》①、《礼记》②、《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于时未满两岁，殆属不可能。故我揣想，《本纪》的说法是有意掩盖。武后于永徽五年三月封为昭仪，十二月可以生太子贤了。然而太子贤的哥哥太子弘在高宗永徽六年十月废王后时已满三岁(见《新唐书·燕王忠传》)，明明是生在武后入宫为昭仪之前，这是无法掩饰的。估计太子弘与太子贤当同生于永徽三年，即武后尚在感业寺为尼时期。

---

① 亦称《书》，儒家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西汉初仅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

② 亦称《小戴记》，儒家经典之一，西汉戴圣编纂。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凡四十九篇。

关于裴炎一则

（十二）“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太平广记》引同，《资治通鉴》天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注引作“殿上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对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告以谣言‘片火绯衣’之事。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合谋，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唐张文成《朝野佥载》卷五，《太平广记》卷二八八引同）

沫若案：《资治通鉴考异》转载此事，司马光加以否定，云“此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然裴炎为人实不光明磊落。其嫉妒裴行俭，背信杀降一事，即足证明。《旧唐书》传称他“妒功害能，构成阴祸”，《新唐书》传亦言“议者恨其媢克”。可见《朝野佥载》所言未必出于构陷。

又案：《资治通鉴》载：“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臣觉之耶？’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奏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此事亦载《新唐书·刘仁轨传》，足见裴炎阴谋事前也另有人觉察到。司马光去彼取此，可谓自相矛盾。

关于骆宾王二则

（十三）“宋之问贬黜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句未属。有老僧点长明灯，问：‘少年夜不寐，何耶？’之问曰：‘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请吟上联。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宾王也。’”（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

沫若案：关于骆宾王的后事，新旧《唐书》传所载各不同。旧传云“敬业败，伏诛”。新传云“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资治通鉴》言徐敬业部下“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与旧传为近。《朝野佥载》卷一云“投江而死”（亦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唐诗纪事》所云当是小说，乃后人同情骆宾王者所为。其诗见《骆宾王文集》卷四，题为《灵隐寺》。原诗凡十四句，《唐诗纪事》少两句。（因所少两句中有缺字一，计有功不敢臆补，故全缺之。）其实宋之问是骆宾王的朋友，骆集中送宋五之作数见，非如《纪事》所言“少年”与“老僧”各不相识。考《纪事》又云：“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号为算博士。……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逃死。”在同一卷中，二说自相矛盾，可见为僧之说出于虚构。然此故事大有诗意，故利用之以入本剧。又此故事亦见《太平广记》卷九十一，尚有若干下文云：“之问诘之，答曰当徐敬业之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兴复唐朝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十四）“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

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颂爰在，即周邵伯之甘棠。每至夕照玄阴，秋蝉疎引，发声幽息，有切常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木之微风，韵资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在狱咏蝉》序，见《骆宾王文集》卷二）

沫若案：此当是晚年所作，诗中有句云"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可证。旧传云"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可能是他在"坐赃"时入过狱，入狱诗还不止这一首，他如《幽絷书怀》、《出絷有怀》等都是。我在剧中利用了它。"不哀伤而自怨"，足见骆宾王是能够知过的人。他虽行为不检，仍有优秀的诗人品质。"冰雪遍天涯"一诗是我所假托。骆宾王的年纪是相当老的。他曾说他自己"老不晓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其《与亲情书》云"某初至乡闾，言寻旧友，耆年者化为异物，少壮者咸为老翁"，可证。又他曾称自己是"江东布衣人"（《自述状》），且自谦为"瓮牖轻生，席门贱品"，他的门望不高，也是毫无疑问的。

附录三

诗五首

游乾陵① 三首

其一

岿然没字碑犹在，六十王宾立露天。②
冠冕李唐文物盛，权衡女帝智能全。
黄巢沟在陵无恙，述德纪残世不传。③
待到幽宫重启日，还期翻案续新篇。

其二

巨圾云是旧梁山，山石崔嵬颇耐攀。
南对乳丘思大业，下临后土望长安。④

此五首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六〇年《诗刊》四月号，为《陕西纪行十首》之四至八。后收入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① 作者原注：乾陵在陕西乾县，是唐高宗和武后（武则天）的墓，即古代梁山。陵前有述圣碑、没字碑各一。述圣碑所刻《述德纪》为武后所撰，乃纪述高宗生平。没字碑乃纪念武后之碑，据云武后遗言，己之功过，由后人评定，故不着文字。但今碑上已被后人刻遍。此外有石人，石马，石狮等。陪葬有章怀太子等。

② 作者原注：六十王宾乃陵前石像，系当时藩国国王或使臣，共六十人。背部刻有国籍和名姓，但字多磨灭，石人头部均缺，殊属十分可惜。

③ 作者原注：黄巢沟在陵之西，闻黄巢拟掘墓，未能达到目的。

④ 作者原注：墓南二小丘，上有象阙一对，民间称之为"奶头山"。

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

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

其　三

陵头无复黑松林，解放以来护惜深。

埋没石人重见日，聚完碑纪尚飞金。

狻猊雄浑惊天地，象魏残存亘古今。

地下宝藏无恙否？盛唐文物好探寻。

弔章怀太子墓

春至渭滨我亦来，郊原四处杏花开。

歧途旧毁灞桥柳，公路新栽国际槐。

保卫均田思武后，注笺汉史弔章怀。①

乾陵陪葬恩殊渥，母爱浅深莫漫猜。

游　顺　陵②

仿佛农民事变工，石人骈列麦田中。

顺陵阅世千三百，武后建言十二宗。

历代是非淆黑白，一朝得失论雌雄。

双狮屹立迎风吼，獬豸为邻怒不公。③

---

① 作者原注：章怀太子李贤有范晔《后汉书》注。

② 作者原注：顺陵乃武则天之母荣国夫人之墓，保存情况不及乾陵，石人石兽位置已被移动，并似不全。

③ 作者原注：陵南双狮颇雄伟，均为立像而非坐像。双狮之南有石兽一对，似马而有翼，额上有独角。或云即所谓獬豸。

附 录 四

武则天生在广元的根据

武则天究竟生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本来是由我而引起的。昨天在《史学》(《光明日报》1961年5月24日)上，看到陈振同志《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此我有责任来申述几句。

我为什么说武则天生于四川广元？所根据的是李义山的一首诗。《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云："感孕金轮所"。"金轮"是指武则天，她曾自册封为"金轮圣神皇帝"。"感孕"是由古代帝王感天而孕来的。武则天做过皇帝，所以李义山特别使用了这样的敬语。唐代的利州，即今四川广元县。可见离武则天之死(公元705年)仅一百四五十年的李义山是肯定武则天生于广元的。

相隔仅一百四五十年，和我们距离洪秀全的年代相差不远。武则天和洪秀全都是做过皇帝的人。就跟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洪秀全是生于广东花县的一样，唐代的知识分子，象李义山那样的人，难道还不会知道武则天的生地吗？何况李义山至少两次经过利州，关于武则天的生地有过亲身经历的见闻。如果武则天生于利州之说是捏造，为什么他在第二次经过利州时，还要随便乱说？因此我相信了李义山，他的诗注就是我的历史根据。

查《旧唐书·李商隐传》，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847—859年)，李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后收入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武则天》。

义山在川东做过官。"会河南尹柳仲郢镇东蜀，辟(商隐)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专杀左迁，商隐废罢，还郑州。"在这里不妨把李义山的原诗来研究一下。

神剑飞来不是销，碧潭珍重驻兰桡。

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

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

他年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雕。

李义山的诗，照例是隐晦的，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懂。开头一句"神剑飞来不是销"便是指的"(柳)仲郢坐专杀左迁"事。"神剑飞来"是指朝廷谴责下降。"不是销"是说所犯的错误被纠正了。以下是叙诗人停舟江潭，乘着夜雨，赶快提着灯笼("自携明月")上岸，去访寻他的旧欢("欲就行云")。然而旧欢已经不在了("散锦遥")。因此，他退还船中，遥望着所欢的故居。"河伯轩窗"是喻自己的船，"贝阙"、"水宫"是喻所欢的故居。那故居大概就在江潭边上，在船上可能看见水中的倒影。窗上是还挂着白色窗帷的。这样便沉入遐想，回想起当年路过时，所欢送过饮食来饯行，而现在呢，可没有人送来了。有的只是迷茫的夜雨，萧瑟的秋风。

诗的内容和武后是毫无关系的，但可以看出李义山一来一往都经过利州，而诗是在归途中做的。所以我说他至少两次经过过利州。两次经过，他都还是相信利州是"感孕金轮所"，这就更值得我们重视了。经过时应该不止李义山一个人。他们离武则天既那么近，能够接近的史料会比我们目前多得多，如果这事情不确，他们难道不会有所讨论吗？这是唐人所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不相信它，要相信什么才好呢？

我仔细地翻阅过新旧的《广元县志》。去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还专门派遣张明善同志去就地考查过，得到了不少的资料（请参看张明

善、黄展岳《四川广元县皇泽寺调查记》，见《考古》1960年第7期）。一千多年来，当地的人和路过该地的人（包括李义山、王渔洋等诗人），都相信广元是武则天的生地。广元有武则天庙名皇泽寺，至今犹存。有武则天生地号则天乡，古又称则天坝。这些，我相信总不会是无中生有。

最值得注意的是后蜀孟昶广政二十二年（公元959年）的一通碑，上刻《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这碑文，新旧《广元县志》都不载，是解放后一九五四年七月修建宝成路时出土的。碑文凡二十九行，行存二十六至二十七字，可惜下截残缺，约缺十字左右。文中凡遇天后或后字必抬头顶格，遇敬语则空三格，对武后备致尊崇。说她死而为神，非常灵验："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建庙之由，在当时距武后之死仅二百五十四年，已经就不知道了。据说是"古老莫传，图经罕记"，可见其历史久远。大约在李义山时代就已经有了。

遗憾的是碑文有残缺。例如，有这样一句："贞观时，父士彟为都督于是（缺）后焉"。后字是抬头顶格的，即指武后。因此所缺的字数不会太多，我推测会是"为都督于是（州，始生）后焉"，就只缺了三个字。贞观初年武后父做过利州都督是不错的，但武后却生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不是"贞观时"。这如果不是做碑文的人有所疏忽，便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但碑阴文字中，则明明有"则天坝"的地名。

又同在一九五四年在皇泽寺北边的上西坝发现宋墓一座，出土南宋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买地券石刻一方，其中也有"白沙里则天坝"的地名。可见武后生地名则天坝或则天乡，至少自五代以来就是这样。

据亲自去广元县调查过皇泽寺的张明善同志所说："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相传是'武则天的会期'，广元县人民都喜欢到这里来'游河湾'。估计这一天可能是武则天的生日，可以补史的缺文。"礼失而求诸

野，这个估计我认为并不是凿空之谈。

查利州在唐初只设总管府，到武德七年即武后诞生的一年才改设都督。只设了九年，到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又把都督废了（据《旧唐书·地理志》）。根据《资治通鉴》，贞观元年正月，有利州都督李寿，因其兄燕郡王李艺叛变，连坐被杀。同年十二月，又有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谋反被杀。贞观五年十二月，则载"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所谓"复上表"者，是因为同年正月已有"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请封禅。上手诏不许"。贞观五年武后父在做利州都督是无问题的，李峤①《攀龙台碑》（见《全唐文》卷二四九）载武士彟在贞观二年至五年任利州都督。但贞观元年以前逆数至武德七年这三年间的利州都督到底是谁，则史无明文。因此我揣想武士彟曾重任利州都督，即在武德七年是首任利州都督，在贞观二年又转任。吴晗②同志认为"这个猜想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找不到历史根据"。其所以说"可以成立"，是因为我有李义山诗注的根据。其所以说"找不到历史根据"，是因为史有缺文。其实在武德七年，武士彟就没有做过利州都督也不要紧，他所做的或许还是总管，或许只是长史之类，更或许只是因公寄留。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便是武后的生年有问题。但对于李义山说利州是"感孕金轮所"，我们并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

所以我肯定武则天生于广元，李义山说就是我的"历史根据"；而否定武则天生于广元的朋友们则只是出于怀疑和推测，应该说这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例如陈振同志的结论是这样说的：

---

① 李峤（644—713），字巨山，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唐代诗人。官至中书令。明人辑有《李峤集》。

②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史学家。著有《朱元璋》、《史事与人物》、《读史札记》等。

"武则天出生的那一年——武德七年，她的父亲武士彟应在任工部尚书、判六尚书事，也就是说这时是在京城长安，因此，武则天的出身地点，最大可能应是在当时的国都长安，而不大可能在四川广元或其他什么地方。"

这是完全从假设出发的（请注意文中的两个"应"字），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模棱两可。所谓"最大可能"或"不大可能"实际上是说，都有可能，都有不可能。象这样的结论，我看，就根本没有把李义山的说法驳倒。

因此，在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问题上，我还是相信距武则天之死仅一百多年的李义山；而不敢轻易相信距武则天之死已一千多年的同志们。请原谅我的顽固吧。

说到武后的出身寒微，也有不少同志把它当成问题。武后本人后来做了皇后，并做到皇帝；她的父亲在唐初开国时封公拜爵，做过都督，后来竟由他的女儿追尊为皇帝，这当然不能说是寒微了。但我们所追述的是武后出身的历史，在封建社会，特别在门阀观念旺盛的时代，武氏并不是望族，这是铁定的事实。武后的父亲是一位投机倒把的木材商人。他的哥哥"勤于稼穑"，我说他"可能是一个自耕农"，有人说他是地主。就是地主也好，总不会是"田连阡陌"的豪强大地主。正因为这样，所以骆宾王《讨武后檄》一开始就骂她"地实寒微"。

其实就是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连突厥人都还是看不起她的。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六月命淮阳王武延秀①入突厥，纳默啜②女为妃。默啜把延秀扣留起来，并发兵进侵，数了当时朝廷五大罪。其第五罪是

---

① 武延秀，武承嗣次子，娶默啜女，封桓国公。又受中宗女安乐公主宠幸，招为驸马，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因恃恩放纵，被武后处死。

② 默啜（？—716），唐突厥之主骨咄禄之弟。骨咄禄战死，默啜自立为可汗。武后时，其势渐强，屡犯唐边。后在北伐拔曳固（一作拔野古）时战死。

"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可参看《资治通鉴》）。这就是标准的封建意识，尽管你做了皇帝也还是被人看为"寒微"。

这种意识就在五六十年前的清代末年都还没有什么改变。当时的人，凡是祖宗三代中有人做过裁缝、理发师、衙役，或者唱过戏之类的，是不能赴科考的。如果有人隐瞒着赴考，被发觉，会被人打死。这在现在的青年们看来是类似神话了。但其实是很平常的。就是在今天吧，我们说到汉高祖也还是说他的出身是流氓无赖，说到明太祖也还是说他的出身是小和尚。在今天，一定要说武则天的出身并非"寒微"，在这些地方来翻唐人的案，我看似乎大可以不必。

末了，我还想谈谈史料的问题。史料不仅限于书本上的东西，还有物质上的文物和民间保留的传说。有时候，后两者比书本上的史料还重要。在阶级社会里所传流下来的书史之类，可靠性是要打折扣的。孟子说得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①（光是信书本本，倒不如没有书本本好些）。没有书本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以凭合理的推断，或者不见经传的民间传说之类，来把握历史的真实性。孟子的态度，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拿关于武则天的史料来讲吧。武则天自然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完人，但她基本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这在今天是可以肯定的。旧时代骂了她已经一千多年了，我们要找菲薄她的材料，当然不会缺乏。不过我们要审核一下，凡是把她说得太坏的史料，在采用时就值得考虑。反过来，她是做过三十年皇帝的人。她的文学侍从之臣，自会替她和她的祖宗三代擦粉，创造些莫须有的光辉历史。因此，我们也得审核一下。我看关于武后的父亲怎

① 语见《孟子·尽心(下)》。

么怎么了不起的一些说得太好的话，如散见于《册府元龟》[1]里面的某些资料，那也是应该打打折扣的。

总之，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来从事史料的鉴别和使用。书本上有固然好，但不要过于轻信。书本上没有固然不好，但也不要过于武断。象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个事实，既有书本上的证据——李义山诗自注，又有广元文物和民间传说的佐证，尽管有史学专家要坚决否认，我要再说一遍：在目前还没有确凿的根据，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① 宋王钦若、杨亿等辑。始于景德二年（一〇〇五年），成于大中祥符六年（一〇一三年）。系一部类书，多收宋前典籍佚文。凡一千卷，三十一部，一千一百〇四门。

附录五

书　　简（三函）

致阳翰笙

翰笙同志：

《武则天》修改本一册送上，请您再看一看。是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修改的，主要是把武则天加强了，把她的政治措施和思想立场，在前三幕中，由正面、反面来加以突出。把骞味道也加强了，不再是模棱两可的人，而是站在武后方面的耿直者。第五幕有了较大的修改，由殿前朝会改为殿内朝会，觉得处理得较妥帖一些。仍请提意见，以便再加修改。

郭沫若　三、六

文字上的修改，请写在本子上，退还我，以便照改。

致邵荃麟

邵荃麟同志：

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武则天》单行本时，作者仅收附录四则；附录五系此次编入。

书简（三函）均写于一九六二年。标题系编者所加。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题为《关于话剧〈武则天〉的书简》。

根据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我把《武则天》又修改了一遍，送一册给您，请您再看看，并请提意见。修改本主要是把武则天加强了，对第五幕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座谈会上有加一幕减一幕之说，我经过仔细考虑，有困难。如那样做剧本统一不起来。我同翰笙、吴晗同志等也谈过，都说没有一定的必要。因此，仍保存了原来的结构，而在内容上大有增改。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三、七

致焦菊隐

焦菊隐同志：

昨晚看了《武则天》，对我剧本的不完备处，我再提些小意见。

①武则天在闭幕处的台词："凡是有益于人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人造的？"请改为"哪一样不是人所创造或者加工？"又"反过来，凡有害于人的东西，我们能够预防它、消灭它。"请在"消灭它"之前，加入"改变它"三字。

②郑十三娘的转变，观众仍然有人觉得有些突然。在裴、骆下场、赵再出场间的郑十三娘的独白中，我觉得可以把上官仪的名字点出。我加的独白中，只混合地提了"他们"，听的人一滑就过了，也容易误会为裴炎、徐敬业，请改为"原来上官仪父子也都是想做皇帝的人"。

③在裴、骆交谈时，郑十三娘避在长椅背后去了，表情上的变化，观众很难注意到。可否把裴、骆的地位改到舞台的另一边，让十三娘面向观众，多做些表情？请考虑。

④赵道生把檄文要到手后，应该展开来看看。要檄文的机动可以再提前一点，可放在赵表示"不知向谁去告密"之前。交谈了几句之

后，才想到檄文在手的危险，然后交回。（可以改在郑向赵提到“不要受五品官的待遇”之后。）这样要自然一点，显示了赵道生不断在用心，观众也比较能深入剧境。因台词不记得了，请您酌量插换。

⑤郑十三娘在三幕二场向武后坦白时也应当把上官仪父子的阴谋点穿一下，这样才能解开报私仇的疙瘩。

⑥郑十三娘对武后的认识，三幕一场时比二幕一场时要有所不同。我在剧本中没有显示出这个量变的过程。我想在三幕一场郑、赵对白中加上一些台词。

“赵：我早听到人说，天后陛下是很喜欢她的。

郑：是啊，她犯了死罪，天后陛下都没有杀她，还把她照旧留在身边。

赵：天后陛下就是这样宽大的人呵，我不是也是该死的人，她饶了我，使我回到正路上来吗？

郑：不过，好些人都在说天后陛下残忍，……

赵：那是不能相信的。天后陛下对于迷失了路的羔羊是绝顶慈悲的；对于吃人的猛兽，她就不能慈悲了。

郑：（有所憬悟）对，你说得很对。对于猛兽是不能慈悲的。

赵：所以，那些猛兽们就说天后陛下残忍啦。

郑：对！（打中了自己的心，说不下去了。）你请喝点茶吧。

赵：谢谢。十三娘，天后陛下要几时才回洛阳呵？

郑：怕要到九月下旬才能回来呢，……”

凡是加了注意点的，便是添加的台词。这样可以显示出一些十三娘心理转换的量变过程。

⑦有些地方台词说得太快了一点。（例如武后下三道敕令时就太快，有人说上官婉儿写字，比打字机还要快。）念檄文时，似乎还可再慢一些，要念出点调子来。

⑧骆在牢的一场，在我认为是很好的戏。在那场戏里要能展示出诗人的内心世界和彻底转变。骆和赵的说白，在声调上要更有内含一点才好。

⑨武则天应尽量表现出大人物的风度，出以自然，不要矜持。除掉必要的地方，不要太动声色。

⑩骆在第一幕告别太子贤时，不要挥泪！

⑪三幕一场中提到郑十三娘向裴炎要砒霜，可以改变为由裴炎提出。

“裴：是呵，时机不可失。（转向郑）十三娘，你恐怕又要向我要砒霜了吧。

郑：我以前向你要过好几次砒霜，你都没有给我。

裴：我现在也还是不打算给你。你要知道，时机还早，还早。这不是除掉一个人的事。”

以上拉杂写出，供同志们研究。

敬礼　并问候

大家好！

郭沫若　七、七

〔本剧注释者：蔺茨壁〕

郑 成 功

本剧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北京《电影创作》第二、三期。

郑成功之歌

一

红毛鬼，害人精！
杀人挖眼睛。
打死我们的亲兄弟，
烧死我们的父母亲。
榨取我们的血和汗，
剥削我们的金和银。
打破我们的蛇罐子，
烧毁我们的居民村。
中国的台湾呵，
变成了一座大火坑！

二

郑成功，大救星！
你来救我们。
赶走了那红毛鬼，

收复了这赤嵌城①。
教我们使用犁锄，
教我们使用牛耕。
教我们读书识字，
教我们相爱相亲。
中国的台湾呵，
而今是一片唱歌声。

三

谁让我们打破枷锁？
谁让我们跳出火坑？
谁为我们驱除魔鬼？
谁为我们粉骨碎身？
是你呵！是你呵！
你是我们的生命根！
谁说你死了？谁说你死了？
不，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中国的台湾呵，
可不是你的化身？

① 又名普罗文查城（Provintia），一六二五年荷兰殖民统治者建造，故址在今台湾省台南市。

四

天上的太阳呵，月亮呵，
那是你的一对大眼睛！
阿里山的神木①呵，东海呵，
那是你的手臂和精神！
你日日夜夜瞧着我们，
你日日夜夜抱着我们。
天就垮了，海就干了，
你也不会抛掉我们。
中国的台湾呵，
可不是你的灵魂？

---

① 阿里山纵贯台湾岛西部，山上原始林中有三千年以上的古红桧树，被称作“神木”。

序　幕

郑成功祠。(由内而外。)

郑成功以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 1662 年 2 月 1 日)收复台湾后,翌年五月初八日(1662 年 6 月 23 日)因病去世。台湾人民建祠崇祀之。

祠堂内部,一座庄严的神殿。

特大显出郑成功的等身戎装座像(可由演员扮演),坐在金碧辉煌的神龛中,逐渐由大而小。像前一个圭形的神位牌,红漆金字,也逐渐由大而小。

龛前柱上有黑漆金字的一副对联,文为“白手曾扶明社稷,丹心犹照汉乾坤”。上联边款为“永历十六年春”,下联边款为“义女阿瑜敬献”。

神案上香烟缭绕,堆满了鲜花。神殿两翼,分门别类地堆满着高山族人所献的鹿皮、稻穗、椰子、烟苞(以藤扎烟叶成苞裹,形如竹笋,以便储藏)等。

殿阶下庭园中有各种花木,左侧有梅树一株,下有石栏回绕。树旁立一石牌,刻郑成功所咏《梅花》一诗: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款书"郑成功"三字，下有二章，一为"郑森之章"，阴文；二为"成功"，阳文。

有一女子年二十余岁，即郑成功之义女阿瑜，但面上象高山族的姑娘一样有刺文。着白衣，缠白巾，在梅花树下徘徊。梅花正开。是太阳将下海的时候，祠中已无其他的人。

祠堂外部，初显出祠堂正门，大小三道。横额石刻"郑成功祠"四大字，填金。红墙碧瓦。瓦当有篆书日月二文，合成"明"字。门庑重檐迭桷，共有三层。脊端如水牛角上翘，形成峻险曲线。脊身透空雕花。石狮一对。

祠前有广场，有椰子树林，有庞大的榕树。

太阳正在下海，红霞满天。

高山族男女群集在树下。男子羽冠盛饰，作丰年舞，作种种农业操作姿态。女子作杵歌，各执木杵，长一丈有余，捣石成韵。男女均反复合唱《郑成功之歌》。（此歌在开幕时即须合唱，歌声须由低而高，表示由远而近。）

围观者有汉人、黑人、荷兰人等，男女老少，也均反复合唱《郑成功之歌》。

景色渐渐隐没，歌声渐远渐寂。

第 一 章

一

永历十一年(1657)阳历七月某日，郑成功在鼓浪屿①。

清晨，太阳将出海，光箭四射。天际红霞灿烂，瞬刻万变。

海水平如明镜，一片深蓝，岸上平沙如银。有白鸽在海天中飞舞。

海湾中有无数船只，船桅上扯住各种旗帜。靠岸有一只较大的船，雕饰华丽，桅上扯一面大红三角旗，上有金黄色的“郑”字。这便是郑成功的座船。船头有铁甲兵侍卫，均执盾牌大刀，负弓带箭。

太阳从海里出来了，鲜红如火，逐渐上升。初仅一线，渐成半规，最后终于离开海面，浑如一个大火球。渐升，光线逐渐强烈，不可逼视。

郑成功，时年三十四岁。身体魁梧，面形圆满，目光炯炯有神，无须束发，身着寝衣，胸前胸后有团龙。赤足。甘辉、马

① 鼓浪屿，福建厦门岛西南侧一小岛屿，岛上有郑成功屯兵遗址及训练水师的阅操台。

信、黄安、周全斌、余新、杨英等随侍，均着寝衣，但无团龙。只马信戴着一顶白帽，表明他是回教徒。

成功步到船头，眺望景色。

郑："天空海阔，真是开拓人的心胸呵！"

忽然有一只老鹰，远远飞来，在海上盘旋。郑成功看到这只老鹰，睥睨着它，心中生出不愉快的联想。他指着老鹰向随侍者说道：

"这个多么可恶的扰乱平静的侵入者！这就象外来的兵马侵占了中华，荷兰人的海盗侵占了台湾。"

此时，郑成功的夫人董氏和义女阿瑜也从船舱里走出，董向着甘辉说："甘提督，你是神射手，百发百中，能射下那只老鹰吗？"

甘辉道："那么大的一只老鹰，要射中它不算本领。我要射穿它的头！"

郑："好吧，你就显显本领。你如果射中了，不管是头是腿，我都把我这只座船送给你。"

甘向着董氏："夫人，你不反对吗？"

董："国姓爷的话就是我的话。"

甘："好吧。"由铁甲兵之一的身上取下一张硬弓，由他的箭囊中拔出一只雕翎箭。他把弓拉了几下，觉得够劲，然后把箭扣在弦上，把弓拉圆。仰天，看着老鹰。选定了一个机会，一箭射去。老鹰应弦落海。

郑、董和其他的人都喝彩。"好！射得好！"郑成功解衣跳入海中，向老鹰泅去。余新和各船水兵争先入海，一面为保护

成功，一面为抢取那只老鹰。余新把老鹰先取到手时，不禁大声惊叹"呵呀，真了不起！射穿了两只眼睛！"

他两手握着箭杆的两端把老鹰举起来遥示，老鹰头在上，脚下垂，两翅分张。郑和余新凫回大船。上船后，余新把老鹰献给成功，郑又转手交给杨英。郑把右手拇指上的白玉班指脱下，递给余新。"这个给你了。"

"哦，谢谢，一只老鹰能抵得一只班指。"

郑和余人都仔细看了，非常高兴。

郑："果然射得准！"手拍甘辉的肩头："神射手！你名不虚传。我把我这只座船给你了！"

甘："殿下，我坐这只船怎行呢？太不合体统！"

郑："怎么不行？你是我们的提督！"

董："甘提督，你就不必推辞了。"

甘辉向郑和董打拱："好，我就接受吧。"

董："好不好把那只老鹰拿去，送给荷兰的使臣汉布鲁克神甫？好让他中餐有好菜吃。"

郑笑了："对！让他领略领略一下侵入者的滋味。"

杨："是。"

大家都在哈哈大笑。

二

厦门李科罗神甫的住宅。

李科罗神甫，外名为Victorio Ricci，意大利人，是利玛

窦(Matheo Ricci)① 的同宗，多明我会② 的天主教徒，他是郑成功的好朋友。他懂医，也懂些造船造炮的技术，对郑成功有不少的帮助，郑很信任他。（在收复台湾后，郑成功曾派遣他到菲律宾。他于一六八五年二月十七日〔康熙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死于马尼拉，享年八十岁。）在这时候他已五十二岁，台湾派遣了汉布鲁克神甫等来，为了方便起见，郑成功就安置在他的家里。

早饭后，李科罗神甫陪着汉布鲁克夫妇和雅可布·苗难实丁夫妇在花园中散步。

有佣人引宣毅后镇吴豪来访，向李神甫报道："吴豪将军来访！"报道后自下。

李神甫向汉布鲁克介绍："这位是宣毅后镇吴豪将军。"

汉布鲁克赶快抢着说："我们是熟朋友啦。"上前拉着吴豪的手："亨利(吴豪的教名，他也是教徒)，你好！"

"神甫好，夫人好！"

汉布鲁克介绍："这是副使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和他的夫人。"

大家见礼已毕，吴豪开始说："招讨大将军巳时三刻接见贵宾们，他派我来，陪诸位到鼓浪屿去见面，李科罗神甫陪见。

---

①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教士。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到广东，后去北京。主要从事传教活动，也撰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著译有《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天学实义》、《关于耶稣会的进入中国》等。

②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一译"多米尼克派"，亦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十三世纪初西班牙人多明我所创，十七世纪传入中国台湾、福建等地。

两位夫人另有安排，想请你们去看看我们的缝纫所。”

汉布鲁克夫人抢先说话了：“那真好啦！我们早听说国姓爷的夫人在领导着妇女们缝军装，我们很想去看看。”

汉布鲁克说：“没有想出国姓爷在百忙当中今天就接见。”

“规模很宏大，三军都动员了。”

“真是万分光荣啦！”

此时李神甫拉着雅可布的手离开了：“我们有点事情要去准备一下，你们在这里谈吧。”

汉布鲁克夫人也拉着雅可布夫人的手离开了：“我们也要去准备一下。”

汉布鲁克无掩饰地问：“亨利，国姓爷准备几时到我们福摩萨？”

“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我们很快就要誓师北征了。”

“什么时候？”

“大概在一两个月内吧。”

“那就好了，我们还怕他很快要到我们福摩萨来。”

“神甫，我要提醒你一下。”

“什么？”汉有点诧异。

“你见到大将军，最好不要说‘我们福摩萨’。”

“喔，对了。我应该说‘我们台湾’。”

“最好也不要说‘我们’。”

“对了，你们说台湾是你们的。”

何斌领着杨英来了，后面跟着一位军曹汉斯·雍尔更·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两手执着箭端，倒悬着那只老

鹰。(这位军曹后来在台湾投降了郑成功，并代替郑成功牺牲了，后面将要叙述到。)

何斌向汉布鲁克："神甫，国姓爷派他的户官杨英先生跟你送了一只老鹰来。这位就是杨英先生。"

杨英向汉打拱："你就是汉布鲁克神甫吗?"

"我是。"

"招讨大将军殿下派我来问候，送来一只老鹰，是刚才射中的。招讨大将军希望能够作为你中午用的菜。"把老鹰接过来奉献。

神甫虔诚地接受着，说："感谢之至，不胜光荣。国姓爷赐我的礼物，我倒舍不得吃掉，我要作为标本，永远纪念啦。"顺手又将老鹰递给军曹拉迪斯。

"拉迪斯，你是会做标本的，请你把它搞好。要趁早，天气热不能经久的。"

"是，我今天就弄成标本。"拉迪斯回答。

"把箭也要保留着，就让老鹰含着吧。"

"是。"

"是谁射中的?"吴豪在一旁问杨英。

"是甘辉提督早晨在海上射中的。老鹰在天上飞，提督一箭就射穿了他的两只眼睛。"

"甘提督有这个本领，他能百发百中。"吴豪说。

"哦，"汉布鲁克惊叹："这样的神射手，在国姓爷麾下是不是很多呵?"

"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是很少。"杨英回答。

“招讨大将军是十分重视操练的，我们有不少能够打炮和射箭的能手。”吴豪补充说明。

“那么，”汉神甫说：“国姓爷大可以和鞑靼人① 决一雌雄了。”回向何斌：“何斌先生，国姓爷十点钟左右接见我们……”

何斌回答：“我已经知道了。现在风平浪静，我们最好立刻到鼓浪屿去。”

三

鼓浪屿日光岩上的水操台，张着蓝色的天幕，四面是敞开的。各种兵士在台上台下阵列着，警卫森严。

郑成功戎装和他的文武部属中的高级者在台上闲谈着。文官中应有沈佺期、常寿宁、潘庚钟、杨英等，武官中应有甘辉、马信、黄安、周全斌等。

吴豪引着汉布鲁克神甫和雅可布·苗难实丁晋见，李神甫、何斌与君士坦丁·诺贝尔（中国古书上称为老魔）随后，从警卫的行列中穿过，走上水操台。

郑成功上前去迎接着客人。

汉布鲁克抢前几步，向郑脱帽敬礼：“我是牧师汉布鲁克，荷兰东印度公司② 台湾督办派我来向国姓爷问候，愿天主保佑你！”随即介绍其随员：“这位是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这

① 明代对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的称谓。这里指清朝军队。

② 一六〇二年由荷兰国会批准成立，活动基地在爪哇岛巴达维亚。它操纵航运和独占对外贸易特权，拥有武装和庞大舰队，是荷兰殖民者对外实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机构。

位是君士坦丁·诺贝尔先生。”

——“谢谢。”郑成功向来宾们一一拱手。对李神甫特别打了招呼：“李科罗神甫，为你增加了麻烦啦。”

——“我很高兴，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任务。”

郑对何斌也作了问候：“何老伯，久违了。”

——“久违了。”

然后汉布鲁克讲起话来：“首先要感谢殿下，送了我一只老鹰。”

“菲薄的野味，请你领略领略。”

“谢谢你。但国姓爷赐给我的东西，我要把它作为标本，永远纪念。”

“也好。我们中国人常说，除了‘口福’之外还有‘眼福’。”

“对，我今天看到国姓爷，也就得饱眼福了。令尊郑芝龙①太师——尼古拉斯·一官阁下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不见了。我今天看到国姓爷，就和老朋友在我面前的一样。”

“对，三十多年前我父亲经营过台湾。送了不少的农民，带着耕牛和犁头去开垦。”

“是呵，如今我们福摩萨——呵，台湾（赶快改口），已经和三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哪一天，我很想在我们台湾招待你。”

“这话怕该我来说吧！”郑的声色有点改变。

汉布鲁克感觉着自己说失了口，赶快郑重其事地：“谢谢

---

① 郑芝龙（1604—1661），字飞皇，小字一官，福建省南安县石井村人。曾受明官职，至都督同知。一六四五年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权，封南安伯，晋平国公。次年清兵入闽，郑不战而降，被迁往北方，后为清廷所杀。

殿下。殿下，我带来了台湾督办腓特力·揆一先生献给殿下的一封信，请允许我将原件和译件一并奉上。”

郑点头：“好。”

汉布鲁克向君士坦丁·诺贝尔：“诺贝尔先生，请你把信给我。”

诺贝尔：“是。”他把信呈上。汉把信件接过来奉献。

郑接到手里，开封后，把译文交给杨英：“杨英，你念一遍！”

杨英应声，接件在手，高声朗诵：

“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爷殿下：

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督办腓特力·揆一谨代表荷兰政府和本公司，向殿下致敬。

敝国向贵国要求在中国海岸通商贸易，多历年所，迄今未能充分如愿。自一六五四年以来，三年之间，贵国船只绝少开来福摩萨，以致贸易中断，殊属遗憾。风闻殿下不久将以兵戎相见，尤使人心惶惶，无法安居乐业。万望殿下三思。殿下既与清朝作对，又与敝国开衅，将致腹背受敌，岂属明智之举？

本督办今遣正使汉布鲁克神甫与评议员雅可布·苗难实丁、君士坦丁·诺贝尔前来代达鄙意。汉布鲁克神甫乃令尊尼古拉斯·一官阁下之至友，神甫之意志即本督办之意志，殿下可予以信赖。

如殿下有意恢复通商，本公司愿奉军饷银五千两，箭坯十万枚，硫磺五千担。年年如期缴纳，决不食言。如何之处，谨候明教。

腓特力·揆一顿首

1657年7月7日于热兰遮”①

杨英读毕将信交还。成功接信在手，吟味了一下，又徐徐地说道："这信写得很蹊跷，台湾是中国的疆土，你们荷兰国不远万里而来，在那里开设公司，怎么还说通商未能如愿？"

"殿下，那大概是说，希望贸易更加畅通。"汉恭敬地说。

"我要到台湾去，就如我要到金门去的一样，怎么说我要和你们开衅？"

"看来是措词有失检点了。"汉装着有些惶恐。

"信中提到'清朝'，用'腹背受敌'的话来威胁，我倒要告诫你们：你们倒不要再和清兵勾结！不要扑火自焚！"

"据我所知，暗中勾结的事似乎没有。"汉愈伪装恐惶。

"你们不仅在暗中勾结，而且在公开呼应。你们在台湾的所行所为，我很清楚。单说一件事吧。五年前，中国的义士郭怀一②，在台湾起义，抗拒你们的暴行。你们用洋枪队把他镇压了，你们杀死了郭怀一，屠杀了四千多汉人，还俘虏了一万多汉人和高山族人替你们做奴隶，白白地让他们饿死，病死，抛进海里，把余下的百来个人运到巴达维亚③贩卖。"

"这事是前任督办做的，实在是遗憾。"

"你们还抢劫在海上往来的船舶，包含我的船舶在内。"

---

① 热兰遮(Zeelandia)，又名台湾城，故址在今台南市安平镇。"热兰遮"本是荷兰军舰名称，亦荷兰本土一州名。一六二四年荷兰占领台湾后，于一昆身沙洲建造城堡移用此名。

② 郭怀一(? —1652)，福建闽南人。台湾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领袖。曾计划于一六五二年中秋节领导台湾人民起义，后因其弟郭苞告密，提前于八月初七举行，郭于起义时阵亡。

③ 巴达维亚(Batavia)，爪哇岛西北岸海港，现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那些都是前任督办所做的。”

“那么，你们现在是要悔改前非了？”

“我们有心敦笃友谊，年年进贡。信上所说的‘军饷五千两、箭坯十万枚、硫磺五千担’，都在船上运来了。只要殿下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可以起运。”

“只要你们有悔改的诚意，我可加以考虑。回头就让吴豪将军和你们接洽。你们是老朋友，好说话啦。”

汉布鲁克闻言喜出望外，连忙画一个十字：“那真是如天之福。”

在郑成功的示意之下，汉布鲁克、李神甫与郑成功并肩而行，苗难实丁、诺贝尔、何斌及其他人员随后。

汉布鲁克狡猾地边走边向郑发问：“殿下，你有这么多精兵，我听说又有很多百发百中、能征惯战的名将，你准备什么时候和清兵决一雌雄？”

“那要等时机成熟。”

“这时机大概不要多久吧？”

“遗憾，战机微妙，在事前连我也不能知道。”

汉布鲁克便俨然郑重其事地左右顾盼，观看军容，连连点头。走到一定的处所，郑止步：“我就在这里告别了。”

汉布鲁克连忙脱帽：“谢谢殿下的接见。”

吴豪又领着来宾们离开了。

郑成功问自己人：“诸位，你们觉得怎样？”

周全斌说：“他们是想霸占着台湾不走。”

潘庚钟说："目前大兵云集，军饷浩繁，得到台湾的年贡，也不无小补。"

甘辉说："年贡的数目太低了。军饷五千两，抵什么事？先年太师一官殿下，发给通海旗帜，每只船每年都要缴纳三千两呢！"

潘说："可以向他讲价还价嘛！"

郑说："我看，索性爽快地答应他们，恢复通商。一方面我们自然可以得些军饷，另一方面可以稳定着他们，免得和清兵勾结。"

"对！这是最要紧的一着！"文官中有几位老人同声叫出，其中有沈佺期和常寿宁两人。

郑说："只要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就让黄安将军去帮助吴豪办理这件事。"

四

郑成功的书斋。壁上挂着岳飞所书诸葛武侯的《出师表》①，是朱红拓本。

书橱中不少成套的线装书，也有些外文书籍。书案上堆着徐光启②的《农政全书》和《几何学原本》，利玛窦的《乾坤体仪》等。

---

① 诸葛武侯，即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所作《出师表》传世有前后两表，前表作于蜀建兴五年（二二七年）；后表相传作于次年十一月，后人疑为伪作。

阿瑜，一位十九岁的姑娘，身体颇结实，在书斋中收拾。她是常寿宁的孙女儿。拜郑成功为义父，在郑左右服务。郑成功爱逾自已的子女。

郑成功着便装，由内室中走出。

“阿瑜，你不必收拾了。何斌老伯，不是外人。我们不必太拘形迹。”

“是。我听说何斌爷爷是精通荷兰文的？”

“不仅荷兰文，他还精通葡萄牙文，日本文呢。三十多年前，他和我父亲在海上过生活，经常在澳门、厦门、台湾、日本等处往来。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留在台湾的最后一个人了。”

“他怎么老是留在台湾，反而替红毛夷做通事呢？”

郑成功笑了笑：“你诧异吗？孙悟空不是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

阿瑜恍然大悟：“呵哈，原来是那样的！”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把你的爷爷送到台湾去，让何斌老伯照顾他。”

“爷爷去做什么啦？”

“替我收船税吧。”

“那爷爷一定很高兴的。”

“你叫人到隔壁去通知你爷爷，请他马上来。”

“是，我就去。”踌躇了一会，“爸爸，……”

---

②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人。明代科学家，万历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后又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著译颇多，有《几何原本》（与利玛窦合译）、《农政全书》等。

“唔？什么？”

“好不——让我也到台湾去？”

“你也想去当孙悟空？”郑笑着说。

“我可以当孙悟空身上的一根毫毛。”

“好吧，我回头和你爷爷商量商量。”

在这时杨英走进书斋来，走向郑成功：“殿下，何斌老先生和右副都御史沈佺期老先生一道来了，在客厅里等候。”

“沈老也来了吗？请他们到这里来。”

杨英应声将下，郑呼止之。“杨英，你去把常寿宁老先生也请来，十万火速！”

杨英应声，匆匆下。郑回顾阿瑜：“阿瑜，你就留下，好招呼客人。”

“是。”阿瑜回应着，很高兴地整理着案上的书籍。

郑成功走出书斋外来迎接客人，奉陪着何斌与沈佺期，谈笑而入。何斌手中提着一个小皮箧。

“沈老，没想出你也来了。”

“成功！你不要老是叫我什么老什么老的，我虽然七十多岁了，但我觉得还很年轻呢！”

“你老的精神是永远不老的。”何斌把话头接过去，把提箧放在顺手处。

沈：“认真说，‘老’是最顽强的强盗。它偷偷地就跑来了，弄得你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筋骨手足都不灵了，头发胡子早在替你挂孝了，你赶也赶不掉它。”

郑大笑，“哈哈，沈老真有风趣。但你是不会老的，你也不

会死的，你医活了多少人呵！大家不是都称你为活神仙吗？”

沈：“吓，成功，不要标榜了。我今天来是有件不大不小的事要向你请教。”

何：“沈老刚才到我那里，他想和我一道到台湾去。”

郑：“喔？沈老要到台湾？”

沈：“是呵，儿婚女嫁，各自成人。老妻已先我下世。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倒真正成为活神仙了。所以我要到那边去帮助何老，替你开路。那边有不少的汉人和高山族的弟兄，受着红毛鬼子的虐待，我要到那边去替天行道、济世活人。”

郑：“好！沈老你这个想法很好！我还想让常寿宁老先生也到台湾去呢。”

沈大为高兴：“那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郑：“阿瑜，你来见过何斌爷爷！”

阿瑜向二老见礼。

郑向何介绍：“这就是常寿老的孙女，我的干女儿。她刚才才在这儿说：她想做何老身上的一根毫毛。”

何：“这是什么意思？”

郑：“何老，你不是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吗？”

“哈，哈，哈。”何、沈二老都爽朗地笑了。

“欢迎你，欢迎你，我的毫毛！”何说。

“常寿老不愧是义士，有这样有志气的孙女儿！”沈说。

“不过，我还须得征求常寿老的意见，回头他也要来，我专人去请他去了。”

阿瑜在一边准备茶，用小壶小盏在冲铁观音。冲好后，向

宾主奉上："请喝茶！"

"谢谢你。"何、沈二老同说。各人举了一盏在手中品味。阿瑜退在一旁准备二冲。

此时杨英领来了常寿宁，之后，各自退下。常是七十多岁的人，很耿直，沉默寡言，谈吐声音宏朗，斫金切铁。他向郑与沈行了见面礼，然后向何斌。郑为两人作介绍，先向常：

"常老，这是从台湾来的何斌先生，我父亲的老朋友。"

又转向何："这位就是常寿宁先生，毁家纾难的爱国老志士，一家四十余口被清兵屠杀，就剩下他和他的孙女儿阿瑜两个人了。"

何斌从心里说出了被感动的话："真是钦佩之至！"

常只客套了一下："惭愧，惭愧。"此时他对于何的底细还不太清楚。

郑请各位就座，阿瑜又冲了一轮茶。

五

何斌从提篋中取出了一张地图和两册稿本。拿到郑的面前："这是一张台湾地图，这两本是我写的《台湾地理志》。我带来送你，我想这对于你会有用处。"

郑接受着，随即把地图打开："哦，这是大有用处的！阿瑜，你把这地图钉在壁上。"

郑帮助阿瑜把图钉好了。三老步至图下。何说："地图是荷兰人测绘的，图中纵横标注着荷兰文，汉文是我注出的。"

何指住图上的一部分又说："这个土股，从南向北，长长地伸向海里，就叫着七昆身，在四十年前是我们的水泊梁山。一官太师和我，当时都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啦。"

郑："我听我父亲说过，他经营台湾费了不少的工夫。"

何："是呵，一官太师送了成千上万的汉人到台湾去，每人给银三两，每三人配牛一头，把台湾开垦得和内地一样了。关于台湾的详细情况，赶我所知道的，我都写在《台湾地理志》里面了。"

郑："七昆身、北线尾①、鹿耳门②，这一带的港湾的深度有没有测量？"

何："荷兰人是有的，他们有领港船。但这项资料，无法弄到手。"

郑："何老，你回去之后，要请你测量一下。"

何："是，那是很要紧的，我一定照办。"

常老发问："荷兰人到台湾是在什么时候？"

何："那是天启四年(1624)的事，比我们迟到三年。但是，荷兰人一来，靠着他们的铁甲船、红衣大炮、洋枪队，就把七昆身占领了。他们把汉人和高山族人当成奴隶，在七昆身的尖端筑了一座热兰遮城，作为荷兰人的大本营，台湾从此就成为了活地狱。荷兰人焚烧残杀，奴役剥削，真是灭绝人性。大家叫荷兰人是'红毛鬼子'，我看他们比地狱里的鬼还要残暴。

---

① 即北线尾岛，在热兰遮城堡北面。

② 即鹿耳门港，在今台南安平港以北。清末，内湾已淤为平陆，鹿耳门海道亦废，仅存沙汕。

如今台湾的汉人和高山族人都在思念着一官太师，也都在盼望着你。（指着郑成功。）红毛鬼子都称你为‘国姓爷’，他们就害怕你去收复台湾。因此，这几年来凡是从大陆捎去的信都要遭到他们的检查，凡是从大陆过海的人都要遭受他们的拷打。种种的残暴，那真是把喉嗓说破也说不完呵！”

“这些情形我也知道，”郑成功回答，“这些年我们要和清兵周旋，抽不出工夫去对付荷兰人。但在四年前，我禁止船舶通商，从海上封锁了他们，听说台湾的荷兰人已经感到百业萧条，走投无路，可是真的吧？”

“正是那样。红毛鬼子在那里的军队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人，你如果要去，真是唾手可得。他们这次派遣汉布鲁克神甫来，卑辞厚礼，请求恢复通商，事实上也就表明了他们想从死里求生，表明了他们对于你的恐怖了。”

“五年前郭怀一的起义可惜失败了。”郑成功自言自语般地说。

“那是他的老弟郭苞出卖了他。他本来计划借中秋请客为名，把荷兰人的督办、评议员、高级军官等统统请来，出其不意，一网打尽。但不幸他把这计划向郭苞说了，八月初六日，荷兰人先下了手，用洋枪队来镇压，结果一败涂地。”

“以往的事，我们不必多说吧。何老，我请你来，有几件要事要商量。”

何：“首先，我想是要我把给荷兰人的回信，翻成荷兰文吧。”

“是的，这是首先要办的一件。阿瑜，你把杨英写好的信

拿来。”

阿瑜应声从书案抽屉中取来信件。

“我这信很简单，顺便请沈老、常老看一下，看是否妥当。”

沈佺期接信到手，念出：

“荷兰东印度公司热兰遮城督办腓特力·揆一先生：

汉布鲁克牧师来，来函及贡品各件均已收到。本朝柔远能迩，不咎既往，准予恢复通商，解除船舶禁令。万望敦笃信义，善自约束，以图后效。此复。

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囮

永历十一年六月初十日”

(1657.VII.20)

沈：“好，辞严义正，言简意赅，正大光明，磊磊落落。”顺手把信件交给常老。常接到手也仔细看了一遍：“我完全同意沈老的看法。”

何斌接过信件去：“让我着手翻译吧，不要好一会工夫。”一面说着，一面走到书案，从事翻译。阿瑜在一旁帮忙。

郑成功自言自语地说：“不过我是有所让步的。我想稳住荷兰人，免得他们和清兵勾结。再则目前大军云集，军饷浩繁；恢复通商，从台湾也可以收到一笔饷项。”

“对！”何斌插进话头：“当年太师一官对于往来船只发予通海旗帜，每船每年纳款三千两。这不是一笔小数呵。”

“所以我今天把常老也请了来。常老，我想请你到台湾去，帮助何老主持这件事，对来往商船重新征收通海税款。”

“哦！”常老惊喜：“有这样好的差事！”

"沈老也愿意去呢!"

"沈老也去吗?"

"是的,"沈老回答:"我是想去行医。我听何老说,台湾疾病流行,缺乏医药,汉人和高山族人正受着两重的灾难——荷兰人的迫害和疾病的摧残。"

"那好极了。我们去为成功开路啊。要消除荷兰人的迫害,日后非大将军亲自出马不行。"

"常老,"郑成功说:"你的孙女儿也愿意去台湾呢!"

"什么?"常老有些诧异:"她去抵什么事啊?"

"不,常老!"郑成功继续着说:"阿瑜去是有好处的。她也学会了骑马射箭,能文能武,她去很可以帮助你们三位老人。还有,和高山族的兄弟要打好交道,一定要沈老多负责任。我以为阿瑜在这一方面可以特别帮助沈老。"

"那好,阿瑜就成了我身上的毫毛了!"沈幽默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常不解所谓。

郑成功笑道:"刚才我向阿瑜说何斌老是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于是她就说,她愿意做孙悟空身上的一根毫毛。"

"哈哈,"常老大笑:"那我也是何老身上的一根毫毛了!"

何斌此时已把译文搞好,站起身来,一面走向郑,一面说:"其实我也是一根毫毛。要郑成功才是孙悟空,他迟早是要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面去的。我的译文已经搞好了,你看看吧。"把译件交给郑成功。

"谢谢你,"郑说:"就请何老把原信和译文一道给汉布鲁克带去。"

何："好，我带去。"

郑："反正已经恢复通商，商船今后可以自由往来，沈老、常老们日后到了台湾还要仰仗何老照顾。"

"那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

常向郑说："成功，我想让阿瑜拜何老为干爷爷，你看怎样？"

郑："那好极了。同时也拜沈老为干爷爷吧。"

常："好，阿瑜，你来，向二位爷爷叩头！"

阿瑜向着沈、何二位行了大礼。

沈、何二老都非常愉快地不约而同地说："这倒真是成了一家人了！"

郑成功等大家恢复了平静后郑重地说："我想到一条苦肉计要把三位老人委屈一下。"

沈老有些诧异："怎样的苦肉计？"

"我想让何老向沈、常二老献贿，又由他自己匿名告密。查有实据，依法，受贿者该处死刑。……"

何斌也诧异："你这真是异想天开了！"

"但因二老年迈，死罪减等，发配台湾充军。"

沈老笑着说："你这不是苦肉计，倒是甜肉计了。"

常老也笑了："是好办法，这不仅使我和沈老到台湾去不着痕迹，使阿瑜因我而受连累，也就合情合理了。"

何斌接着说："对，我可以让汉布鲁克出这一笔钱，他带来了不少的墨西哥银洋。譬如每位老人受贿一千块，这不就是很好的真凭实据吗？"

常拍案叫绝:“好,成功,就请你照这样办!”

六

缝纫所,全是女子,在制造军装、军鞋、军帽等,也有刺绣部门,在锦缎上刺绣郑成功的肖像和花鸟人物,这是用来做奖品和商品的。

郑成功夫人董氏在这里主持。

吴豪领着汉布鲁克夫人和苗难实丁夫人前来参观。在客厅中,董氏欢迎着他们,但没有作过多的客套,随即领着她们到里面去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荷兰人是看不上眼的,因为他们野蛮残暴,所以大家都称之为“红毛鬼”。他们在台湾的胡作非为,是远近皆知的。因此,工作中的妇女们紧张地埋头工作,并没有因为她们来而改变常态。

汉布鲁克夫人和苗难实丁夫人被领着在各处参观了一遍,对于刺绣特别欣赏。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从心里受到感动。临别前,在客厅里坐下用茶的时候,她们交替着向董氏称赞东方的女性。

汉夫人:“你们东方的姊妹们真了不起,大家都把国家大事当成自己的事。”

苗夫人:“在我们西方,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是看不到的。妇女们大多数只管管厨房,管管孩子。”

汉夫人:“那算是好的了。有些人就只管自己的打扮,到了晚上,不是去跳舞,便是进戏院。”

苗夫人:"我真从心里佩服你们,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董氏是位老实人,不善于应酬。她望着吴豪,带着点商量的口气说:"恐怕是时势使然吧?"

吴豪微微点头。

苗夫人:"据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国姓爷和夫人的感化。你们都在以身作则。"

吴豪接过去说:"苗夫人的话说得很对。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着'以言教不如以身教'。"

苗夫人:"对,我们西方人不同,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董氏夫人,赠了两位夫人每人一张郑成功的绣像把客人送走了。

李科罗神甫住宅中之一室。何斌把郑成功的回信,交给汉布鲁克。汉接信到手,读了一遍,见已允许恢复通商,大喜过望。

"好极了,我们的福摩萨可以高枕无忧了!"

"不过,神甫,据我所了解,国姓爷部下的武将们是很想去台湾的,有些老人却坚持抗清,反对到台湾去。认为那样是逃难。"

"喔?哪些老人反对?"

"在浙江的有张苍水,在厦门的有沈佺期、常寿宁这些人。"

"喔,这些人倒帮了我们荷兰的大忙了。"

“不过他们没有多大的权势，穷得真可怜。”

“那我们可以津贴他们一下了。”

“要是贿赂，他们是不要的，国姓爷的立法很严，受贿者斩。”

“那怎么办啦？”

“作为抗清复明的军饷捐献，他们或许会受。”

“那么，这样吧。我带来好几千墨西哥硬洋，我听说这东西在这边很值价，一块硬洋差不多等于一两银子。你能不能和他们勾结一下，每人送他们一千？”

“让我试试看吧。”

海边上有一只荷兰大船靠岸。

吴豪监督着兵丁和力夫从荷兰船上起下载子，汉布鲁克与少数荷兰人在船上往来监视。士兵和平民，不断地十分踊跃地把银两、箭坯、硫磺的包裹箱笼等搬运下船。

何斌在人群中出现，上船，与汉布鲁克相见。

汉：“哦，你回来得这样早，礼品他们都收了吗？”

何：“都收了。他们都感谢神甫。这里有两张回谢名帖。我听说国姓爷回头还要派他们来送行呢。”何将名帖递给神甫。名帖形式是七寸长、四寸宽的长方形，用红纸做成。一张印着“沈佺期”，另一张印着“常寿宁”，均竖写。另外有小字“领谢”等字样。

汉：“你真能办事，劳累了你。”

“神甫，你太体贴人了。”

船载起毕，船将开船离岸。船上水手，多是中国人，也有少数高山族人，在作开船准备。低级的荷兰人，高视阔步地在监视着。

汉布鲁克神甫和何斌通事，从船舱中把沈佺期、常寿宁、吴豪、杨英送出。他们是郑成功派来送行的。

大家在船头挥手告别，汉十分殷勤地感谢沈佺期、常寿宁两位老人，又郑重地向吴豪与杨英致意："再三拜托，向招讨大将军国姓爷殿下叱名请安。天主保佑他，祝他的事业和他大名一样，万事成功。"

余人都客套了一会，告别下船。在岸上站着，看到荷兰大船离开。船上船下的人相互挥手惜别。

七

郑成功又在鼓浪屿的水操台上，天幕陈设等如前。有少数的文武官员，但没有兵卫的陈列。

郑成功坐在太师椅上，带着严厉的怒容。案上摆着卷宗，还堆积着很多墨西哥硬洋的包裹，有一封是打开了的，现出成百的硬洋。

郑厉声地说："把沈佺期、常寿宁和他的孙女，一同带上来！"

三人已带着刑具，被人带上。沈佺期与常寿宁站在郑的面前，常含愤怒，沈却泰然。阿瑜匍匐在地。

郑："沈佺期和常寿宁两位老先生，是我向来所尊敬的，但没有想到他们却接受了荷兰人的贿赂。有人告密，我还不相信，但从他们家里抄出这么多硬洋来，这是受贿有据。特别是常寿宁老先生是六察官，是我们的监察御史，请你说，这案件该怎么办？"

常倔强地："我认为这不是贿赂，是荷兰神甫送来的灭清复明的捐款。"

"既是捐款，为什么藏在你们家里？"

"是我们上报太迟了。"

"搜查的时候，你们不是还反抗过吗？"

"我们不知道究竟因何而搜查。"

"好吧，事情是明白的，至少你们是犯了受贿的嫌疑。照法，受贿者处斩。但我想到两位老人都是爱国志士，我想从宽处分，罚他们到台湾去充军。诸位，你们以为怎样？"

马信："殿下，如果只是嫌疑，这样的处分是不是太重了？"

吴豪："我看倒是宽大无边了。我们的军法是砍人一根竹竿就要杀头。如果砍竹竿的人说：是砍来灭清复明的，那怎么办？"

郑："吴将军的话是对的。我本来想严厉执行法纪，但两位老人年纪已经老了，是一时受了蒙蔽，犯了错误，所以我打算特别从宽处理。放他们到台湾去，也使荷兰人知道：他们的阴谋诡计是行不通的。我觉得这样处分的好，如果大家没有异议，只要一有便船，就把他们送到台湾。"

大家没有作声。郑再敦促一次："大家没有异议吧？"

大多数人在点头，有的则说："同意这样的处分。"

郑："那就这样判决了。还有常寿宁的孙女阿瑜，她是我的义女。她经常在我的身边。常老受了蒙蔽，我相信，她确实不知道。但照法：家长犯法，家属连坐。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义女就枉法徇私。老实说，就是我的亲儿亲女，只要有罪，我一定要严加处分。因此，我也要把阿瑜逐放到台湾去充军！这是国法，也是家法，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全场肃然。

沈照旧泰然地说："招讨大将军，我佩服你立法严明，又能宽猛相济。我就先到台湾去等着你吧。等着你去，把霸占着台湾的洋鬼子驱除干净！"

郑："常老，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常："到台湾，我没有话说，台湾是中国的疆土，我去不是充军，是打先锋。霸占着台湾的洋鬼子，我也希望你不要忘记。"

"好吧，把两位老人和阿瑜带下去！"

第二章

一

郑成功北征。

永历十二年(1658)阳历六月十三日郑成功从厦门率师北征。正午时分，海上布满战船，旌旗云绕。岸上有无数男女老幼送行，锣鼓喧天。许多少年在郑成功的座舰前唱着送行歌：

“郑成功，你一定成功！
恢复大明的江山，
把老百姓救出牢笼。
天下人都在盼望着你，
你一定要痛饮黄龙①。
祝你一帆风顺，
马到成功。
郑成功呵，你一定成功！”

郑成功戎装，站在舰头，向送行的人们拱手。随侍的将领们也一同拱手。大家齐声说：“再会，我们一定再会！”

① 即黄龙府，南宋时金之都城，治所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岳飞曾与其部下云：“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舰队出动，趁着南风，一律升帆，浩荡前进，渐驶渐远。

二

在舟山群岛。

普陀前寺的观音圣庙（明末旧名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烟火甚盛，不少老翁老媪携儿带女地前来进香，络绎不绝。

老人们纷纷议论：

——“郑成功的军队秋毫无犯，真是王者之师呵！”

——“乱砍一根竹竿都要杀头呢！”

——“不准奸淫妇女，谁敢犯罪，一律沉水杀头，连将领都要连坐啦！”

——“他们都住在船上，决不乱住民房。”

——“天天都在操练，比看戏还好看啦。”

——“真是几百年来没有看过这样好的队伍。……”

人们在观音大士前祝祷：

——“望菩萨保佑，使郑成功马到功成！”

——“望海上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郑成功部下的将领和士兵也有前来进香的，香客们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孩子们特别亲热。

郑成功和黄安、甘辉、马信等也来了，孩子们更加热烈地簇拥着他：“国姓爷，让我们也当你的兵吧。”

“等你们长大了，好好替国家出力！”郑把孩子中的一个抱

起来，举在空中："你们看，你们是比我更高的！"

孩子们欢笑起来，又一齐合唱：

"郑成功，你一定成功！
恢复大明的江山，
把老百姓救出牢笼。
天下人都在盼望着你，
你一定要痛饮黄龙。
祝你一帆风顺，
马到成功。
郑成功呵，你一定成功！"

这歌在士兵中流传，舟山的孩子们也在普遍传唱了。

郑："好！ 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但郑成功并不进殿进香，他只在殿前走了一转。

杨英把张煌言引来了。张比郑大四岁，在体格上形成对照。郑魁梧，张则瘦削。郑有武人气魄，张则文雅有风度。两人一见如故。

郑上前握着张打拱的两手："哎呀，张子房① 来了！"

张："成功兄，我好不好称你为郑当时② 呢？"

郑："好吧，张子房就是你张苍水，郑当时就是我郑成功！"

---

① 即张良（？ 一前186），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汉初大臣。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后成为刘邦谋士。汉朝建立，封留侯。

② 郑当时，字庄，汉时陈（今河南淮阳）人。武帝时官至大司农，后获罪被废。晚年复被起用为汝南（今河南汝南县）太守。

人群都簇拥上来了，大家对张是很熟悉的，因为舟山本是张的根据地。

——“兵部侍郎，你好，你好！”

张：“大家都好！”

郑：“乡亲们，我告诉你们，兵部侍郎张苍水是我们的监军，我们明天就要一同誓师北征了！”

孩子们又信口唱起歌来了：

“一位大将军，一位大监军，
你们都是大明的大忠臣，
你们都是百姓的大救星！
天下人都盼望着你们，
祝你们到黄龙城痛饮，
祝你们一帆风顺，马到功成！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

海上帆樯林立。

群众纷纷前来献粮。地方官吏也相继前来投诚。

九月六日黎明开船，中午到达羊山。在此停泊。

郑成功在舰头眺望形势。

杨英领着引水都督李顺来见，是一老人，有山羊胡子，原是水手出身。

李向郑见礼：“拜见国姓爷，今天运气好，好一派西南风，

鸡鸣从舟山开船，中午就到了羊山。是国姓爷的宏福。”

“是大家的宏福。我请问你：这里为什么叫羊山？”

“这里有两座山，一座叫羊山，一山都是羊子。又一座叫猴山，一山都是猴子。羊山神很灵验，凡是过往船舶在这儿靠船，都要祭羊山神，献一只羊子放生。不祭就会兴风作浪。”

“羊神怎么管到海上的事来了？”

“国姓爷，你不信吗？柳毅传书的故事① 里面不是有龙女牧羊吗？羊神和龙王是消息灵通的，所以大海又叫作大洋。我还要告诉你：这里的海底下有两条龙，一条是瞎子，一条是聋子。你不好在船上鸣金击鼓，也不好把用过后的草纸丢下海里。瞎子会听见，聋子会看见，你就会惊动了他们，他们就会兴风作浪。”

郑成功大笑：“哈哈哈哈……，你说得满有趣。我在海上也过了十几年的生活，从来没有听见过有这样的事。大军行动，怎么能不鸣金击鼓？这么多人在用草纸，不丢在海里丢在什么地方？不单是纸啦，你要大家都不大小便吗？哈哈哈……。”

李顺诚惶诚恐地退下。

郑向杨英：“你传命下去：各船鸣锣收兵，在此停泊，候全部船只到齐。”

一时锣声齐鸣，响彻四方。李顺象疯子一样在岸上乱跑，边跑边叫：“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连聋子龙王都会震醒了。”

---

① 见唐李朝威的传奇小说《柳毅传》。

不一会黑云微起，天气起了变化。俄而狂风大作，奔雷闪电，雨大如注。海中大浪如山岳崩颓。一时天色昏黑，人在对面亦不能相见。大小几百艘船只互相碰击，有的被掀翻，有的被飘流。只闻折裂冲击，人喊马叫，呼死呼救之声。

大雨倾注一时之后，雨势渐衰，但风仍狂暴，在闪电中可以看见郑成功在船上和水手们一道抢救船只。船锚把三条棕索都相继荡断了，大家卸下一条旧草索在代替。

水手和一部分将官们向郑成功跪求："国姓爷，你是星宿下凡，我们得罪了龙王，请你拜他几拜，把风浪拜息吧！"

郑："这是偶然凑巧，哪有什么龙王！我就是不信天神，不信阎罗，不信鬼怪。如果真有龙王，那就让我来把它射死吧！"

郑取了弓箭来要向海中射箭，大家挽着他不要他射。

郑："你们说要我拜几拜，这射箭的姿势不就象在拜吗？我跪在船头上射，你们可同意了？你们要知道，我这膝头是不轻易下跪的！"

大家知道郑的性格，听到他要跪在船头，便只好通融了。于是郑成功挽弓在手，跪在船头，接连向海中射了四箭。

说也奇怪，不一会黑云散了，暴雨歇了，狂风止了，波浪又逐渐平静了下来。

大家高叫了起来："国姓爷的跪拜真有灵，感动了龙王！"

郑大笑："如果真有龙王，是我把龙王射死了！"

全军折回舟山群岛，又出现普陀的观音庙。朝拜进香的人仍然不断，其中也有带伤的郑成功麾下的官兵。

军民在庙前和庙内围观着布告：

“本军在羊山海面突遇特大台风，人员船只损失严重，须得暂时留驻，重整军实，俟机再行北征。本军行则驱除外患，驻则保卫地方。法纪严明，秋毫无犯。军民和睦，相见以诚。务望戮力同心，再接再厉，以期日月重光，天下太平。此告。

永历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大明招讨大将军　郑成功印

监军兵部左侍郎　张煌言印”

海中停泊着船舰，桅折帆破，呈着遇着风险的鲜明痕迹。官兵们在船上岸上忙着整理秩序，清晒衣物。

郑成功也在岸上帮忙。

老百姓们络绎不绝前来慰劳。因中秋将届，献来各种礼物，如糕饼、果实、鸡鸭羊豕之类。郑成功一一倾诚地道谢。

张煌言来约郑成功避开众人，往船中谈话。

张：“这次遇到台风是没有得到天时。”

郑：“是的，我们疏忽了。秋天正是台风的节季。”

张：“现在东南风已经过了，是西北风当令的时候了。”

郑：“是呵，看情况，我们在这里是要等半年了。”

张：“要等到明年东南风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北上。”

郑：“我想明年要早一点出征才好，不然又会蹈今年的覆辙。”

张：“是呀，吃一堑，长一智。有了今年的遇险，可保证明年的平安了。”

郑：“大军云集，粮饷可成问题呵！”

张:“人心不死,你没看见老百姓都在箪食壶浆,欢迎我们吗? 我自己也当尽我的地主之谊。”

郑:“我告诉你,我已派沈佺期、常寿宁两位老先生到台湾去征收船税,估计每年会有几十万两的收入。”

张:“这倒是有力的后盾了。成功兄,我听说你还有意去经营台湾,是实在的吗?”

郑:“到了必要的时候,恐怕非找这个老营不可。”

张:“那你是想学徐福去找神仙了。”

郑:“我不是去找神仙,我是去找立脚的地方。”

张:“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不同,我死也要死在中国。”

郑:“台湾难道不是中国吗?”

张煌言笑起来了,“好吧,我算失言。我来是暂时向你告别的。”

郑:“你要到什么地方去?”

张:“我要到温州、台州① 各地去游说,也就是招募勇士、筹措军饷啦!”

郑:“那是很要紧的,这一切就由监军作主了。”

四

第二年永历十三年(1659)五月十七日(阳历七月六日)上午,北征军又到了羊山。

①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改海州为台州,明代改为府,辖境相当今浙江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宁海、象山等地。

郑成功的座船一马当先，在南风中向北开驶。樯桅上高高挂着红色长招，这是进军的旗号。各船一律如是。

郑成功屈从了士兵水手们的愿望，不再用鸣锣击鼓以为进军收兵的军号，而改用旗招，红招表示进军，白招表示收兵。

郑成功、张苍水和引水都督李顺等在船头了望，郑在使用着长筒望远镜，当时称为“千里镜”。

郑：“风力饱满，船就象生了翅膀一样呵！”

李顺：“国姓爷，你现在可相信了吧？不鸣锣击鼓，就不会惊动瞎子龙王。”

郑：“但你相信大家都不用草纸吗？”

李：“国姓爷，你可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大家就和遵守军令一样，是严格遵守着的。”

郑：“喔？可我没有用生羊去献给羊山神。”

李：“你哪里知道！我们在舟山就听说老百姓一等你的船到，就替你献羊，而且还不止献一只呢！”

郑向张苍水说：“哎呀，这迷信的力量真是不小！”

张：“这里是有作用的。圣人要‘神道设教’①，太祖高皇帝不是相信白莲教的吗②？”

郑：“好，我算接受了深刻的教训了。自己不信，不能禁止别人不信。只要在做好事，没有自信，也不妨有点迷信了。”

---

① 语出《周易·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② 太祖高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白莲教，是混合佛教、明教、弥勒教等教义的一种秘密宗教组织，元明时常为起义农民所利用。

舰队在顺风中浩浩荡荡地行进，天上有皓月一轮，海波反射着银光。明于白昼。前面现出了山影。

此时郑成功与张苍水又在船头，用千里镜了望。

张："快到崇明岛了，今天真是一帆风顺。"

郑回顾身旁的杨英："今晚就在崇明泊船，赶快把桅上红招变成白招，把船头船尾的灯号打起来，船前三盏，船后两盏。"

杨英奉命，连忙去照办了。灯号白招都高高扬起，各船均相继响应。白招如千道银河垂天，灯号如万朵明星浮海。

六月十四日（阳历八月一日）郑成功的舰队全部开到焦山。

焦山，象一座铜绿满身的博山炉，处处冒着白烟。它屹立在长江中流，和南岸镇江的金山遥遥相望。金山上的红塔，远远望去，俨如一枝火炬高烧。

这儿是南京的门户，清兵已经逃走了，烧毁了焦山上的寺庙。但长江的防卫是很谨严的。北岸的瓜州柳堤有炮台，南岸丹徒的谈家洲上也有炮台，两岸对轰，就象大海蟹的两只大螯爪。

焦山南北的江水上都有大铁链锁着江面，名叫"滚江龙"。铁链是用寻常的小铁链绞成的，五股绞成一股，接榫处经过锻合。有不少的水上浮营，又名叫木城，把滚江龙稳定着。浮营是大木筏做的，上有前膛大炮和守卫的炮兵，这样控制着江面并防守着滚江龙。

上流另有三座大木浮营，用木杉木板钉围。各容兵士五百人，大炮四十门，火药火罐不计其数。下碇江中，俨如黄河三门峡的形势，但却构成了三道鬼门。

水上作战是由左衡镇黄安在负责指挥。他和甘辉、马信都是郑成功的心腹。甘和马是陆战的勇将，黄是水上的能手。

郑成功与张煌言，分头在大船上督战。郑在北江，张在南江。

黄安先派火船去焚烧浮营，这是郑成功在水上作战的利器。船很轻便，船头都有尖锐的大铁钉，就象剑鲨头上的剑。船中满载着硫磺、焰硝和容易着火的燃料。用善凫水的敢死队，拚命把船向浮营划去。去势甚猛，大铁钉就牢牢地钉在浮营的木筏上，然后放火烧船，水手们便跳进水里，游泳而归。火船自然地联烧到浮营，让它毁灭。

另外有战船掩护，与浮营上的炮垒作战，保护火船。浮营因不能自由开动，成为了固定的水上靶子，接连被烧毁了几座。然后又派出一批小船，船上载着炭炉、风箱、铁砧、铁槌、铁钳、铁斧之类，也由善泅水者拚命划去。滚江龙的铁链被钳起来，在炭炉上烧红后，被槌断、砍断。

战舰又进攻上游的三座大木浮营，用火船、火箭、火炮等齐攻。大木浮营也先后着火爆炸，火葬在江心。

清方官兵纷纷落水，被擒，被杀，被淹死者甚多。有乘上小舟逃跑或拚命冲杀的，也都陆续被歼灭。

郑方战舰、火船等也有不少被击伤、击沉、烧毁的，但因官兵都善于泅水，人员损失较少。

这一战，郑方大获全胜。

滚江龙被寸断，大浮营成灰烬，于是大批军舰分南北两路浩浩荡荡地西上，一支驶向瓜州，一支驶向谈家洲。

郑成功在北支舰队后压阵，在船头时时用千里镜了望，想起了唐人刘禹锡的一首七律《西塞山怀古》，不禁把其前四句高声吟诵了出来。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只等那)一片降幡出石头！”

五

瓜州城在燃烧。城上树起了日月旗。

郑成功驻扎瓜州城外，在蓝色天幕中，与亲军右武卫周全斌在一张地图上面，用笔涂些记号。

提督甘辉来见。“瓜州城已经占领了，清兵一万人左右差不多全部歼灭。瓜州守将伪游击左云龙阵亡，伪操江都门朱衣佐被生擒。”

郑：“打得好，等镇江拿下之后要大大犒赏三军。朱衣佐现在何处？”

甘：“已被带到帐外听候发落。”

郑：“你审问过吗？”

甘：“审问过，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也是一位秀才，看来是

有点学问的，但毫无骨气。”

郑：“这样的人是腐朽透了的。杀他，反而打脏我们的刀。我想宽容他，放他回去，或许有点用处。你看怎样？”

甘：“放回他也是一个办法，让吴豪开导开导他吧。他们都是教徒。”

郑：“好，周全斌，你把他引进来，让我看看。”

周全斌应命出幕将朱衣佐引入。朱是剃了头的，拖着一条发辫，身上穿着破旧的衣裳，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两手反剪，后面有两位兵士押着。朱已面无人色，不断在发抖，自以为立刻会被砍头。见郑，立即匍伏在地。

郑：“你是操江都门朱衣佐吗？”

朱：“是，小人是朱衣佐。”

郑：“听说你是秀才，你又姓朱，为什么你以太祖高皇帝的子孙而效忠于满人？”

朱：“殿下，这是出于不得已呵。小人是独子，家有八旬老母，全靠我一人供养。故我顾得尽孝，便顾不得尽忠了。”

郑：“哈，原来你还是一位孝子啦。”

朱：“不敢不敢，我现在知道我是大逆不孝。既不能扬名显亲，反而要遗臭万年，使老母失掉供养。”说得竟至声泪俱下。

郑：“你母亲在什么地方？”

朱：“在南京城内。”

郑：“南京的情况怎样，你知道吗？”

朱：“南京是一座孤城，满汉兵丁不上三万。江南总督郎

廷佐受着属下旗人的挟制，事实上管不了事。不过他目前正在四处请救兵。”

郑：“这儿的滚江龙和水上浮城，是你们早有准备的吗？”

朱：“不，是临时搞起来的。”

郑：“从这里到南京可要几天工夫？”

朱：“走陆路只要两天。走水路是上水，还要看风向。至快也要七、八天。”

郑：“你站起来讲话吧。”回向士兵：“你们把他的捆绑解了。”

朱被解绑，起立，拱手鞠躬：“感谢大王。”

郑踌躇了一下：“这镇江附近的地理，你是熟悉的了？”

朱觉得没有被杀的危险了，暗暗放了心：“殿下如有使用我的地方，我愿意做向导。”

郑：“你最好先画出两张地图，一张画南京，一张画镇江。镇江就近在眼前，如果你还需要去踏查一遍，我可派人同你去。”

朱：“用不着再画，在我的衙门里就有。不仅有南京的，有镇江的，还有其他地方的。我把它们装在一个铁匣子里面，埋在土里。我相信决不会烧掉。”

郑：“那好，我现在就派人带你去，把地图取来。”郑回向周全斌：“你派人把他引到宣毅后镇吴豪那里去，让吴豪带着他立刻去取地图。这朱衣佐就交由宣毅后镇暂时看管。”

周全斌应命把朱引下，朱拱手鞠躬，喜出望外。

接着周全斌又同张煌言、马信、黄安和余新进帐。

郑连忙上前迎接着发问："谈家洲的情况怎样了？"

马回答："大获全胜！"

余新接着说："把敌人的大炮全部夺取过来了。"

郑很高兴："好！你余新，我早知道是一员勇将，张监军，我们趁此商议一下下一步的作战步骤吧。"

张："好，这是最要紧的。"

马信说："我主张乘胜直捣南京。出其不意地乘虚而入，南京唾手可得。拿下了南京，镇江就不成问题了。"

张："不好，应该先拿下镇江。镇江和瓜州是南京的左右手，把左右手都砍掉，南京就失去作用了。"

郑："如果镇江一时不能攻下，南京的救兵朝发夕至，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

张："让我先把水师开到南京观音门去卡着他们。"

甘："兵贵神速，我看还是马提督的意见好，从陆路直捣南京。"

张坚持己见："要把镇江拿下，才能先声夺人。而且我的意思是水陆并进，水路先捣南京，陆路先取镇江。"

郑被张说动了："就这样决定吧。黄安，你就和张监军一道，率领水师先赴上游。我和甘、马二提督就留在这里打镇江。"

郑又考虑了一下，继续说："黄安，你到了南京之后，就留在那里等候我们。张监军可以率领舟山水师直达芜湖，堵住敌人水上的援兵东下。"

张："好，我们马上出动。"

郑:“我们也马上过江。”

张与黄安同下。

甘辉有所考虑地说:“张监军的见解似乎是纸上谈兵。我觉得还是该从陆路直捣南京为是。时日一久,敌人兵力集中,南京就不好再打了。”

郑:“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短处。已经商议定了,不必三心二意!”

在一片还处处冒烟的废墟中,宣毅后镇吴豪,领着朱衣佐和一群兵士,有的带着武器,有的扛着锄头,到一株半焦了的大树下挖土。

果然挖出了一个铁匣,还有其他的一些箱笼。

朱:“铁匣里装的尽是地图。那些箱笼里面,有的是银钱,有的是卷宗。”

吴:“铁匣是上着锁的,钥匙在哪里?”

朱举起颈上的十字架,“我这就是钥匙。”

吴:“打开看看。”

朱把铁匣打开了,果然取出一些地图。

吴:“好,我们赶快把这地图拿去献给招讨大将军。其他一些箱笼留在这里看守着,回头让户官来处理。”

吴叫一个士兵捧着铁匣,留下了带武器的士兵四名,与朱衣佐同下。

六

六月二十二日(阳历八月九日),打下瓜州后的第六天。

晚上二更时分,亲军右武卫周全斌率领着人马,袭取镇江城外的银山。当头二马并辔前行,右手是周全斌,左手是朱衣佐。朱衣佐把发辫盘在头上,他在担任着向导的任务。

银山上只有少数敌兵把守,立刻被解决了。郑军容易地占领了银山,在月光下可以了望镇江全城及近在一二里处的敌军营帐。当夜有风,林木萧瑟作响。

黎明,银山头上已插满了日月旗和郑字旗,敌方望见,大为震惊。

敌军军号连天,当即在山下摆齐阵势。军分五路,形成半月形,包围着银山。每路人马在两千人左右,各各以马队三排当前,步兵压后。马队每排之间相隔约一箭射程。

郑军则步兵当前,马队压后,分为三路。每路步兵也分成三排,前排是铁甲兵,中排是盾牌兵,后排是弓箭手和鸟铳队。行营炮有一定的阵地,马队压在后面待机而动。

郑成功和周全斌指挥着中军,甘辉指挥着右翼军,马信指挥着左翼军。

敌方先以三路兵马分别从左中右冲来,大呼冲杀。郑军第一排铁甲兵掩伏着不动,让敌方第一排马队冲过。第二排盾牌兵滚动起来,砍断了马脚。敌兵纷纷落马,被逼后退。铁甲兵则奋起,手举长刀,横斫敌兵第二排的马脚,敌兵亦纷纷落

马，被逼后退。敌兵马队三排遂混成一片。郑方弓箭手、铳手、炮手，万箭齐发，万铳齐轰，万炮齐鸣，对准敌人射击。敌方步兵亦万箭齐发，万铳齐鸣，万炮齐轰，在下手回击。结果是使敌骑腹背受敌，被逼全部下马。马被轰击，横冲回窜，践踏敌阵。敌阵溃不成军，乱成一片。

余下二路敌军，见骑兵失去作用，也都下马步战。但以同样形势，致使人马自相践踏，无法压着阵脚。

郑军此时在山上四处击鼓，马队出动，步兵均让开道路，让马队向前冲杀，穷追溃敌，直至镇江城下。

郑军大获全胜，虏获马匹、骆驼、盔甲、弓矢、鸟铳、行营炮等，不计其数。

镇江城楼已插上了白旗。守将高谦在城上打话，愿开城迎降。

不一会城门大开，一队身无武器的卫兵，打着白旗出城。高谦顶戴花翎、花衣补褂，手捧印信，步至郑成功的马前献印，郑叫人把印信接受了。高谦自行摘下顶戴，俯首站立一旁，请郑军入城。郑叫人牵了一匹马来，他让高谦骑上，并辔而入。城内居民夹道欢迎，市廛毫无惊扰，欢呼声震动天地。

第二天（阳历八月十日）是星期天。

镇江城内吴豪扎营处的一间密室。壁上挂着一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

吴豪、朱衣佐和另一位才剃了发的中年人，跪在像前祈祷。

祈祷毕，三人站起身来。

吴豪向朱衣佐说："所罗门(朱的教名)，国姓爷决定放你回去了。你献出地图，做过向导，他很满意。他送你五百两银子做路费，还发一个路牌给你。"

朱喜出望外："谢天主保佑！"

吴："五百两银子有三十多斤重，你在路上带着很不方便，我替你折换成了五十两黄金，是零碎的，你好作零用。"从一旁取出一条腰带和路牌来递给朱。"黄金都在这袋子里面，你是不是要拆开来看看呢？"

朱有些惶恐地："你怎这样说？你待我这么真心，难道我竟那么下贱吗？我可以向你发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和国姓爷对我的恩德。"

吴："那好，你就把这拴在腰上吧。"

朱照着吩咐拴上了带子，把路牌系在带上。

"这位林梅，是我的心腹，"吴指着才剃了头的中年人："我让他剃了头，陪你到南京去。你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人，不会出岔子。"

朱："我从心里感谢你，也感谢林先生！"

吴："这边的情况，你大概已经明白了一些了。"

朱："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

吴："这事看来也怕有点不大可喜。"

朱："怎么呢？"

吴："我们的队伍虽然号称四十万，精兵实在不过几万人。虽然严禁奸淫，但船上听凭携带家眷，拖泥带水。各营各镇彼

此不能指挥，全靠着国姓爷一个人在调度。他的办法就是赏罚严明，但是有时赏得过滥，罚得过严；所有的部属并不是心悦诚服的。打了胜仗，大家都会骄傲起来。我担心以后的事情多着呢。”

朱：“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打南京？”

吴：“还说不定。有人想就停留在这儿，把根扎好。有人想急于打。”

朱：“你是想急于打吧？”

吴：“是呵，不仅我一个人这样想。粮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从崇明到此地就费了一个多月，这不是给了敌人以集中兵力的机会吗？其实连瓜州、镇江都是可以不必打的，烧毁滚江龙、木浮营以后，就可以直捣南京，恐怕南京城已经早拿下来了。可是，国姓爷却要听那位兵部书生的话。”

朱：“你说的是张苍水吗？”

吴：“不是他还有谁呢？他的舟山队伍更杂更乱，连国姓爷也指挥不动。张苍水先要到上游去，其实他是别有企图的。”

朱：“企图什么？”

吴：“他以为南京可以不攻而下，他可以先占领南京。”

朱：“能够吗？”

吴：“你的看法呢？”

朱迟疑着：“很难说。我们听说北京朝廷已经任命内大臣达索为安南将军，统领大兵二十万南下，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到达南京了。”

吴：“这消息我们这两天也知道了，但大家以为是谣言。再

加上打了胜仗，大家都以为北兵值不得一打了。”

朱：“照打瓜州、打镇江这两仗看来，国姓爷的大兵的确是天下无敌的。说不定你们很快就可以拿下南京。”

吴：“大家是在那样想，准备在七月二十三日以前打进南京。”

朱：“为什么？”

吴：“七月二十三是国姓爷的生日，他今年满三十六岁。不论在南京城内或城外，大家准备在那一天替他祝寿。”

朱：“那样说来，全南京城的人都会替他祝寿了！”

吴：“好是好，我就担心南京城会坚守不战。瓜州、镇江两役是打草惊蛇，让敌人学了乖了。我们这样的队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走一路吃一路，过一天算一天。战事顺利，一鼓作气，是锐不可挡的。但如果战事一持久，或者打了一次大败仗，那就会一蹶不振。”

朱：“你未免太过虑了吧。”

吴：“唉，我愿天主保佑！好了，我对你说了不少的实话，现在你该走了。林梅同你作伴，以后你我之间的重要消息，就可以由他联络。我们进了南京，我可以来找你。如果我们在南京遭了挫折，那就无话可说了。”

朱：“国姓爷和你是我的重生父母，只要能够为你们效劳，我就献出生命，在所不辞。”

吴：“好吧，后会有期，愿天主保佑。”

朱：“愿天主保佑！”

第　三　章

一

南京城，已经封了城了，所有的城门都关闭堵塞着。

城上有兵把守，呈现出战时气氛。

崇明总兵梁化凤带领了四千骑兵，从南路绕过镇江，到达了南京城下。兵马等待縋城而上。

朱衣佐与林梅也赶到南京城下，被清兵捉着，把手反剪了，被捆去见梁化凤。梁化凤正在城下指挥縋城的工作。试了一些人，縋上去了；也试了一些马匹，用毛毯包裹着马腹，挂到木制的起重机上把它提上去。（在当时真正的起重机还没有，其法在城上用大木做成桔槔形，可以推动旋转。木上钉着大铁环，通过粗大的麻绳，坠向城下。坠下的一端有一个大铁钩，城上的一端则绞在辘轳上，可以绞上绞下。）

兵士的一人向梁化凤报告：“报告总兵大人，捉到了两名奸细！”

梁化凤仔细一看，认出了朱衣佐来：“哦，你不是瓜州的操江都门朱衣佐大人吗？”

朱："你不是梁化凤梁大人吗？惭愧得很，我正是朱衣佐。瓜州失陷后，我被俘虏，前天我趁机从镇江逃出来了。真是没有面目和你见面。"

梁："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你能够脱身回来就是大好事了。"回叱士兵，"你们赶快把朱大人身上的绳子解了！"

士兵们火速照办着。梁又指着林梅："这位是什么人？"

朱："我是在路上碰着他的，自称为林梅。我看他倒象是一位真正的奸细。"

林："朱衣佐，你怎这样信口开河？国姓爷送了你五百两银子，宣毅后镇吴将军还替你折换成五十两黄金，裹在你的腰带上。"

朱故意笑出声来："哈哈，你这才真是信口开河！我一个光身子，有什么黄金五十两？"一面说，一面当众解开衣服和裤腰，还用一只手把那条轻飘飘的裤腰带在空中摇动。那条裹着黄金的带子的确是不见了。朱是早有用心的，他在林梅不经意之间已经把那条带子丢进一处茅坑里去了。

梁于是大怒："这真是一个奸细无疑。你们把他拉过去，斫头！"

林被人拖下，一方大呼："朱衣佐，你忘恩负义！天主会谴责你！"

接着，梁化凤与朱衣佐都象缒马一样，相继缒城而上。

七月初七日（阳历八月二十四日），郑军由水路已开到南京城下，江面布满了战舰。

此时江南总督郎廷佐已在仪凤门的城楼上办公。晚上睡觉也在这里，让旁人看来，大有枕城而亡的决心。其实他自己是心神不定的，一个人在楼上匆促地盘旋。

一位侍从前来报告："总督大人，梁化凤与朱衣佐两位大人驾到！"

郎："有请！"

侍从传声下去："有请！"

梁化凤与朱衣佐都朝衣朝冠，前来进见。此时朱已恢复他的顶戴花翎、花衣补褂。

三人见面之后，郎总督坐在正中炕上，梁朱二人分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

郎："今天召见二位，想商讨一下军机大事。目前郑成功的军队，兵临城下，城内守兵不足三万人。自从郑成功烧断了滚江龙，夺取了瓜州和镇江，守城的兵丁们都畏敌如虎，谈虎色变。老百姓们对明朝的统治还有留恋，心地里是欢迎郑军的。朝廷早就派遣了内大臣达索大人为安南将军，统领二十万大兵南下救援，但迄今渺无消息。在这样情况之下，二位大人有何高见？"

梁："卑职已经检阅了城内的满汉兵丁，斗志还是旺盛的。并且城内粮饷充足，至少可以支持两个月。达索大人的兵马，我相信一定从江阴一带渡江，绕过镇江，抄到敌人的后面。估计还有半个月光景总可以到达了。到那时选定一个日期，城内城外夹击敌人，我看是可以把敌人打退的。朱大人他对郑军的情形很熟悉，他有一番高见，卑职觉得很可以考虑。"

郎："朱大人，你的高见怎样？"

朱："郑成功的军队虽然号称四十万，能作战的只有几万人。兵船上带着不少的家眷，拖泥带水。粮秣没有固定的来源。这样的军队是不能作持久战的。卑职的意思是最好施行缓兵之计。"

郎："唔，缓兵之计！"

朱："总督大人如认为是，卑职以为不妨用大人的名义送给郑成功一封信。大意可以这样说：朝廷的法令，守城三十日为顾全城内的生灵而降敌者，降者的眷属不连坐。因此，希望围城三十日，然后献纳城池。争取到这三十天的工夫，达索大将军的大兵一到，我们就必操胜算了。"

郎："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就怕郑成功不中你的计。"

朱："不妨先尽人事吧。据卑职看来，郑成功在烧断了滚江龙，夺取了瓜州、镇江之后，兵士都充满了骄气，认为北兵不值一打。一群骄兵悍将，全靠郑成功一人调度。郑尽管是一个人物，但在胜利面前，也失掉了他的一鼓作气。请看，他拿下镇江之后，为什么不从陆路直捣南京？他在镇江停留了十六天，再由水路到南京又费了六、七天，他这不是在作战，而是在游山玩水了。这就证明他是十分轻敌的。这样的呆鱼，就容易诱它上钩。"

郎听着不免笑了："唔，你看来很有把握。"

朱："总督大人，不妨先尽人事吧。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报告：七月二十三日是郑成功的生日，在这前一天郑的全军要替他祝寿。南方人有一种习惯，每逢生日要吃素，据说是报恩

斋，所以寿酒要提前一天举行。到那时，如梁大人所估计的一样，达索大人的援兵一定已经到达了。我们就选定七月二十二日夜间偷营。二十三日由城内城外夹击，我看是可以把郑成功的生日变成郑成功的死日的！”

郎不断点头：“朱大人的见解的确是知彼知己。我们可以写信去试试，但不能用我的名义，可用南京总兵管效忠①的名义。城内的军事就请梁大人多负点责任。但得派个妥善可靠的人去和安南将军达索大人取得联系啦。”

朱趁势自告奋勇：“总督大人如果认为我还可靠，我愿意担任这个使命，希望能够立功赎罪。”

郎：“联络的使命，就仰仗朱大人了。”

二

钟山，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郑成功率将领们甘辉、马信、黄安、余新、吴豪、杨英等前来祭扫。

陵前陈列香烛酒醴，成功与各将领跪在陵前。

杨英在右旁跪读祭文：

“维大明永历十三年七月初九日，招讨大将军赐姓臣成功，躬率北征将士敬临孝陵致祭，谨奉告于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

大明之德，日月丽天。祀垂三百，功在大千。昊天不吊，乘舆播迁。生灵涂炭，社稷腥膻。率师讨虏，吊民伐愆。痛饮黄龙，直捣幽燕。道出南都，躬祭圣阡。皇鉴丕显，我志诚虔。祈加灵祐，

① 管效忠，属汉军。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授昂邦章京，提督汉兵，驻防江宁（今南京市），十一年移驻镇江。后兵败被革职。

锡奏凯旋。光复旧物，还我河山。

尚享。”

祭毕，成功在陵上察看形势。

有快马飞奔前来，在御道前下马。骑马者手捧箭书一通，到郑前呈献。

——“启禀殿下，这是刚才从南京城上射下来的一封信。”

信缚在箭杆上，郑成功接箭到手，由左右帮助把信解下。一个大关防信封，信面写着“大明招讨大将军郑亲启”，信背密封钤有“南京总兵关防”，还有“大清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封”等字样。

郑成功把信拆开来，信口念着：

“南京总兵管效忠谨再拜顿首致书于大明招讨大将军郑麾下。大将军兴师复明，人神感应。旌旗到处，箪食壶浆。瓜镇二战，天下震动。败回者魂魄犹惊，据守者心神靡定。效忠理应率领军民，开城迎纳。唯清廷律令：凡守城未满三旬而降者族诛。守城文武员工，家多在北，前驱有志，后顾是忧。伏惟大将军吊民伐罪，恻隐为怀，各邑降官多蒙赦免。今驾临城下，咸望围而不攻，届满三旬，自将城池奉献。如此庶可上体苍穹好生之心，下慰黎民来苏之望。效忠釜底游魂，敢布腹心，敬候明谕。赐教请射入神策门(后改名为得胜门)，射信时请以蓝旗为号，以免城上射击。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九日。”

郑把信刚念完，甘辉接着便说：“这是缓兵计！”

马信也说：“这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是在等达索的大兵到来。”

吴豪："我看，可以等一等朱衣佐的消息，把敌人的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郑："你保证朱衣佐一定进了南京城吗？"

吴："很难说。"

郑："那就不必等待了。据我看来，不管是缓兵计也好，不是缓兵计也好，反正敌人是不敢出城应战的。南京城很牢固，不比寻常的府县城，要攻破还得费很大的工夫。挖地道，架云梯，恐怕就需得准备三十天。达索的援兵我倒不怕它，北兵作战，我们领教过了。他们是靠马在打，而不是靠人在打。达索一定是绕道渡江而来，我们在这里以逸待劳。敌人来是送财喜来，我就怕的是敌人不来。我看，倒不如将计就计，就答应他们围城三十天吧。但我们必须加紧准备一切攻城的部署。你们看怎样？"

大家觉得郑的话也有道理，便都不再议论了。

郑："好吧，杨英，你就在这里写个回信。"

杨英把行囊打开，取出文房用具，选择了一个地点，准备写。郑念一句，杨写一句：

> "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成功谨复管效忠总兵：来信阅悉。围城三十日后，效顺投诚，可以准如所请。南京乃我皇明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处，万不能使生灵涂炭，地方糜烂。三十日内望加意安抚百姓，城内公物不许有丝毫毁坏。各城楼上所挂黄龙旗，应一律卸下。
>
> 大明永历十三年七月初九日。"

郑待信写好后，向着甘辉说："甘提督，请你再显一次本领。"

甘辉接着说："是把信射进城吗？"

郑："是呵，我们都到神策门去。"

神策门。

郑成功率领将领们骑马而来，驻马在离城稍远处的一个高地上。

甘辉率领几名打着蓝旗的兵士，纵马至城下。城上也有兵士观望。城上城下彼此可以打话。

甘："请守城的总兵官听话，我们是送回信来的。信上要你们卸下城楼上的龙旗，让我先替你们卸下！"

说罢，甘在马上挽弓，一箭射断了挂旗的绳索，黄龙旗飘飘地下坠。然后，将缚着回信的一只箭，射中在旗竿上。

城上城下都在拍手喝彩。

三

朱衣佐，便衣，盘着发辫，单人独马，在路上驰骋。他的目的是到常州，探寻安南将军达索的踪迹。

在路上逢关过渡都有郑军的步哨盘查，但他因有路牌，都安全通过了。

到了常州，达索果然在此扎营。城内居民几乎逃光了，家家门口都插有北军的旗帜，满城都是拖辫子的北兵。

朱衣佐被人引导到知府衙门前一同下了马。转瞬又被另一高级的人引进了花厅，引导者让朱一人坐着等候，他进内禀

报去了。

少顷，内大臣兼安南将军，光着头，只穿着花衣领褂，拴着带子，很威武地走出来。后面跟着传达和亲兵数人。

传达在花厅门前大呼："内大臣达大人驾到！"

朱衣佐连忙站起来，赶到门旁拱手鞠躬迎接，见到达索便上前请安。

——"卑职操江都门朱衣佐，叩见大人。"

达索点点头，挥了挥手，直步到正中的炕上坐下，指挥朱衣佐坐在旁椅上。

朱衣佐谢了座，先把发辫上垂着的两颗须子割下，呈献给达索。

——"启禀大人，这须子的结头里面，有江南总督郎廷佐郎大人的密信。"

达："那你就把结头割开，把信取出来。"

朱遵命照办了，果然取出两小卷用漆在帛上写的信。这是怕路上遭了水湿。

达把信仔细看了一遍，连连点头："这个里应外合的办法蛮好。这是谁替郎廷佐开的条陈？"

朱诚惶诚恐地："不敢隐瞒大人，是卑职的愚见。"

达："唔，你们读过洋书的人，是还有些奇巧。"

朱："还有一件要禀告大人。……"

达："你说。"

朱："二十二日那一天，大人似乎可以叫兵士装扮成农民，用粗大竹棍，抬着牛羊肉和酒，到郑军各镇营去犒师。竹棍中

暗藏兵器，酒罐里也可以装满火药。各人头上缠着印有寿字的红巾为号。郑成功的军纪很严，但对老百姓送去的东西，他们是照收的。他们说：'这就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好呵！"达索不等朱说完，便在茶几上拍了一巴掌，大加称赞。"喔，你叫什么名字？"

——"叫朱——衣——佐，"一面说，一面用右手指在左掌上画："杨朱墨翟① 的朱，衣裳的衣，辅佐的佐。"

"好，你就留在本军中办事，本大臣要大大地重用你。"

"谢过大人。"朱衣佐又请了一次安。

郑成功的大本营扎在东岳庙里。

大殿侧壁上张贴着一张毛笔画的《长江下游形势图》。图上用红圈标志着自瓜州镇江之战以来收复或归顺了的府、州、县。

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

州——广德、无为、滁州、和州……

县——当涂、繁昌、宣城、宁国、泾县、黟县、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石埭、青阳、含山、舒城、巢县、沛县、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句容……

郑成功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要的将领如甘辉、马信、黄安、余新、吴豪等都到了。户官潘庚钟、杨英等也参加了会议。

郑先就地图说明了军情："十几天之中，收复了不少的府

① 杨朱，即杨子，战国初魏国人。哲学家。 墨翟，即墨子（约前468—前376），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居住鲁国。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

州县城，人心未死，军事是顺利的。”

拿出了几份探报来：“这一份是说达索的援兵已经到了常州，按兵不动。看情况是在待机进袭。”让各将领传观。

——“这一份是南京城内来的密报。据说城内敌人已经知道达索援兵已到，打算出城袭击，里应外合。”也让各将领传观。

——“看来，这两天是紧要关头，各镇营要加紧防卫，敌人如果进犯，就加以歼灭。后天是我的生日，我听说各镇营要为我祝寿，在这军事紧要关头，万万不可。老百姓如果有什么举动，不必干涉。军中一律不准祝寿喝酒，犯者以军法从事。”

说到这里看到前锋镇余新：“余新，你是一位酒豪。这一次我要特别告诫，如果你犯了酒禁，我决不容赦！”

余：“我已经两个月没有喝过一樽酒了。”

郑：“你防守的仪凤门，兵力单薄，我最担心。我要请马提督去帮助你。”

余：“殿下，你太看不起我了。马提督有重任在身，割鸡焉用牛刀？酒不让我一个人喝，难道仗也不让我一个人打吗？我敢用脑袋子来担保，仪凤门如有差池，我甘愿杀头！”

郑：“好吧，你是一员勇将，我信任你，我就不再调动了。但大家要知道：一个人要能够独当一面，也要能够同舟共济。近来本军各营镇，往往争功，不相和睦，兵骄将悍，掉以轻心，这是一个危机。外敌不足怕，可怕是内敌。今后凡越出本阵地者，有功不赏，功归所在阵地的兵将。这就象过门送礼，送礼的人是出于心甘情愿，应该没有话说吧？”大家没有声息。

四

七月二十二日(阳历九月八日)当天是“白露”,快晴。

附城的老百姓们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各提鸡鸭鱼肉等到军前祝寿劳军,更有玩龙灯和耍狮子的,一片军民融洽的升平景象。

但也有些群众不打锣打鼓。头上却缠着“寿”字红巾,用粗大竹棍扛着大块的牛羊肉和大坛大罐的酒。手中也拄着竹棍。络绎不绝地前来。这就是达索的军队所假扮的了。这种人到了晚来愈来愈多。他们送了礼之后,就停留在街檐下休息,身边还摆着一些没有献礼的酒坛子。经郑的巡逻兵盘问,他们都说:“我们是从远地来的,等到明天还要替国姓爷拜寿呢。”郑成功既有命不加干涉,兵士们也就轻易地放任了他们。

在昏暗中显出仪凤门的城楼,城门洞上有石额刻着“仪凤门”三字。城楼上不见灯火,不闻刁斗之声。

余新率领了一部分卫队前来巡视。在昏暗中他也看到了缠红巾的农民:“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吗?”

——“是呵,我们明天还要跟国姓爷拜寿呢!”

余新开玩笑地说:“敌人如果打出城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帮着你打嘛!”

余:“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余新回到营中,看见到处都摆着酒坛。进到自己的卧室

里，也摆着几个酒坛。

他和衣倒在木板床上休息。

营里敲着三更，余新起床来，叫着更夫："城上有什么动静吗？"

——"鸦雀无声！"

余："月亮是不是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一个倒挂金钩挂到天上。"

余新又转回房里。他把门关上了，立在酒坛前低回了一会，又和衣倒在床上。睡不稳，又起来，望着酒坛发楞。如此三两次，终于下定决心，把一个酒坛打开了。酒香使得他精神爽朗。

——"呵，酒为百药之长，谁说酒会误事呢？"

用桌上茶杯把酒舀出来，起初踌躇了一下，终于喝下去了。"哎呀，久旱逢甘雨！"他把带着羊脂玉班的右手拇指挺起来，喊着："郑大将军，祝你万岁千秋，长春不老！"

接连着喝了好几盅，酒兴愈来愈豪，眼力愈来愈花了。仪凤门在旋转。孝陵在旋转。郑成功的面孔在旋转。

——"呵，李太白是酒中仙，我余新是酒中王。……李太白斗酒诗百篇，我余新斗酒四百战。……"

有人紧急地敲门，余新踉跄地走去打开了。来者是几个巡逻兵："报告！城内有很大的响动，敌人似乎在准备开城门。"

余："什么？谁开城门？"

——"敌人在仪凤门内有很大的响动，看来是准备打开仪

凤门杀出来。”

余恍惚地似乎弄清楚了："那，那，那是来送死！你，你，你们辛苦了，本镇有赏，喝两杯！祝郑大将军万岁千秋！”

正在这时候，仪凤门打开了，梁化凤一马当先地冲出城来。休息在街檐下的红巾假农民把粗大竹棍解开，原来藏着鸟铳，也有藏着刀剑弹药的。摆在檐下的酒坛原来是些火药罐。火药罐引线着火了，四处都是爆炸。鸟铳齐发，人喊马叫，把余新的阵地闹得乌烟瘴气。

一群红巾假农民拥进了余新的卧室，余新还对着他们说："祝你万岁千秋，长春不老！”敌人不费力地便把余新活捉着了。前锋镇群龙无首，兵丁徒手四处乱窜。梁化凤的骑兵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押着余新的一支假农民队伍，这时已经骑在马上，在街头与梁化凤相遇。一个承头的人高叫着："梁总兵梁大人！我们已经把一员猛将前锋镇余新活捉着了！”

梁勒着了马，发见了承头的人正是朱衣佐，赶快在马上打拱："哎呀，朱衣佐朱大人，祝你建立奇功！”

“梁大人，你赶快去解决甘辉，他杀过来了。紧跟在我的后面。”

“北来的大兵都上了阵吗？”

“都上了阵了。我们这些就是。马队在后，不等天亮都会掩杀过来的。”

“达索大人在哪里？”

“在孝陵扎营，你回头也到孝陵去报功罢！”

郑军的阵地全部被冲乱了，火药罐四处在爆炸，四处在起火，达索的马队四处奔驰，逢人便斫。

郑军各营镇彼此失掉联系，首尾不能相救。甘辉领着一队人马前来策应仪凤门，他有一个打算，想冲进仪凤门去。但不幸在桥头中箭落马，被清兵活捉着，押到梁化凤的马前。敌军有从镇江逃回来的败兵，认识是甘辉，便哗叫了起来："这就是甘辉了，敌人的第一员大将被活捉着了！"

郑成功在漫天喊杀中，登上一座高丘，张着黄色的华盖，督阵。旁边有周全斌、潘庚钟、杨英等人。他时而拿着单筒望远镜观望，所看到的情况十分险恶。郑军处处被围，处处挨打。达索的马步满汉兵员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城内的兵员出城夹击。以三倍或五倍的力量围攻。神器雷轰，矢石雨注。

有从仪凤门败退下来的兵官前来报告："敌人是从仪凤门打出来的，前锋镇余新被活捉去了，他饮酒醉了，有失防御。"

也有人来报告："祝寿的农民多半是敌兵假扮的。达索的救兵已经全部上阵。甘提督落马被擒。"

郑成功看到这样的情况只是顿足。"甘辉被擒，我失了右膀。唉，果然余新误了大事！我也太把敌人轻视了！"

他回顾周全斌："周全斌！你赶快到江边去叫水师开炮轰城！"

周："我去不行，非殿下亲自去不可。"

郑："好吧，你跟着我去。潘户官，你就代替我在这儿

督战。”

吩咐停当，郑率领诸人策马下丘，在敌军中冲杀。遇着一位敌人的将领，斫中了郑成功的坐骑的头，郑落马。周全斌赶上前去，把那位敌将斫了。郑成功换马再战，但被敌人包围着了，幸好马信带了一支人马杀来，把郑成功和周全斌等救出了重围。

朱衣佐押解着余新从丘下跑过，望见黄盖下的督战者。余新此时酒已清醒，天良发觉，向小山上高呼：“招讨大将军殿下，我余新误了大事，罪该万死。请你赶快离开阵地，万分危险！”

朱：“喔，那就是郑成功了，勇士们！冲呵！”

朱骑着马，带领一部人冲上山去。朱衣佐的马当头中了一箭，使他落马，这倒反而救了他。

山上山下混战了一会，终因众寡不敌，潘庚钟等都相继阵亡了。朱衣佐命人把潘庚钟的头割了下来，因潘郑面貌约略相似，他满以为是郑成功的首级，非常得意。向着首级不断地说：“郑成功啊！郑成功！我朱衣佐多谢你赐我成功了！”

郑成功等杀出重围，策马到了江边。水师主将黄安上岸迎接。

郑满含愤怒地说：“水师为什么不发炮攻城？”

黄：“我们还以为我军发动攻势，攻进城去了。”

郑：“火速准备攻城！”

但已为时过晚，陆上败兵纷纷溃下，也有由江中泅回的，满江都是人。

郑成功见势已如此，只好登船。敌兵水师也从上游开到。双方对打了一阵，敌船被击沉了数艘。

马信·“看来是达索的援兵赶到了。”

郑：“这完全是我的错误！只好挽救水师吧，传令各军，把船只往下游开去！”

恰好刮着西风，全部水师船舰，掉向东方，挂起了红招和风帆，驶离了南京。

五

孝陵上，达索住在帐篷里，接受着纷纷传来的捷报。他高兴得不断嗅鼻烟，喝着盖碗春茶。

梁化凤押着甘辉等郑方的大将赶来了，他们在墓前御道上一直奔驰前进。

接着朱衣佐押着余新等人也赶来了。他所率领的都是红巾伪农民，也在御道上一直奔驰前进。

梁朱二人在帐篷前下了马，彼此打了招呼。帐篷前警卫森严，二人报了到。等了一会被传进去。二人向达索请了安。

达索先问朱衣佐：“情况怎样？”

朱：“我们活捉着了郑匪的前锋镇余新，还打死了匪首郑成功，把首级斫来了！”

达：“那你立了大功。”回顾梁化凤：“你是崇明总兵梁化

凤吗？”

梁：“是，卑职是梁化凤。”

达：“你们从城里打出来，情况怎样？”

梁：“活捉着匪军大将甘辉和其他匪首，都押解到了帐外，听候发落。”

达：“好，你们都打得好。让我们出帐去，看看郑成功的首级和那些俘虏。”

达和朱、梁等出帐。帐外兵卫吆喝了一声。

达：“先把甘辉和余新押解上来！”

甘辉面上和身上都受着伤，血痕狼藉。未战被擒的余新，衣履比较整饰，无血无伤，和甘形成了对照。二人都被反剪着，被押解到达前，余纳头便跪下。甘辉蹴了他几脚：“好混蛋！你还想活吗？”

余：“我是在向太祖高皇帝的皇陵叩头呵。”叩了头也就站起来了。

达索发问：“你们哪一位是甘辉？”

甘辉昂然地回答：“我就是！”

达：“久仰，久仰！你是攻打瓜州和镇江的名将。那么，这一位就是夺取谈家州的余新吗？”指着余新。

余微微点着头：“是我。”

达：“久仰，久仰！你们二位都是郑成功的骁将，名震东南。本大臣希望你们能够弃暗投明。”

甘嗤之以鼻：“我们向来是大明的臣子，倒希望你们弃暗投明！”

达微笑着："哈，你是要本大臣弃清投明了。你要知道，本朝对于明朝是仁至义尽的。崇祯皇帝[1]的尸体，是本朝以礼安葬的，北京的十三陵，安然无恙。就是南京的这座孝陵，你看，有何损伤的地方。本朝是得天下于流寇之手。……"

甘再嗤之以鼻："哼哼，那么，宏光皇帝[2]的性命，隆武皇帝[3]的性命，你们也得自流寇之手了？扬州屠城十日，嘉定三次屠城，都是流寇干的吗？"

达楞了一下："明朝的气数已尽，谁也无法挽回。你们的头子郑成功，今天是他的生日，我们已经把他的脑袋子取来，替他祝寿。"

甘出乎意外："什么？你在说什么？"

余新喊了一声"天啦！"又把膝头跪下去了。

达命朱衣佐："朱衣佐，你把头首取来！"

兵士们用盾牌捧上用"寿"字红巾包裹着的一个人头。

甘辉向朱楞着："哈，朱衣佐，你这个狗奴才！"

朱衣佐不动声色把红巾解开了，人头露出。甘辉先看到，不免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哈！这是潘庚钟呵！"

余新听说，连忙站起来看时，也看出是潘庚钟，他把头俯下去了。"呵，潘户官，你做了我们的好榜样！"

---

① 即朱由检（1611—1644）。一六二七年即帝位。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克北京时，于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

② 亦作弘光皇帝，即南明福王朱由崧。一六四四年清兵攻陷北京，于次年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

③ 即南明唐王朱聿键。一六四五年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

这时甘辉也把头埋下去了。

朱衣佐开始惶恐起来，他也看出不是郑成功。

达向朱发问："是怎么回事？"

朱连忙跪下："卑职该死，我中了郑成功的金蝉脱壳之计。"

达："你是说不是郑成功了？"

朱："他坐在黄盖下督战，我满以为是郑成功，实在不是。"

达："好，恕你无罪。郑成功逃得出南京，也逃不出长江！"

朱衣佐叩头起立。

达再回向甘辉与余新："直说吧，你们投降不？"

甘坚决地回答了一声："不！"

余新却泰然地："我已经说明白了，潘庚钟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达："好，让你们做一代的忠臣！把他们都推下去斩了。他们的遗体和潘庚钟的头一道埋葬。"

兵士们把头捧着，把人拥着，下去了。

达："tuo马！朱衣佐，梁化凤，你们和我一道打马进城！"

马匹拉来了。达索一马当先，朱、梁和其他的人跟随着，从御道奔向南京城。

六

九月初七日（阳历十月二十二日）郑成功率领舰队，回到厦门。

初九日在鼓浪屿日光岩的水操台上露天祭吊北征阵亡将

士，全军缟素，阵列在台上台下。

台上供一大牌位，白地黑字，上书“大明英烈北征阵亡将士及死难者之灵”。灵位前有香烛酒醴，牲架上有猪羊。

登台处立着两名刀斧手，夹着一个半人高的大圆木砧。

郑成功身穿白布短衣和短裤，束条蓝布带子，脚上穿着草鞋。露顶散发，只在发根处用素绳结束。被将领们簇拥着步至台下。两手让人反剪了，在肩上披上一个犯人用的短红帔，背上插上一个纸标，上书“丧师辱国之罪臣一名——郑成功”。白布短衣裤，红短帔，草履，这就成为了郑成功以后的日常装束。

郑成功步上台阶，至木砧前跪下，俯首伸延其颈。刀斧手一人将其纸标拔去，另一人握其束发反置于砧上。然后由拔去纸标者扬斧砍断其发。这是砍头式的象征。

刀斧手退下，人们将木砧移去。

郑成功被解去其反剪着两手，自捧其断发，起立，步至灵位之前。文武臣工们步随其后。奏哀乐。郑自献其发于灵位之前。有人赞礼：跪，叩首，读祭文。

“唯大明永历十三年九月九日，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成功，率所部全体文武臣工及水陆兵员，致祭于大明英烈北征阵亡诸将士及死难者之灵。

成功不敏，败绩南京。轻敌召祸，得意忘形。折我手足，丧我干城。骄兵果败，遗恨难平。本当自刎，大任在身。斩发代首，祭吊忠臣。戴罪立功，报仇雪恨。敬慎无逸，尝胆卧薪。灵爽不昧，助我神兵。誓扫胡虏，光复大明。

尚享！”

第四章

一

杭州的岳武穆庙。庙内已禁止了游人出入，非常肃静。

达索便装，率领着他的亲随在庙中游览。他看了秦桧①夫妇们的铁像，然后步到岳王坟前，敬立着在墓前打了拱。

——“一代忠臣，毕竟是馨香百代。看来郑成功就是在想学他了。”

——“这个岳飞不是始终抗击过我们的祖先吗？”亲随之一说。

——“是呵，本朝就是要奖励这样的忠臣。我们是要岳飞做神，而要秦桧做狗！当然，神和狗都不可少。”

——“那么，郑成功如果死了，恐怕也要成为神了。”亲随之二说。

——“说不定，要看他是怎样死。到底是做岳飞，还是做

---

①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北宋末任御史中丞。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被金军俘虏。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随金军至楚州（今江苏淮安），被金太宗弟挞懒遣归。绍兴年间两任宰相，为高宗宠信。于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二年）杀害抗金名将岳飞。

秦桧。"

朱衣佐领着梁化凤来见，朱是便装，梁是正装。

梁见到达索在岳王坟前，赶紧快步向前请安，然后揭下了帽子。"卑职梁化凤向大帅请罪。"

——"梁大人，你是大大的功臣，有什么罪?"

——"我在崇明，没有把郑匪成功堵截着，让他逃回去了。"

——"那不能怪你，你还打死了他两员大将啦。好，你把帽子戴上。本帅召你来，是要你随营办事，一同到福建去讨伐郑成功。这次三省会师扫海，又会是梁大人立功的机会了。"

梁化凤戴上了帽子，又请安道谢："感谢大人的栽培。"

此时达索唤着朱衣佐："朱大人，我又有点想法，要让你出马了。"

——"请大人明示。"朱说。

——"台湾的荷兰人曾经派人到北京，和本朝联系，希望合力攻打郑成功。我看，现在是好机会了。"

——"大人是不是要派遣卑职到台湾去?"

——"正是这个意思。我听说荷兰人的铁甲船和红衣大炮很厉害，他们是海战的能手。我就希望我们能够联合进攻，他们从海上打，我们从陆上打。"

——"这是大帅的神机妙算。如果大帅决定派我去，我在那边倒还有熟人。"

——"喔？是荷兰人吗?"

——"是，是荷兰人，我们天主教的牧师，汉布鲁克神父。"

——“有了内应，那就更好办事了。好，我决定派你去！你还打算带什么人去帮助你？”

——“大帅，这样机密的事，我只好单人独马去了。”

——“好，回头福建总督李率泰李大人要来见我，我要把你向他介绍取得联系。看来，你最好是由福州下海。”

——“是。”

传达来报道：“福建总督李率泰李大人进见！”

——“有请！”

传达退下后领着朝衣朝冠的李率泰前来，达索抢前几步去迎接他。两人相见打拱。

达：“李大人，我这样迎接你，有失礼貌了。”

李：“达大人说哪里话，军事倥偬，礼宜从简。”

达：“我请李大人来正是要商量军事。我请问李大人：郑成功的情况，近来怎样？”

李：“他自南京败溃，逃回了厦门。在福建陆上的匪营已经先后拔除了，目前就只剩下厦门和金门两个岛子，是郑匪的巢穴。”

达：“你看他是否有投降本朝的意思？”

李：“此人冥顽不灵，他在厦门正在整军经武。听说匪帮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在喊：‘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看来他是要顽抗到底的。”

达：“本帅也听见人这样说。因此，我们的扫海军事就不能不加紧进行了。我有二十万大兵要渡海，你看要多少船？”

李：“每只作二百人估计，起码要两千只。”

达:“是呵,这不是一件小事。要准备这么多只船,需要多少时间?”

李:“大人,恐怕起码得要半年。”

达:“好吧,我就要麻烦大人在半年内准备好两千只大船,或者在福州或者在泉州港听用。”

李:“达大人,期限恐怕还得放宽一些。还有福建本省的人马也要船。”

达:“好吧,那就作为八个月左右吧。再迟,匪帮的羽毛丰满了,事情就难办了。”

李:“是,一定尽力在八个月左右办齐。”

达:“还有一件机密事要通知大人。”

李:“是,我洗耳静听。”

达索把朱衣佐介绍给李:“这位是随营会办朱衣佐。”

朱衣佐上前和李率泰见了礼。

李:“久仰久仰,就是智擒余新的朱大人了。”

达:“正是他。我决定派他到台湾去同荷兰人联络,请他们夹击我们共同的敌人,由海上进攻。”

李:“很好,这是达大人的神机妙算。”

达:“我想叫朱大人随同大驾到福州去,由福州下海。”

李:“是,这样好。福州有不少到过台湾去的人,朱大人到了福州,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况。”

达:“我就把朱大人交给阁下了。我是行踪不定的,就请你和朱大人保持紧密联系。”

李:“是,一切都应当协力会同办理。”

达："今天我要同大人商量的就是这些。李大人，你什么时候回福州？"

李："大人已经面授了机宜，我决定明天就动身。"

达："一切有劳大驾，朝廷是不会辜负功臣的。回头就让朱大人到行署等候。（向着朱衣佐）朱大人，请你送客。"

李率泰告辞，被朱衣佐引下。

二

朱衣佐装扮成一个商人模样，搭乘着一只通海的大船。船的樯桅上高挂着一面三角小红旗。他看到北往南来的通海大船，樯桅上都有这个标帜，很是诧异。

因为是冬天，台风节季已经过了，在刮北贸易风。因此，船进行得很快，也很平稳。

朱爱在船上窜走，和一些水手和乘客们打得火热。

有一天晚上，海上有一轮明月，照着平静的海波，银光灿烂，仿佛是在水晶宫里。

朱和几个人坐在船头甲板上谈天。

朱指着樯桅上的那面小红旗发问："那面小红旗是什么意思呢？"

——"洪先生（他现在改名换姓为"洪人祐"了），"水手之一说，"你不知道吗？那是通海旗帜。有了那东西，才能通往东西两洋。没有就不行。"

——"谁在管这件事？"

——“我们也不清楚，大概是台湾岛上的红毛鬼子吧？”

——“是红毛鬼子干的。”另一个人接着说：“台湾有一个通事，是中国人，名叫Bingua，汉字不知道怎么写。他好象在管这件事。”

——“是要缴纳款项的吧？”

——“当然啦。款项不小呢，旗帜每年换一次，一次缴纳三千两。”又一位回答。

——“那是一笔大钱啦！”朱惊叹着说：“那样简单的旗子不好做假吗？”

——“那可不容易，上面有暗号。谁要做假，查出了，要杀头！”

——“甚么暗号啊？”朱又问。

——“我们也不懂，听说上面写的是洋字，看来就象画着一条小龙。”

朱这时仔细望着红旗，在月光中果然看出上面有用金线绣的Koxinga字样，下面又有“NO.XXX，1659”一行小字。

朱说：“这是今年发给的第三十号旗了。”接着把Koxinga反复念了几遍，然后恍然大悟。“啊，这是国姓爷呀！就是郑成功！”

——“怕是红毛鬼子假借他的名义罢？”

——“说也奇怪，有了这面旗子，红毛鬼子不刁难，国姓爷的兵马也不刁难。”

在晨光中显出了七昆身。在土股的尖端上显出了热兰遮

城，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小城市。当中一座高大的房顶升着一面三色旗（横条，以红白蓝为序），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督办公署了。内港外港都有帆船寄泊或开动着，凡是大型的船只，在樯桅上都有三角红旗。

在热兰遮市区的天主教堂（此教堂部分景象有画片留存）。信徒们男男女女前来礼拜。信徒中有汉人，也有荷兰人，但无高山族人。高山族居乡社，而不居城市。汉人均系男子，宽衣博袖，衣上有袍，袍上系腰带。头上戴小帽，与舞台上的宦官帽相似。荷兰人男女着古式洋装，男子头戴博士帽，也有人携带洋犬。

朱衣佐被一位黑人带着走到耶稣像前画了十字，站在一旁等候。黑人进去，把汉布鲁克神甫请了出来。

汉见朱，大吃一惊："哎呀，所罗门！怎么改名为洪人祐？你不是朱衣佐朱先生吗？"

朱点头："有很机密的事情，专诚来见你。"

——"好，请到里面去。"

汉把朱引到里面去了。

一间密室。朱与汉在交谈。

朱："我有两件机密要事。一件是奉了内大臣兼安南将军达索大人之命前来和你们联络。……"

汉："哦，你在达索大人下面办事吗？恭贺你们，在南京打了大胜仗！"

朱："谢谢你。达索大人奉命扫海，他特地命我前来，和你

们联络，夹击我们的共同敌人。……”

汉制止着朱：“对不住，请你休息一会再谈。”他起身走到一个书柜前，把一扇复壁门打开，进去请出了一位满嘴络腮胡的洋人，有五十岁光景。

汉作介绍：“这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督办腓特力·揆一阁下。——这位是所罗门·朱衣佐大人，在安南将军下面办事。”

两人互相握手。三人又继续谈话。

朱：“督办阁下，我奉了达索大人的面命前来见你。达索大人担任了扫海的任务，要到福建来消灭郑成功。他希望明春和贵国同时出兵。你们从海上，我们从陆上，两下夹击。那就是设下了天罗地网，郑成功也插翅难飞了。”

揆一倾听着：“是好计划。郑成功也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迟早要和他打的。但关于用兵作战，我们无权决定，要请示巴达维亚（现在的椰加达）的总公司。现在是北贸易风的节季，派人到巴达维亚去请示倒容易，但由巴达维亚派人来，或者派舰队来，要到明年五月海上起了南贸易风，才有希望。即使总公司同意达索大人的建议，看来明春发动攻势是办不到的。”

朱：“这海上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只要贵国同意，我们就推迟一下作战是可以的。”

揆一回答：“让我回头马上派人到巴达维亚去请示吧。”

朱：“好，谢谢你的好意。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

揆：“不必客气。”

朱："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位通事叫 Bingua？"

汉接过去说："是，是有这个人。他就是何斌，照我们西方习惯把姓名颠倒过来，就成Bingua了。"

朱："他在这里是在担任着发给出海商船的通海证吗？"

揆："没有这样的事，他只是一个通事，翻译人员。"

朱："那就奇怪了。我在海船上，看见很多船只的樯桅上都挂着一面三角形的小红旗，上面用金线横绣着Koxinga等字样。"

揆："我们也早注意到这件事，我们认为大概都是国姓爷的通海船舶。"

朱："我所听到的情况却是两样。有人告诉我，那是Biagua在这儿用郑成功的名义，收通海税。旗帜每年换一次，每次缴纳三千两。有了这面旗帜便在海面上通行无阻。你们不干扰，郑成功也不干扰。"

揆听了非常诧异："喔？我们完全在梦里！好，谢谢你，朱大人！我要立刻回去查办。汉布鲁克神甫，就请照拂着我们的国宾。"

揆一匆匆忙忙地告辞了。

三

热兰遮市区偏静处，一家中国式的建筑。门外有"何寓"二字。门掩闭着，上有一副对联，文为："天汉长流，泻输八极；豫章大木，垂荫四国。"

刚才在天主教堂引见朱衣佐的黑人走来，按门楣上的叫铃。有汉人老头子出来应门。

黑人问："何斌老在家吗？我有要紧事情找他。"

老头子回答："不在，他到椰风堂药铺去了。"

黑人离开了，又回到天主教堂旁边的一座药铺，招牌上写着"椰风堂"。他上前去探问："何斌老是在这儿吗？"

一位店员连忙应声："在的，在的。吉姆司，你找他吗？"

——"是，我有要紧事找他。"

吉姆司被引进了一间雅座。壁上有些中国字画。有一朱红漆金字的横额，上写着"海上仙境"，边款是"常寿宁书"。左右一副同样朱红漆金字的对联："椰树参天立，风帆卷海来。"边款是"椰风仁兄雅属——沈佺期书"。

店员离开了。

何斌和主人张椰风坐在那儿饮茶，张看见黑人，便连忙拱手作揖："吉姆司先生，你好？"

黑人："张椰风大夫，你好。"

张："你是要看病吗？"

黑人："不，我是来找何斌老的，情形很不好。刚才有一位剃了头的人，自称为洪人祐，他到教堂里找汉布鲁克神甫。我问他，有何公干？他说：他要请神甫介绍他去会 Bingua先生，他说他是船主，想运货到日本去，想办通海证。后来汉布鲁克神甫出来了，喊他是'所罗门·朱衣佐'，便引进秘密室里去了。那位揆鬼头本在教堂里谈话。不一会揆鬼头匆匆忙忙地出来，坐着马车走了。我看那个所罗门·朱衣佐一定捣了什

么鬼。”

何斌:“谢谢你,你猜得很对。”

张:“那要赶快通知常寿老才行,让我去。”

何:“不,你去不行,会把你暴露了。我亲自去。”

何斌急忙和吉姆司一道离开。刚好出门,又一位黑人跑来了。他扭着何斌便迫切地说:“赶快躲藏起来,揆鬼头叫拔鬼仔来捉拿你了!”

何:“谢谢你,威廉!”

何斌送走了两位黑人,便迅速走动起来。他出现在一座卖绸缎的中国商店之前,招牌叫“常兴正”。他一直走进去了。在第二进的中堂里,常寿宁正督率着好些年青的中国人,在办理通海证的收发。因为时届年末,有不少船主把旧旗前来换取新旗。

何斌把常寿宁引出店来,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把情况告诉他。但事情太不凑巧,一出店门便遇着贝德尔上尉,中国人呼之为拔鬼仔,率领着马队跑来,劈头把两位老人捉着了。

拔鬼仔们下马进店搜查,自然是人赃俱获,一网打尽。所有新旧通海旗帜,办事员、店员和前来换旗的船主们都被捉拿了。一行人等被反剪着,带到荷兰督办公署。

揆一雷厉风行地举行了一次军事法庭,在督办公署前的广场中露天审问。他有意召集了不少的汉人、黑人和荷兰人来观审。

揆一就象一位国王一样在一个平台上摆了一个王座坐在正中。右手侧边有一个席位坐着汉布鲁克神甫。拔鬼仔站立

左侧。台下左右两旁八字形地坐着二十八位评议员。警卫森严。

何斌、常寿宁和其他人等被带到台前。何斌与常寿宁昂然站立着，其他人等都被强迫跪下了。

揆一先问常寿宁："常寿宁，你是什么时候来我们福摩萨的？"

——"你们'福摩萨'？混蛋，这儿是中国的台湾！"

——"你所干的事是强盗行为，违反了我们荷兰国国法。"

——"要你们才是一群强盗，你们来霸占着台湾，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我在中国的土地上收税，正大光明，犯了你什么鬼法？"

——"这老狗头顽梗不化，回头让你知道好歹！(回头审问何斌)何斌！你身为荷兰的通事，你竟胆敢通敌！"

何："要说我通敌，那倒不如说汉布鲁克神甫通敌。"

汉布鲁克神甫笑起来了，回向揆一："督办阁下，请允许我问他几句。"

揆点头："请！"

汉："何斌，你的话倒提醒了我。一六五七年我们到厦门去的时候，你说国姓爷要来台湾，有些老人反对。但他们都穷，你劝我送些贿赂给他们，我同意了。因此，通过你送了常寿宁和沈佺期两位老人，每人一千块墨西哥硬洋。这事我是报告了督办阁下的，有案可查。后来听说常寿宁和沈佺期受贿事发被国姓爷惩罚了，罚他们到我们福摩萨来充军。看来你们是在施行苦肉计，我是被你们蒙蔽了。今天，常老头的案子发

觉，我倒要问你：还有一位沈老头，他藏在哪里？”

何：“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在荷兰人的通事中有一位郭苞，便是出卖郭怀一的人，他在旁举起手来：“沈老头的情形，我知道！”

揆：“喔，你是通事郭苞，你说出来。”

郭：“他在高山族里行医，和高山族的总头目拜雪·波赫尔打得火热。高山族人和汉人都称他为活神仙。还有一位年青姑娘在帮助他，名叫阿瑜，听说本是这位常老头的孙女。”

何破口大骂：“郭苞！你还是人吗？你出卖了你的哥哥郭怀一，你又出卖你的恩人沈佺老。你有病，不是他医好，你还有狗命活？”

揆满高兴地：“这真叫作不打自招。案情是十分明白了。何斌、常寿宁、沈佺期，还有常寿宁的孙女阿瑜，都是郑成功的间谍。还有这些人（指着被捉拿来的余人），他们也都是间谍。”

有几位被捉拿的船主，他们哀叫起来。

——“我们是船主呵！——我们没有干系呵！——不要冤枉我们呵！……”

揆：“你们在向郑成功缴捐纳税，你们就是郑成功的顺民。在我福摩萨做违法乱纪的事，自然就是间谍。把他们的口勒锁着！”

兵卫们一面用皮带鞭打他们，一面勒锁着他们的嘴。把何斌和常寿宁的口也勒锁着了。

揆一在这时宣布：“休息二十分钟，休息后再宣告判决。”

揆一和评议员们退到一间议事厅里去了，大家在一条长桌旁就座，揆一坐在上首正中一席，面前桌上有一个小木槌。

揆一把木槌在桌上敲了两下，宣布开会。他说："案情是很明白的，他们都是郑成功的间谍。常寿宁、何斌是主犯，其余的是从犯。按照规定，主犯用火烧死，从犯一律铳杀。评议员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怎样？"

贝德尔（拔鬼仔）："把何斌来烧死，太便宜了他。本席建议：挖掉他的左眼，扎断他的右膊骨，没收他的全部家产，让他成为乞丐，受尽人间地狱的折磨。"

评议员中不少人附议："贝德尔上尉的办法好！"

揆一："那么其余的人都按照规定处理，大家没有异议吗？"

评议员之一："为了繁荣商务起见，船主们似乎可以开释？"

揆一："我也考虑过。一查所有的船主，凑巧都是中国狗。没有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一个印度人。凡是中国狗，在我看来都是郑成功的间谍。所以一律按照间谍法处理。我看这样可以收到杀一警百之效。请大家再考虑一下吧。"

大家都没有作声，雅可布·苗难实丁站起来了。他从容地说："本席希望我们要慎重一点。台湾本来是中国的地方……"

贝德尔拍案而起："什么？雅可布，你也这样说?!"

雅："请你容许我说完。"

揆一以手示意要贝德尔坐下。贝忿忿地坐下了。

雅可布继续说："每年我们自己不是在向国姓爷缴纳租金五千两吗？好容易使国姓爷恢复了通商，我们'福摩萨'（台湾）这几年又繁荣起来了。最好不要刺激他。我看不妨把常寿宁和何斌长期监禁，其他的人加以释放。"

贝德尔按捺不住，又跳起来了："这是宽大无边了。郑成功在南京打了大败仗，清朝大兵南下扫海，很快就要把他打扫干净。郑成功算得什么！雅可布先生，你未免有点畏鼠如虎！"

诺贝尔："我赞成贝德尔上尉的话。郑成功已经不比当年，我们每年送他五千两，以后可以不要再送了。"

不少人都在点头。

揆一看见了这样的情况，向雅可布说："雅可布先生，你不坚持你的意见吗？"

雅："我是在从长远打算，替我们'福摩萨'设想。如果大家都不同意，我只好弃权。"

揆："好吧，那我就可以作出决议；常寿宁用火烧死，何斌褫夺公权，财产充公，挖去左眼，扎断右膊。其余的人一律铳杀。赞成的请举手！"

除雅可布外，二十七人举手。

——"有反对的吗？……没有。"

——"有弃权的吗？"

雅可布举手。

揆一："赞成者二十七人，弃权者一人，决议案成立。我顺便要提醒贝德尔上尉注意，请你在散庭后立即带队去捉拿沈

佺期和女间谍阿瑜。如果高山族的野蛮人敢于抗捕，由你相机剿灭！”

贝：“是！”

揆：“还有一件事，清朝派了一位大员，前来和我们接洽。要我们从海上夹击郑成功。我们打算请评议员君士坦丁·诺贝尔先生（中国书上称为“老魔”）回巴达维亚请示，请派遣舰队，各位意见怎样？”

大家表示同意。

揆：“诺贝尔先生你愿意去吗？”

诺：“当然愿意。”

揆：“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现在散会。”又把木槌在桌上敲了两下。

揆一和评议员从会议室回到军事法庭。

揆一把惊案拍了一下：“我现在宣布判词。常寿宁、何斌和其他的人都是郑成功的间谍，人赃俱获，无可推诿。按照间谍法，兹处常寿宁以死刑，用火烧死。何斌褫夺公权终身，财产充公，并盲其左目，扎断右膊。余人一律铳杀。即日施行。——宣告完毕，散庭！”

四

刑场。不少的人围观，有汉人、黑人，也有荷兰人。何斌、常寿宁和其他的人勒着口被拥上刑场。

先把所谓“从犯”的人们用鸟枪堵着胸口枪毙了。

人们把火油淋在常寿宁身上，也淋在柴堆上，让他立在柴堆中间，有四个人拿着火把围着他，正准备点火。

汉布鲁克赶来了，他远远招呼着："慢点动手！"

他放快步骤走向常寿宁，先命人把常寿宁的口勒解了，然后说："常老先生，我来祝你的灵魂上升天国。我请你忏悔。"

——"忏悔？"

——"忏悔你平生的罪过。你忏悔了就平安地上升天国。"

——"不呢？"

——"那就打入地狱了。"

——"天国里面有没有你们荷兰人？"

——"自然有呵，全能全智的主是大公无私的！"

——"哼！假使天国里面有你们红毛鬼，我常寿宁就宁肯打入地狱！"

汉布鲁克把眼睛闭起来了，画了十字，捧起两手："我全能全智的天父呵，你不称职的牧羊人又失掉了一只羊子。请你容恕。阿门！"

他把眼睛睁开了，向执火把的人示意了一下，各自离开。在他的背后火燃起来了。

常寿宁在火中大叫："中国人是烧不死，杀不绝的！中国人就是光明！大明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人万岁！……"

常寿宁在火堆中燃烧；何斌在一旁，右膊骨被人扎断，骨头成了粉碎，左眼被火把烧瞎了，晕倒在地。

观众有的在叹息，有的在流眼泪，有的蒙着眼睛，大多敢

怒而不敢言。但也有的在幸灾乐祸，特别是好些荷兰人，愈显得大有威风。

人们都走完了。寂静的刑场上有几位黑人把何斌扛走了。另有几位汉人，在用磁罐收集着常寿宁的骨灰。

山地中，高山族的一个社里。

沈佺期在自己的医寓中替高山族人看病，患者男女老少都有。

阿瑜和高山族头人一儿一女在一旁帮助，或者扶持病人，或者包裹药剂。他们两兄妹在向沈佺期学汉文，并学医理。男名启奴里克郎·拜雪，二十四岁。女名罗波·拜雪，十九岁。

头人拜雪·波赫尔来看沈老，他是一位五十岁以上的人，身体魁梧。口中含着高山族人所爱吸的烟斗。

他向沈老打招呼："活神仙，你快累坏了！"

沈："拜雪·波赫尔，我刚好坐下啦。"

罗波插进话头："爸爸，沈爷爷已经看了二十个病人了。"

病人们看到头人来，也都站起来向他打招呼。他抚巡了一番，一面说着："我看大家应该听沈老的话：'百病从口入'，不要吃生冷，不要乱吃东西，自然病人就少了，沈老也可以休息休息一会了。启奴里克郎，（他喊着他的儿子）你几时可以出师，替代沈爷爷看病呢？"

沈接过去："启奴里克郎很聪明，有好些轻病，已经是他在处方了。"

波赫尔："那是你老教训有方。阿瑜，我也感谢你啦，你帮

助教导了他们两兄妹。”

阿瑜：“我向他们倒学了不少的东西啦。”

波赫尔：“好吧，我不打搅你们。沈老，晚上再见了！”

沈：“晚上再见。对不住，我不送了。”

波赫尔各自离开了。

拔鬼仔领着马队，由郭苞引路，在山道上奔驰。

有把哨的人瞧见了，骑马前来报告头人拜雪·波赫尔。适遇波赫尔刚好走出“沈大夫医寓”。

——“报告！荷兰人有马队开来了！”

——“人多少？”

——“有百把个人。”

——“有鸟枪吗？”

——“有！”

——“赶快敲起哨梆来，结队迎接！”

哨梆接一连二地响成一片，男子们都拿着一丈多长的矛头和盾牌，聚集到乡社进口处。拜雪·波赫尔在往来指挥。

这是高山族人的习惯，凡有高贵外宾到来，便用此仪仗迎接。但也是有用意的，如果来者是敌人，那就可以立刻展开战斗。

拔鬼仔和郭苞们跑拢了。由郭苞下马，向拜雪·波赫尔交涉。

郭：“你们这里的那位医生沈老头，揆一王要把他带去，请你交出来！”

波赫尔和人们听说要捉拿他们的活神仙，都呈显出不稳

的气势。波赫尔忍耐着问:"是请他去看病吗?"

——"他们有洋医，哪会找他！告诉你，他是郑成功派来的间谍，你们交出来便万事大吉，不然便要大祸临头！"

——"哼！"波赫尔愤怒了，"要把沈老交给你们吗？我可答应你，但我们这几百杆矛头不答应你。"

此时拔鬼仔把马凑上前来:"你们是打算抵抗吗?"

波:"告诉你：你有本领，就把我的脑袋子拿去，不然就把你的脑袋子留下来。"

沈佺期听见外面在骚扰，他飘飘然走出来了。

大家见了他，都放声高呼:"沈老，沈老，请转去！请转去！"

郭苞指着他向拔鬼仔说:"这就是那位活神仙了！"

——"把他捉来！"

马队凑马上前，战斗开始了。鸟铳与长矛交锋，长矛毕竟敌不过火器。不少的高山族壮士们死在阵前，荷兰人也有落马的。波赫尔和沈佺期身受重伤，被荷兰人捉着。

荷兰人放火烧社，男女老幼、鸡鸭猪羊，纷纷遭劫。他们把受伤的沈佺期和波赫尔，活活地投进火里烧死了。

阿瑜与罗波两人，夺取到两匹脱了羁的敌人的马，骑上奔驰，在向山里逃难。

郭苞和拔鬼仔骑马追赶，他们不断用鸟铳射击，但都没有射中。在一个转折处，逃难中的波赫尔的儿子启奴里克郎·拜雪藏在一株大树后，用弓箭狙击，把郭苞射中，落马。拔鬼仔见自己势孤，拨马回头逃跑了。

在一个岩窟里点着松明，阿瑜和罗波两人在对话。

瑜："罗波小妹，我要学你们文面了。请求你帮忙。"

罗："怎么？你准备嫁给我哥哥吗？"

瑜："不，我是一辈子不嫁人的。我文了面，汉人就不会要我了。"

罗："但是高山族人是会要你的。我哥哥启奴里克郎是更会要你的。"

瑜："启奴里克郎和你是兄妹，和我不也是兄妹吗？"

此时启奴里克郎突然走进了洞来："对！阿瑜说得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永远是兄弟姊妹。我们要跟我们的祖祖父父报仇；仇报不了，我一辈子也不结婚。罗波，你就替阿瑜文了面吧！"

罗："针倒有，但没有蓝靛啦。"

启："把你的蓝布头巾浸在水里，不就可以浸出蓝靛来吗？"

瑜："启奴里克郎，你真聪明！"

另一天晚上，明月皎洁。有两个黑人用棕绳绑的扛架，把何斌抬进山里来了。

阿瑜已经文了面，完全和高山族姑娘一样，把服装也改了，和罗波两人在岩窟前的番薯地里拨翻番薯的藤子。

黑人看见了他们，停着脚。其中之一问询："两位姑娘，请问启奴里克郎住在什么地方？"

另一黑人说："我们跟他扛了一位朋友来了。"

阿瑜接着回答："我们都是他的妹子啦，你们抬了谁来？"

何斌听出了阿瑜的声音，在扛架上躺着问："你是阿瑜吗？我是何斌爷爷呀！"

两位姑娘同时叫了出来："哎呀，何斌爷爷来了！"连忙跑到扛架旁边来。

阿瑜和罗波看见何斌的情况，都不禁流下泪来。

何斌："瑜儿，罗波，你们都不要哭。先辈的英雄们，祖祖父父们，接连着被敌人烧死了。但他们把火种留在了人间。我们不要用眼泪水来把火浇熄！"

阿瑜和罗波，都大受感动，顿时把眼泪揩干了。四人把何斌抬进了燃着松明的岩窟，启奴里克郎在灯下读书。

"哥哥，何斌爷爷来了！"罗波高声叫出。

启奴里克郎抛下了手中的书，迎上前来。"哎呀，何斌爷爷，想不到你还活着！"

何："要感谢这两位黑人兄弟！"

——"感谢你，吉姆司！——感谢你，威廉！"

——"我们只做了应该做的事。"

大家搬了些石块来做床脚，就让扛架成了何斌的床。

何斌看出阿瑜文了面，不禁高兴叫出来了。"好！阿瑜，你文了面啦！我回头也要学你，这样，敌人就会认不出我们了。"

第五章

一

永历十四年五月初八日（一六六〇年六月十五日）清早，郑成功在演武场练兵。海上布满兵船，帆樯林立。

陆上有盾牌、骑马、射箭，打鸟铳、打大炮等的操练，水上有游泳和火箭、火船等的放射。

郑成功和他的好朋友李科罗神甫前来巡视。郑照例是白布短衣短裤加上红帔肩，但仅被砍断了的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个毛刷形式，发上戴着一顶小便帽（以后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他所到之处，先向兵士们打招呼："弟兄们，好！"

兵士们众口同声："好！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然后他择要地表演一会各种演习。

造船所在修理和制造船只。有的新修理好或制造好的，正在陆续下海。

郑成功巡视到这里，同样先打招呼："弟兄们，好！"

造船的工人们众口同声："好！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他也学斫了一会木材，但斫得不落窍，工人们教他，笑他。

李科罗神甫在这里有所指示。

造兵器所在打刀，锻剑，制盾牌，做弓矢，造大小炮铳、火罐、火箭等。

郑成功巡视到这里，照样先打招呼："弟兄们，好！"

大众同声："好！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李科罗神甫同样有所指示，特别在制炮铳的部门。

郑成功亲自下手去打铁，这件工作他比较内行。

杨英前来报告："何斌老先生和阿瑜姑娘，从台湾回来了。"

郑听了，大喜过望："喔？他们回来了？在哪儿？"

杨："在书房里等候，夫人在接待着。"

郑："好，神甫，你同我一道去。"放下了打铁的工具，向大家打招呼"弟兄们，再见！"

——"再见！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郑成功的书房，和四年前没有什么改变。台湾地图依然钉在壁上。

董夫人在陪着何斌与阿瑜谈话。两人都是高山族人的打扮。阿瑜在长仅过膝的衣裳上束着带，还披了一件短褂子。

董："真没有想出，红毛鬼那么残暴，使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

何："不变成这个样子，恐怕也逃不回来了。"

董笑着说："好便是好，阿瑜，你怎么办呢？恐怕没有人再要你这样的花姑娘了？"

阿瑜的脸红了一会，她爽朗地说："我原来不打算要谁要。"

郑成功和李科罗神甫两人回到书房里来了，何斌与阿瑜抢步向前。阿瑜用高山族的方式行了礼，何斌把剩下的一只左手举起来去拥抱。

何斌和李科罗神甫也见了面。

郑成功不象当年那样豪放，已经更沉着了。他看到他们是十分高兴的，但不突露在表面，而是在两眼中闪出了泪光。

——"你们的情况，我都早知道了。没有想出，你们竟能够逃回来，而且回来得这么快！"

何："我算是死里逃生。在这里却再看不见沈佺期和常寿宁两位老先生了。"

郑："不，你可以看到他们。他们已经进了忠臣祠。拜雪·波赫尔也进了忠臣祠。"

何在他剩下的一只右眼里面也流出眼泪来了。他自己赶快用独手揩干，但阻塞不住。何一面笑着说："我已经发过誓，不流眼泪。老了，返老还童了。"

郑成功也陪着笑："流眼泪也是件痛快的事。我们今天的见面是无数忠臣志士的血换来的。"

这样一说，阿瑜和董氏也不禁泪如泉涌，竟哭出了声来。李科罗神甫把头埋下了。

感情的激动好一会镇定下来了，何向阿瑜："阿瑜，你把带回来的地图献给你爸爸。"

阿瑜把外褂脱了，从挂在肩上的一个荷包中取出了一叠

大油布，是双层缝合起来的。袒开来，却什么也没有。待她用牙齿把线头咬断，把缝合解了，然后现出一张大地图。

郑成功看着不断点首："阿瑜，你是仔细得很！"

阿瑜脸有点红："这不是我想的办法。"

郑："谁还有比你更聪明的？"

何斌接过去："她有两位好朋友，就是拜雪·波赫尔的一儿一女。哥哥叫启奴里克郎·拜雪，妹妹叫罗波·拜雪。这样做，是启奴里克郎想出来的。"

董氏笑起来了："哦，难怪，阿瑜要变成高山族姑娘啦！"

何斌又说："启奴里克郎很有志气，他说他不能替他父亲报仇，不能把红毛鬼赶走，他一辈子也不结婚。"

董氏又回头抓着了阿瑜的手："哦，难怪，你说不打算要谁要。"

阿瑜脸更红了。倒是郑成功来解围："阿瑜，你把那张旧地图取下来，把这张新地图钉上去！"

阿瑜应命先取下了壁上的地图，叠好了，放在书案上，然后钉上新地图。在这时，董氏在一旁帮助她，趁便收拾了袒开的油布。

何斌和郑成功走到地图下，何斌加以说明。"这张更详细了。你所要的七昆身附近的水的深度，高山族人的分布，由赤嵌城到各地去的里程，大抵都写上去了。"

郑："这就好了。我正打算快些到台湾去。"

李："台湾我虽然没有去过，一定是个好地方。西班牙人叫它是'福摩萨'，那意思是美丽的岛。"

阿瑜："是啊，神甫，真是美丽得很。"

郑："但可惜我们一时还不能去。达索的人马已经到了泉州。"

何："我们听说他们要来扫海。"

郑："是呵，他打算从泉州进攻，福建总督李率泰从同安进攻。他们原来还期待着荷兰人由台湾出兵来夹击，这就是朱衣佐到台湾去的使命，但是落了空。"

何："你的谍报真是严密，比我们住在台湾的人还详细。"

郑："这要感谢李科罗神甫的帮忙。"

何："谢谢你啦，神甫！你和汉布鲁克有天渊之别。"

李："没有什么，我只是做了些应该做的事。"

董用商量的口气向郑说："你看怎样？我想把何老安顿在常宁老住过的地方。"

郑："好，让阿瑜就陪着何老，好招呼。"

董："阿瑜还是留在你身边好些。何老那里我另外派人。"

何："我自己可以照管自己，不必再派人。"

董："不，那怎么行！你老不比往年了。"

郑："就听夫人安排吧。阿瑜留下也好，我还准备带她上阵呢。"

杨英来了，他拿着一份探报："各港虏兵都配备上船，准备初十日进兵。"

郑看了紧张了一下："初十日进兵？后天就是初十日啦，赶快通令各提督营镇，准备应战。神甫，你同何老多谈谈。我走了，阿瑜，你跟我到船上去，明天就可以学习打仗。"

阿瑜十分高兴地说："我一定要尝胆卧薪，报仇雪恨！"

二

杨英和阿瑜在郑成功的座舰上张贴着布告：

"据塘报：广东饶平总兵吴六奇①已被该部义士刺杀。碣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均按兵不动。因此，南路已无后顾之忧，本军当竭力抵御由同安与泉州来犯之敌。

敌人部署同安部队为先行，由李率泰带领，梁化凤监军。此路敌兵尽系南人，熟习水性，各营镇应多设'骿船'以诱杀敌人。

泉州部队为后劲，由达索亲自带领。传闻朱衣佐已由台湾潜回，担任达索参军。此路敌兵，多系北人，不习水性，同安一路如被攻破，则泉州一路已不足深虑。

本军舰队亦分两路应敌。北路由黄安率领，迎击由泉州来的敌人。西路由马信率领，迎击由同安来的敌人。各营镇各有所属按部就班，不得临时紊乱。

作战时须留意风信旗与红白招。本座舰于樯桅头上挂有风信旗。明晨如刮东南风，则挂红招，各营镇船舰一律出动进击。如刮西北风，则挂白招，只准严密把守各港湾堵杀，防止敌人登陆。各营镇船舰旗招，均按照中军舰行事。一舰传十，十舰传百，务将军令传遍全军。

报仇雪恨，在此一战！生死存亡，亦在此一战！务望各提督营镇，全体官兵，戮力同心，戒骄戒躁，以期大获全胜，稳定乾坤。

---

① 吴六奇（？—1665），字鉴伯，丰顺（今广东丰顺县）人。曾附南明桂王为总兵，后降清，任潮州总兵，屡与郑成功作战。

大明永历十四年五月初九日郑成功[印]”

阿瑜问杨英：“什么叫‘阱船’？”

——“你停一会就可以看到了。那是在船上装足火药，在海中下碇。船上有会泅水的敢死队。诱敌上船之后，点燃火线，跳入海中。火药爆发，自然会烧死敌人，还可以延烧前来围攻的敌人船舶。”

——“哦，有这样神妙的办法！”阿瑜感叹着。

——“这也是从偶然的失败得到的智慧。”

——“怎样的？”

——“有一次，我们的一只载火药的船被敌人截击着了。船上的水手们在无法可施时，点燃了火药，与敌人和敌船同归于尽。”

——“看来，人是要经得起失败才能够成功。”

郑成功突然从船舱里出来了：“阿瑜，你们在谈论我吗？我名虽叫‘成功’，其实是大木头，大木头，第三个还是大木头！”（郑成功本名“森”，字“大木”。）

说得围观的人都大笑起来了。

初十日一早刮的是西北风，郑成功座舰上的风信旗明白表示着。在郑成功亲自指挥下挂上了白招，于是各港各船都纷纷挂上了白招。各处的船舰都在准备着作战，丝毫也没有懈怠。

郑成功在自己的座舰上检查了各种武器的部署，阿瑜和杨英跟随着他。他站在高处，时时用千里镜向各方了望。

达索所领带的泉州舰队，天不见亮就出发了，遇着顺风，船的速度很快。但船上的北兵大部分晕船，在天一见亮的时候，只见船上的兵士们东倒西歪，在四处呕吐，或者横卧在甲板上呻吟。武器的操作，除了少数人之外，根本是没有希望的。

天亮了，达索也勉强撑持着叱咤兵士们，但无济于事。连他自己也不能支持了，他不断嗅吸着鼻烟，但愈嗅愈晕，终于靠着船边上大吐。朱衣佐和其他的人在服侍着他。

达生起气来了："朱衣佐，你别管我！你去指挥队伍！"

朱："是。"他离开了。

达："你们给我把扛架床抬来！"

大家抬来了一只类似行军床的扛架，他终于躺下去了。

李率泰和梁化凤所领带的同安舰队因离厦门较近，天明，看出是顺风，便也一齐开船。梁化凤乘着一只快舰在领队，李率泰是殿军，坐在最后一只座舰上。

梁是有经验的战将，水陆两路都能勇敢作战。他也拿着千里镜在船上了望。船在顺风中行驶，开近厦门的时候，他远远望见，港中有不少的阱船挂着白招，停在海中不动。初时他还诧异，再朝前进，他望到郑军中的其他船舶，都挂着白招，停在湾港里面不动。

于是他大喜过望，大声呼叫："郑成功投降了！"

这一声呼叫，各船响应，很快也就传到了李率泰的座舰上。这时李率泰也用千里镜望见了挂着白招的阱船，他便下

令把自己的座舰加快速度驶向前去，直到与梁化凤的船齐了头，大批船舰都跟踪上来了。

李率泰隔船和梁化凤商量："郑匪既然投诚，我们是应该停止进攻，等他自己或者派人来纳款。"

梁回答："总督大人尊见极是。不战而胜，是大人的宏福齐天。"

李率泰客气了一下："是朝廷的宏福。"于是便下令所有船舰都下碇停船，等郑成功自己或派人前来纳款。

船停了一会，阱船在海中依然停止着不动，远处郑军的船舰也毫无动静。李、梁二人狐疑起来了。

李："敌人是干什么的？向金门逃跑了吗？"

梁："据卑职的看法，还是开船进攻。"

李："好，下令开船。先夺取船舶，准备登陆。"

命令传下去了，大批船舶都开动了起来，逼近了阱船。北军都把阱船包围了起来，梁化凤领头跳到一只阱船上去，接着兵士们也纷纷跳上阱船。引线点燃了，阱船爆炸了，血肉横飞，帆樯摧折燃烧，燃成了一片火海。梁化凤已领头死在阱船上。

李率泰的座船也受到波及，船身在沉入海中，水也淹着他了，但被一只小划子，把他打救了。

同安舰队失掉指挥，不敢前进，正分头逃窜。

风向转了，郑成功座舰上的风信旗表示着是东南风。郑成功在舰上督率着把白招换成红招，俄顷之间各船舰都换成了红招，起碇开船，按照预定的部署，分西、北路应敌。

马信的西队，追奔逐北，捕获了不少的船只和俘虏。

黄安的北队，乘风破浪，向北进驶。郑成功的座舰也加快速度，超越上前。在海上与达索的舰队遭遇。一边兵骁将勇，在海上如履平地；一边是扶得东来西又倒，人在晕，船也在晕。达索晕倒了，朱衣佐指挥不灵，他老是顿足捶胸，东跑西窜。

郑军逼近了北船，弓箭炮铳齐发，声震遐迩。

黄安在指挥中发现了达索的座舰，他接连用火箭和火船去射击。火船钉上了，连烧起来了，火箭也烧毁了风帆，使敌船无法逃遁。

但幸赖朱衣佐是有水上经验的，他官任操江都门。他看见势头不好，早叫人把达索抬上了一只划子。抬时慌张，把达索丢进海里去了，很快被捞了起来。这时适巧郑成功的座舰赶上了。阿瑜一箭射去，射中了达索的后颈窝，达索疯狂地大叫："哎呀，我活不了喽！"一纳头又跳进海里。北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把他捞了起来，但已经是一具死尸。朱衣佐也跳上了划子，但被阿瑜一箭斜穿过他的右眼，他晕倒了。这只划子就只好载着一死一伤的长官，拚命逃走了。

于是北军的泉州舰队又全面溃败。郑方虏获的船舶人员，不计其数。

三

朱衣佐因为打了败仗，不仅丢掉了一只眼睛，也丢掉了官。他在福州总督衙门里做着食客。有一天，他和摘去了花

翎的李率泰在花厅里闲谈。

朱："这次扫海大败是我们在兵法上犯了错误。我们以陆上的骑兵去攻海上的水师，那是舍我所长而补敌所短。要消灭郑成功，我看只有两个方策。一方面从陆上封锁他，另一方面策动台湾荷兰人从海上攻打。这样就会逼得郑成功，不是饿死，便是战死了。"

李："不瞒你，我早就上了奏折，把同安和海澄沿海八十八堡居民迁入内地，朝廷已经允许了。不日就可以着手迁移。"

朱："那好极了，不准片板入海、粒米资敌，郑成功就会饿死的。"

李："还有人献条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经常用小船去扰犯厦门、金门两岛。打了就走，走了又打。弄得他鸡犬不安，昼夜不宁，疲于奔命。"

朱："这也是个好办法，而且简便易行。不过还不是拔本塞源之计。"

李："拔本塞源之计自然是老兄的怂恿荷兰人出兵了，老兄是不是可以再作一次台湾之行呢？"

朱："只要总督大人有命，我是水火不辞的。"

李："这非仰仗老兄不可！"

朱衣佐又出现在台湾热兰遮市区的天主教堂前。这时汉布鲁克夫妇在一间面临花园的书斋而兼客厅里招待着揆一督办夫妇和评议员雅可布·苗难实丁夫妇。书斋的陈设，不外是四壁图书。但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壁上在镜框中挂着郑成

功的绣像，书桌上摆着一个老鹰的标本，口里横衔着一枝箭，还有是有一个书橱是假装的，事实上它是通进一间密室的门道。

照例是那位黑人吉姆司进来报告:“那位朱衣佐先生又来了，有要紧事，要面会神甫。”

汉布鲁克望着揆一，楞了一下。

揆一站起身来:“神甫，我们回避他一下。我有点要事和你商议，就由伊丽沙白（揆一的胖子夫人）和你的夫人应酬他一下。”

汉:“好，可以把他请到这里来。就说我到督办公署去了，停一下就回来。”

苗难实丁夫妇站起身来准备告辞。揆一向他们说:“你们两位也留在这里好了。”

汉布鲁克把揆一引入秘密室。

汉:“朱衣佐来，一定又是请我们出兵的事了。前一向他捎来一封信，我已经交给你的。”

揆:“我们有什么兵可派呢？总共只有一千来个人，还有不少病号。船呢就只有三只大船、两只小船。这抵什么事?清朝用二十万大兵去打郑成功，都吃了大败仗，我们好去碰崖吗？总之，我们目前自顾不暇，郑成功不来就是天主保佑了，我们还好去惹他么？我们不能为别人火中取栗。”

汉:“这些情形，我也知道。但和清朝的交道，我们也不好打断。郑成功的侵犯，我们也不能不预防。要想个办法来，两

全其美。”

揆：“君士坦丁·诺贝尔去巴达维亚请兵，总会回来了，你也可以看‘风’转舵。‘风’啦，就是那贸易风啦！”

汉：“对，我们就这样拖下去。”

揆：“你不妨把他留在这儿，他高兴呆好久就呆好久。”

汉：“对！”

朱衣佐被引进书房。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一进门便注意到了壁上的郑成功绣像和桌上的老鹰标本。这儿他还是第一次来。

雅可布·苗难实丁起来迎接着他，握了手，替他介绍三位夫人。朱衣佐学着西方人的派头走到三位夫人面前去，吻了她们的手。

汉夫人：“所罗门·朱，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失掉了一只眼睛？”

——“我有一次打猎，马失前蹄，我跌下马来，眼睛碰在一橛高粱秆上了。”

揆夫人：“哎呀，可惜。不大方便吧？”

——“习惯了，倒也不觉得什么。”

汉夫人：“督办有点要事把神甫请去了，他停一会就会回来的。要委屈你等一会啦。”

——“夫人太客气了。和夫人们在一道，这在我是光荣，不是委屈。”

揆夫人：“朱先生，近来生意还好吧？”

——“还不错，还不错，我来就为办货而来。”

——“你是从泉州来的？”

——“不，是从福州来的。”

汉夫人：“你们福建，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指着郑成功的像），真了不起！你看见过他吗？”

——“没有见过。我听说郑成功怕刺客，很不愿意见生人。”

雅可布夫人插进话头：“我们在厦门看见的情形是两样啦，他和工匠们、农夫们都满亲热的。”

——“或许那些工匠和农夫是假扮的吧。”

彼此话不投机，主人有点冷落他了。他指着书案上的老鹰赞赏起来：“那只老鹰满有威风。”

汉夫人：“要那才是假扮的。”

——“怎么说？”

——“那是国姓爷送给我们的礼品。本来是国姓爷的部下，一箭射穿了老鹰的两只眼睛。国姓爷连箭和鹰都送给了我们。神甫把它制成了标本，但却把那根箭让老鹰衔着了。”

朱衣佐听说射穿了眼睛，不免举起手来把自己瞎了的右眼蒙了一下。

这时汉布鲁克从书房的正门进来了。远远就伸出两手去拥抱站起来的朱衣佐。

——“呵，对不住，对不住。督办有点事情找我，就是关于你那封信里所说的事啦。督办说，你需要的货物，他已经派人到巴达维亚去采办去了。但你是知道的，目前是北贸易风的

节季，船到巴达维亚去倒容易，但要从巴达维亚来，就要等到明年五月南贸易风的节季开始以后了。”

——“对，我知道。这海上的风向总是天主的安排，半年刮南风，半年刮北风。大约这也就是消息盈虚，让人们能有休息的机会吧？”

——“对，所罗门，你说得对。我们的督办还说，就请你留在我们这里。你喜欢住多久，就住多久。”

——“那好吗？”

——“怎么不好？是天主给你机会，让你休息。”

——“好，谢谢督办，谢谢神甫，谢谢各位主人！”

高山族人在被烧毁的废墟上又在勤勤恳恳地建立新社。

罗波·拜雪和其他同年岁的姑娘们在社前的一株木瓜树下唱歌，有的在吹着高山族的竹琴。周围围着一群孩子。

呵呵，我们的牛呵，
被荷兰人给我们偷了。
呵呵，我们的锄头呵，
被荷兰人给我们收了。
我们的爹，我们的娘呵，
都同牛一样把命丢了。
我们的牛，
变成了荷兰人身上的肉。
我们的锄头，

变成了荷兰人手中的斧头。
杀人不眨眼的红毛鬼呵，
我们一定要替祖祖父父报仇！
我们一定要把你们赶走！
把你们赶走！把你们赶走！
把你们赶走！赶到天尽头！

启奴里克郎和其他的青年们带弓挂箭，背着鹿子和其他野物回来了。

青年们取笑着说："唱得好，唱得好，可惜你们就只会唱歌！"

姑娘们也取笑着回答："哼，可惜你们就只会打鹿子！"

青年们不服气地："你们看嘛，有一天鹿子会变成红毛鬼的！"

孩子们都拥上去，抓着青年们背的鹿子，一面用小小的拳头打，一面喊："打这红毛鬼子！打这红毛鬼子！打这红毛鬼子！"

四

同安、海澄等沿海八十八堡四处张贴着迁民告示。上面横写着"福建省总督部堂李告示"，告示的全文是：

"郑匪成功，釜底游魂。
抗命天朝，窃据厦门。

乃有奸民，通海下洋。

资匪粮饷，毒乱地方。

同安海澄，八十八堡。

居者不安，行者受扰。

兹奉钦命，将堡内迁。

断寇接济，绝寇后援。

坚壁清野，扫除顽寇。

上下一心，违者勿宥。

通海者斩，抗迁户焚。

告尔军民，其各禀遵。”

四处在被迫迁徙。渔民农民，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流离失所。有些民居在被焚烧，也有军丁衙役在趁火打劫。居民有被迫投海自尽的，也有人不顾死活，驾着小船满载出海的。他们的目的是逃向厦门、金门。

在厦门海岸上，各处设有收容所，尽量收容。

郑成功前来巡视慰劳，难民们向他哭诉："我们没有命活了。——把我们的命根子都拔掉了……"

郑成功安慰他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总有办法的。"

张煌言带着几名水手从舟山乘着一只小船到厦门来了。郑成功率领着他的部下，在海岸上迎接，何斌也在。张打扮成一个渔民的模样。

郑很热情地说："能够见到你，真是高兴。"

——“是呵，没想出还能够见面。”张是有点隔阂的。

张被接上郑成功的座舰。水兵们看到张，都叫出：“张监军好！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座舰中舱布置成了议事厅的形式，董氏和阿瑜都在船上，向张行了见面礼。

董：“张先生，你要不要换换衣服？”

张：“不，我在舟山一直就是这样。郑成功是罪犯，我是渔翁。哈哈哈……”大家随便就了座。

董：“张先生的《北征录》，我们都拜读了。你从舟山到南京、芜湖，从芜湖又只身回到舟山，你真艰苦备尝了。”

张：“那些都是往事，用不着再谈了。不过我也没有掩饰我对于招讨大将军的不满，‘君子以直道待人’嘛。”

郑：“我很惭愧。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陆上全军溃退，水上敌军袭来，我只好顾全余力，退出长江。和你也无法打通消息，我实在万分惭愧。”

张：“以往的事情不用再说了。我这一次冒着危险前来，老实说，是希望你不要再蹈覆辙。”

郑：“请张先生指教。”

张：“我听说你要到台湾去，是真的吗？”

郑：“刚才我们才在这里议论，有的赞成去，有的不赞成去。”

张：“谁不赞成去？”

吴豪回答：“相当多呢，我就是一个。我以前去过台湾，那儿的水土不好，怪毛病很多。加以荷兰人在那儿霸占着，去了

免不得要和他们打。他们的铁甲船、红衣炮是很厉害的。热兰遮城和赤嵌城都是很坚固的堡垒，有不少的炮台锁着安平港①，港口水浅，又不能通大船。我觉得去是得不偿失。”

黄安插进话头：“吴豪，不要把困难说得太过分了。就有天大的困难，人是可以克服的。今天的情形是只有去才是一条生路。”

李：“荷兰人在那里住的满好，恐怕不一定太坏吧。葡萄牙人为什么叫它是‘美丽的岛’？”

何：“实在并不坏，土壤膏腴，物产丰富，人风淳厚，就只有荷兰人是鬼。安平港的水路，我们已经把它摸清楚了，遇着涨潮，什么船都可以进去。”

郑：“荷兰人是鬼这一点，何斌老就是一个活证人了。还有我们的沈佺老、常宁老，是被荷兰人活活烧死的！”

马：“单为驱除魔鬼，也就该去台湾。象何斌老为了收复台湾，尽了不少的力，吃了不少的苦。他在台湾住了三十多年，他也并没有得过怪毛病……”

张不等马信说完，便向郑发问：“招讨大将军，我想问你：你到底是赞成去，还是不赞成去？”

郑：“我是早就想去的，拖了很久了，今天更不能不去了。”

张：“为什么？”

郑：“张先生你是亲眼看见的，同安和海澄沿海八十八堡的居民被迫内迁，不少遭难的人流落到厦门。我们这里连吃饭都要成问题了。”

① 在台湾岛西南部，台南以西。

张："这是你自己引来的麻烦。去年你们打了胜仗，为什么不乘胜北征，或者进兵泉州、福州，而要按兵不动，让敌人从容部署，来封锁你们？"

郑："张先生，你对于实际情况不太清楚。去年的胜仗是侥幸得来的。敌人虽受到损失，但只损失到一点皮毛。我们怎么好轻举妄动呢？"

张："恢复大明的社稷是轻举妄动吗？"说得有点声色俱厉了。

郑愣了一下："我并没有忘记恢复大明的社稷。"

张："那你为什么要临阵脱逃？"

郑："怎么说临阵脱逃呢？"

张："你在南京临阵脱逃了一次……"

郑："南京败绩，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大罪人。"

张："其实你是一个大伪人！你打扮成一个罪犯模样砍断了你的头发，你是在做戏，你是在欺世盗名。而你实际是又想临阵脱逃了。"

郑："张先生，请你平心静气地想想吧，……"

张愈来愈激昂了："我看着只是顾全实力、不顾全大局的人，我的心就平不下来，气也静不下来。我直率地告诉你：你是想学徐福，要到日本去求神仙；想学虬髯公，要到扶余国去做国王。①"

---

① 虬髯公，即张仲坚，隋末西京（今西安市）人。因其髯赤而卷曲，故号虬髯客。　扶余国，《虬髯客传》中古国名。贞观中，传言有人将海船千艘，驶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疑即虬髯客。事见《太平广记·虬髯客传》。

郑成功笑起来了："张先生，你怎么把台湾比成日本，比成扶余国去了？台湾是中国的地方呵，被荷兰人霸占着，我要打救台湾的兄弟，我要去把台湾收回来。"

张："大明的社稷全丢了，你不去收复，你要收复一个小小的台湾！"

郑："先收复台湾，把我们的根基打稳，才有把握恢复大明的社稷。"

张："那我这一次来要算是白费了。我向你告辞。"拂袖而起。

郑立即挽留："张先生，你不必动气，才到怎么就走？"

张："'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你去你的台湾，我回我的舟山。我做我的义士，你做你的国王。"不顾大家的挽留，拂开了大家的手，忿忿地下了座舰。大家只好跟随着送他，找不出什么话来说。

张所乘来的小船就靠在旁边，他跑上船去，就叫开船。

董："张先生，你带点粮食去吧。"

张："谢谢你，船上带来的还可以马虎过去。昔者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我张煌言义不食郑粟！"

话说绝了，船也终于开走了。

郑成功和其他的人无可奈何地在岸上瞪望着。

张的船，走到看不见了。郑自言自语地说："张先生，你总有一天会谅解我的。"

---

① 语见《论语·卫灵公》。

大家又退回到座舰去了。

郑成功终于毅然地说："我们汉人的毛病，就是议论多而行动少。庙算未决，金兵已经渡河，北宋就因此而灭亡了。去？还是不去？我们已经议论了半年多了。我现在只好恢复我往年的独行独断。我决定去台湾，而且亲自去！"

董氏："你是不是可以再等一下呢？"

郑："不能再等了。目前南贸易风就要开始，我们趁这时候到台湾，荷兰人要送信到爪哇的巴达维亚，须得等半年。半年后北贸易风开始了，荷兰的救兵来又要等半年。因此，我们有一年的工夫来收拾台湾，尽够了。"

他回过头向杨英下命令："杨英，你立即向各营镇通报，把刚才拟好的名单，谁去谁留，一并开列送去。十五天后的三月二十三日（阳历四月二十一日），本藩亲自带兵东征，各营镇作好一切准备。我们去是为屯垦，要多带耕牛，多带锄头犁锹。各营镇随带眷属男女。同安和海澄渡海来的难民由户部备好船只送往台湾，也要供给耕牛和犁锹。没有那么多牛和犁锹，可以十家一牛，五家一锄，总要尽量设法。台湾每年可收二三季，我们去只要辛苦得几个月就可安家落户了。被派为留守而愿意出征的人，被派定出征而愿意留守的人，限他们三日内回报，从新甄别。家属有愿留而不愿去的，可以听便。出征时不准打锣打鼓声张，不准摆酒设宴送行，不要让敌人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厦门。大抵就是这些，你火速办！"

杨英已经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了，应声，走进内舱里去。

郑回过头来对着吴豪："吴豪，我是希望你一道去的。你对那边的情形很熟。你说了不少的困难，也有好处。古人说：'临事而惧'。把台湾说坏一点，不让大家抱幻想，有好处。你肯去吗？"

吴："你要我去，我义不容辞。"

郑："李神甫是非去不可的，许多事要仰仗你。"

李神甫："没有问题，我跟随你。救世济人，原是我们的本份。"

郑回向董氏："你愿意去吗？"

董有点踌躇："你刚才是说过：家属愿留而不愿去的，可以听便吗？"

郑："我是说过。"

董："那么，就请你让我留在厦门。"

郑："好，这随你的便。"

董："孩子们，我也要把他们留在厦门。"

郑："也好，厦门总须得有人留守。"

董："你是不是要带阿瑜去台湾？"

郑："这要问阿瑜的意愿。"

阿瑜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去台湾，把红毛鬼子赶走！"

第六章

一

永历十五年四月一日（一六六一年阳历四月二十九日），郑成功的东征军开到澎湖已经是第七天了，在这儿遇着大风，不能前进。粮食成了问题。原来的预计，只要一天一夜多点就可以赶到台湾的，没有多带粮食。谁知到这儿遇风，一停就停了六、七天！四万多人，其中包含着一半以上的妇女老弱，把什么东西都吃光了。

郑成功、黄安、马信、周全斌、李科罗神甫、阿瑜和一部分兵士，在风雨中在海边上拾海白菜，掘蛤蜊，敲牡蛎，甚至拣漂上岸来的水母。

郑向李神甫："我准备今晚就开船了，不能陷死在这里。神甫，你看怎样？"

李神甫："已经刮了五天了，看样子风势是歇下来了。我赞成开船。"

游击洪暄走来了，带来了澎湖三十六岛的澳长。他们提着好些干鱼。其中有一个头人向郑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澎湖三十六个岛子并没有水田，只种了些番薯、大

麦、玉米、高粱，东家凑一升，西家凑一斗，算凑足了百多担。恐怕还不够大军吃一顿呢。”

郑连忙打拱作揖，眼里含着泪光：“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你们都捐献了，自己吃什么呢？”

——“不是都捐献了，还留得有的。”

洪暄抢着说：“他们差不多都捐献了，我们挡也挡不住！”

郑成功连连打拱：“这怎么好呢？”

——“我们平常还可以打鱼啦。现在把些干鱼送来，还有些海参、虾米，放在户官处了。”

郑成功感激得快要流眼泪了：“我们没有办法报答你们，只希望到台湾去把荷兰人赶走，明年加倍奉还。”

——“那红毛鬼子在我们这里杀过多少人呵。——我们的祖祖父父们都死在他们的红衣大炮之下，还把我们的牛都吃光了。你们去是替我们报仇。——我们经常在提心吊胆，怕他们再来。赶走了鬼子，才能睡好觉呢。倒还该我们来感谢你们呢。”

郑吩咐洪暄：“洪暄，把我们带来的牛，每一个岛子送一头。犁锹每一个岛子送一套。你就留在澎湖镇守。”

洪暄：“是，我知道了。”

澳长们向郑作揖：“唉呀，我们倒反而叨光了。”

大家被洪暄领着告辞而去。

郑向李神甫说：“老百姓们真天真，当着神甫的面骂‘红毛鬼子’。”

李神甫微笑着：“我们意大利人，头发黑的多。更好在我

的须发都白了，已经不是红毛了。不过，到底是人是鬼，我自已还不敢说。”

阿瑜：“神甫，要你才是真正的人呵。老百姓的眼睛是最灵醒的。他们是把你当成亲人在看待。”

李神甫：“谢谢你！小姐。”

吴豪萎靡不振地象个病人一样走来了。他走到郑成功面前满不高兴地说：“大将军，糟糕。大家快要造反了！”

郑：“谁要造反？”

吴：“兵士饿了三天都在哗噪。有的要去杀何斌，有的要去拉牛来杀。”

郑：“你不好开导他们吗？”

吴：“就象奶娃儿要奶吃的一样，你开导有什么用？我看，是不是可以准许他们杀牛？”

郑坚决地：“不行！耕牛是带到台湾去开垦的，一头也不准杀！要杀牛，不如来杀我！”

吴：“恐怕难保他们会来杀你了。”

郑：“真的吗？那我就去凭他们杀。”说着就让吴豪领路，先到宣毅后镇的兵船上。兵士们东倒西歪地在船上横陈着。有的人在拚命吸烟，有的人在埋怨。

——“饱吃槟榔饿吃烟，说是这么说，他妈的，愈吃肚子愈饿！”

——“收拾什么台湾！简直是收拾我们，让我们活受罪！”

——“有吃的先让水手们吃，先让病号吃，先让老头儿、老妈子、小孩儿们吃。要我们干吗？”

——“牛有草吃，倒满惬意，只是不准杀，不准杀，第三个还是不准杀！”

——“都是那个独眼龙何老头儿出的怪主意，他娘的，我想干掉他！……”

郑成功的一群人走到了，大家都站了起来。

郑：“弟兄们好！”

——“大将军好！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郑：“我听说你们饿得不耐烦了，是吗？”

大家没有应声。郑继续说下去：“本来一天多就可以到台湾的，没想出在这儿遇风，耽搁了五六天。我也三天没有吃饭了。水手们不能让他们饿，因为风一停就要开船。人都有同情心，病号老弱也不能让他们饿。其实我听说好些病员都不肯吃饭，让给小孩儿们吃。这种克己的精神是可贵的。我们年富力强的人，又没有打仗，饿几天算得什么。你们晓得孔夫子吗？”

——“晓得！”有些兵士听了话已经提起精神来了。

郑：“他饿过七天的饭也没有饿死。人是经得起饿的。你们看，害了大病的人，十几二十天不吃饭，只要病一好，人就好起来了。何况我们并没有害病。……”

大家的精神更加振作起来了：“是呵，我们的身子满好！”

郑：“我听说，有人要杀牛来吃，这个不好。万万不能杀耕牛！这也是我们和荷兰人不同的地方。他们到一处，杀尽一处的耕牛，大吃大喝。我们不能学这个样。荷兰人是损人利己，我们是损己利人。如果有人要杀耕牛，倒不如来杀我。……”

——“没有这回事！谁肯杀大将军？”

郑：“听说有人要杀何斌老。何斌老的肉太老了，没有我的嫩。”

大家笑起来了。

郑：“何斌老倒是损己利人的一个模范，他为了收复台湾，把自己的一只手臂和一只眼睛都牺牲了。当然，也还有把性命都牺牲了的人。一个人如果连命都不要，难道还怕挨饿吗？”

——“对！”

郑：“何斌老说，一天多点就可以到台湾，这并没有骗人。但天不凑趣，要刮风，使我们在这儿多呆了几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天老爷捉着，也把他杀来吃了吧。恐怕他的肉硬得和岩石一样了。”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郑：“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澎湖三十六个岛屿的澳长们刚才来见我，他们这几天东家凑一升，西家凑一斗，凑足了一百多石粮食来慰劳我们。还送来了好些海味。这使我感动得流眼泪。他们节省口粮来供养我们，为的是什么呢？就为的是我们要到台湾去驱逐荷兰人。荷兰人从前霸占过澎湖，曾杀了不少的人。他们就希望我们到台湾去，替祖祖父父报仇。”

大家叫出来了：“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一定要赶走红毛鬼！”

郑：“我告诉大家：那一百多石粮食，我接受了。现在就要

户官处分发各营镇。让大家好好吃饱一顿。我们送了些干鱼、海白菜和蛤蜊来给你们做菜。”

——“谢谢你呀，大将军，你留住自己吃罢！”

阿瑜把干鱼、海白菜和蛤蜊等连篮子一道送给兵士们。

郑：“这是一点小意思。你们吃比我吃更香。我立刻就要下命令了。今晚就开船。不管风停也好，风不停也好，我们要同天老爷斗一下。他真岂有此理！为什么要帮荷兰人的忙来阻挠我们？”

——“对！这瞎了眼睛的天老爷，斗倒它！”

郑：“开船时，我的座船一马当先。如果天老爷真有灵验，就请先惩罚我！不然它就打着白旗子投降，赶快让天朗气清、风平浪静！”

——“对，叫天老爷投降！我们要斗倒它！”

郑：“好吧！弟兄们，请你们把我的话传遍全军！”

——“我们立刻就办！”

郑：“弟兄们，回头再见！”

——“大将军，再见！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二

傍晚，雨住了，风还没有止歇。四处的船上都起着炊烟，水手们在作各种开船的准备。

郑成功、黄安、马信、周全斌、阿瑜等在座舰上帮助水手们作准备。

又是那位引水都督李顺走到郑成功面前来了。他突然向着郑叩头。郑很诧异。

李跪着恳求："殿下，你千万收回成命啊！风浪还大，不能开船！会触犯龙王老爷的。"

郑："瞎子龙王和聋子龙王不是都在羊山射死了吗？"

李："东海里的大小龙王多得很呢。还有龙子龙孙，不聋不瞎。"

郑："我就不信你那一片鬼话！陷在这里，你要叫大家饿死吗？军令不同儿戏，不能收回。何况李神甫和水手们都说可以开船，只有你一个人怕死。谁怕死，我就杀他的头！"

李顺看到郑成功生气，不敢再说话了。他回到船尾去，跪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祷告："龙王老爷，请你不要生气，请你保佑招讨大将军，你收风歇浪吧！"

在初更时分，天还没有黑尽，船队终于开动了。郑成功的座舰挂着红招，在风中拍打作响，一马当先。其他的船舰都挂起红招，浩浩荡荡，簇簇荡荡地向东前进。

郑成功、李科罗、黄安、马信、周全斌、阿瑜等都在船头操作，披着风，浴着浪花。

天黑下来了，天上的星子稀疏地出现了一些，是天候好转的明显征兆。

座舰的樯桅上挂起了红灯，其他船舰也都一律挂起了红灯。风也渐渐住了，天上的星子布满了。只是海浪的余怒未平，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李顺又从船尾跑到船头来，在暗淡的灯光中，又向郑成功

叩头："恭喜你，招讨大将军，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龙王老爷向你投降了。"

大家都大笑起来，这笑声是好几天来没有听见过的。

郑大声地叫出："什么星宿下凡，什么龙王老爷，你去掌你的舵去！浪子还大，不要高兴得太早！"

李顺叩头起来，又回到船尾去了。

这边李神甫向郑说："难关是过去了，真是天主保佑！国姓爷，你该去休息一下，养养神，明天清早一到台湾就要紧张起来，还得准备作战呢！"

马信："真的，去休歇一会吧，这儿让我管好了。"

郑："你明天是要登陆作战的，倒该你去休歇。"

黄安："都去休歇，船上的事由我管。愈靠近台湾，浪子会愈平静下来，用不着耽心了。"

水手们也都众口同声地说："殿下，请你放心！我们保证：明天清早平安地到达鹿耳门！"

郑放下了决心："好，弟兄们，明天再见！"

大众："明天再见！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

三

郑成功的东征舰队在海上进军，但在台湾的热兰遮市区的天主教堂中，朱衣佐在灯下假装成西洋人。

他住在一座花园中的小洋房里，一位中年的黑人女子在服侍他，她的名字是弥娜。

弥娜在帮助他装扮。先把发辫盘在头上，罩上了一个大发鬘，就象牛顿所戴的那样，然后把鼻子加高了一些，戴上黑眼镜和假胡子，他也就俨然象个外国人了。

刚好打扮熨帖，汉布鲁克走进房里来了。

——"啊啊，不错，不错。简直是我们荷兰的贵族。"

——"真象吗?"

——"谁也不会认出你来。但可惜跳舞会我是不便参加的。会后我会来。我的太太和孩子们都到赤嵌城去了，她们准备在那边过周末。"

——"那边的别墅满舒服的。"

——"对，我也喜欢那边。这边又吵闹，又潮湿。晚会我打算让弥娜送你去。"

——"不，不必。我自己坐马车直到督办公署。"

——"那也好。"

督办公署的大厅里，布置成了一个跳舞厅。壁上、桌上点着洋油灯，也有莲花式的烛台或烛灯，点着红烛。挂满了各色的小旗帜和彩纸。

夜会已经老早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混杂一堂，狂欢乱舞，大吃大喝。其中除荷兰人外，也有其他西方国家的冒险家，还有印度、波斯、日本等国的商人和浪人。

服务的多是黑人，但也有些西方少女、印度姑娘、日本雏妓在做女招待。

有波斯人的杂耍，有印度女子的单人舞，有日本艺妓的古装舞……。乐队奏着各种各色的乐曲，但大抵是低级的煽情

的调子。

揆一和他的一位肥胖的太太是夜会的主人。他们和贝德尔上尉客气地坐在比较偏僻的一个席上，但大家多去奉承他们，自然显得大有威风。

朱衣佐来了，他作为荷兰贵族，被人导引到了揆一夫妇的一席。他和揆一夫妇、贝德尔都打了招呼。

——“你太来迟了，夜会都快散了，所罗门伯爵！”揆一夫人说。

——“本想早来，但我不会跳舞，我故意藏拙，迟来了。对不住，对不住。”

揆一夫人趁势说：“所罗门伯爵，我要告辞了。过了十一点钟，我是睡不好觉的。让腓特力陪着你了。”

朱：“祝你夜安，天主保佑你。”

等胖子太太走了之后，揆一对朱说：“这才真是咱们的天下了。咱们上楼去。”他同时向贝德尔上尉递了一个眼色。于是贝德尔先走了一步，揆一领着朱衣佐离开会场，舞会听其自流了。没有主人在座，大家更加狂乱起来，督办公署真成了荒淫无耻者的天下。

但是，在公署的楼上还别有洞天。在那儿有几间房间是揆一们的秘密享乐室。平常是挂着“机要重地，禁止入内”的铜牌的，能够进入这儿的只有揆一本人，汉布鲁克神甫、贝德尔上尉和若干揆一的亲信人员。朱衣佐因为是清朝的大员，揆一等还想利用他和清朝联络，故也破例能在这儿逍遥。

这儿有卧室，有洗澡间，有几位美貌的西洋妓女，有各种

各样的玩具，有的是酒，有的是烟，甚至连鸦片烟也有。鸦片烟的吸法是按照波斯人的办法，坐着吸，而不象后来的躺在烟盘旁。壁上挂着些荷兰低级画家的裸体画。室内也摆了些用石膏复制的希腊、罗马的女体雕像，这些雕像在这里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是作为春画。

揆一和朱衣佐，在两位半裸体的妓女们陪伴之下，在打着西洋骨牌。当然还在不断地吸着烟，喝着酒，时而做些猥亵的行动。

贝德尔是巡风把哨的，但他就象猫儿偷东西一样，也有他的享乐。

最后汉布鲁克也来了。教堂地下室里有一隧道可通入城堡内的公署，他就是从这隧道而来的。他和朱衣佐相反，而是装扮成了一个波斯老太婆，蒙头盖脑地罩着黑纱。这样他的山羊胡子，便被遮盖起来了。

他突然闯入室内来，故意走向朱衣佐面前，装成女人的声音说：

——“朱衣佐老爷，你八十岁的老太太在南京死了，我来跟你报丧。”

朱衣佐茫然不知所措，而揆一则大笑，笑得抱着肚子。

揆：“神甫，不要再开玩笑了！”

两位妓女也笑，站起身来，帮助汉布鲁克揭去头罩和面纱。这时朱衣佐也捧腹大笑：“哈哈哈哈，没想出神甫阁下有这一惊人之笔！”

神甫身上的女装也脱下了，换上了便装。他这次用本来的

声音说："演戏实在是一件苦事，憋得我气闷得要死。所罗门·朱，你怎么还不下装？"

这一说才提醒了揆一，他连忙接着说："对了，对了，这儿并没有外人。朱大人可以从荷兰贵族变为'满大人'（mandarin）了。"

朱："那可救了我的命了。这发鬘戴着最难受！"

于是他把发鬘取了，墨晶眼镜取了，假胡子也取了，把他缠在头上的辫子放了下来。

贝德尔走来注意："督办，已经两点钟了，你们可以休息一下吧。"

汉布鲁克："那我来是替你们做晚祷了。好，我也得休息了。"他于是画了一个十字："全能全智的天父，愿你让我们得到我主耶稣[①]的享受，在脚上被人涂上香油。甜蜜地象小鹿子睡在香草山上！阿门！"

大家都笑了，朱还特别加上一句："这真是所罗门的《雅歌》[②]啦！——'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旧约全书·雅歌》第一章第二节）阿门！"他抱着一个妓女便亲起嘴来。

揆一也唱起来了："'我妹子，我新妇，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旧约·雅歌》第四章第九节）阿门！"同样抱着了一个妓女亲嘴。

---

① 耶稣，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称为基督。据《新约全书》载，耶稣是上帝之子，生于犹太伯利恒，为赎救人类而降世。

② 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雅歌》系《旧约全书》的一部分。

妓女们也都唱起来了："'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旧约·雅歌》最末一句)阿门！"各人选择所喜爱的在拥抱。

贝德尔把所有的灯烛熄灭了。

四

第二天(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的清早。

郑成功的舰队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行驶，台湾的山影已经淡淡地进入千里镜中。

郑成功、何斌、李神甫、黄安、马信、周全斌、吴豪、阿瑜等在座舰上了望。

何斌说："让我和阿瑜坐小船先上岸去，去通知高山族人和汉人。"

郑："对，先去动员他们，只要他们不同荷兰人合作，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吴豪："让我也去劝荷兰人投降。"

郑："我本来打算要李科罗神甫劳驾的。"

吴："让我先去找汉布鲁克神甫，看看他们的态度，然后再麻烦李神甫吧。"

郑："如果他们把你捉着，你怎么办？"

吴："我断定他们不敢。我们是先礼后兵，如果他们把我捉着，甚至把我烧死，我们的讨伐不更理直气壮吗？"

郑："对，你说得有道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欣赏你

的勇敢。”

吴：“见到他们该说些什么话？”

郑：“你就说：台湾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回来了。只要荷兰人献出城堡，放下武器，我们以礼相待，保证他们平安离开。”

吴：“万一他们不肯呢？”

郑：“那就用不着多说了，我们有武器讲话！”

何斌与阿瑜乘上了一只小船，另外拨了一只载着马匹的船跟随着，向鹿耳门驶去。吴豪换了常服，带着两个侍从，也乘上了另一只小船，准备直接驶向热兰遮城。船只都分头离开了，何的船驶向正东，吴的船驶向东南。

何斌与阿瑜率领着马船，到达了鹿耳门海岸。人们把马起上了岸，骑着马，向高山族的拜雪社奔驰而去。

罗波·拜雪和一些高山族姑娘们正在社前的一个广场上用长杵捣粟。她们忽然听到许多马蹄的声音都警惕了起来。启奴里克郎·拜雪和其他的男男女女们也在屋子中听到了马蹄子的声音，都跑出屋外来了。启奴里克郎和好些青年男子手中还拿着了盾牌和长矛。因为在山中听到那么多马蹄奔驰的声音是不寻常的，他们满以为又是红毛鬼跑来捣乱了。

马蹄的声音愈来愈近，人们的紧张愈来愈紧。男的都站到第一线上去，作好着战斗的准备。女子退到后边，但拿着长杵的罗波们却不肯退后，和男子们一样，表示着同仇敌忾。

几匹马在山道上跑着，阿瑜在前，一马当先，人们可以远远望见了。启奴里克郎弯起弓来想射，罗波阻挡着他：“阿哥，你不能冒失，那不象红毛鬼！”

——“是呵，红毛鬼的女人是不会骑马来的！”另外有几个人同声说着。

启奴里克郎把自己控制着了。骑在马上的阿瑜，她的眼睛很犀利，老远就看出了罗波。她大声地呼喊起来：“罗波！罗波！我来了！”

罗波听出了阿瑜的声音，她也高叫起来：“呵，阿瑜！阿瑜！你回来了！”她向马迎头跑去，姑娘们和好些男女们也向马迎头跑去。大家把马匹包围着了，阿瑜和何斌们都下了马来。

——“呵，何斌老！何斌老！何斌老你好！”一片叫嚷的声音。何斌看到大家，看到从废墟中建起来的新社，从他的一只眼睛里冒出了欢喜的眼泪。

——“启奴里克郎不在吗？”何斌先问。

——“在的！在的！”大家回答着，但一看，启奴里克郎并没有跑来，他还远远站在社前的广场上。

——“启奴里克郎！启奴里克郎！何斌老来了，你还不快来！”罗波和其他的人一齐叫着。

启奴里克郎跑来了。何斌赶快抢着说：“孩子们，兄弟姊妹们，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国姓爷郑成功已经到了鹿耳门，赶快去迎接呵！”

——“哦——！”大家哗叫起来了。

启奴里克郎便说：“赶快敲梆子，把消息传到各社去，大家一齐到鹿耳门！大家都把好吃的东西送去，愈多愈好！”

梆子接一连二地响成一片，何斌让好些青年骑着带来的马，跑到附近各社去送信。青年们愈集愈多了。有的拿着长

矛、盾牌，带着弓箭。有的则在竹篮里背住猎取的野猪，或者扛着野鹿，也有负着各种粮食的。大家浩浩荡荡地向鹿耳门出发。何斌与启奴里克郎，阿瑜与罗波，都骑在马上，并辔前进，就好象凯旋将军一样。

五

热兰遮城市区依然太平无事，熙熙攘攘，行人不绝。市上大都是中国人开的商店，来往的多是汉人。时而有些喝醉了酒的荷兰兵和一些国际冒险家。

一驾马车落在“椰风堂药铺”门前。吴豪和他的两个侍从下了车，走进店去。主人张椰风是认识他的，一见大吃一惊地叫出：“哦，稀客来了！”连忙来迎接着他，把他们招呼到那间雅静的客厅里。壁上换了些中国字画。横额“海上仙境”，对联：“椰树参天立，风帆卷海来”。依然悬挂着，但边款没有了。

吴豪开门见山地说：“张椰风大夫，肚子饿了。请你拿点现成的东西来填填漏洞吧。”

张：“哦，立刻就给你备来。”他赶快吩咐跟在他身后的一位佣人：“去叫他们赶快备三份酒菜，赶上好的、现成的送来！”

佣人应声着退下了。

张椰风低声地问：“是不是国姓爷来了？”

吴点头：“快到鹿耳门了。只是缺粮食，没有荷兰钱，事情不大好办。”

张：“那不成问题。这里，我们老早就望国姓爷来，他要什

么就有什么。”

吴想了一下：“国姓爷所到之处都是箪食壶浆，真是令人高兴。我现在就急于要点零钱使用，我要去同荷兰人周旋。你可以借点给我吗？”

——“那不成问题。送你一千块墨西哥硬洋好不好！”

吴大喜过望：“那太多了！”

——“一千块钱算什么！我们回头就给国姓爷筹款，要多少有多少。”

吴豪又说：“顺便也想向你借点粮，我们的部队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哎呀，那怎么行？不要把国姓爷饿坏了。我赶我所有的大米小米，先给你送去。有船来吗？”

——“只有一只小船。”

——“那我们另外雇两只船吧。先送十石大米和十石小米去，让国姓爷和你们先吃饱。回头我们就去大量想办法。这里荷兰人有的是仓库，你们到了就不成问题了。”

佣人送酒食来了。张椰风告辞着说：“请随便用点。我不奉陪了。我去跟你们准备那些东西。”他同佣人一道下去了。

三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吴豪忘记了他自己是天主教徒，吃饭前的祈祷也免掉了。

当他们快吃完的时候，主人又转来了。跟随的人送来了十大包硬洋。主人说：“大米小米给你们送到码头上去，你们好不留一位跟我一道去？”

吴：“好的。让他们两位都跟你去。我要写收条给你才

行啦。”

——“那可不拘形迹喽！”

——“不行！我们的军令很严，不许白吃老百姓一米一粟，吃了要砍头！”

——“我们也听见说。国姓爷的大兵真是王者之师呵！好吧，你就随便写一张收据吧。”

在雅座里正好有笔墨纸张，吴豪也就信笔写了一张收据：“宣毅后镇借到椰风堂宝号墨洋一千枚整，大米与小米各十石整。吴豪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马车又落在邻近天主教堂的门首，吴豪一个人从车中下来。

黑人吉姆司来迎接着他，他们也是相识的。

——“哦——！亨利吴，你来了！”

——“吉姆司，你好，多年不见了。”

——“你好。听说你在国姓爷那里当将军，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国姓爷派我来的。汉布鲁克神甫在吗？我有极要紧的事找他。”

——“遗憾啦，他昨天晚上就到督办公署去了，还没有回来。”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很难说。神甫兼任的差事很多，商务、政务、教务，又是评议员。说不定要到晚上才回来。你好不好到督办公署

去找他？”

吴豪有点为难的神气，他有点害怕那位揆一，他知道他是粗暴的人，怕把话说不清楚，被他当成间谍，那就等于投火自焚了。他踌躇着说：“那就太不凑巧了，我不便到公署去。”

吉姆司接着说：“那么，你好不好留一个信下来，等神甫回来了，我交给他。”

吴仍踌躇了一会，但他想到吉姆司是不识汉字的，他就放下了决心说道：“好吧，请你引我到房里去给他写个留言。”

——“那行。”吉姆司说着，把他引进传达室里，把纸，鹅毛笔，墨水，信封，信胶都给他准备好了。

——“你自己在这里写吧，我把房门反扣上！”

——“谢谢你。”

吉姆司走出去了，果然把房门反扣了。

吴豪放心地写留言：

“亲爱的汉布鲁克神甫：

有负重托，郑成功终于在今日可抵鹿耳门。我曾劝阻，无效。因我是信徒，常受歧视。成功嗜杀成性，我恒警惕，何时被杀，天主知之。

郑军此来实力有两万余人，眷属难民倍之。因厦门被封锁，粮食缺乏，故决意前来就食。本于一星期前已离开厦门，在澎湖遇风，滞留数日，兵士已三日断粮，人怀怨恨。如此饥疲之卒，虽多亦奚以为？

为荷方计，宜急以水陆出击，似可一战而定。在荷免除失地之忧，在愚亦免除杀头之患。

平东王之梦常萦于怀，但憾无机可乘耳。胜利之日，幸勿相忘。作战时我当按兵不动，相机内应。祝天主保佑。

亨利·吴 1661 年 4 月 30 日晨留字。”

他写好了，封好了，胶好了。他起身敲门，门开了。他把信交给了吉姆司，又乘上马车走了。说了声：“回头再见！”吉姆司拿到信，回到房中，把房门锁了起来。刚粘好的胶水很容易揭开，他把信取出来看了，又惊又喜。他自言自语：“吴豪原来是这么个坏蛋！他以为我不认识汉字，幸好我在这几年把汉文学好了。”于是他赶紧坐下来，用薄纸蒙着勾勒，把原信的笔迹勾勒得一模一样。他又把原信封好了，一点也不着痕迹。

他把房门打开了出来。适逢公署的黑人头子威廉，他的生死之交，前来找他。

——“哦，吉姆司，你在睡懒觉吗？我在门外等了你好一会。”

——“你来有什么公干啦？威廉！”

——“汉布鲁克神甫要我来传达他的话。他昨晚和督办办了一夜的公事，今天清早才在公署里睡下去。午饭、晚饭都不能回来。如有什么要紧的文件，派人给他送到公署去。”

——“哦，那正好。这里正有一封极重要的信，就请你给他带去吧。”他说完，把手中的信交给威廉，还和他咬了一下耳朵。威廉听着，神采焕发，高兴地接着信说：“好，我一定妥实办到。”

威廉离开了。这边吉姆司进去，牵了一匹马出来，请来了

另一位黑人替他看门，他骑上马离开了教堂。

在街道上，吉姆司和张椰风碰上了，彼此打了招呼。

——“椰风先生，你到哪里去来？”

——“哦，吉姆司，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张凑上前去，和马上的吉姆司咬了耳朵。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这张东西吧！”张把吴豪写的收条给吉看。

吉看了，连忙说：“那，你受骗了！你受骗了！”

——“你也看这张东西吧！”吉把他勾勒出来的信给张看。

张恍然大悟：“哦，这是一个叛徒！事不容缓，你把两张东西都一道拿去！”

他们两人又咬了一会耳朵，各自分手了。

六

汉布鲁克已经起床了，在公署花园里散步。老人尽管在夜里狂欢了半夜，但也睡不好觉，因为那时还没发明稳妥可靠的安眠药。他又道貌岸然，而不是昨晚的波斯老太婆了。

威廉回来，向他走去：“神甫你的口信我已经传达了。这里带来了一封要紧的信。”他把吴豪的信交给了神甫，各自退下去了。神甫打开来看了，立刻改变了脸色。“国姓爷在风雨中自天而降，这还了得！两万多久经战斗的中国兵，纪律很严，最近还在厦门海上打败了二十多万清兵，他们来了，这还了得！”他拿着信急急忙忙跑上楼去找揆一。

他一直闯进了揆一的卧室，服务的人是谁也不敢阻挡他的。揆一在床上还睡得和死猪一样，旁边睡着一条小粉母猪。汉布鲁克把揆一好容易摇醒了，他抬起半身来，一个半裸体浑身都是毛。一看见是神甫，赶快起来，披上一件寝衣。

汉布鲁克不等他说什么客套话赶快把信送给他，连说："大祸临头了，是天主谴罚我们了！"

揆一把信看完也大惊失色，慌作一团："生意，我是会做的；人，我是会杀的；但是仗，我是不会打的。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还是汉布鲁克镇定些，想到了朱衣佐来："那个所罗门·朱，他见过大场面，打过国姓爷，请他来想想办法怎样呢？"

揆一被提醒了，连忙说："对！我们就去找他！"

汉说："沉着些，不要慌张。你把衣裳穿好，把房间收拾一下，再叫人去请他上屋顶去。我先到屋顶上去看看。"说着，顺手在房中拿了一个千里镜离开了。

——"大祸从天降！你这婊子还睡得这么死！"揆一自己把床上的小粉母猪摇醒了，那女人慌慌张张地闪进了浴室。接着打了叫人铃，服务的人进来了。他叫他们收拾卧房并去请朱衣佐到屋顶上去喝早茶；自己也进了浴室。

不一会，他梳洗完毕，换上公服，也离开了卧房，走上屋顶。东方的天上出现一轮红日，满天都是霞彩。汉布鲁克拿着单筒望远镜在向着北方了望。揆一老远招呼着他："神甫，看见什么动静没有？"

汉不回头地一面了望着，一面回答："简直不得了，帆樯林

立，兵马云腾！你快来看！”

揆一快步上前拿着单筒望远镜一望，对了一下镜头，果然望见在鹿耳门一带有不计其数的大小帆船，由模糊而鲜明。有不少的队伍正蜂拥登陆。他看见郑成功和马信等在马上指挥。郑成功本人，汉布鲁克是见过的，揆一也看见过他的绣像。揆一说：“的确是国姓爷亲自出马了！还有大炮呢？怎么载来那么多牛？有那么多牛还怕没有牛肉吃？亨利·吴说在澎湖断粮了三天，怕靠不住吧。……哦，在那一边，他们在整队了！一小队有一百人左右，四个骑马的，最前的一个骑马的打着旗子。队伍左右各有一个骑马的，最后一个也是骑马的。……”

服务者把朱衣佐引上来了。汉布鲁克神甫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先看见，连忙快步上前：“哦，伯爵阁下，早安！”

——“神甫，早安！愿天主保佑你！”朱衣佐这时又带上发鬘装扮成荷兰贵族了。

揆一也走了过来，打了招呼。他回来向服务者说：“你去请贝德尔上尉上来！”服务者退下了。

揆一连忙向朱衣佐说：“朱大人，不得了，国姓爷来了！你看这封信吧！”他把吴豪的信交给朱。

朱接信到手，仔细看了一遍。偏着头微微摇了几下：“‘平东王之梦’？哦，他姓吴。吴三桂做了平西王，他想做平东王。”

汉布鲁克在旁发问：“所罗门，闲话休提，你看该怎么办？”

朱衣佐把鼻烟壶拿出来，嗅了一下鼻烟，打了两个喷嚏。

慢条斯理地问："我请问，你们有多少兵？"

——"拢总只有一千二百人，还有些病号。"揆一回答。

——"有多少铁甲船？"

——"有三只大船，一只小船，还有一只领港船。"

——"就只有这么一点吗？"

——"就只有这么一点了。"

朱停了一会，又继续发问："你们城里屯蓄了多少粮食？"

——"不管赤嵌城的话足够吃十个月。"

——"敌人是不是已经到了鹿耳门？"

汉布鲁克抢着回答："到了，到了，从千里镜中望得很清楚。"

——"让我也看一看。"朱把千里镜从揆一手中要去，对着北方的鹿耳门，一面调整镜头，一面了望了一会。

——"果然是郑成功的部队，连铁甲兵都来了。他的铁甲兵，在南京城下被我们杀光，看来他现在又有了。"

揆一着急得不能控制："朱大人，只好仰仗你了。看在天主的份上，你赶快想个办法呵！"

朱又把鼻烟掐出来嗅了一下："严重是严重，是有点棘手的。"

揆："究竟该怎么办呢？"

朱："吴豪的信上已经给你们说好了，水陆并进，先发制人！"

揆一听了这话有点失望了："我们这么一点人，这么一点船，怎么能去冲呵？"

朱又反问："那么，该怎么办呢？"

汉："三天没有吃饭的兵，三天没有吃饭的水手，我看似乎也不可怕？"

揆："吴豪的话靠得住吗？他们载了那么多牛登陆，难道还没有肉吃？"

朱衣佐笑起来了："我们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你们对于郑成功，看来是一点也不知道。郑成功是不准杀耕牛的，谁要杀一头耕牛，哪怕你是总督，也要杀头！"

——"哦，是那样！"

——"我看，他们载来的牛是打算在这儿屯垦的。郑成功作了长期的打算，你们也应该作长期的打算。你们不是说过：已经派人到巴达维亚去请求派兵夹攻厦门？估计什么时候可以来？"

揆一与汉布鲁克彼此看了一下，只好信口地说："我们已经派遣评议员君士坦丁·诺贝尔去了。大概不久会到吧，海上已经在刮着南贸易风。"

朱："那就有把握了。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因为我们是在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也非出主意不可。第一步你们千万不要上吴豪的当，他是来诱引你们作战的。郑成功，你们是打不过的。他想要速战速决，你们就应该来个坚壁清野。你们那座赤嵌城是不能长守的，我听说城里只有两眼井，井水咸，不能喝，全靠着喝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敌人如果围城，把水源一断，你们就完了。所以只能作牢守热兰遮城的打算，放弃赤嵌

城。这样也好集中力量。第二步，你们应该把热兰遮城的市区立即放火烧毁，都是汉人住在那里，烧毁了，敌人攻城就全无掩蔽，汉人流离失所，不仅使郑成功失掉后盾，反而替他增加麻烦。第三步，也是最主要的一步，要离间高山族人，要他们反对郑成功，打破郑成功的屯垦计划。郑成功屯兵于坚城之下，军无粮秣，你们还怕不能大获全胜吗？照我看来，你们如果按照这样办事，用不着巴达维亚的救兵到来，你们就会把郑成功收拾得一干二净了！”

朱衣佐的一番话说得揆一眉飞色舞。汉布鲁克也连连在胸前画十字：“感谢天主派来你这样一位军师！”

贝德尔上尉上来了，昨晚上的酒看来还有七分留在他的脑子里。睡眠不足，眼睛充着血。

揆一这时神气俨然了，他按照着朱衣佐所说的第一步先下命令：“贝德尔上尉，你知道吗？郑成功的匪兵已经到了鹿耳门？”

——“郑成功？是谁呀？”贝德尔反问。

——“就是国姓爷呵！”

——“哦，国姓爷到了，他是来送死！二十五条中国狗敌不上我们一个荷兰兵！”

——“你少胡说！朱大人在这里——”

——“唉，朱大人是我们的伯爵嘛。”贝德尔自知失言，一味胁肩谄笑。

揆一接着说：“我命令你立即带领放火队烧毁市区！”

贝德尔听了大吃一惊，乘着他的酒还未醒大胆地说：“市

区有不少的粮食和商品屯积着，你要烧毁？”

揆一迟疑了一下：“不烧毁会留给敌人使用的。”

贝：“督办阁下，你未免太长他人志气，太灭自己威风！你要记着：二十条中国狗抵不过一个荷兰兵！”

揆：“你的意思是要打吗？”

贝：“当然，我把我的生命和名誉作保证，我只要两百名的洋枪队就可以打散那些登陆的乌鸦；我们的铁甲船会粉碎那成千的水鸭子！”

朱在一旁插话：“你们没有尝过郑成功的味道，光是说大话。”

贝：“所罗门·朱，你究竟不是真正的荷兰人！”

揆放下决心：“好吧！贝德尔上尉，我现在就照着你的意见办事。我们是应该显示我们荷兰人的英雄气概。你就率领两队洋枪队，到鹿耳门附近去堵击郑成功。我们的三只战舰，一只联络船，一只领港船，也通通归你指挥。我限你在明天上午，把侵入的敌人全部消灭！”

贝：“我保证不成问题。”

揆：“万一陆上失败了，我在这屋顶上放铳三发，铁甲船就停止进攻，退回来保全实力。”

贝：“是，我相信没有这样的必要。”

贝德尔很神气地要离开了，汉布鲁克向着他说：“祝天主保佑你！”

彼此画了十字。

第七章

一

太阳在偏西了。

何斌、启奴里克郎所领导的成千成万的高山族人，列队在鹿耳门的海岸上，等待郑成功和他的舰队到来。

东一处，西一处地，在岩石上聚集着一群一群的男子，在刮野猪、野鹿的毛，把肉宰割成块，以便船舰一到，便可以立即烹饪。

妇女们在野菠萝树下东一堆西一堆地升着火，忙忙碌碌地在烧玉米苞和番薯。烧好了的玉米苞和番薯成堆地放在岩石上。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干粮，又好吃，又省事。

舰队愈来愈近了。船上岸上都在欢呼，几万人欢呼“万岁”的声音把热兰遮城和赤嵌城都轰动了。

郑成功、周全斌和马信先乘小船上岸，受到何斌和高山族人的热烈欢迎。大家把郑成功捧起来了。

海水正在涨潮，比退潮时涨高了好几尺。大䑸舰队都靠岸了。步兵先登陆，在马信的指挥之下，把队伍整顿好了。接着把载来的牛马和陆上用的枪炮都起上了岸来。然后是眷属

和难民登陆。在陆上找好了营地，扎好了帐篷。

高山族人一面在纷纷献礼，一面在帮助操作。岸上安好行灶，锅铲碗盏，都从一部分船上搬上了岸，在岩石上和沙岸上四处起着炊烟。

郑成功在帐篷里和将领们在讨论计划，何斌和李科罗神甫也参加了讨论。

何斌所献的地图，张在一块板面上。

郑成功指着地图对大家说："我们就按照大家的意见作这样的部署。

"水师，由黄安负责指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守鹿耳门，阻击敌人北部的来援；一部分准备在北线尾附近围攻荷兰人的铁甲船；另一部分绕过热兰遮城，向南开到打狗①，一直到小琉球②附近，截断敌人南部的来援。

"陆路，沿海岸探踪前进，先围攻赤嵌城。如果赤嵌城拿下，便渡过内港与水师夹攻热兰遮城。分成左中右三路进兵。把行营炮和鸟枪放在前线的正中，由铁甲兵操纵；弓箭队和盾牌队配合作战，作为左右两翼。中军由我亲自指挥，右翼由周全斌指挥，左翼由马信指挥。

"一切都准备停顿了，就只等吴豪的消息了。"

这时吉姆司骑马跑到了宿营地，在哨所盘问清楚了，被一骑马的人领导向郑成功的中军帐前下马。领路者先进帐去报告。在他还未作出报告之前，郑成功先问他："是宣毅后镇吴

① 即今台湾省高雄港。因其西北有打鼓山，一名打狗山，故名。

② 明代对台湾岛的称谓，以别于大琉球（今琉球群岛），清代仍沿用此名。

豪回来了吗?”

——“不是，是一位黑人吉姆司，他说有紧急要事要面见大将军。”

何斌听了，连忙接着说:“哦，吉姆司来了！这是一位黑人的领袖，在汉布鲁克那里做工作。我就是他救了的。”

郑:“那末，请他进来。”

吉姆司被请进帐来了，何斌上前去用一只手拥抱他:“呵，吉姆司，你好？这位就是国姓爷。”

吉姆司向郑成功举起了双手示敬:“我有极机密的事要向殿下报告，在这里说不妨事吗?”

——“不妨事，请你说吧。”

——“请先看这两张文据。”他把吴豪的两项文件交给郑成功。

郑接到手里一看，大出意外。自言自语地说:“哦，他是这样的人?”随即把文件让各位传观，大家都出乎意外。看毕交还到郑的手里。

吉接着说:“我得先说明一下。写文据的人，到了热兰遮城，先在‘椰风堂药铺’吃了饭，借钱借米的文据就是在那儿写的。然后到天主堂，神甫不在，他就留下了那封信。原信我托人交到督办公署去了，带来的文件是我勾勒的。可以看出，完全是一个人的笔迹。等我带着这信要来报告的时候，在街上碰见张椰风大夫，我们两个人一碰头，便把事情弄穿了。张老便把借据交给我，要我一并拿来。他去筹款筹饷去了。”

郑很感激地说:“感谢你，我从心里感谢你！”

吉姆司接着又说："荷兰的军队里有两队黑人，都是我们做奴隶的人组成的。平时只给我木枪、木刀操练，到有事的时候才发真枪真刀，让我们打前线。这一次想来也是一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准备阵前起义！"

郑："那真欢迎！送你们两面郑字旗，你们好在前头倒戈！"

杨英取了两面旗帜来，交由郑手，送给吉姆司。

吉接受了旗帜："这就好了。让我回去了，好去作准备！"

郑成功和其他的人亲自把他送出帐外来。刚好在这时候，吴豪回来了，他看到了吉姆司，也大大地出乎意外。

郑成功的愤怒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向着吴豪说："吴豪，我没想出你才是这样的人！你是信天主的，你的这些东西怎么能见天日呵？"把手里的两张文件摇动着。

吴豪看到事情暴露，无话可说，他只象木鸡一样楞着。

郑："也好，是你把敌人请来了，我们正求之不得。只可惜你不能够'相机内应'了。我们要把你这两通文据印发全军，我们要把你管制起来，等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来处理。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兵丁们把吴豪用铁链锁起来了。吴豪感着内疚，没有抵抗。

二

第二天是一六六一年的五月一日，这一天是星期。然而荷

兰人为了巩固自己在台湾的统治，迫不及待地、先发制人，水陆并进，同郑成功打起仗来了。他们反而说郑成功是“侵略者”，他们要惩罚侵略者。

拔鬼仔（贝德尔上尉）成为水陆两军的统帅，他自己觉得已经成了当代的亚力山德① 和凯撒②，要吞下郑成功和他的几万“侵入军”是不在话下的。

他带领了两百人的洋枪队和三百人左右的水师，在天刚拂晓时，同时离开了热兰遮城的内港和外港。洋枪队乘着联络船玛丽亚号和领港船白鹭号，从内港出发，向北开驶，白鹭号走在前面，玛丽亚号走在后面。拔鬼仔乘在白鹭号上，拿着单筒望远镜，不断地在张望，也不断地在发号施令。他命令在北线尾登陆，在那儿的海岸上歼灭郑成功的“乌鸦”。

三百人左右的水兵分乘在赫克托·封·特罗雅号（郑成功方面由望远镜可以望见，船头上有“Hector von Troja”的字样），埃门轰号（船头上有“Emmen Horn”字样），格拉芙朗德号（船头上有“Gravelande”字样），从外港出发，也向北开驶。各船都有船长、随军牧师等。

郑成功方面是早有准备的。郑成功和马信等带领着步兵在北线尾的岸上已经摆开了阵势，连高山族人都藏在海岸上长成围墙一样的野菠萝树丛后面。这种树丛在这一带特别

---

① 即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Creat，前356—前323），马其顿（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国王。

② 又作恺撒（G.J.Caesar，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作家。著有《高卢战记》、《内战记》等。恺撒后成为罗马及西方帝王习用的头衔。

多，形成着砂岸和草地的界线。叶上多刺，果似凤梨，树丛有一人多高。密接丛生，但处处有间道可以下海。

郑成功按兵不动，等候拔鬼仔登陆，让他走进弓箭和炮铳的射程内来。

白鹭号和玛丽亚号吃水太深是不能靠岸的。它们都不是战舰，都没有大炮的配备，不能作海战。

拔鬼仔和两百名的士兵，在离郑军稍远处转乘小艇登陆，在岸上整了队，用三列纵队前进。兵士们都端着鸟枪、燃着火绳，但没有配备野战炮。根据拔鬼仔的经验，打中国人是用不着野战炮的——“割鸡焉用牛刀？”对待中国人，只要用鸟枪一轰，便纷纷倒地，如鸟兽散，全部投降。但他的算盘是打错了。他以前打过的中国人，不外是手无寸铁的汉人或者仅有长矛和弓矢的高山族人，但他目前所要对付的郑成功的军队却不是这样。不仅人数多过他，武器的配备胜过他，而且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这个夜郎自大的红毛鬼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他连马都没有骑，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唐吉珂德①，但他倒很勇敢，挥着军刀，跑在纵队的最前面，喊着“冲呵！冲呵！”飞奔前进。士兵们都端着枪跟着他。到了一定的距离，估计已到鸟枪的射程内了，便把三列纵队改变成三列横队。他自己站在一边喊口令：“瞄准！开枪！”第一排枪打出去了，冒出了浓厚的烟雾。第一列退到第三列的后面，从火药囊与霰弹囊

① 十七世纪初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

中取出弹药装填鸟铳。又是一声“瞄准！开枪！”第二排枪打出去了，烟雾更加浓厚。第二列又退到最后去，装填弹药。如此开了三排枪，浓厚的烟雾成了郑成功大军的烟幕。

在这时，左右两翼的弓箭手与盾牌兵采取包抄的形势已蜂拥向前。中军的铁甲兵首先开放了一排行军炮，震得拔鬼仔两耳欲聋。他的士兵已经有人中弹，倒地，然后是鸟枪齐鸣、弓矢齐发，三面包抄，天地俱黑。拔鬼仔和他的士兵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倒地的，丢枪逃跑的，举手投降的，纷乱得赛过戳破了一个蜂窝。

执着长矛的高山族队伍也从野菠萝树背后冲出来了，在敌人的背后冲杀。敌人算受到了四面的包围。高山族的队伍是约好不用弓箭的，怕射中了本军的队伍，因此都是利用一丈多长的矛头冲杀。

拔鬼仔已经身受数伤，血流满面，但他还在挣扎。他和手下的残兵只得把枪丢掉，朝海里逃跑。有的抢乘上划子，但载人太多，划子又在海水中翻掉了。

郑成功的战船已经有一部分开来，想夺取玛丽亚号和白鹭号。玛丽亚号拚命逃到外海去了。白鹭号的船长就是一六五七年曾经跟着汉布鲁克去过厦门的军曹拉迪斯，他和黑人水手一道在船上起义，把反对起义的随营牧师丢到海里去了。在船上把荷兰旗下了，挂上白旗，向郑军投降了。

落下水里的荷兰兵，头在水面上浮着，多被射死。拔鬼仔下海的快，他本想去追白鹭号，但已来不及。他却泅出了弓箭的射程，拚命在用大拨手争取时间逃跑。但在这边却被启奴

里克郎看见了，这是他的杀父之仇。他把自己手里的长矛递给了自己人，跳下海去追逐拔鬼仔。启奴里克郎是一位游泳的能手，加以他年纪轻、没有受伤，他逐渐和拔鬼仔接近了。

拔鬼仔看见到了生死关头，他把所有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但终于被启奴里克郎赶上了。两人在水上搏斗。启奴里克郎冷不提防拔鬼仔拔出了他腰上的短刀来，用左手在启奴里克郎的左膊上刺了刀。这才提醒了启奴里克郎自己也带有腰刀，他也拔出来，向拔鬼仔头上一阵乱斫。拔鬼仔终于无能为力了，他的脑袋被启奴里克郎割了下来。

启奴里克郎提着拔鬼仔的首级游泳上岸，他走到郑成功面前把首级奉献，卫兵们从旁代收了。郑成功这时已经下了马，鼓励着他："启奴里克郎，这一战是你的首功，三军都要把你作为模范。"

左肩上的伤口相当长而深，血还在流。李科罗神甫穿着白衣，和他的助手们前来替启奴里克郎处理。消了毒，用白布裹扎好了。

罗波抱着了她的哥哥："多谢你，你替爹爹报了仇！"

何斌也过来了："你替我也报了仇，替台湾人报了仇，替中国人报了仇！全中国人都会感谢你！"

军曹拉迪斯被人们簇拥到郑成功面前。郑成功向他说："拉迪斯兄弟，你现在是我们的白鹭号的船长了！"说罢，拥抱了他。人们把郑成功和拉迪斯一道抬起来了。又是一阵狂欢的高潮。

三

这时揆一和朱衣佐在督办公署的屋顶上各各拿着单筒望远镜在了望。这些情况，他们都是看清楚了的。揆一赶快令人在屋顶上放铳三发，这是他和拔鬼仔约好的退军信号，意思是要战舰停止进攻，赶快退回，保全实力。但拔鬼仔并没有把这个信号的意义传达到战舰。战舰上听到三声铁铳，反而误会为进军的信号，便乘着南风，加紧向黄安所率领的水师进攻。以赫克托、埃门袭、格拉芙朗德的顺序前进。每舰约有二十门大炮。三只都是所谓铁甲船。但三百年前的“铁甲船”，事实上还是木制的，只在木质上包了些铁皮或者镔铁皮。船身高大，帆樯重重，运转很不灵活。

郑军的船舰都是中小型的。小型的只在一首一尾共载炮二门，中型的前后各载炮二门。除炮手之外有弓箭手、鸟枪手。也有火箭、火船。船舰虽小，而运转灵活，并且数目甚多。

黄安的作战是用几十只船舰去围攻一只敌舰。船舰分成三组，每组分为三程。第一程是火箭、火船，载着善泅水的敢死队；除火箭之外，载满了硫磺、焰硝及其他容易引火的竹木之类。船头上都有大长铁钉，钉在敌船上放火延烧。第二程是炮舰，掩护火箭火船前进，炮位仰角高，仰攻荷兰的高船，让火船容易冲锋。第三程是弓箭船，也有盾牌兵捞钩手等，是准备登上敌舰冲杀的。

敌舰开足马力，在不到射程内时便把它们所有的大炮一齐射击。射得烟雾弥漫，把自己的视线蒙着了。在南贸易风中，郑军是逆风，敌军是顺风。但郑船灵活，在包围中有大部分的船只绕到敌舰尾后，反占了顺风的地位。

黄安在郑成功座舰上领队指挥作战，他是参加围攻赫克托号的。他在舰上用千里镜看到三处业已合围，战机成熟，便把座舰上的龙熕大炮向赫克托号射击，这同时也是进攻的信号。于是火船火箭齐发，小炮大炮齐鸣，在海面上形成了三团火围和三团浓烟。

突然一声爆炸，好象天崩地裂的一样。敌我两方都震动了，连在热兰遮城督办公署屋顶远远了望着的揆一也把手中的望远镜几乎震掉了。桌上的茶杯也震翻了。朱衣佐非常高兴，他大叫："这一着打得好，一定打沉了郑匪成功的座舰！"

等那浓厚的烟雾稍微暗淡了一些的时候，他们的望远镜中已经看不到赫克托的船身了，剩下些桅樯的顶端，带着火还在向海里沉没。原来这是黄安所发射的龙熕打中了赫克托号的火药库，故引起了大爆炸。由于这一大爆炸当然也使郑成功的火船、炮舰等受到影响，沉没了好几只。但郑方的水兵都是会泅水的，大都打救起来了。赫克托上的一百多名荷兰兵则是血肉横飞，片甲不留。

赫克托号的爆炸还影响到埃门轰号。这第二号战舰已经着了火箭火船在燃烧，士兵们在拚命抢救，不料来一强烈的爆炸，使它失掉了平衡，右舷侧倾进水，掌舵轮的人被震昏了，却来它一个急剧的右回旋，这样便助长了船的沉没。埃门轰号

全身燃着火，连人带炮沉下海底去了。

第三战舰的格拉芙朗德号，由于比较小些，运动灵活些，船长看见不是势头，便命令全部水手加足马力，乘着顺风，冲出重围，向外洋逃跑。风帆等虽然在燃烧，但水手们在拚命抢救。当然，这不只是在救船，而是在救自己的命。这只船算幸运地跑掉了，郑军没有去穷追，大约认为它的命运也只好自行沉没在重洋里。（但据敌人的记载，这只船后来是逃到了日本的。）

这些情景在揆一和朱衣佐的望远镜中看得清清楚楚。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也在北线尾的一个高处了望，在他的望远镜中也看得清清楚楚。

水陆两役都大获全胜，郑成功便下令向赤嵌城进兵。仍然是左中右三队，纵队进行，郑成功率领着中军，左翼是马信，右翼是周全斌。高山族和其他杂色人员跟踪在后面。

海上的战斗，黄安既大获全胜，他把船队编配了一次，原来打格拉芙朗德号的作为第一组，打埃门轰号的仍是第二组，打赫克托号的作为第三组，各组的程次是弓箭船打头阵，炮船第二，火箭火船第三：便是把次序倒过来了。新投降的白鹭号，换了旗帜，在前领港。黄安自己却乘着郑成功的座舰紧跟着它，浩浩荡荡地向热兰遮城前进。

朱衣佐这时在督办公署的楼上顿脚："糟了！糟了！完全失败了！我看你赶快下命令：（1）放弃赤嵌城；（2）集中兵力把守内港外港各处炮台；（3）火烧热兰遮城外的居民区！"

揆一却起了反感，他看到没有听从朱衣佐的劝告遭了失败，他便恼羞成怒。

——"朱先生，赤嵌城是不能那么轻易放弃的，我们的家眷差不多都在那边啦。热兰遮城外有不少仓库，也不便轻易放火。炮台都有负责的人用不着你担心！如今第一要着就是要派人去救赤嵌城。……"

朱衣佐讨了没趣，很想发作，但念到寄人檐下，反而奉承起来："我不大了解情况，请原谅。"

正当说到这儿的时候，汉布鲁克神甫领着阿尔多普上尉走上屋顶来了。

汉："今天是星期日，我不能不在教堂里做礼拜。阿尔多普上尉来向我们汇报，我才知道情况很不好。你们是否有了好办法？"

揆一先说话了："我正打算叫人去请阿尔多普上尉，你们来了正好。办法就是这样，目前必须抢救赤嵌城！阿尔多普上尉，你带领四队人去，火速渡海，抢救赤嵌城。两队黑人兵，两队荷兰兵。再多不能派了，这里也只剩下四五百人了。"

汉："那么，让我担任随营神甫。"

揆："那好，鼓舞士气要紧。（回想了一下）哦，对！你的夫人和孩子们都在那边啦，见了面，问候。"

汉："谢谢你。（回向阿上尉）阿尔多普上尉，让我们火速去！"汉布鲁克与阿尔多普上尉走了。

四

阿尔多普为了抢救赤嵌城，他的军事行动很迅速地开始了。照他们的传统做法，把两队黑人去打冲锋，把两队荷兰人作为殿军。分别在内港上了船。

随军神甫汉布鲁克由于急于想去找他的妻子，他却要求和黑人一道先去。两队黑人的第一队队长就是在天主堂服务的吉姆司，第二队队长是在督办公署服务的威廉。汉布鲁克要求同吉姆司同船，这样也可以发挥监军的作用。

汉布鲁克的意志在热兰遮城就等于天主的意志，他说的话是谁也不敢违背的，阿尔多普自然依从了他。

荷兰人扣留了好些民船商船来作军事使用，黑人队伍分乘了好几只船，由七昆身渡过赤嵌城，要不了好一会便到达海岸了。

吉姆司一上岸，便命令手下的黑人兄弟们把汉布鲁克捆绑了起来。

汉挣扎着大叫："无法无天的黑奴！你们要造反吗？"

——"对，你说得对。我们正是要造反！"

旗手是准备好了的，把打着的三色旗换成了郑字旗。吉再向汉说："你今天可认得我们黑人了吧？我们要替有色人种报仇！"黑人兵士们把汉布鲁克锁起来，拉到后线去了。

吉随即命令整队，阵列在海岸上向第二程阿尔多普上尉亲自率领的荷兰兵船开枪。

威廉所率领的另一队黑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两队黑人都实行了前徒倒戈，拥挤在木船上的那些荷兰兵便成了集中射击的肉靶子，死伤了不少的人，船上乱成一团。有的也站在船上作零星的还击，有的丢枪下海逃跑。

阿尔多普坐在最后一只船上督队，看见情况不妙，下令掉转船头开回热兰遮城。在这儿倒来了一个水上竞赛，为了逃命，其他的船也争先恐后地掉头回窜，有的把船碰坏了，碰翻了，有的还占了先，驶在阿尔多普的前头。

郑成功、马信、周全斌率领着左中右三路大军赶来，还有启奴里克郎所率领着的高山族人的队伍也赶到了。几路人马在海岸上和黑人队伍会师，拥抱呵，欢呼呵，丢帽子呵，“万岁”的呼声超过了十二级的台风。郑成功被黑人兄弟们抬起来，在空中抛掷了好几次。

这些情况，揆一和朱衣佐在督办公署的屋顶上从望远镜中更是看得一清二白的。

揆一又是恨，又是怒，又是怕，又是着急，就象一只关在铁槛里面的鬣狗(Hyaena)，挟着尾巴在屋顶上跑来跑去。朱衣佐则坐在那儿衔着烟斗悠悠地在抽烟。

阿尔多普十分狼狈地跑上屋顶来了。向着揆一慌张地叫了一声：“报告！”

——“报你妈娘的鬼告！”揆一破口大骂：“饭桶！我要枪毙你！”

两人僵着了。朱衣佐到这时才离开座位不慌不忙地向两人走来，慢条斯理地说：“请都不要生气，应该赶快采取措

施了。”

揆还楞着，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措施！措你妈娘的屁施！”

这时朱衣佐直接在向着阿尔多普说话了：“我看，你们不能再拖延了，赶快火烧市区，赶快离间高山族人。”

揆：“你光是在说离间离间，到底怎么离间呵？唔？”

朱：“我在汉布鲁克家里，看见他有好些箱笼，还留着一些封条。钤着‘大明招讨军宣毅后镇关防’，可以叫人去揭来，仿造伪印。我拟出了一通假告示，征刮粮饷。这也要赶着刻印出来，钤上关防，你们可以派人到高山族社里去四处张贴，还要散布谣言，说郑成功的军队四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这样估计就可以把那些生番熟番都鼓动起来，和郑成功对抗。郑成功在台湾就无法占脚了。”

揆一还有余怒地说：“你拟的告示在哪里？”

朱衣佐从他的袖管里取出了一张信笺来，信口念着：

> “大明招讨军宣毅后镇吴布告，为征收粮秣田亩事。
>
> 照得大军到境，军用浩繁。今奉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指令：尔高山族人应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家禽野兽，海味山珍，玉米高粱，椰子木瓜，凡可供粮秣之物，应一律缴献。山田水田，一律划为公田，以便大军屯垦。不日派人征收圈定，违抗者屠其人，焚其社。军令如山，决不宽宥！急切此布。大明招讨军宣毅后镇吴豪。”

朱念完了，接着又说：“你们把这拿去刊印，争取时间散布。”

阿尔多普站着不动。

揆："阿尔多普，你是木偶人吗？赶快拿去刊布，放火烧市！"

阿尔多普奉命离开了屋顶。

有白人侍者来报告："国姓爷派了一位意大利人李科罗神甫来谈判，在下边等候着。"

揆一又惊又喜："哦？他是来讲和吗？那你赶快去关照阿尔多普上尉，说我说的，放火慢一步，等谈判结果如何再说！"

朱："糟糕！你又要自作聪明了！"

揆："我有聪明为什么不让我自作？所罗门·朱，你太喧宾夺主了！"

朱："真对不住，我们现在是应该和衷共济的时候。"

揆一离开了。

揆一在公署客厅以礼接见了李科罗神甫。

李："我带来了国姓爷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督办揆一先生的一封信，国姓爷委托我当面递交。"

李把信递给了揆一。揆一说了声："谢谢。"他顿时把信拆开来看，上写着：

"大明招讨大将军郑成功致书于荷兰台湾督办先生：

台湾是中国疆土，我今率兵前来屯垦。荷兰公司只允在此经营贸易，乃竟四处建筑城堡，拥兵自雄，虐我汉人与高山族人，如奴隶牛马。今与尔等约：即日放下武器，献出城堡，愿归者可保安全离境，愿留者可保和平经商。此乃本大将军宽大为怀，望善自处。

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三日　郑成功"

揆："李科罗神甫，据这信看来，国姓爷是要我们投降了。"

李："是那个意思。"

揆："神甫，你是我们西方人，你知道我们西方人是看重名誉的。名誉重于生命嘛。"

李："不过，恐怕也不能把千百万人的生命来换自己一个人的名誉。"

揆："这事，我还不能作主。我们正在开评议会，让我去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

揆一把李神甫留下了，回到了议事厅。评议员二十八人只到了十来位，此外有些军官，阿尔多普上尉在其中。

大家看着揆一进来，都围着望着他。揆一很颓丧地拿着郑成功的来信，对大家说："国姓爷叫我们投降，大家的意思怎么样？"他把信让大家传观。大家看了信都楞着了。

检察官勒奥纳杜斯(Leonardus)起来说："我看是否可以写一封回信，把年贡五千两增加成一万两，箭坯十万枚增加成二十万枚，硫磺千石增加成二千石。一律加倍，年年如期纳贡。请国姓爷撤兵，退回厦门。如他答应撤兵，我们还可以送去劳师银十万两。这样办，大家认为怎么样？"

有的说太让步了，有的又说这样一点数目，国姓爷是不会答应的。商务官伊伯伦(Thomas von Iperen)建议："不妨照着检察官的建议去试探一下国姓爷的态度。如果答应，那是天主保佑。如果不答应，又再作商量。"

大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最后由揆一作出决定："公司就派遣勒奥纳杜斯和伊伯伦为代表，口头传达勒奥纳杜斯所建

议的数目。这样可以灵活应付。”

大家同意了。揆一带着勒奥纳杜斯和伊伯伦两人又回到客厅。他向李科罗神甫把两位的职务和姓名介绍了，要求李科罗神甫带着两位代表去见国姓爷，作口头谈判。李神甫答应了。于是三人马上离开了公署。

五

在赤嵌城外的空旷处，郑成功的部队扎了营盘。

郑成功住在一个蓝色的帐篷里。阿瑜与杨英在旁服务。

黑人吉姆司和威廉把戴着锁链的汉布鲁克带来了。

郑成功先向吉姆司和威廉祝贺：“祝贺你们的光辉起义！”

两人同时回答：“是你的鼓舞和支持。我们把这位神甫带来了，我们献给你，请你处理。”

郑和汉布鲁克拉手：“没想到真在台湾见面了。”

汉：“遗憾的是，我是以俘虏的身份和殿下见面的。”

郑：“照你们西方人的习惯，当了俘虏还是有光彩的事，是吧？”

汉：“比起自杀来要冠冕一些，自杀等于逃跑。”

郑：“那么，两位黑人朋友，你们能同意吗？我建议去掉汉布鲁克神甫的锁链，他是不会自杀的。”

吉：“是说他不会逃跑吗？”

郑笑着回问汉布鲁克：“神甫，你同意这样的解释吧？”

汉喜出望外：“国姓爷，你如此宽大，天主会保佑你的。”

郑："两位黑人朋友，你们没有异议吧？"

——"国姓爷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

郑："那么把锁链给神甫去掉，但是神甫的生活还是要麻烦你们照管。"

吉姆司把汉布鲁克身上的锁链解除了。

汉在胸前画了十字："国姓爷，我感谢你的宽大。但我有两项过分的愿望，要请求国姓爷允许我向你提出。"

郑："请你提出吧。"

汉："第一项请允许我和我的夫人见面。"

郑诧异地说："和你的夫人见面，她在什么地方？"

汉："她就在这赤嵌城。她在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的别墅里度周末。"

郑："哦，是在赤嵌城的别墅里，那当然可以见面喽。"

汉："谢谢殿下。"

郑："你的第二项愿望呢？"

汉："可否让我和亨利·吴，就是宣毅后镇吴豪将军，见见面？"

郑略略考虑了一下："这也容易。你们的宗教生活我不加干涉。吴豪是在船上，我可以给你一个介绍信，你找到水军司令黄安，便可以找到他。"

说着，郑顺手取了一张纸条来，亲笔写了介绍信："黄安将军：汉布鲁克神甫愿与吴豪见面，请为安排。四月初三日，郑成功。"

郑把信递给了汉布鲁克，汉接着信道谢了一番："感谢你，

国姓爷殿下，关于宗教生活不加干涉的一节，是否可以附带一笔？”

郑：“可以。”他把便条要转去，又在旁边加了一句：“宗教生活不加干涉。”

汉大喜过望，连连画了十字。

郑回向阿瑜：“阿瑜，你陪着汉布鲁克神甫去看望他的夫人吧。代替我问好。”

阿瑜：“我想让罗波一道去。”

郑：“那也好，”说着便向汉布鲁克和两位黑人朋友伸出手来：“再见了。”

——“再见！”

赤嵌城东南隅的郊外风景区中有一间别墅，结构象一座小城堡，庭园别具匠心，种了不少的热带和亚热带植物。这就是雅可布·苗难实丁的别墅了。

这里是荷兰人的世外桃源，外面虽然闹得天翻地覆，主人和客人们都还一无所知。孩子们在园里打秋千，或者打皮球。雅可布在经理他的花木。汉布鲁克夫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雅可布夫人在一旁陪着她，手里在打毛线。

客厅中的布置显示出主人是有教养的，有古式的大风琴，典型的荷兰风景的油画，希腊罗马的雕像。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的一幅绣像装上金边的画框，挂在最显著的地方。这就是一六五七年苗难实丁夫人跟着汉布鲁克夫人访问厦门缝纫所时所得到的赠品。

汉布鲁克、阿瑜和罗波被四位背着武器的黑人兵护送着，都骑着马出现了。到了雅可布别墅的门口下了马。

孩子们和雅可布先涌出来了，他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惊异。罗波和阿瑜，孩子们早就认识的，他们去簇拥着她们。

——“罗波阿姨好！阿瑜阿姨好！”

只有汉布鲁克是有点懊丧的，但因为自己没有生命的危险，又看到孩子们都平安，连连在胸前画十字，不断地说：“多蒙天主保佑！多蒙天主保佑！”

两位夫人听着孩子们在喊阿瑜和罗波，她们也迎接出来了。她们看了阿瑜文了面，倒是吃了一大惊。

汉布鲁克夫人先叫出来了：“哎呀，阿瑜姑娘，你成了高山族人了！”

汉布鲁克神甫叹了一口长气：“唉，你们真是幸福！外边的事情，你们一点也不知道吗？”

汉夫人问：“出了什么事呵？”

汉：“国姓爷到了……”

雅可布夫人高兴得眼睛发出光彩：“哦，国姓爷到了！”

汉：“把我们完全打败了。贝德尔上尉阵亡了。赫克托号战舰炸沉了。赤嵌城和热兰遮城都被包围了。我已经成为俘虏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雅可布夫妇和汉布鲁克夫人倒并不那么吃惊，汉夫人反而问：“那么，你怎么又来了呢？”

汉：“出于国姓爷的宽大，多蒙天主保佑，他不虐待俘

虏。”

雅可布夫人："呵，伟大！伟大！国姓爷真是伟大！落在我们西方人手里，不是早就被烧死了吗？"

雅可布问道："你说，赤嵌城的命运怎样？"

汉："天主知道，那只好去问你哥哥喽。"

雅："我要去见国姓爷。为了打救全城的人，我要去劝我哥哥投降。神甫，你和我一道去！"

汉："我是身不由自主的。请问阿瑜姑娘，你以为怎样？"

阿瑜："雅可布先生的意见很好，我爸爸一定很高兴。他这次来并不是为打仗而来，而是为开垦而来，是你们打错了主意。我现在同你们一道去，神甫你也去。罗波，你留下来陪着两位夫人和孩子们。留下两位黑人兄弟，保护你们吧。"

阿瑜率领着大家又骑马离开了，罗波骑来的马由雅可布骑着。

六

李科罗神甫陪同着热兰遮城的使者勒奥纳杜斯和伊伯伦，在蓝色天幕中晋见郑成功。郑成功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两旁站立着身穿长袍的不带枪的侍卫，在外国人眼里看来，"很象教堂执事"。

郑成功已经听取了来使传达的口信，他在教训他们。

——"你们以为我是来做买卖的吗？我不是来出卖台湾，我是来收复中国的疆土。我也不是来打仗，我是来垦荒。你们

霸占着台湾，并向我挑衅，那是以卵投石！

——“你们所吹嘘的铁甲船怎样了？你们那位杀人不眨眼的拔鬼仔怎样了？

——“台湾的高山族兄弟，你们手下的黑人兄弟，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了。你们两方也有不少正派的人。吃一堑，长一智。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愚蠢下去。

——“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你们那三色旗挂在我们中国的疆土上，我们是不高兴的。如果你们献出城堡、放下武器，那就在你们督办公署大楼上挂上白旗；如果你们要继续顽抗，自取灭亡，那就索性挂上红旗。我的话说完了。”

这一批使者正要退出的时候，阿瑜匆忙地走进帐来了。她向着郑成功报告：“爸爸，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来了，他打算去劝赤嵌城投降。”

郑：“好，那么请他进来。这两位客人也可以留一会，听听你们自己人的话。”

勒奥纳杜斯和伊伯伦被留下来了，接着雅可布和汉布鲁克神甫被阿瑜引进帐来。两人向郑成功行了见面礼，也和热兰遮城的两位使者和李科罗神甫见了面。

雅可布抢先说：“尊敬的国姓爷，我们五年不见了，很高兴能够在台湾和你见面。我是自告奋勇而来。赤嵌城的司令官所罗门·苗难实丁是我的哥哥，我愿意去劝他和平解决。为了打救全赤嵌城居民的生命，我愿意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我很知道赤嵌城是守不上一星期的，没有兵，没有粮，没有水。尊敬的国姓爷，请你允许我。”

郑和颜悦色地说："尊敬的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你的话感动了我。好，我支持你。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可以开始行动。热兰遮城来的两位使者，如果愿意去，我也同意。"

两人同时："谢谢殿下，我们都愿意进赤嵌城去看看。"

郑向阿瑜："阿瑜，你就留下来，这儿有很多事必须得处理。"

阿瑜应命留下了。

郑成功、李科罗神甫和四位荷兰人都骑着马，前后有铁甲兵、盾牌兵、弓箭手拥护，走向靠近赤嵌城的炮兵阵地。

赤嵌城已经封了城。郑成功的炮兵队列阵在城门外，在等待着下令攻城。马信与周全斌在这儿指挥。

郑成功和他们见了面，郑指着雅可布作介绍："这位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打算进城去劝他哥哥投降。同时这两位由热兰遮城来的使者，也打算进城去看看，请你们设法和城里联系。"

马信："我们可以用喊话队通知城上的人。他们能不能进城，如何进城，要看城上的反应。"

郑成功和其他的人都到了赤嵌城下，有掩蔽的地方。喊话队部署好了。有二十来个人拿着喇叭向城上喊话：

——"城上的人听着！有评议员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商务员妥马斯·方·伊伯伦先生和检察官勒奥纳杜斯先生，要进城去，和赤嵌城的司令官商量重要的事情。"

这样反复喊了好几遍，城上有绳子缒下了三个网篮。三个荷兰人相继缒城而上。

城上赤嵌城司令所罗门·苗难实丁就在一个炮垒中接见了三位缒城而上的人。

雅可布仍然抢先说："哥哥，为了赤嵌城全城居民的生命，我劝你把城堡交给国姓爷。国姓爷是优待俘虏的，汉布鲁克神甫也投降了，受着优待。"

所罗门向其他两人发问："你们二位是怎么来的？"

伊伯伦："我们奉了督办的命令来同国姓爷谈判，我们愿意赔款十万，把每年的年贡项目加倍，请国姓爷撤兵，但他不同意。他说台湾是中国的疆土，荷兰人不能在这里插三色旗。要么插上白旗投降，要么插上红旗抵抗。"

所罗门："热兰遮城是准备插红旗还是插白旗？"

伊伯伦："这要回去报告了督办之后，由评议会决定。"

所罗门："赤嵌城该怎么样？"

勒奥纳杜斯："你究竟能守不能守？"

所罗门："检察官先生，你是知道的。城里住的大半是你们的眷属。这里没有兵，没有粮，甚至没有水喝。如要抵抗，除全城牺牲之外，没有其他守法。"

勒奥纳杜斯："事实也确实是如此。评议会已经商议过，准备放弃赤嵌城。是否投降，你是司令官，请你作最后决定吧。"

所罗门考虑了一下："那好，既是评议会有了决议，我就照我兄弟所说的话办事：为了赤嵌城全城居民的生命，献出城堡。检察官和商务官先生，你们没有异议吗？"

伊伯伦："我们回去可以报告督办和评议会。"

所罗门："那我就准备插上白旗！"

雅可布："哥哥，国姓爷就在城下，你应该当机立断！"

所罗门："好，我们在城上也组织喊话队！"

城上的喊话队组织起来了，用同样的方式向城下喊话：

"城下国姓爷的部队听着！赤嵌城司令为了全城居民免遭浩劫，要在城上插上白旗，开城迎接国姓爷。请你们准备！"

这样的喊话也反复了好几遍。

郑成功、马信和其他的人都从掩蔽所站出来了。铁甲兵、盾牌兵、弓箭手等都摆成了阵势。

大家看到城上的三色旗下下了，接着换上了白旗。

城下的兵士们全部欢呼起来了。

城门打开了，所罗门、雅可布、伊伯伦、勒奥纳杜斯步行了出来。郑成功、马信、李科罗、汉布鲁克也步行着迎接上去。

所罗门把自己的佩剑拔出来，捧在手里，走到郑成功面前奉献。郑成功把剑接受了。城上城下都是一片欢呼。

伊伯伦和勒奥纳杜斯向郑成功告别。

伊："我们完成了任务，要回热兰遮城去了。"

郑："好。刚才说过的话，向二位重申一遍。台湾是中国的疆土，我不是来打仗，我是来开垦。希望你们的督办献出热兰遮城，放下一切武器，我们一定以礼相待。如果他同意，就挂上白旗。如果不同意，就挂上红旗。但我希望他能够象赤

嵌城司令一样，以全城居民的生命为重。”

勒："我们一定会把这意思转达。不过我们西方人看重名誉，名誉是重于生命的。”

在这时雅可布又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去劝告我们的督办吧。”

汉布鲁克神甫接上话头："国姓爷，是不是也可以允许我一同去？”

郑成功爽快地说："好，你们都可以去。”

于是热兰遮城的两位使者、汉布鲁克和雅可布都骑着马离开了。

这边在周全斌的指挥之下，率领着铁甲兵、盾牌兵、弓箭手走在行列的前头。接着是郑成功、马信、李科罗神甫、所罗门·苗难实丁，都骑在马上走在中间。启奴里克郎领着高山族人的队伍，吉姆司和威廉领着两队黑人走在后边。一同进入赤嵌城。

全城居民夹道欢迎，呼声雷鸣。

第 八 章

一

热兰遮城的两位使者，雅可布和汉布鲁克乘着一只木船，打着白旗，渡过安平港。他们很顺利地进入了热兰遮城的督办公署。

揆一仍在楼上他的"机要重地"办公，事实上他已无公可办，只是在等待着伊伯伦和勒奥纳杜斯回来，向他报告谈判的结果。无法消遣，拚命在喝酒吸烟。照拂着他的依然是那些妓女。

阿尔多普上尉突然走进房里来："报告督办，赤嵌城有人回来了。"

揆一焦急着问："是商务官伊伯伦他们吗？"

——"是。还有汉布鲁克神甫和评议员雅可布·苗难实丁。"

揆一出乎意外："哦，汉布鲁克也回来了？"

——"是的，神甫也回来了。"

揆："那么，你去请神甫上来，把其他的人留在会议室里。"

——"是。"阿尔多普又退下去了。

不一会汉布鲁克上来了。两人拥抱了。

揆一先说:"神甫,我们看见你被黑奴们俘虏了,怎么你又回来了?"

汉:"一言难尽,总之是天主保佑。我们这次来是得到郑成功亲自许可的。他还许可我去见吴豪,许可我有宗教生活的自由。"

他把郑成功写给他的介绍信给揆一看了。

揆:"郑成功是这样一个傻瓜吗?"

汉:"他是一位东方的唐吉珂德。"

揆:"哼哼,反正东方人都是唐吉珂德。雅可布是干什么回来的?"

汉:"雅可布自告奋勇,劝他哥哥所罗门·苗难实丁——赤嵌城的司令,投降了郑成功。他现在又自告奋勇到热兰遮城来,是要劝你投降。"

揆:"好家伙!他果然是郑成功的间谍,我非杀他不可!"

汉:"那是死有余辜的。他背叛了天主,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公司。"

揆:"伊伯伦和勒奥纳杜斯谈判的结果,你知道吗?"

汉:"郑成功要你交出热兰遮城,放下一切武器。要你插上白旗投降,不然就插上血旗。他还说,他不容许我们的三色旗在中国的疆土上飘扬!"

揆:"这个不知死活的大强盗,他太欺负人了。"

汉:"我相信,天主会惩罚他的骄傲!"

揆："巴达维亚的救援舰队一到，我会看到郑成功和他的一群乌鸦都化成肉酱。神甫，你回来了正好，我们可以马上插上血旗。"

汉："不过，我还须得回赤嵌城去。"

揆一很诧异："怎么？你回到郑成功那里去送死！"

汉："郑成功是一个大傻瓜，他标榜着不杀投降的人，不虐待俘虏。我还必须找门径去和吴豪见面呢。"

揆："对，这是必要的！城堡是由内部攻破啦！好，我要立即召集评议会！"

在会议室里开评议会，到会的评议员只有十来个人。

揆一在案上敲响了木槌子，宣布开会。"今天的紧急会议就只讨论一件事，是关于雅可布·苗难实丁的罪状。"

雅可布起立发言："关于我的罪状？"

揆一恶狠地回答："是呵，你是郑成功的间谍！你自告奋勇，劝你哥哥所罗门·苗难实丁把赤嵌城献给了郑成功；你现在又自告奋勇，到热兰遮城来准备劝我们投降。"

雅："我是为了顾全赤嵌城和热兰遮城千万居民的生命，顾全公司和国姓爷之间的友谊……"

揆："哼！你是不打自招了！你只会顾全和郑成功有关的东西，你就不顾全祖国的光荣，公司的权利。你的行为向来不妥，如今更发展到背叛天主，背叛祖国，背叛公司的地步。各位评议员先生，你们看，对于这样一位郑成功的间谍，该怎样处理？"

检察官勒奥纳杜斯发言："雅可布出卖祖国，出卖公司。他的罪状本席和商务员伊伯伦就是证人。我认为应该处以绞刑！"

伊伯伦和其他的评议员同声地说："我们附议，处以绞刑！"

雅愤怒了，他激昂地说："我也是评议员，我认为雅可布是受了诬蔑！"

揆一连敲木槌，制止雅可布的发言："在战争时期，本督办可以代行评议会的全权。我宣布剥夺雅可布·苗难实丁的评议员资格，并立即处以绞刑！"

揆一又把木槌敲了两下，宣布散会。

在公署前的广场上布置了绞刑架。

雅可布带着刑具从公署中被簇拥出来。

观刑的人一个也没有。

汉布鲁克跟在后面走出来了。在行刑之前，他向着雅可布说："雅可布·苗难实丁先生，我来祝你的灵魂上升天国，请你忏悔。"

雅："我早就在忏悔了，我一直都在忏悔。"

汉："请你在进入天国的门前再忏悔一次。"

雅："汉布鲁克，我忏悔我生为了荷兰人。我在地狱里等着你了。"

汉布鲁克把眼睛闭着，画了十字，捧起两手："我全能全智的天父呵，你不称职的牧羊人又失掉了一只羔羊。请你宽赦

吧。阿门!"

他又把眼睛睁开来了，看着雅可布已经上了绞刑架，作了一番大摆动，断了最后的一口气。

二

白鹭号已经成为了郑成功的领港船。

黄安所率领的水师，在白鹭号的向导之下，绕过了热兰遮城外港的炮台，纷纷在二昆身一带登陆。这样就绕到热兰遮城的侧后去了。沿岸的炮台不仅完全失去了作用，反而被郑军从背面进攻，次第占领。很迅速地郑军便把热兰遮城的市区全部占领了。四处可以看到由汉人作向导，在封占荷兰人的仓库和官产。其中有几处重要的仓库，如粮食库、糖库、火油库等，是张椰风亲自引导兵队去封占的。

市区的汉人四处在放鞭炮庆贺，锣鼓喧天。

椰风堂药铺成为黄安的临时司令部。一切的人都十分忙碌。汉布鲁克被两位黑人跟随着前来拜访黄安，黄安在那间"海上仙境"室里接见了他。

汉向黄安恭贺："恭贺将军连战连捷，功勋盖世。"

黄："这是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声威所致。认真说，我们来并不是为打仗而来，而是要开垦台湾。打仗，是你们惹起来的。"

汉："很遗憾，是我们的督办，太冥顽不灵了。"

黄："贵神甫来，有什么见教？"

汉："我是国姓爷介绍我来的，这里有一封介绍信。"他把郑的便条郑重地从荷包中取出，递给黄安。黄安接着看了。

黄："要会吴豪，这很容易，但他还没有登陆，随后再联系吧。"

汉："好的，我随时等候着。关于宗教生活不加干涉的一节，将军的意思是怎样？"

黄："宗教生活，我们是向来不加干涉的。我们的马信提督不是回教徒吗？"

汉："那么，是不是可以允许我回天主教堂去？"

黄："可以。"

汉："我的夫人和儿女们都在赤嵌城苗难实丁的别墅里，是不是可以允许他们回来？"

黄："可以，凡是循规蹈矩的侨民，国姓爷是一视同仁的。"

汉："谢谢将军，谢谢国姓爷，祝天主保佑你们。"

黄："再见。"黄安和汉布鲁克打了拱，把客送走了。

朱衣佐一个人在公署楼上张望。他看到黄安的水师进入了热兰遮城市区，他感觉到什么都完了，只是顿足。看来他的关心荷兰人的命运似乎比揆一还要认真，其实他是在关心他自己的命运。

——"怎么办？我怎样逃出这天罗地网，虎穴龙潭呵！"

揆一与阿尔多普上来了。阿尔多普手里拿着一张假造的吴豪向高山族人征收粮秣田亩的告示，递给朱衣佐："朱大人，你看，这告示行吗？"

朱衣佐接过手来看了，他看到后面刻着“一六六一年五月一日”是用的公元和阳历，他又顿起了脚来：“糟糕！郑成功的军队哪里会用你们的公元和阳历呢？”

揆一接过去说：“你没有写年月日，这是我加上去的。亨利·吴是天主教徒，他可以用公元和阳历。我们对于高山族人行文，照例是使用公元和阳历。”

朱：“不过一切都不用说了。这些都没有用处了。布告，请问谁拿出去张贴呢？郑成功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市区。我早就要你们放火烧市区，要你们到高山族去散布谣言，你们不肯听。”

揆：“你们中国有句话很好：‘天无绝人之路’。我很喜欢这句话。”

朱：“你们还有什么路？”

揆：“条条大路通罗马，路还不少呢。在南贸易风的节季中，巴达维亚的救兵一定会来。这是一条路。还有吴豪一条路，郑成功已经允许汉布鲁克神甫去见吴豪，而且还允许他有宗教生活的自由了。”

朱：“这些都是空头支票。”

揆：“哼，你等着瞧吧，我相信我们的神甫是神通广大的。”

正在这么说着，汉布鲁克突然以波斯老太婆的姿态出现了。揆一连忙指示给朱说：“你看，她又来替你报丧来了！”

朱衣佐倒真是吃了一大惊：“哦，神甫，你真是神通广大！你真是有翅膀的天神自天而降！”

汉："我倒真正是从地狱里来的！"

揆："神甫，你这话是泄露了秘密！"

汉："我看，我们的秘密也只好半公开，就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出路了。"

朱衣佐还蒙在鼓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呵？"

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在公署和教堂之间，我们有一条地下隧道。"

朱才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你和神甫有时总有点神出鬼没。但这隧道是中国工人开的，还是你们荷兰人自己动手开的？"

揆："当然是用你们中国工人开的。"

朱："那么，这就不能算是秘密了。"

汉："对不住，所罗门·朱，那些中国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早就送到东海龙王的宫殿里去了。"

朱："哦，你们真干得干净！好，是有出路了。看来神甫是回到了教堂的，这经过倒是一段小说。回头要请神甫仔细谈谈，但在目前，我们要急于动手，不能再拖延了。我们要把印好的假布告送到教堂里去。要老实可靠的天主教信徒去散布张贴。在半夜里，放出放火队放火。"

揆一这时笑起来了："我原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你可相信了吧？"

朱："我在这里承认你们西方人聪明。"

三

汉布鲁克、揆一、朱衣佐、阿尔多普由一个螺旋梯降到地下室。有一道内外可上锁的门被打开之后，便进入隧道。隧道相当宽，在必要的地方点着洋油灯，景象是暗淡的，相当潮湿。在他们之后，有几位荷兰兵扛着纸包，就是那些用吴豪名义的假告示了。隧道的尽头处是教堂的地下室，也有一道内外可上锁的门。门被打开了，纸包被屯积在地下室里，荷兰兵退回去了。汉布鲁克等人沿螺旋梯而上，所到达的却是那座密室。地板上有门，与隧道相通。

半夜过后，新月已经隐没了，一天的星斗。

热兰遮城市区的灯火已经熄灭了。市民和忙碌了几天的郑成功的士兵都在休息中。

从天主教堂的侧门里，零零星星地、偷偷摸摸地，出来了一些放火队。他们都装扮成了灾民的模样，但手里却提着火油桶。他们不敢向椰风堂药铺那个方面走，因为那里是临时司令部，警卫森严，因此都次第从相反的方面窜走了。

附近城堡的居民区多是木建的，甚至还有草房。这样的建筑自然是容易引火的。

放火队东一组西一组地在各地准备。他们先把火油泼在建筑物上，然后打火燃烧。时间是约好了的，差不多同时便在城堡附近一齐放起火来。火势立刻蔓延起来，火光照明了全部市区，竹木爆炸的声音震动了全市。市民都被惊醒了，也有

些在火中被烧死的。

郑成功的水师在黄安亲自指挥下，分头在四处救火。市民与士兵一条心，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撤火巷，打水龙，丢土包，……和火搏斗；同时也在抢救人。不到一个钟头光景，终于把火扑灭了。

在赤嵌城这一边也看见火光，郑成功被惊醒了。一时情况不明，他亲自率领着一部分军队渡过热兰遮城来，何斌、马信、阿瑜，再加上李科罗神甫是跟随着他的，周全斌则担任着赤嵌城的留守。

郑成功到达热兰遮城市区时，火势已经制服下来了。他看到街头的居民自相救护，四处都在护慰着灾民。靠近火烧场的民家或商店差不多都成了临时的灾民收容所。郑成功要急于去找黄安，因此他被何斌引导着，尽可能选择近路，向椰风堂药铺这个方向赶来。当他走过天主教堂的时候，他看到天主教堂也成了灾民的收容所。他便索性进去看看，看见汉布鲁克神甫在那儿忙碌着救护灾民。亲自在灾民的受伤处涂甘油，扎绷带。

郑成功走到他面前去慰劳了一下："哦，神甫，你在做好事！"

汉布鲁克看出是国姓爷，还有何斌、阿瑜等人都是相熟的。他也装着满高兴的样子叫出："呵，国姓爷，你亲自来了！"

灾民们听说国姓爷来了，都振奋了起来："呵，国姓爷！国姓爷！"大家纷纷叫着。

其中有人说："国姓爷！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放火烧市

区?”

郑成功诧异了:“怎么说,我放火?”

——“是呵,很多人都在这样说。有些人说是你命令吴豪放的火!”

郑:“好,我一定要查明这件事!”

黄安从椰风堂药铺赶来了。

郑成功当众急忙问着他:“黄安,吴豪现在在什么地方?”

黄:“他还在船上,停泊在二昆身,还没有登陆。”

郑:“怎么有人说:是我命令他在市区放火?”

黄:“这里一定有一个阴谋,我希望大将军立即到椰风堂药铺去。”

郑:“好,我们就是来找你的。”回向灾民大众:“兄弟姊妹们,请你们安心。我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你们的家财的损失,一定要想办法补偿。我们回头再见!”

——“国姓爷再见!”

汉布鲁克神甫毕恭毕敬地把郑成功的一行人送到教堂门口。郑这时向汉布鲁克问道:“神甫,雅可布先生在什么地方?”

汉布鲁克做出悲哀的样子,画了十字:“天主把他召回去了。”

郑吃惊:“怎么?他死了吗?”

汉:“揆一督办说他率先投降了国姓爷,自告奋勇去劝他哥哥投降,又自告奋勇来劝督办投降。督办说雅可布背叛了天主,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公司。他把他绞杀了!”

郑默默地把头低下来了，大家也把头低下来了。他默了一会，只向汉布鲁克说了一声“再见！”

大家都向椰风堂药铺走去。

四

汉布鲁克在把郑成功等送走了之后，他直接回到他的秘密室，把地板打开，沿着螺旋梯降到地下室里去了。

热兰遮城内督办公署的楼上，揆一和朱衣佐也没有睡觉，他们守看着火灾被完全扑灭了，有点失望。看得很清楚，火烧场只有附近城堡的一带，面积不那么广，给予郑成功的麻烦不那么大。

朱：“看来，这一次的放火又是枉然了。”

揆：“我现在的确失悔，我见事太迟，没有早听你的话。”

朱：“我现在有一条事情担心。”

揆：“什么事情？”

朱：“担心你们的隧道，会被郑成功利用。万一他知道了，用来炸城，那我们就完了。”

正说到这时候，汉布鲁克又以波斯老太婆的姿态出现了。他在薄暗中向二人走去。

揆：“地狱里的人，你是来报丧的吗？”

汉：“我得到一个天来的灵感，赶快来告诉你们。郑成功过海来了。……”

揆：“这算什么灵感？”

汉:“你别着急。他带领着何斌、马信、李科罗神甫们到我天主堂来看了一下。黄安赶来把他接到椰风堂药铺去了。……”

朱:“椰风堂药铺不是就在教堂附近吗?”

汉:“是呵,只隔两三家门面。”

朱:“那么,你的天来的灵感,我算猜中了。”

揆:“怎么样?”

朱:“神甫,我替你说吧。说得不对头,你再来改正。”

汉:“那就请你这位诸葛亮猜一猜。”

朱:“神甫的意思是想炸毁天主教堂,把椰风堂药铺一同炸掉!”

揆一跳起来了,叫出:“神甫,是这个意思吗?”

汉:“所罗门·朱真真是个诸葛亮!我想那隧道已经半公开,可能很快就会被郑成功知道。万一他用来炸城,那我们就完了。所以,我想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一网打尽。”

揆:“吓,你两位在比赛,一位是东方的诸葛亮,一位是西方的麦加威里(Machiawelli)①。”

朱:“我看最好立刻动手,趁着郑成功还在椰风堂药铺的时候,不要让他漏网。”

揆:“好,我们去作好一切的准备。”

---

① 麦加威里(N. Machiawelli,1469—1527),通译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提倡君主专制,反映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后人称之为“马基雅弗利主义”。著有《君主论》(一译《霸术》)、《罗马史论》、《佛罗伦萨史》等。

郑成功在椰风堂药铺的“海上仙境”里开小型的军事会议，有黄安、马信、何斌、李科罗等参加。围着一张圆桌，在圆桌上摊着一张用吴豪名义的假布告，旁边放着一册红纸封面的《福音书》[1]。

黄安：“放火，很明显是敌人搞的。敌人扮成三三五五的难民把我们巡逻人的眼睛蒙混过去了。这张布告是拣来了，挟在这本《福音书》里面。”

郑：“这布告一眼看出是假的。看管着的吴豪，怎么能出布告？他现在究竟在哪里？”

黄：“他就关闭在这儿楼上的一间小屋子里。”

郑：“把他请来吧。”

黄安吩咐人去请吴豪。

郑继续着说：“看来，敌人的计划很毒辣。他们要给汉人增加灾难，并且离间高山族人。你们救火救得快，热兰遮城市区的灾情不那么大，但必须救灾。我们占领了不少仓库，可以拨出必要的粮食救济灾民。查出的敌人的公产一律充公，可拨出一部分房屋安插灾民。要在三天内做好。各位觉得怎样？”

黄：“这是很要紧的，我愿意用全力来做。”

郑：“看来，热兰遮城堡，敌人是决心死守的。”

马信：“在公署楼上已经挂起了血旗，连雅可布都被他们绞杀了。”

---

① 《圣经·新约全书》首四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之统称。有时也可单指其中之一卷。

郑:"小小的一个热兰遮城，就给它一个长期围困吧。我估计他们不能支持上一年，自然会投降。目前最要紧的是要慰抚高山族人，帮助他们耕作和收获。我想立地同马信提督到附近的高山族的每一个社里去，一面慰抚，一面教他们使用耕牛和耕具。"

何斌:"我也愿意一道去。最好把各社的头人召集到拜雪社。"

郑:"何斌老当然要去，阿瑜、杨英，我都要让他们去。"

李科罗神甫:"我看，应该把医疗所、造船所、缝纫所，都象厦门那样，一律办起来。"

郑:"对，神甫的见解是很好的。这事就由黄安负责，我要请神甫留下帮助他。"

李神甫:"这在我是义不容辞的。"

郑:"关于屯垦的事也要开始着手了。这个步骤我们早就有部署，也请黄安负责，把各营各镇分配到台湾各地进行屯垦。先发半年的粮饷，有了半年粮，以后就靠收成了。最要紧的一条，是不准圈占高山族和汉人的耕地，违抗者杀头。黄安镇守热兰遮市区，周全斌镇守赤嵌城，你们要留下必要的兵力，提防敌人从巴达维亚派兵舰来援。"

李神甫:"这样的部署很周密。我估计敌人是会有援兵来的，不然，揆一又何所恃而无恐?"

郑:"对，一定要防御敌人舰队的来援，要在海上歼灭它!"

去请吴豪的人进来报告:"吴豪将军已经在门外等待。"

郑:"把他请进来。"

吴豪被引进来了，身上带着锁链。面容憔悴，但态度却很安详，一改了旧时心绪不宁的模样。

吴豪向大家拱手见礼，大家也还了礼。

郑："吴豪，你现在的心情怎样？"

吴豪安详地说："我现在知道，我以前是完全错了。我亲眼看到敌人的铁甲船被打沉，我亲眼看到敌人的红衣大炮和洋枪队失灵，拔鬼仔阵亡，赤嵌城投降，热兰遮市区被敌人放火焚烧，证明我以前的想法是完全错了。我以前崇拜荷兰人，害怕荷兰人，亲信荷兰人，现在我知道了这是我的根本上的毛病。"

郑："你以为昨晚的火灾是敌人放的火吗？"

吴："我想一定是，我们决不会自己烧自己。"

郑："但是，敌人说是你放的火呢。你一错引出百错，一邪引出百邪，敌人在假借你的名义干最坏的事。你看这张布告吧！"

吴豪看了布告，恍然有所觉悟："唔，我相信，这一定是汉布鲁克干的！"

郑："你怎么知道是他？"

吴："这关防就是证据。五年前汉布鲁克到厦门，是由我在负责接待的。他们走的时候，行李箱上的封条是盖了'宣毅后镇关防'，这布告上的关防就是摹刻的。但这种长方形的关防我们早就不用了。"

郑："对，这布告漏洞百出，我们也知道它是假的。但它虽然骗不了我们，却可以骗到高山族人，你看该怎么办？"

吴镇静地："殿下，反正我是死有余辜的。是不是可以把这布告也作为我的一项罪状，把我杀掉，使高山族的弟兄们知道，是吴豪的罪孽？"

郑："不，我倒想派你去同汉布鲁克较量一下。"

吴豪突然记起了一件往事："八九年前，我来台湾的时候，一位病得快要死的工人告诉过我：在赤嵌城和天主教堂之间在挖掘着一条隧道。"

他这一说，把大家的疑团都凿穿了。郑成功很高兴地上前握着吴豪的手："好！你还是真正的中国人！我现在完全解除对你的看管。黄安将军，请你把钥匙拿来。"

黄安叫人取来了钥匙，由郑成功亲手把吴豪身上的锁链解开了。郑向众人说："我要叫吴豪将军不着声色地亲自去访问汉布鲁克，不要带多的人，完全象作友好访问。去了，便把他请到椰风堂药铺来。监禁着他，要他说出隧道的秘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隧道轰炸热兰遮城。"

何斌："很好，让我也同吴豪将军一道去吧。"

郑："对，你同汉布鲁克也是有交情的，我同意你去。我现在就先过赤嵌城去，作好访问高山族的准备。"

郑成功作了这些交代，带着马信和阿瑜即时离开了。

五

黄安在送走郑成功之后，由张椰风陪同着去检视火烧场。一片瓦砾焦土，还有余烬在冒烟，泼出的水在冒着蒸汽。

黄安督率着队伍，利用敌人装过白糖和火油的洋铁桶，填进土砂，在街头砌垒起来，形成着一道城壁，作为市区的掩蔽。这样，隔着火烧场，城堡和市区便形成了两个对垒。

敌人方面在隧道中工作。他们把火药，大量地运到教堂的地下室去。这工作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了防止爆炸时使城堡受影响，他们还运搬了不少石块尽可能地填塞隧道。引线也安好了，揆一、汉布鲁克、朱衣佐等都离开了公署，躲在广场上离公署相当远的地方。

吴豪和何斌带领着几名兵士，离开椰风堂药铺，向天主教堂走去。教堂的难民男女老幼杂在一道，拥挤着，没有人照顾。其中也有些是放火队的假难民。他们之中有人认得吴豪和何斌的，便在难民中鼓噪："两个放火的人来了！那不就是吴豪和何斌？"

——"打死他！打死吴豪！打死何斌！……"

大家簇拥上来，气势汹汹，想要动武。几位兵士努力排解，不生效，连他们都被包围起来了。一片喊打的声音，大家也确实抓着吴豪等人在用拳头、手杖和其他顺手的东西不断地殴打。

正在这时候，隧道里的引火线被点燃了。燃到了地下室的火药库。一声震天撼地的爆炸，仿佛天崩地塌。教堂全部震垮了。吴豪、何斌、难民等全部都震得血肉横飞。

教堂近邻的房屋都受到强烈的震荡，房子垮了，人也死了

不少。椰风堂药铺也全部被震垮了。这爆炸的剧烈连热兰遮城内部都受到影响。公署的大楼被震裂了，玻璃窗和莲花灯之类，全部轰坏。

新的火灾又发生了。黄安赶到现场，督率着队伍一面和烈火搏斗，一面救死扶伤。这一次的伤亡，比昨晚的放火更加厉害。

揆一和汉布鲁克等在城堡内看到爆炸的情景，高兴得要发狂了。揆一大跳大笑，高声大叫："郑成功这一次一定完蛋了，我们趁热打铁，冲出城去！"

于是他把城里所剩下的六七百人的队伍，召集了起来，在广场中整队。全部孤注一掷地，由他亲自率领，打开城堡，冲杀出来。"冲呵！"揆一骑在马上，一马当先。

但是，敌人是笑得太快了。郑成功的队伍是随时在戒备着的，新的火灾不一会便被镇压下去了。街头已经砌好临时壁垒，黄安又转来了，他命令士兵们躲在壁垒后面，等敌人冲到射击距离内时，便予以迎头痛击。行营炮与鸟铳齐鸣，箭如蝗虫遮天。

揆一被打下了马来。左眼中了霰弹，右腿骨被折断了。他还算幸运，被阿尔多普和其他的兵士们抢救着搬进了城去。荷兰兵被打死打伤的横陈在地上，其余都把枪械丢了，抱头鼠窜，抢先进城，互相拥挤，互相践踏，乱成了一片。城门又被关上了。遗弃在地上的受伤者在向着城里骂："揆鬼头，你该死的鬣狗！汉布鲁克，你地狱里的魔鬼！……"

郑成功也折回来了。他和黄安见了面，看出了敌人惨重的伤亡，他向着士兵们说："那些死者和伤者都是勇士，你们要尊重他们。"于是兵士们争先越过临时壁垒把伤者抢救了过来，把死者也移去掩埋了。

天主教堂的废墟象一个活火山口，中间陷没成一个大坑，还在冒着白烟。火药味很浓重。

郑成功的兵士在这里清理，希望能够找出一点关于何斌与吴豪的痕迹，但是枉然。

郑成功和黄安等又回到这儿来了。兵士们默默地肃立，向他们的首长敬礼。

郑问："关于何斌老和吴豪将军有什么痕迹没有？"

——"丝毫也找不出。"

郑："隧道能清理出来吗？"

——"很难，破坏得很厉害。"

正在这时候，汉布鲁克的夫人和雅可布·苗难实丁的夫人也赶来了。她们是得到了天主堂爆炸的消息，得到允许，渡过海来的。两位黑人兵士在保护着她们。

她们看到了阿瑜，便上前打招呼。

汉夫人："阿瑜小姐，你知不知道关于汉布鲁克神甫的情况？"

阿瑜："我们清早还在这儿看见过他。"

汉夫人："那么，他是不是炸死在这里了？"

阿瑜："我们估计他不会。这教堂是他们自己用火药炸毁

的，你闻，这多么浓厚的火药气味！”

雅夫人："教堂里怎么会有火药呢？"

阿瑜："你们的天主教堂和督办公署是打通了的。地下有一条隧道……"

汉夫人："地下有一条隧道？"

阿瑜："你不知道吗？"

汉夫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和亨利结婚了四十多年，在这儿也住了三十多年啦。"

阿瑜："哦？足见得神甫这个人是有两手了。"

雅夫人："你的意思是说火药是通过隧道运来的？"

阿瑜："论道理是那样。"

汉夫人："那么，人也可以从这里窜到公署去了？"

阿瑜："我们也是那样想。因此，我们相信汉布鲁克神甫并没有死，他是逃到公署里去了。"

汉夫人："这个该遭天谴的恶魔！"

雅夫人："阿瑜小姐，我想请问你：你们知不知道关于雅可布的情形？"

阿瑜踌躇了一下："遗憾得很，也是今天清早汉布鲁克神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的揆一督办说你的先生背叛了天主，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公司，他已经把他绞杀了。"

雅夫人受到绝大的精神冲击，她突然晕倒了，倒在汉夫人的身上。汉夫人拿出自己的香水帕来放在雅夫人的鼻孔上，发晕的人渐渐又醒转来了。精神失了常态，不断喊着："雅可布！雅可布！……"她的两眼凝视着前面，一点眼泪也没有。

阿瑜看到这个情况，向着两位黑人兵士说："两位兄弟，请你们还是把他们带回赤嵌城去，这儿刺激太大。"

汉夫人："谢谢你，阿瑜小姐。"

她们被带开了。

郑成功在查看了教堂废墟之后，他感慨地向着大家说："这个废墟要把它保留起来，不要变动。最好在这周围加上栏杆。回头我们要让高山族的弟兄们都来看看。"

说着，他弯下身去拣起了两片有血渍的瓦砾，回手交给黄安："就把这作为何斌老和吴豪将军的遗骸，派人送回厦门去安葬吧。特别是何斌老，他是大明的忠臣，应该在忠臣庙里设下他的灵位。我们预定的计划一定不变，但要请张椰风先生代替何斌老，陪我们到高山族各社去。张先生，你愿意吗？"

张："我能够代替何斌老，那就是我一生的光荣。"

骑在马上的郑成功、马信、张椰风、阿瑜、杨英等出现在高山族的拜雪社。他带来的兵士们赶着水牛、扛着犁锹等，跟随在后面。

启奴里克郎率领着本社的男子们在社外迎接，照例是所有的男子一手执长矛，一手持盾牌。此外各社的头人们都到了，他们都盛装，戴着插满杂色翎毛的羽冠，也参加了欢迎的仪式。

年青的妇女们在罗波的领导下唱着杵歌：

国姓爷来了，国姓爷来了。

他带着水牛来了，带着锄头来了。

红毛鬼的铁甲船被他打碎了。

红毛鬼的红衣炮被他打废了。

红毛鬼的洋枪队被他打溃了。

水牛又回到我们社里来了。

锄头又回到我们手里来了。

赤嵌城，收回了。

热兰遮，包围了。

红毛鬼，受罪了。

美丽的台湾呵，

花儿更加香了，

鸟儿的声音更加脆了，

椰子结得更加多了，

鹿子长得更加肥了。

欢迎呵，欢迎呵，欢迎呵，

我们的国姓爷来了！

我们的国姓爷来了！

郑成功和他的随员们都下了马来，郑成功走上前去，向启奴里克郎和其他的头人们打拱："高山族的弟兄们，姊妹们，你们好！"

大家高呼："国姓爷，你好！"

郑："我给你们带牛来了，带犁锹来了，还有镰刀、锄头，今年你们耕田种地就会更加方便了。"

——"哦哦，我们感谢你，国姓爷！"

郑:“我希望你们和汉族的兄弟和睦，他们决不侵占你们的土地，谁要违反，我就要杀他们！你们也可以把他们杀掉。”

头人中有一个人出来说:“国姓爷，我们是相信你的。但你的部下有一位吴豪，在四处出布告，说要征收我们的田地粮秣，谁人反对，就要杀头，哪社违抗，就要烧社。我把他的布告带来了。”

接着有好几个头人响应:“我们也带来了。请国姓爷，你亲自看看吧。”

大家纷纷向国姓爷呈示。

郑:“弟兄们，这事情我已经早知道了。布告是假的，是荷兰人捣的鬼。你们不妨把它保留着吧。我还要告诉你们：荷兰人把热兰遮的天主教堂炸毁了。我派何斌老和吴豪将军去拜访那位汉布鲁克神甫，适逢其会就被炸死在那里。他们和好多难民，都被炸得血肉横飞，皮骨无存。”

——“哦哦，红毛鬼！真是赛过鬼！”

郑:“是呵，他们里面的坏人，的确是天地间最坏的东西。背信弃义、杀人放火、横抢武夺、卑鄙龌龊，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假借‘天主’的名义，干尽一切的坏事。如今他们把天主堂变成了杀人坑，我欢迎你们到热兰遮去看看。”

——“好呵，我们一定要去看。——我们受红毛鬼的欺骗已经不少了，今天又戳穿了他们的最大的骗局。……”

郑:“我回头就准备带你们到热兰遮城去。今天我要先把耕牛耕具献给你们。”

——“谢谢你，国姓爷！”

郑："耕牛和耕具的使用法，我想就在眼前操练给你们看看，你们是很容易学会的。我也能够操纵。"

——"好呵，国姓爷，你真是我们的塔马吉桑瓜（Tamagi-sangah，高山族人所崇拜的创造人类之善神）！"

郑："让我们现在就来操练吧。"

郑成功带来的人把犁锹辔在牛上了。在空地上操纵起来。郑成功自己也操纵了一具。同时让高山族的男子们学习。

也有人在用镰刀割草，在用锄头铲地。妇女们集中在这里学习，这是更容易学的。

罗波向阿瑜说："我们还是去学耕地去吧！"

有好几位好胜的姑娘们也争着要学犁锹和耕牛的操纵。其实这也并不困难，大家似乎觉得是满有趣的游戏。

郑成功看了非常高兴，他说："好吧，弟兄们，我要留下熟悉的人帮助你们。每一个社可以配备三几位。最要紧的是要教你们学会养牛，学会繁殖牛的后代，学会打铁，学会耕具的翻砂。这样你们就世世代代都不会缺少耕牛和耕具了。"

——"好呵，国姓爷，塔马吉桑瓜！"

郑："我希望大家都康健，都不要害病，有了病就要找大夫看，快些把它医好。我们有好的中医，这位张椰风先生就是一位大国手，你们是知道的吧？"他向大家指示着张椰风。

——"我们知道，我们都说沈佺期是活神仙，张椰风是赛神仙。"

郑："我们还有一位李科罗神甫，他是意大利人，他懂得学问很多。对于西洋的外科，他是很内行的。我希望你们每一

个社都派一二个青年，无论男女，来向他们学。这样，对于你们的康健有很大的好处。”

——“谢谢你，国姓爷，塔马吉桑瓜！你替我们想得很周到。”

郑：“我所带来的这些人，都留在这里。这位户官杨英也留在这里，让他同启奴里克郎商量，同大家商量，好公平地分配给你们。你们如有人愿意到热兰遮去看那个杀人坑的天主堂，我现在就把你们带去。”

有不少的头人们很踊跃地愿意去看，郑成功准备向大家告别了，一群高山族的孩子，有的人拿着芒果，有的人拿着木瓜和其他的水果，跑来围着郑成功，一定要叫他吃。

郑成功接受了一个芒果，当众吃了：“我多谢你们！”

但孩子们不依，一定要他全部接受。在这时，罗波和其他的姑娘们，跑去找了一些竹篮子来盛在里面，吊在好几匹马的马鞍前后，一边一只篮子。

郑成功、阿瑜等和一部分头人们骑着马走了。

这一群人出现在天主堂的废墟上，爆炸坑周围用洋铁桶树起了围墙。旁边立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何斌、吴豪与其他灾民们死难之处”。死难者的亲戚朋友，在焚化纸钱，有的在哭泣。头人们看见了这种情况，从怀中取出《福音书》，其中挟着吴豪的假布告，纷纷扯碎，投进了坑里。

第 九 章

一

郑成功到台湾后已经三个多月，屯垦的部署已经停当，他在热兰遮又恢复了在厦门时的正常生活。

首先是练兵。无论在水上陆上，他都要教将士们，包含黑人在内，勤学苦练。陆上有盾牌、骑马、射箭、打鸟铳、打大炮的操练，水上有游泳、划船、火船放射等的操练。

郑成功、马信、黄安前来巡视。

郑成功的装束，照例的白布短衣短裤加上红色帔肩，束发成毛刷形，头顶小帽，足着草履。

他特别欣赏练习打大炮的方式。那是在海岸上架了好些铁架，用粗大的麻绳或棕绳吊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木板。把大炮摆在上面，放炮的人也站在上面，不断地推动着打秋千。这样在秋千板上放炮，也就和在海上动荡着的船上放炮一样。这是荷兰人留下来的方法，被郑成功采用了。

白鹭号的船长，军曹拉迪斯在这儿指挥，他现在名义上虽然还是军曹，事实上是郑成功的军师。郑成功在以客卿待他，就跟他看待李科罗神甫一样。

拉迪斯看到郑成功来了，便向郑敬礼。郑连忙上前去握着他的手。

郑："拉迪斯船长，感谢你！你帮了我们不少的大忙！"

拉："国姓爷，你太客气。我是在替荷兰人赎罪。我们荷兰人犯的罪恶太深重了！"

郑："你说的是荷兰人中的坏人，是那些吸血蝙蝠。那种坏人，我们中国也不少，而且恐怕更多。我们的好人是要向你学的。"

拉："好吧，国姓爷，你也来打打秋千。"

于是郑成功和马信、黄安都各人跨上秋千板，练习打炮。郑在中，黄、马在左右。马信是步兵首领，但他却很灵敏。

郑诧异地向着他说："哦，马提督，没想出你那么稳！"

黄："我想马提督是回教徒，他们一天要做几次礼拜，就等于作几次军操。所以他的身子很灵活。"

郑："对，你说得对。"

马："我看，还是从马上生活得来的。能骑马的人，难道还不会打秋千么？"

打了一会，他们跳下来了，和拉迪斯告了别。

锻冶所，在打铁，在制造兵器，也在制造农具。农具的需要量很大，因而工作很紧张。

台湾是不产铁的，铁砂和铁矿都得从外面运来。当时海南岛石碌铁矿已经早被发现，而且早在利用了。郑成功的船只一船一船地在海南岛与台湾岛之间来回搬运。

郑成功一行人，在参观锻冶所之后，也到海岸上去看那些运来铁矿的船。石碌铁矿的含铁量很高，郑成功看到那铁矿发着银灰色的光彩，棱角尖锐，和刀刃相仿佛。他拾起来在手里量了一下，很沉。他高兴地说："这差不多就是铁嘛！"

人们回答他："是那样，海南岛石碌的铁矿就是这样。——整个一座山都是铁——铁矿。可以直接化成钢。"

郑："海南岛不是很热吗？"

——"比台湾要热些，但有海风，满舒服。"

缝纫所。这儿最主要的工作在缝蚊帐。阿瑜和罗波在这里主持，有汉人、高山族、黑人的妇女。在黑人妇女中可以看出在天主堂服务过的弥娜。汉布鲁克夫人，雅可布·苗难实丁夫人和其他少数的荷兰妇女也参加了工作。

郑成功他们来了，妇女们都分外高兴。阿瑜和罗波前来陪伴着他，介绍各组的工作。

郑走到黑人组去，向着弥娜说："姊妹们，多谢你们，你们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弥娜回答："国姓爷，这不是帮忙，我们也是你的老百姓。"

郑："哦，对。四海一家，我们都是一家人。"

郑走到荷兰人组去，他向着汉布鲁克夫人打招呼："夫人们，你们辛苦了！"

汉夫人："没有什么。我们很惭愧，我们的手没有东方姊妹们那么巧。"

在大家由于郑成功的到来都在兴高采烈的时候，雅可布·

苗难实丁夫人却呈现出十分痛苦的气色。她终于又晕倒了。汉夫人、阿瑜和罗波等，赶快去照拂着她。阿瑜倒了些茶给她喝，她不一会又恢复转来了。这是由于她过于兴奋，又因回忆到她的丈夫的惨死而受到内部刺激的原故。

郑去安慰她："雅可布夫人，你们的工作太紧张了，应该多多休息。"

雅夫人："不，一点也不紧张。我们西方的女人不行，就象一团炭渣，个儿虽大，一点也不抵事。"

郑成功又巡视了医疗所。这儿分成了中医部分和西医部分。中医部分是张椰风在主持，西医部分是李科罗神甫在主持。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内科和外科的分工。

内科的病人比较多，有各种肤色的老弱男女，张椰风在忙碌地诊病、看脉、处方。有不少年青的助手在帮助他，有汉人也有高山族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这些助手们有的在服侍病人，有的在诊病看脉，有的在处方包药。

李科罗神甫却在一个课堂上替青年们上解剖课。课堂中陈列着好些人体的模型，张挂着不少的图画。骨胳、筋肉、内脏等都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当时的西医还比较原始，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都还没有弄清楚，关于这方面的图画和模型是没有的。但关于消化系统，即口腔、食道、胃和肠，关于泌尿系统，即内肾，尿道和膀胱，关于呼吸系统，即鼻道，喉管和肺，这些是比较明晰的。

学习的青年中，有汉人、高山族人、荷兰人，也还有其他的民族。他们都在认真听课，专心学习。

郑成功肃静地巡视了一遍，没有轻易打招呼，但感觉到满意，在面容上表现了出来。

二

敌人所占据着的热兰遮城堡，就象整个台湾身上的一个疖子，在三个月的围城生活中，在不断地化脓。

首先是人的变化，由于没有新鲜蔬菜和水果，缺乏维生素，尽管面粉、面包、腊肉、腊肠等并不缺乏，败血症和浮肿病差不多袭击着城堡内的所有的人。

在守城的兵士中尤其严重。整个的兵员只有五六百人，日日夜夜要轮流着值守炮台。他们加倍地感受着两重的熬煎，一重是生理上的，另一重是心理上的。他们担心着：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晚，国姓爷要突然发动攻击。值守炮台的兵差不多都是奇形怪相的半精神病患者。每一座炮台便是一个地狱场面。

因战争受伤而成残废的人不少，因重伤或疾病而死了的也日渐增多。揆一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提防士兵和居民的暴动，他在用严刑峻罚来进行镇压。这些都形象化地表现在督办公署前的广场上。广场已经成了墓场，停放着大大小小的棺材，布满着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好在西方人是用火葬，广场上没有尸臭。但在广场的一边，又可以看出正在执行铳杀和绞刑。被铳杀的人倒在地上，被绞杀的人悬在空中。

揆一本人已经成了残废。他失掉了左眼，用一条黑洋缎

把眼睛斜勒着，当眼处剪成圆形，把盲目遮着。左腿断了，在使用着义足。他本来十分粗暴的性格更变得十分凶恶了。

他仍然在公署楼上的“秘密办公室”追求麻醉。他的胖子太太突然出现了。她本来是有心脏病的，现在又加上浮肿，咧着一个嘴，嘴角和牙龈都在流血。她颠颠簸簸地走到揆一面前，大生其气。

——“你这个活鬼！你害得我不浅，你还躲在这里享乐！”

她抓着摆在揆一身边的义足，便向揆一头上打去。揆一两手把义足捉着了：“你这该死的臭虾蟆！”使劲一推，把她推翻在地上，就真象一个翻了身的虾蟆。

本来是有心脏病的人，后脑碰在地上又起了脑震荡，这只躺着的虾蟆，从此不能再翻身了。

室里的几位妓女上前去抢救她，看见她口里流出血来，喉里在吼着痰，两只眼睛圆圆地瞪着。她们骇得叫起来了：“太太！太太！你快醒转来！你快醒转来！”

揆一还有余怒，咆哮着说：“你们把义足给我！”

妓女之一把义足递给了他，他拄起身来，把他的“臭虾蟆”看了一眼，独自跨出室外去了。

汉布鲁克神甫匆匆忙忙地窜进室里来了。跑到了将死者的身边，他摸了摸她的脉，也侧下头去听了听她的心脏，只是摇头。他便连忙画起十字，替死者作安魂祈祷：“我全能全智的天主，你的一只纯洁的羔羊，今天回到你的怀抱。请你收容她吧。阿门！”

妓女们都沉默着了，跪着默哀。

在公署的后园里面，邻近内港，有一座火葬场，是用红砖砌成的。有高高的一个烟囱。死者的尸首用木匣子装着被运到这儿来了。汉布鲁克在前面引路，几位神职人员在左右两边捧着木匣，揆一拄着义足，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

火葬场的门被打开了，是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太婆在管理，她走了出来，没声没息的指挥着。

从门口可以看出火葬场的内部。在进门后隔了五尺远光景，又有用红砖砌成的高炉，从屋基一直砌上屋顶。炉前面有三道大中小的铁门。这表示着，人死了也是有阶级的，上层人的尸匣子由大铁门放进去，中层人的尸匣子由中铁门放进去，下层人的尸匣子由小铁门放进去。

督办夫人自然是属于上层人了，她的尸匣子被担进了门去。老太婆把大铁门打开了，炉里面是黑洞洞的，但仔细地看，可以看出底子上有铁制的炉桥，尸匣子就放在那炉桥上面，炉门又关上了。

老太婆指挥着大家转到炉后去。炉后面有三个灶孔，灶孔里堆积着木柴。老太婆把火点燃了。她取了一段木柴递给揆一，作手势要他投进灶孔里去。揆一被人扶着，把木柴投进灶孔去了。接着汉布鲁克神甫和其他的神职人员也都各各拾取了一段木柴来投进了灶孔，然后又画了十字。

大家退出火葬场来了，老太婆又在他们的背后把门关闭了。大家不期然地都回过头去望着，火葬场的烟囱顶上，冒出一股淡黄色的轻烟。

三天之后，太阳已经要下海了。

督办公署里面，徐徐走出葬仪的行列。汉布鲁克穿着道袍走在最前头，一些修女紧跟在他的后面唱着安魂歌。十位神职人员分布在两边，担着一具长方形的平顶棺材，比火葬时的木匣子要大些、好些。棺材上面罩着黑纱。

神甫口中念念有辞，修女和神职人员们唱和着：

“主呵！为忠信事奉你的婢子，她的生命并没有被剥夺，不过样子有了改变罢了。她的现世的住宅（躯体）虽已毁坏，却在天国中得到一个永远的住所。

“因此，我们偕同天神和总领天神，上座和宰制天神，以及天上军旅的众队伍，齐声唱你光荣的圣歌于无穷无尽。

> “圣哉，圣哉，圣哉！
> 军旅的天主呵！
> 上天下地充满了你的荣光。
> 讴扬闻于至高之天！
> 因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
> 讴扬闻于至高之天。”

后面揆一拄着义足，一蹶一拐地跟着，为了不使义足拄出声音来，还在义足的尖端裹着一团棉布。有十几位评议员跟在后面，伪装成为荷兰贵族的朱衣佐也在行列里面。

行列在公署广场上绕了一个圈子，走到了一个新划定的墓地。依着仪式，把棺材放下了。揆一被人扶着，掘了一铲土来抛在棺材上。送葬的人也都形式地各各掘了一铲土抛在棺

材上。然后被专门职司埋葬的人，把准备好了的一具木雕的十字架，上有耶稣的像，树立在棺前。

三

葬仪刚告完毕，阿尔多普上尉匆匆忙忙地跑来报告。

——“报告督办，我在屋顶上用千里镜望见。有一支舰队，远远从南方开来了。看来象是巴达维亚派来的救兵。”

这是揆一和全城堡的人所系念着的唯一的希望，揆一和汉布鲁克都顿时高兴起来了。他们两人差不多同时叫出：“真的？看到三色旗没有？”

阿：“旗子还看不清楚，船大概有十只光景。”

揆：“那我们赶快上楼去！”

汉布鲁克和朱衣佐，争着前去搀扶着他。

揆一、汉布鲁克、朱衣佐、阿尔多普出现在屋顶。揆一连忙用千里镜张望，的确看到一支舰队由南方开来。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有十只。形式是我们荷兰船。”

汉布鲁克和朱衣佐都相继用千里镜张望，朱衣佐虽然只剩下一只眼睛却很犀利，他最先看出船上挂的的确是荷兰的国旗：“是你们的三色旗呵，是你们的三色旗！”

“是的吗？”揆一叫着：“救星到了！救星到了！”

汉布鲁克与阿尔多普也相继看出连连叫着：“是三色旗！是三色旗！是我们的救兵到了！”

大家狂喜起来，揆一忙叫阿尔多普去出布告，通知全城。

阿尔多普也拿出了他的潜力，奔跑起来了。

兴奋了一会之后，逐渐镇定了下来，揆一开始说："救兵来了是好，但怎么取得联络呢？"

汉布鲁克也感触着了同样的问题："是呵，我们的领港船白鹭号又投降了敌人。"

朱衣佐："你们能泅水的人好象很不少嘛。最好派能泅水的人冒险去，通个消息。不然，船上不知道这边情形，它会遭到郑成功的暗算的。"

揆："能泅水的人是有，但现在体力都不济了。只有阿尔多普看来还熬得着，但不知道他肯不肯去冒险。"

朱："重赏之下无懦夫，只要你给他隆重的赏格，我看他会去冒险。"

汉："为了打救他自己的生命，他想来也不会推辞。"

揆："好，我就作这样的预约：万一郑成功被打退了，我就推荐他为下一任的台湾督办。"

郑成功正在参观木材厂，这是荷兰人在这里搞的最大的企业。荷兰人把台湾的原始森林随意斫伐，运到日本、南洋等地方去贩卖，收到很大的利润。

在三百年前的木材工业依然使用着人工，大都是汉人和高山族人在这里服苦役。郑成功来了之后，他们的工作进度不同了，看来十分紧张。

为了便于木材的输运，厂房是建立在靠外海的岩岸的。临海有些危崖，荷兰人修了一些建筑在这里。

郑成功在参观厂房之后，到这临海的危崖处来，用千里镜瞻望台湾海峡的形势。他突然望见了海上的舰队，他断定必然是荷兰人的救兵到了。他让黄安、马信也轮流看望了一会。

郑："这一定是从巴达维亚开来的救兵！"

黄安接着说："连船上的三色旗都可以看见了，没有问题。"

马信："看来是十只战舰组成的。"

郑："每只派它二百人吧，也不过两千人。每只派它二十五门炮，也不过二百五十门炮。"

黄："我看，他们是送财喜来的。船上对于台湾的情况一定还不知道，我们正可以诱敌靠岸，一网打尽。"

郑："对，就让白鹭号再挂上荷兰旗，请军曹拉迪斯船长开去领航。敌人是容易中计的。好吧，我们赶快回营去。"

郑成功的一行人离开了。

海上舰队的确从巴达维亚派来的，一共十只船，但船上的兵士一共只有七百人。

舰队司令员名叫雅可布·考乌(Jacob Caeuw)，他是巴达维亚城的律师兼任着法院检察官。据外国人的资料，说"这个人口齿不清，语言从鼻腔中发出，别人要听懂他的话，几乎需要一个翻译"。又说："除了在莱登学院做学生时，常常用剑劈刺街上的石块或善良人家的玻璃窗以外没有别的作战经验"。

巴达维亚只派了七百人来，并由这样一个人统率，差不多可以说是儿戏。

舰队是七月五日从巴达维亚出发的，足足走了四十三天，才走进了台湾海峡。

考乌这一次的海上旅行，倒是满舒服的。由炎热的巴达维亚向北进军，而且又是在海上进军，气温逐渐减低，有浩荡的海风吹拂，沿途有不少美丽的岛屿可供猎奇，他又是“大元帅”可以作威作福，他感觉到有生以来没有过过这样舒服的生活。

他是同副司令君士坦丁·诺贝尔（中国书上称之为“老魔”）乘在最后一只座舰上，此外也还有随军神甫。船入台湾海峡以后，他从千里镜中看到左手的台湾，象一片柠檬叶浮在海上，不断地赞赏：“难怪西班牙要说是‘美丽的岛’，多美丽呵！”

老魔是台湾派去的人，对台湾情况比较熟悉：“考乌司令，‘福摩萨’实在是一个享乐园，到处都是宝贝。那些汉人（我们喊他们为‘中国狗’）和高山族人比羊子还驯善。他们身上的毛，你要剪多少就有多少。他们身上的肉，你喜欢什么时候吃，随时可以杀来吃。”

他这一说，使得考乌感觉着要去征服汉人或者高山族人，真比“用剑劈刺莱登街上的石块或者善良人家的玻璃窗”还要不费事了。其实不仅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巴达维亚的荷兰老爷们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感觉。不然，他们怎么只派遣了七百名兵和这样的一位统帅，来和郑成功作战呢？

考乌从千里镜中明显地看出了七昆身。

老魔向他介绍：“那一带长土股就叫七昆身，那是一条砂

碛半岛，向北伸出，土股上有七个山峰，你看，那不是一共有七个，所以名七昆身。在那北端的尖端就是一昆身，咱们的督办公署就建筑在那儿。哦，督办公署大楼上的三色旗都可以看到了。七昆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防波堤。内港，宽两英里，长十英里，汪洋浩瀚，可以容纳一千只船。但大船没有领港是不好进去的。内港的对岸就是赤嵌城了。……”

“哦，这儿真是繁华呵！比巴达维亚还要繁华好多倍！”考乌看到了在外港停泊着的郑成功的兵船，他误以为商船。

舰队开到离热兰遮城一定距离的地方，抛了锚，停止了行进，等待领港船前来领港。

四

阿尔多普假扮成一个中国人，划着一只小艇子，半夜乘着月光，从热兰遮城内港出发，绕道去迎接考乌的舰队。事情真太凑巧，当他刚划出内港，进入海峡，月亮突然阴暗起来了，显出了台风要来的征兆。他仗恃自己会泅水，同时也由于想担任下一任的督办，因此不顾死活地往前驶去。

风浪毫不容情地突然起来了。风起，吹散了天上的乌云。阿尔多普的一叶扁舟被吞进海里去了。阿尔多普本人尽管怎样挣扎，经不住在大浪里几次翻腾，被无情的半轮明月（当晚是旧历七月十八日），照着完结了他的生命。

这次的台风一连吹了六天，舰队在七月十七日的晚上，因受不住台湾海峡中的恶浪，索性张帆向西北驶去。

第二天清早这支舰队很快就开到了澎湖群岛。这儿的湾港很多，风浪要平静得多。

老魔是到过澎湖的，他同考乌两人在船上用千里镜张望。

老魔："这个澎湖群岛，一共有三十六个岛子。以前我们占领过，后来我们把它抛弃了。"

忽然听见牛的叫声，老魔很诧异："怎么的，这儿会有牛？"

考乌："牛有什么稀奇？到处都有。"

老魔："可是，这儿的牛是被我吃光了的。"

考乌："那么，我们又会有新鲜牛肉吃了。"

澎湖的峙内屿上有两个青年渔民发现了荷兰船的到来，他们感觉着祸从天降了。连忙跑到镇守澎湖游击洪暄的扎营处去报告。洪暄是郑成功留下的人，但他手下的队伍就只有三四十个人，而且分散在各个岛屿，驻扎在峙内屿的只有十五个人。

洪暄正在庭中练剑。两位青年气喘着同声地说："不得了，不得了！红毛鬼子的大船，有十条开来了！"

这在洪暄也是完全出乎意外的。他对两位青年说："你们赶快去通报岛上的人，要他们警戒！"

他吹响了他颈上带着的一个哨子，十五个兵士们都集中起来了。他们是有鸟枪的，都把火药霰弹装填好了，向海岸上开出去。岛上的居民也拿着镰刀斧头陆续跑来。

敌人的洋枪队也登了陆，双方遭遇着了。敌人的人数要多过十倍。他们没有料到，岛上竟有用鸟枪装备好了的武装，

仗恃自己的人多便先行开枪。洪暄的队伍被迫应战，但因众寡不敌，没有好一会，全体阵亡了。岛民也有伤亡，在强大的火力下只好溃退。

考乌和老魔是躲在船上的，他们被激怒了，把所有的士兵尽行登陆，在岛上大事焚烧屠杀。峙内屿上的岛民全部被杀光了，房屋也被烧光了，鸡鸭牛豕都被捕获了。

考乌很高兴，他看到岛上的房屋燃烧，对着老魔说："这不象罗马的奈罗大帝火烧罗马城吗①？"

老魔："的确是壮烈！我们一出马就打了这么个大胜仗！"

两位得胜将军乘胜分别派遣小队去抢劫其他三十五个岛屿。这些岛屿看到峙内屿的惨况，虽然悲愤填膺，但知无法抵抗，有武装的也把兵器掩藏了起来。鸡鸭牛豕虽然全部被抢光了，但避免了烧杀。这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

考乌和老魔督率着队伍，在峙内屿上扫除战场。他们把死了的荷兰兵掩埋了起来，把死了的中国兵和死了或受伤的中国人，都投进了海里。负了伤的荷兰人，被扛上船去了。

此外还做了一番大事业，便是杀猪宰牛，杀鸡宰鸭。

这些舰队在澎湖停留了二十天，大吃大喝，一直到阳历九月十日（阴历闰七月二十一日）的清早又出现在热兰遮城外港的海面。这时郑成功的军队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炮台和战船等都在戒备中，还故意在各个炮台和战船上插上了荷兰的三色旗。

① 奈罗大帝，即古罗马皇帝尼禄(N.C.Caesar，37—68)。公元六四年夏，罗马城遭火灾，延烧九昼夜，几成废墟。据传尼禄有纵火之嫌。

军曹拉迪斯船长，驾驶着领港白鹭号去迎接敌舰。白鹭号又重新挂上了荷兰旗帜，船上的水手还是老的一套，他们都穿上了荷兰人的军装。

考乌和老魔看到有领港船去迎接，他们高兴极了。各船的水兵都拥挤到船头上看热闹，毫无戒备。

白鹭号挨近了，鸣铳三发。舰队各舰只也都各各鸣铳三发。这是水上船舶的相互敬礼，如今虽然放汽笛，在三百年前是放铁铳的。

白鹭号靠拢了考乌的座舰科登霍夫号(Cortenhoef)，船长拉迪斯上船去和考乌与老魔见了面。老魔原是认识他的，丝毫破绽也没有被看出。

拉："我代表福摩萨督办前来表示欢迎。目前在退潮中，船只不能驶进内港。舰队的船只不妨在外港停泊，等涨潮时再转入内港。"

考乌："这个意见很好。就请你领港，让我早一点靠岸登陆。"

拉："我下船去就拔锚开船，请舰队的所有船只都起椗开船。"

拉迪斯下到白鹭号来了。掉过了船头，向热兰遮外港驶去，舰队也都起了椗跟随着他。

白鹭号驶入了外港，考乌的舰队都驶入了炮台的射程，舰上的水兵们都站在船头和船舷上张望。大炮身上连炮衣都没有卸下。他们满以为一到就会受到大欢迎的，两个多月的水上生活，使他们憧憬着陆上的享乐。

欢迎他们的礼炮果然响了。海岸上所有的炮台，一齐集中火力向考乌舰队射击，顿时把承头的三只船打坏了。帆在燃烧，桅樯在折断，船在进水。荷兰水兵们纷纷倒在船上，也纷纷跳进海里。

后继的船出乎意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有的已在卸下炮衣，装填弹药，想准备应战了。

考乌和老魔在最后一只座舰上看见这样的情形，也完全出乎意外。

考乌："这是怎么回事？"他已惊惶失措。

老魔："很明显，是揆一叛变了。中国人早就在称他为'揆一王'。"

考乌："那么，只好应战了。"

他的座舰先向岸上开炮，其他尚能作战的五六只船也相继开炮。然而已来不及了，郑成功的战船、火船分头出发，四处围攻，连续又打沉了敌舰三只。另有一只搁浅，成了俘虏。

考乌与老魔的座舰和其他两只虽然也受了伤，但还能运转。考乌看到情况严重，只好首先掉头。其他两只也掉头回窜。它们乘着南贸易风，开足马力，向北开，终于幸运地逃出了台湾海峡。

这些海战的情况，揆一、汉布鲁克和朱衣佐在公署楼上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在失望了二十八天之后又来一次最大的失望，东方诸葛亮和西方麦加威里都缩手无策了。

揆一睡在一个摇动椅上，用义足在栏杆上敲打着："怎么办？怎么办？郑成功这个大坏蛋，真是鬼计多端！"

朱衣佐不说话了，汉布鲁克也不说话了。

揆一愈加生气："你们都成了哑子吗？怎么不说话？"

朱衣佐老是在徘徊，汉布鲁克想说又停止着了。

揆："我完全依靠你们，你们这两只手也被敌人打断了！"

汉布鲁克要说不说地停顿了两下，终于下定决心说出："督办！我看，我们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揆："你这话，说了等于没有说！"

朱衣佐慢条斯理地开始说："我看，出路就只有两条。一条是逃走，一条是死守。"

揆："怎么逃走法呢？"

朱："就按照阿尔多普的办法，只要逃过海峡去，我就可以保护你们了。"

揆："你说得很轻便，台湾海峡有一股黑水洋，小艇子怎么能够渡过？阿尔多普，不是全无下落吗？"

汉："把热兰遮城交出去吧？"

揆："那我可要考虑。你们倒没有什么，我失掉了'福摩萨'，回到巴达维亚或者荷兰去，是要受军法制裁的。"

朱："那就只好死守了。我估计荷兰的救兵是会再来的，先来的十只船可能是第一批。在南贸易风的节季中，说不定第二批会来。"

揆："说不定第二批会来，也说不定还有第三批会来，但就是一个说不定。我不明白，你们清朝的大兵为什么把一个厦门岛拿不下来，让我们在这里受罪？"

朱："你一提到这一层，这倒又有一线希望了。说不定清

朝的大兵，很快就会把厦门拿下来。”

揆：“他妈的，又是一个说不定！”

揆一拄着他的义足，独自离开了。

第 十 章

一

大秋时节，拜雪社的男男女女在田里收割着二季稻。他们已经在普遍地使用着镰刀了。妇女们一面割，一面在闲谈。

——“这镰刀多方便呵，比我们用手掐，真快得无比。”

——“一个人要抵二十个人用，一天要抵二十天用。”

——“国姓爷真正是我们的塔马吉桑瓜！”

——“可惜他的特拉喜赫巴达(Terachijchapada，塔马吉桑瓜神之妻，居东方，司雨。)为什么不到台湾来呵？”

——“等把沙里亚沙普(Saniasap，仇视人类的恶神，居北方)赶走了，一定会来的。”……

杨英也在帮着割稻子，但他是在勉强支持。他已经有好几天不舒服了，好象是伤风，但又和普遍的伤风不大象，特别感觉着没力气。

启奴里克郎在他旁边，关心着他：“杨户官，你几天不舒服，饭也很少吃。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杨：“的确也怪，平常伤风不象这个样子，总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做些很怪的梦。”

启："那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割稻子?"

杨："我要和病魔搏斗，我要和死神搏斗。我们的招讨大将军——国姓爷，他还叫我们和天老爷搏斗呢。……"

事实上杨英已经在发高烧了，拿着镰刀割稻子有点摇摇晃晃，终于抓着稻梗子倒在了田里。

启奴里克郎赶快放下镰刀来招拂着他，一面高声喊着罗波："罗波，罗波！赶快过来，杨英户官病倒了！"

罗波和几位妇女跑过来了。看了杨英的情形，大家去把他抬起来。罗波抓着了杨英的手，她叫出："哎呀，这手烧得烫人啊！"

启奴里克郎也摸了摸杨英的额部，果然发着高烧。他连忙把镰刀放下了："这看来是险症。得这样病的死过不少的人。我要立刻到热兰遮城去请张椰风大夫。罗波，你们把杨户官抬到山洞里去吧，那边要凉爽些，清静些，干净些。你就留在那里照拂他。"

罗波："我知道了，你赶快去！"

启奴里克郎骑着马跑向热兰遮城。

罗波她们把杨英抬到社里，让他睡在一面竹篾门上，抬着，向后山走去。以前阿瑜与何斌住过的那个山洞又出现了。杨英连着竹篾门一道被卸在何斌睡过的棕绳扛架上。

启奴里克郎匆匆地跑进了热兰遮城市区的张椰风医寓里。

张椰风正在和病人诊脉，另外还有好些病人在候诊。他看见启奴里克郎匆匆的神色，他便叫着他：

——“启奴里克郎，你有事找我吗？”

启奴里克郎喘息着说：“是的，杨英户官在我们社里，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突然病倒了。热度很高，人事不省。”

张：“不是中了暑吗？”

启：“又不象。他前几天就有点不大舒服了。”

张：“我们去看李科罗神甫，同他一道商量一下吧。”

张把病人安顿了一下，让他的助手们留意诊治，带着启奴里克郎去看李科罗神甫。

李科罗神甫正在为一位产妇收生。他把新生婴儿的肚脐带已经扎好了，由一位女护士穿好了衣服，抱去睡在母亲的旁边。年青的母亲卸下了重任，又看见了自己所养的赤子，脸上呈现着纯洁的喜悦。

他打开了产室的门出去，张椰风和启奴里克郎就在门外等着他。张椰风抢先告诉他：“李神甫，杨英户官在拜雪社突然病倒了。你如果有工夫，我想同你一道去看他的病。”

李神甫：“病情是怎样？”

启奴里克郎：“发高烧，人事不省。”

李神甫：“不是中暑吗？”

启：“不象。前几天他就不大舒服，头疼。我们劝他休息，他不肯。今天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突然病倒了。”

李神甫：“好吧，我和张老一道去看看。你还没有告诉国姓爷吧？”

启:“还没有。”

李神甫:“最好不忙告诉国姓爷,免得他耽心。”

李神甫、张椰风、启奴里克郎一同出现在山洞里。已经是晚上了,洞里点着松明——是用一个象大碗一样的铁网篮,挂在一条两头有铁钩的铁链上,悬挂在崖洞的顶壁——不断用油松片加上去,其光甚明。

他们看到杨英是睡在那个用石块垫脚的棕绳扛架上的,已经人事不省,时而在说着呓语:“冲呵!冲呵!……我们一定要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罗波在用湿手巾凉着他的额部,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帮助她。

张椰风去切了一会脉。李神甫把杨英的眼睑扳开,看了一下瞳孔反应。把嘴唇扳开,看了一下牙齿,所有的粘膜都因高烧变成了紫色。把颈子向上抬了几下,检查了反应。也把面部和胸部检查了一番,看不出什么斑疹。

诊察了一会,三人退出洞去了。

另外有一个洞子也点着松明,张椰风、李神甫、启奴里克郎退到这儿商议。

张椰风说:“这病症是很危险的,是重症伤寒,可以死人,好也要个把月之后才能好。”

李神甫说:“我的看法也是一样。这病在西方是称为迭扶斯(Typhus),没有什么药好医。病人如果不救,多半在第三个礼拜。如果过了三个礼拜,就会慢慢好起来。中国有什么好药吗?”

张："也没有什么好药。一般是用凉药去舒散舒散。"

李："最要注意的还有病后的一段时期，因为身体衰弱了，最容易发生其他的毛病。病人放在这山洞里很好，比较清洁而且凉爽清静，这对于病是好的。"

张："好吧，就这样吧。启奴里克郎和罗波都是懂医理的，请你们好生注意。如果症候变坏，你们随时派人到城里来。我们回城里去了，回头就派人送药来。"

李又补充着说："第三个礼拜上，病人可能清醒一些，如果要吃东西，千万要留神，一定要吃流动性的东西。千万注意。"

启奴里克郎听了两人的吩咐，把他们送出洞来，两人骑上马，回热兰遮市区去了。

二

在热兰遮市区天主教堂的废墟上，郑成功的士兵们不断在进行清理工作。他们终于找到了那隧道进口处的铁门，已经轰塌了，但隧道是被拥塞着的。这是由于在爆炸之前，敌人已搬运了不少的石块填塞；由于爆炸猛烈，隧道本身也被轰塌了，特别是在地层比较脆弱的部分。

士兵们耐心把石块和土壤搬运出来。

郑成功率领着黄安、马信、周全斌、拉迪斯等前来视察。

郑："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有希望吗？"

——"看来是有希望的。"

郑："让我们也来帮忙担吧。"

担土壤石块的人是分段在搬运。由隧道里面运到隧道口，由隧道口运上陷坑，由陷坑边缘运到附近的海岸，最后是抛进海里。

郑成功的一行人在坑缘上接过空担子来，踏着跳板，走到隧道口。在那儿换了担子，又踏着跳板，挑上坑缘来。如此往返了四五遍，这对于工作着的士兵们不用说是很大的鼓舞，他们喜形于色，步子走得更快了，往来的次数更多了。

郑成功索性到隧道里面去了。里面处处挂着松明，人们在紧张地工作。隧道的规模，比寻常的炭坑高而宽。

郑："这不知道费了多少人力，也不知道丢了多少人命，才挖出来的呵！"

拉迪斯说："我们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隧道。只是听说过在七昆身上曾经挖过炭坑，用了几千工人，后来都没有下落。"

郑："完全是从岩石里打出来的，好费事呵。看来这热兰遮城和赤嵌城，隔着一个内港，在海底下是由岩石联系着的。"

郑成功一行人又从隧道里走出来了。他还想再挑担子上坑，但士兵们没有同意。他笑起来了："哈哈，你们怕我老了吗？我才只有三十八岁！"

——"你应该做的大事情很多！——希望你百年长寿，万岁千秋！国姓爷万岁千秋！……"

在兵士们的欢呼声中，郑成功和其他的随行者，上了陷坑，离开了天主堂的废墟。

郑成功的司令部，就是以前何斌的住宅。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门口依然保存着那副对联:“天汉长流，泻输八极;豫章大木，垂荫四围”。门口有兵把卫着。

大厅上边完全是中国式的布置。正面壁上挂着一条直幅，画着一棵大松树，背景是海水，天上泛着红霞，在一边露出了一钩新月。左右一副对联，是集杜甫诗句:“万牛回首丘山重，鲸鱼破浪沧溟开”①。两边的堂壁上同样挂着岳飞书诸葛武侯的《出师表》，是朱红色的拓本。

正面壁下的条案上陈列着一些花瓶古玩之类。两旁红木椅夹着茶几，中间一张红木雕花圆桌，有八张小圆凳围着。

郑成功和其他的人在门前下了马，再走进厅堂里来。

郑成功走到圆桌旁边，把头上的便帽揭下了。

里面有人捧出茶来，人们采取了随便的姿式，有的坐，有的立，都围在圆桌的周围。

郑成功始终站着，沉默了一会向众人说:“看来，我们到台湾来是做对了。最近厦门有人来，据说同安和海澄沿海八十八堡内迁的范围扩大到五省去了。从山东半岛一直到广东，滨海三十里内的居民都要内迁。沿海筑界，越界者斩。这是筑了一道海上的万里长城，不准片板下海，粒米通洋。不知道又有多少万人流离失所呵！我打算要周全斌回厦门去，把厦门、金门的人再疏散些到台湾来，也把五省沿海的难民再召集些到台湾来。”

---

① “万牛回首丘山重”，语见杜甫《古柏行》;“鲸鱼破浪沧溟开”，语见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周全斌："我愿意回厦门去办这件事。可否请董夫人也来台湾？"

郑："那要看她自己的愿意，不必勉强。你既愿意回去，我想你在这几天之内就可以动身。"

周："我把事情交代一下，后天就可以动身。"

郑："听说澎湖遭了海盗的洗劫，你顺便去调查一下，如果属实，要好好救济一番。"

周："是，我回厦门之前，先去澎湖。"

拉迪斯插进话来："我有一点见解，好不好在这儿说？"

郑："拉迪斯船长，你的见解我们是尊重的，你不要客气。"

拉："热兰遮城的包围已经半年多，南贸易风已经过去，爪哇在半年之内不会再有救兵来了。城堡内的粮食，估计已经剩得不多了。没有新鲜蔬菜和水果，可以想见病号一定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对城堡的猛攻？"

郑："我是在等隧道的清理，看来是清理得差不多了。我想利用隧道，把热兰遮城炸破。"

拉："这是最后的一手。我的想法是想先从地面进攻。热兰遮城的东南角上有一个小山头，在那山头上有座堡垒名叫'乌特里邪'(Utrecht)。那个堡垒的地位比热兰遮城高，只有一手枪射程的距离。那里只有一尊大炮，防守力很薄弱。我以为我们可以集中一部分力量，先打下这个堡垒。攻破了它，那我们就有了居高临下之势，敌人说不定等不到炸城就可以投降了。"

郑："你这个见解很好。我之所以没有急于攻城，是想减

少我军和城内居民的牺牲。围城已经七个月，居民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如果再不攻城，那是延长居民的痛苦了。因此，我也在感觉着两难。”

黄安插进话头：“是不是可以使用两手？我们先打乌特里邪堡垒，牺牲不会太大。拿下乌特里邪堡垒之后，我们一面劝敌人投降，网开一面；同时揭穿隧道的秘密，声明如不投降，即将利用隧道炸城。敌人已被逼得走投无路，我看是可以提前投降的。”

马信：“黄安的说法说透了我的心，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我愿意负责拿下乌特里邪堡垒。”

郑静静地听了大家的意见，他坚定地说：“对，我们就这样办。这个小小的疖子，只好戳破！”

三

虽然是戳破一个小疖子，但军事的准备是很周到的。二十八门大炮安顿在三座新筑的炮台里面，一座在堡垒的东边，两座在堡垒的南边。还凿了战壕把炮台联系着，盾牌兵们掩藏在里面。爬城的梯子也是扎好了的。只等本军的大炮把敌人的炮火镇压着了，便准备爬城。

乌特里邪内部确实只有一尊大炮。三百年前的大炮都是前膛炮，打了一炮之后要重新从炮口装填弹药，然后才能发第二炮。这样孤孤单单的一尊大炮，哪里敌得过郑成功的军队，从东面、南面几十门大炮的进攻？

守堡垒的荷兰兵只有几十个人，认真说都是病号，他们是受着揆鬼头的严刑峻罚的威胁只好听天由命。其中也有人早就想投降，而是投降无路。

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清早，在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之后，攻城的大炮打响了。二十八门大炮不是同时齐发，而是分成四批开炮。东炮台打三发，南炮台各打两发。这样有间歇而轮流地开炮，便填补了装填弹药的时间，成为了七门连珠大炮。

敌人的大炮也开始回击。但郑军的二十八门大炮还没有轮流上两次，乌特里邪便被打哑了。

云梯队出动了。盾牌兵在大炮射击的掩护之下爬城。几十名的荷兰病兵，看到死在临头，也发挥出了所有的潜在力，用鸟铳和手榴弹，拚死抵抗。郑成功的士兵自不免也有些伤亡。但那几十个人的抵抗直等于扑火的灯蛾，死伤了一半以上，也有放下武器投降的，剩下几个顽固分子无路可逃，只好躲进内堡里去。地窖中有四桶火药，他们安上了雷管。

郑成功带着阿瑜和拉迪斯在南炮台之一的里面指挥。看到堡垒确实被占领了，郑成功便想离开炮台，亲自上乌特里邪堡垒去。

郑向拉迪斯说："船长，谢谢你的建议，乌特里邪堡确实被占领了，让我们到那边去，商量下一步的准备。"

拉："国姓爷，你不好就去。大凡一个堡垒刚被攻下，敌人可能安设有地雷，那是危险的。你让我先去看看。"

郑："好，你如果遇着马信和黄安，叫他们到我这里来。"

拉："好的。"他带着少数的人离开了。

在他离开之后不一会，指挥另一南炮台的黄安来了；接着指挥东炮台的马信也来了。

乌特里邪内堡的四桶火药着了火，同时爆炸了。占领了城堡的郑方军队，不少的人被炸死炸伤。那位白鹭号船长拉迪斯军曹不幸刚刚走上外堡，便壮烈牺牲了。

郑成功、马信、黄安、阿瑜走出炮台来眺望，郑感觉着很大的不安："那位拉迪斯船长会碰上了这场灾祸！"

——"或许他还在路上吧？"阿瑜为了使郑成功安心，这样说着。

马信有点诧异，他问道："怎么？拉迪斯船长上堡垒去了吗？"

郑："本来是我要去的。我们看见堡垒被占领了，我急于想到那儿去和你们商量。他阻挡着我，不要我去。他说，怕有地雷的埋伏。果然不出他所料。如果他是遇了难，那是他替我死了。"

马："那么，让我们现在跟上去。"

郑成功等带领着队伍向乌特里邪的废墟走去。士兵们在收集着废墟上的伤亡，但把拉迪斯的尸体郑重地安置在单独一个地方。士兵们看到郑成功来了，为他让开道路。郑忙向士兵们发问："你们看见拉迪斯船长吗？"

士兵之一指示尸体所在处说："船长阵亡了！"

郑与马信、黄安、阿瑜连忙向所指处走去，果然看见拉迪斯的尸首。头部被震破了，脑髓都震飞了。郑等及其他的人们

连忙拱手默哀。

他们也走到堆积着阵亡将士的地方去，同样拱手默哀了一会。郑然后对马信与黄安说："就把这儿作为荷兰义士拉迪斯和阵亡将士们的坟墓吧。我们现在应该立即通知热兰遮城内的敌人，要他们投降。"

黄安："写一封信射进城去吧。"

郑："我看用不着写信，用喊话的办法就行了。"

马信："对。"他立即把兵士们组织了起来，成为临时喊话队。郑成功说一句，他们跟着喊一句。

——"热兰遮城内的人们听着！国姓爷告诉你们，要你们放下兵器，献出城堡。——如果你们愿意投降，保证你们安全回国。如果你们要顽抗到底，国姓爷要给热兰遮城以炮火的洗礼。——天主教堂的隧道已经清理出来了，你们用这条隧道炸毁了天主教堂；国姓爷也要用这条隧道炸毁你们的督办公署！——你们如果愿意投降，便立即在公署楼上挂一面白旗；如果还有甚么请求，便挂上两面白旗；明天清早可以派人出城来，从长商议，保证安全。——国姓爷是决不背信弃义，决不失信的。"

这样的喊话，阿瑜在一旁记录着。郑成功喊了一遍之后，她便照样重复来喊，士兵们又一句二句地跟着喊。

督办公署的楼上始终有三个人在那里张望。一个是揆一，一个是扮成波斯老太婆的汉布鲁克，一个是扮成荷兰贵族的朱衣佐。他们看到乌特里邪被攻破，又看到连珠炮弹的射击，

已经骇得魂不附体。

——“呵，连珠炮，连珠炮，好利害的新武器！这在西方也还没有人发明过。”

连乌特里邪的爆炸，他们也不知其所以然。只以为郑成功又使用了甚么新的战术。

——“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把乌特里邪炸了呢？是用的隧道战术吗？”

——“除了投降之外没有第二条路。不投降便是死，投降还可以指望活。投降吧！除投降之外，别无出路。……”

这些声音是他们的主观心境投射到客观环境里去，郑成功的喊话突然响亮地由客观环境投射到他们的主观心境来了。

——“热兰遮城内的人们听着！国姓爷告诉你们，要你们放下兵器，献出城堡。

——“如果你们愿意投降，保证你们安全回国。如果你们要顽抗到底，国姓爷要给热兰遮城以炮火的洗礼。

——“天主教堂的隧道已经清理出来了，你们用这条隧道炸毁了天主教堂，国姓爷也要用这条隧道炸毁你们的督办公署。

——“你们如果投降，便立即在公署楼上挂上一面白旗；如果还有什么请求，便挂上两面白旗；明天清早，可以派人出城来，从长商议，保证安全。

——“国姓爷是决不背信弃义，决不失信的。”

这样的喊话，反反复复地在他们周围的空中响着，这给予

了他们，特别是揆一，以一线生机。

揆一最后下了决心，他自言自语地说："好，我决定献出城堡，放下兵器！"

汉布鲁克提醒他道："该召集一次评议会吧？"

揆："我要先挂上白旗，然后召集。在作战期间，督办是可以代行评议会的职权的。"

揆一拄着义足离开了屋顶。不一会督办公署的楼上接连着挂上了两面白旗。

四

第二天上午，在郑成功住处（原来的何斌公馆）的大厅上。荷兰方面派来了商务官伊伯伦和检察官勒奥纳杜斯，在和郑成功商议。李科罗神甫、马信、黄安也参加了，阿瑜在一旁司笔札。

双方围坐在正中的圆桌旁商讨投降条件。

伊伯伦说："我们是负了全权来谈判的，草拟了十四条议和条款，作为我们讨论的基础。"

郑成功说："本来你们应该无条件投降，但我以宽大为怀，可以根据你们提出的条款来讨论。"

他把草约接过来看了一遍，顺手递交给马信和黄安传观。

郑："你们这十四条草约主要提出了你们自己的要求，但重要的大关节目，你们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伊伯伦："请国姓爷指示。"

郑："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交出城堡，放下兵器。其次，公司财产应该全部交出，私人允许带走的动产应该经过我方检查。第三点，在你们搬出城堡之前，只许挂白旗，不许挂你们的三色旗，和其他任何旗帜。第四点，财务要弄清楚，所有中国方面的债务人和租地人的名单以及他们所欠的债务，要由荷兰公司的账簿里抄出存案。第五点，你们要求交换俘虏可以同意，但荷兰人中愿意归顺的，不能作为俘虏看待；严重的罪犯，即使是俘虏，也要按法惩办。我就只说这五点，这些是大关节目，你们都没有提到。这些节目一定要写进去。此外你们的一些生活待遇上的枝节要求，我不准备和你们扳斤较两。你们的意思怎样？"

伊伯伦和勒奥纳杜斯商议了一下："关于财务方面的第二、第四两点，我可以负责。其他三点，你是法律家，你看怎样？"

勒："第一点，交出城堡，放下兵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要求小量自卫的武器，希望国姓爷允许。"

郑："小量自卫的武器是可以允许携带的，你们要路过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可能会遭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其他海盗的抢劫。"

勒："第三点挂旗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允许在我们撤出城堡之前，除白旗之外，也悬挂我们的三色旗？反正只有几天工夫。"

郑："这可不行！中国的疆土不能允许悬挂你们的国旗！"

勒："好吧，既是国姓爷不允许，我们可以把旗下下来。但是在我们上船的时候，可否允许我们扬旗、击鼓、荷枪、整队？

我们西方人是重视名誉的。”

郑考虑了一下：“好吧，这项面子，可以给你们。但我相信群众是不会允许你们的。你们如没有我的军队保护，一定上不了船。”

勒：“到时候看情况吧。关于交换俘虏的一件，我觉得条文里面不必触及改换国籍和犯罪的问题。因为改换国籍是当事人的自由，罪犯是应该受所在国的刑法制裁的。”

郑：“这两点不写在条文里面也可以，但我们的商议记录，应该和条约有同等效力。”

勒：“好。”

郑：“那么，把你们原来的十四条，加上我提出的四点，可以合并为十八条。我们这边由黄安负全权的责任，请李科罗神甫作顾问。希望你们就在这儿把条文搞好，经过双方同意后，定期签字。我们这边签字人是全权代表，但你们的签字人必须是你们的督办自己。签字的日期，也请你们议定。”

勒：“好，我们努力照着国姓爷的指示办。”

郑成功和马信向大家告辞，退出大门外去了。

郑成功为拉迪斯军曹举行了一次中国式的葬仪。葬仪行列在热兰遮市区的重要街道上通过。

行列前打着一道白色的长招，上面写着“荷兰义士拉迪斯军曹永垂不朽”。接着有好几通彩帐，有“侠义可风”，“求仁得仁”，“英风亮节”，“气壮寰区”，“中华义友”等字样。有吹鼓手的吹奏。郑成功、马信、张椰风和黑人吉姆司、威廉等在执绋。

一具中国式的朱红漆棺材，十六个人抬着。为了尊重死者，在棺材上罩着一幅三色旗。后面有汉人、高山族人、黑人等送葬。但在全行列中没有牧师，没有和尚，也没有道士。

行列走上了乌特里邪废墟，在这里已经掘了一个墓坑，把棺材埋下去了。长招“荷兰义士拉迪斯军曹永垂不朽”，树立在墓前。

这时人们也注意到热兰遮城内督办公署楼上的三色旗徐徐卸下了，就只剩下两面白旗。

五

杨英在大病之后，又有后发症，一直在拜雪社的山洞里静养了三个多月，现在渐渐复原了。罗波扶着他在山洞附近散步。他的头发差不多脱光了，就剩下稀疏的几根。耳朵很背，罗波要用相当大的声音才能使他听见。

杨：“我真感激你呵！你为我的病，衣不解带地服侍了三个多月。”

罗波：“这算什么！你老爱这样说。其实你为我们拜雪社，为我们高山族人，倒几乎把命都丢了。”

杨：“这怎么说得上？我不到这里来，也还是要害病的。”

罗波：“我们的习惯太不好，太不爱干净。这就是百病的根源。你没有看见我们的小孩子死得很多么？一百个小孩子差不多养不活四十个。”

杨：“你说小孩子，我倒感觉着我真象一个小孩子。你就

是我年青的妈妈。”

罗波：“哈哈，你真怪！怎么比我成为妈妈？说妹妹还象一点吧，不行？”

杨：“行，也是我的妹妹，也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妈妈。”

罗波：“老实说，你家里是不是还有妈妈？”

杨英叹息了一下：“唉，我是一个孤儿。我十四岁，就在国姓爷的手下当兵，被他培养成人，跟着他已经十四年了。”

罗波：“那么说，你家里甚么人都没有了？”

杨：“甚么人也没有了，我原本想把我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姓爷，没想出我这一场病就病了三个多月。”

罗波：“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去了嘛。”

杨：“我告诉你，我在写一种跟随国姓爷的《从征实录》，把我在国姓爷身边的所闻所见，都记录出来。但这三个多月就没有办法填补了。”

罗波：“事情总是有那么些波折的。不过你那两首《郑成功之歌》（见卷头前两首），我觉得你把我们的心都说透了。如果你不到我们社里来，你也做不出的。大家都唱得烂熟了。”

杨：“我要请问你：你们在喊国姓爷是你们的塔马吉桑瓜，那是甚么意思呵？”

罗波：“塔马吉桑瓜？那是我们的天神，他住在南方，创造人类。还有他的妻，名叫特拉喜赫巴达，她却住在东方，非常慈爱。塔马吉桑瓜有时候懒惰了，不下雨，特拉喜赫巴达女神就要生气，就鸣雷闪电，男神就赶快下起雨来。”

杨：“这个神话倒很美，很有意思。女神总应该比男神

好些。”

罗波:“我倒要问你:国姓爷的特拉喜赫巴达,为什么不来台湾?”

杨英摇了一下头:“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们的女神和男神不是也不住在一道吗?”

山道上卷起了杂踏的马蹄声音。罗波和杨英都高兴起来了。

罗波说:“这一定是客人来了,一定是城里来了人。”

杨英接着说:“你们往年听见马蹄子的声音,恐怕心里的感触是两样吧?”

罗:“是呵,那还用说。”

骑在马上的是阿瑜和启奴里克郎,另外还带着两匹辔着鞍鞯的空马。罗波跑去迎接着。阿瑜和启奴里克郎都下了马。

罗波:“阿瑜姐,你回来了,你好!”

阿瑜:“罗波小妹,你好。”

启奴里克郎:“杨英户官,你近来更好些了吗?”

杨英:“我完全好了。”

启奴里克郎:“我告诉你一个喜信:热兰遮城的揆鬼头投降了!”

罗波跳起来:“哦哦!阿瑜姐,一定是你带来的喜信。”

杨英也高兴得抱着启奴里克郎,又用拳头打他:“好,真好!什么时候投降的?”

阿瑜:“投降议定书已经搞好了,明天签字。明天晚上举行宴会庆祝。国姓爷叫我来请启奴里克郎和罗波进城去,也

要杨英户官回去。”

——“哦哦，哦哦，好呵！好呵！”

杨英和启奴里克郎抱着，罗波和阿瑜抱着，都跳起来了。社里徒步跑来了很多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笑着叫着：“红毛鬼投降了哟！红毛鬼投降了哟！万岁，万岁，国姓爷万岁！郑成功万岁！塔马吉桑瓜万岁！……”

大家成双作对地拥抱着跳起舞来，一面众口同声地高唱着《郑成功之歌》的前两首（见卷头）。

六

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下午二时，占领了台湾三十八年的荷兰殖民者终于投降了。

投降仪式在热兰遮城附郭的火烧场举行。这里已经清扫成了一片广场，有森严的警卫。在广场中设了一个广大的蓝色天幕，四面是敞开的，以便人们观览。幕内背着城堡在正面靠后设置着一个红木的太师椅，郑成功坐在上面，左右排列着他的高级的文武官员。

在这前面左右两侧各一长桌，面着红毯。桌后各设一太师椅，黄安坐在左边，揆一坐在右边。揆一照例是用黑洋缎把盲了的左目斜勒着，过了九个月的围城生活，他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威风了。

两边的助手在旁帮忙在条约上和商谈纪要上签字。黄安自然使用毛笔，揆一是使用鹅毛笔。单方签好之后，由助手

互相将文件送到对方，然后再签。签毕，签字者各各离座，走到中央处交换条约。揆一是挂着义足，由助手扶持着的。

周围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汉人、高山族人、黑人、荷兰人和其他各地区的人都来挤着看热闹。

荷兰人的头面人物是站在揆一的后面，其中可以看出有假扮成波斯老太婆的汉布鲁克和假扮成荷兰贵族的朱衣佐。黄安后面也站着一排比较低级的将领，其中有黑人队长吉姆斯和威廉。

签了字，交换了条约，郑成功从座位上走下来，揆一被人扶着拐上前去。他从跟随人的手中接过一把大钥匙，捧献给郑成功，郑转手递给了黄安。这是献城的象征。揆一又把带的剑拔出来捧献，郑转手递给马信。这是解除武装的象征。

在这时突然从靠近天幕处有两位女人高声喊出："国姓爷！我们对你有点请求！"

郑成功注目一看，原来是雅可布·苗难实丁夫人和在天主教堂服务过的女仆弥娜。郑向她们说："你们有什么请求呢？"

雅夫人："我听说：如果改换国籍，就不算俘虏。是吗？"

郑："是的。"

雅："那我决心不做荷兰人，我要做中国人，留在台湾，请你允许我吧。"

郑："你愿意做中国人，愿意留在台湾，我们欢迎。"

于是有一百多位荷兰人（其中有汉布鲁克的夫人）和更多的黑人都异口同声地喊出："我们都愿意做中国人，都愿意留

在台湾!”

郑:“只要是奉公守法的人,我们都欢迎。”

雅夫人:“那么,国姓爷,我还有一件请求。”

郑:“甚么呢?”

雅夫人指着揆一:“这位荷兰人,他说我的丈夫投降了国姓爷是‘背叛了天主,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公司’,他把他绞杀了。他今天也投降了国姓爷,不是同样‘背叛了天主,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公司’吗?请你也把他绑上绞刑架!”

郑成功笑起来了:“我不是荷兰公司的台湾督办,不能照样行事。你的先生首先投降了,我们尊重他。揆一先生今天投降了,我们也不侮辱他。我们中国人是重信义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①,你既愿意做中国人,请你也体谅一下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吧。”

雅夫人:“国姓爷,我遵从你的教训。但我一辈子要诅咒他(指着揆一),要诅咒荷兰强盗,西方强盗!”

郑成功回向着弥娜:“你又有甚么请求呢?”

弥娜:“我听说严重的罪犯,就是俘虏也要惩办,是吗?”

郑:“是呵。”

弥娜:“我要当场举发两个人。这位是杀人犯汉布鲁克(她指着假装的波斯老太婆),这位是杀人犯朱衣佐(她指着假装的荷兰贵族)!”

郑也出乎意外,他立即改变声色:“哦?是他们两个!谢谢

---

① 语见《论语·为政》。

你，要当场审问！”

警卫者上前去把两人扣押着了。剥掉了发鬘，摘下了墨晶眼镜、假鼻子和假胡子，荷兰贵族果然就是瞎了一只眼睛的朱衣佐。揭去了顶在头上的黑衫和面罩，波斯老太婆果然就是山羊胡子的汉布鲁克。

郑成功怒形于色地说：“你两个真是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谢天下！”

汉布鲁克顽强地抗议：“人各为其主，我是荷兰的神职人员，请问我犯了什么罪？”

郑：“你披着神职人员的外衣，无恶不作。你利用天主教堂放出放火队来火烧市区；你炸毁隧道，把天主教堂变成了杀人坑；你还假造布告离间汉人和高山族人；这些都是你的滔天大罪！”

汉：“这些滔天大罪，其实都是你们自己人，这位朱衣佐想出来的，也是他干出来的。天主会谴责他！”

朱衣佐也冷笑起来了：“哈哈，你这位绝顶的伪善者！你临死前还在和我比赛。我没有多的话说，请杀我的头！”

郑：“哼，亏了你也是中国人！我也没有多的话说。把这两位严重的罪犯押到天主教堂的杀人坑去，枪毙！”

群众象十二级的台风怒吼起来了：“枪毙！枪毙红毛鬼！枪毙揆鬼头！打死他！打死他！……”

马信调配了一部分军队，好容易才掩护着两位犯人和发着抖的揆一和其他高级的荷兰人退场。

郑成功立即举行了入城式，由会场至城堡的进口处，队

伍是已经布置好了的。郑成功和其他高级的领袖们都骑在马上，前后被各种兵种簇拥着，进入了热兰遮城。

旧督办公署前面的广场已经打扫干净，因为已经允许荷兰人把骨灰带走，一些木制的十字架早已付诸一炬。

公署楼上的白旗卸下了。郑成功亲自把大明的日月旗升上了。礼炮轰鸣了二十一发。

热兰遮全市都欢腾起来了，赤嵌城也欢腾起来了，龙舞，狮子舞，踩高跷，黑人的跳舞队，高山族人的跳舞队，络绎不绝在市街上游行，象百川归海一样，到了广场所在处便自然汇集成为海洋。

人民的自动庆祝，到了晚上更达到了高潮。当天在阴历是十二月十三日，将圆的明月出现在天空，好象有意在为庆贺服务。但是在热兰遮市与赤嵌城都有火炬游行，同时还有焰火，人力的光辉把自然的光辉冲淡了。

旧督办公署的大厅装饰得特别辉煌，在举行宴会。郑军中的各级人员和当地汉人的代表、高山族的头人、黑人的领袖、荷兰人的归顺者，聚集在一堂。

郑成功、马信、黄安、张椰风、李科罗神甫，还有吉姆司、威廉坐在第一席的圆桌上。郑有意把启奴里克郎、杨英、阿瑜和罗波，安置在这一席。后边有一个舞台形式的建筑，布满着华饰。

郑成功在宴会完毕时，在大家的拍掌声中开始讲话。

“今天是我们光荣的日子。但我们的光荣是无数先烈的性命换来的。我们有了今天，决不要忘记昨天。不要忘记我们

祖祖父父的艰难辛苦。

“今天是我们光荣的日子。为了保持我们的光荣，决不要忘记了明天。我们要以百倍的勇气来迎接我们的明天。

“今天是我们光荣的日子，为了纪念艰难的昨天、迎接光辉的明天，我在这个宴席上要为两对相亲相爱的青年举行婚礼。要让启奴里克郎同阿瑜成为夫妇，杨英同罗波成为夫妇。（全场欢腾了起来。）

“阿瑜是我的义女，她的祖父常寿宁就是烧死在这儿的。常家为了抗清复明，全家四十余口遭难，就只剩下她一个人。我当然要为她主婚。

“杨英是一个孤儿，十四岁时在我手下当兵，跟随着我已有十四年。我觉得他比我自己的儿子还可爱。我也当然要为他主婚。

“启奴里克郎和罗波是无父无母的人。他们的父亲拜雪·波赫尔是为掩护我们的长辈沈佺期而丢了性命。张椰风大夫，我们的赛神仙，是拜雪·波赫尔的好朋友。因此，我要请他为启奴里克郎和罗波两兄妹主婚。

“证婚人，就是我们大家所尊敬的李科罗神甫。他是东方人的好朋友，是西方人中的水晶。象他这样的人正好是东西方人间的桥梁。

“今天婚礼的仪式，不用汉人的仪式，也不用西方的仪式，要用高山族人的仪式。高山族人的连杯①是最好的结合的

---

① 高山族人用于祭祀礼仪和欢宴的木雕酒杯，有双连杯与三连杯两种。

象征。

“我希望高山族人和汉人要永远连结在一起。

“我希望光明磊落的人都要永远连结在一起。

“我要再说一遍，我们要以百倍的勇气迎接明天！”

郑成功把话说完了，他和张椰风两人各从顺手处把准备好了的连杯一人拿了一个。他们把两对年青人引上台去，席地而坐，阿瑜和启奴里克郎并肩，罗波与杨英并肩，分坐在左右。

李科罗神甫登台站在两对青年人的中间。郑成功和张椰风各执连杯的一端，李神甫则两手分执两个连杯的另一端。马信、黄安、吉姆司、威廉，手执酒壶轮流向连杯中斟酒。

李神甫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请你们连饮生命之杯，祝你们百年和好。我要借用国姓爷的话，希望你们以百倍的勇气，迎接明天！”

全场热烈地鼓掌，城内城外，天上地下，欢乐成一片。

尾　　声

郑成功祠(由外而内)。

新月在天,有二、三颗大星。

椰子林中高山族男女载歌载舞，反复合唱着《郑成功之歌》。围观着的汉人、黑人、荷兰人的男男女女也均反复合唱着。

可以看出,罗波离开了跳舞着的人群,向着祠堂门跑去。

祠内梅花疏影横斜,阿瑜一人仍在树下徘徊。

罗波由祠外走入:“阿瑜姊！我们回去了，不要忘记了明天。”

阿瑜振作了起来，爽朗地回答:“对！我们要以百倍的勇气,迎接明天!”

二人携起手来,走上神殿,跪在郑成功神位前告别:

——“爸爸,我们回去了。”

——“国姓爷,我们回去了。”

神像由小而大,愈显愈大,大至仅现面部。

附　录

Von dem christlichen Kolonialsystem sagt ein Mann, der aus dem Christentum eine Spezialität macht, W. Howitt: "Die Barbareien und ruchlosen Greueltaten der sog. christlichen Rass, in jeder Region der Welt und gegen jedes Volk, das sie unterjochen konnten, finden keine Parallele in irgendeiner Aera der Weltgeschichte, bei irgendeiner Rasse, ob noch so wild und ungebildet, mitleidlos und schamlos."241

Die Geschichte der holländischen Kolonialwirtschaft und Holland war die kapitalistischen Musternation des 17. Jahrhunderts— "entrollt ein unübertreffbares Gemälde von Verrat, Bestechung, Meuchelmord und Niedertracht."242

一位研究基督教义的专家威廉·何维特，关于基督教的殖民制度，这样说："所谓基督教种族的野蛮和凶恶残暴，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和对于他们所能控制的任何民族，是在世界史中所绝无仅有的，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种族，都没有这样横暴、无教养、无情和无耻。"

荷兰是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志，它的殖民地经济史"展开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暗杀、下流无耻之无双谱。"

241.威廉·何维特著《殖民制度与基督教》(W.Howitt: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London,1838.),第九页。

242.前爪哇副督办拉福勒士著《爪哇及其属地》(Thomas Stamford Raffles: "Gava and its Dependencies",London,1817)。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
(可参中译本第一卷949—950页)

〔**本剧注释者**:孙腾芳　黄祖良　陈培爱〕